

云南论坛。—v. 1, no. 1 (民国37年[1948], 1)~[? ]。

昆明; 该社, 民国37年[1948]~[? ]。

; 27 cm.

月刊。

※

※

※

※

本刊共摄制1卷。16毫米。缩率1:21。原件藏云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摄制。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第1卷 v. 1, no. 1~no. 6 (1948, 1~6)

# 雲南論壇

1

本片卷自 1948 年 1 卷 1 期  
至 1948 年 1 卷 6 期

1948

年

1

卷

1

—

6

期

刊創日且元年七十三國民

# 雲南論壇

張維翰

創刊號

張維翰  
撰稿人

錢發雲  
發行社  
編者  
雲南論壇社  
出版者  
倫人

少先後幾序  
羅中 錢經  
劉文興 劉錫  
劉慶民 劉錫  
簡忠勳 梅遠謀  
陶光 秦漢表  
徐嘉瑞 初發  
吳乾就 何發  
李冠 李廣  
何亦 李廣  
白廷 李廣  
王順 方國瑞

## 本期要目

發刊詞

論中國古代思想

貨幣本位與貨幣價值

清初之圈地問題

孔子論詩

漢郊祀歌十九章什九爲楚辭說

文記許慎故里

藝兩果詩三章

評書劉文典先生莊子補正序

書劉文典先生莊子補正序

學習深入生活

生活

張維翰(一)

錢梅遠(二)

梅遠謀(四)

吳乾就(五)

劉文辛(七)

董庶(七)

趙樹譯(七)

趙樹譯(七)

陳寅恪(七)

趙明遠(四)

明總經理處：正義路三八號新新書店

3  
1933

# 發刊詞

雲南獨立  
志在二載  
張維翰

人類自脫離原始時代以來，即已由自覺而漸入人跡進化階段。因此，人類求生向上之心，開羅容駁；都需更正確知識，來尋求幸福幸福的生活，以使人類生存進步。

在世界人類文化歷史中，中國遠自周秦迄於漢唐；舉凡一切人文自然科學的驚人發展，促成史籍學術昌明之世，著特天才輩出，如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發器等之發明；文學藝術之創造；各類制度之建立；都可說，在世界人類進化中，一頓發晉時代。然自明清以後，學術文化，因受政權權力支配，漸次墜伍，士人無著腐化；尤虞在異族入主的壓迫下，頹唐悲劇生氣，近代，則受帝國主義侵略，更是奄奄一息，其間雖有科學文化的革新運動；却仍依然我們感到學術萎靡而百端！文化不能正當發展而自愧！

抗戰勝利，經過三年，帝國主義的障害摧毀，國民百年來精神上之桎梏，已經解除。當此中華民族，重獲獨立新生之際，我們亟應振盪數百年來，學術文化所受到的壓力投毒，剝削自歸，及時奮發，共同來爭取民族文化學術的獨立復興，以臨臨世界新生的學術異端。

故本刊之誕生，系本社同人略君子之努力，在文化學術傳播介紹的使命之下，今日能與讀者見面；本人虔誠的希望，今後在人文科學方面；自然科學方面論新與文學理論方面，有多量卓識的讀者與作者諸君，繼承先哲之至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窮在經緯經學，窮萬世開太平」，而共同來發抒研究，以集德的力量，來建築一座學術的殿堂，看中華民族文化，展放光芒，實為幸甚。

民國三十七年元月

# 論中國古代思想

錢穆

欲求一民族之思想胚胎，其起源必甚遠古，惟本稿則不欲鑽探其渺，故將諸書與論之較明確者論之。古籍中稱六經，然六經之名其起實遲，其確見於有說者而較可信者，則詩書為尚，就論此而論遠古代思想梗概。

吾國歷代一部歷史文件之類，惟此書最多問題，即就今存今文與書十五篇言，亦全非可信，但大體尚屬可靠。我們由書經裏可以約略看出古代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中國民族發源說本是一個非宗教性的民族，他們取著實際人生，而且具有清明的理智，他們對於天神玄靈，似乎並不甚豐富，而且黃河流域之中國，在很古時代以上，因此政治力量壓倒了天地鬼神信仰，換言之，在此長時期統一政治之下，人們深信賴天壽，不認信賴人主。政治勢力代替了宗教信仰。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秦誓)

天子作民之父母，以爲天下王。(洪範)

天子使赴教主，他們代表著上帝來統轄下民，但天子並不敢在上帝面前，他亦並沒有絕對信條，強下民服從，他們却說小民代表著上帝的意志。

天視自我明視，天聽自我民聽。(秦誓)又曰：

天明自我明視，天聽自我民聽。(皇四讀)又曰：

民之所欲不必從之。(秦誓見左傳引)

故天子雖代表著上帝來統治人民，但上帝則以人民的意志爲意志，故人民應尊重天子的統治權，但天子亦應尊重人民的意向。否則天命不於當世曰：

天命不易，天難誨(召南)。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召誥，君與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難誨」。這是說天命不可信條，同時也可美然亦可愛，只要小民不悖逆，上帝便也不要你如：

惟不敬厥德，乃早厥厥命(召誥)

夏代如此商代然，故曰：

夏代如小民受天永命(全上)

親親的人主，欲受天永命，其權即全在小民，全在小民的心裏，所以古書實注務求：

「能保護於庶民，不革彼德焉」(無逸)

務必。

懷保小民，惠迪厥德(全上)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全上)

又說：

大畏民志(康誥)

這是當時的宗教信仰，亦即是當時的政治哲學，小民畏天命不得不服從王朝統治，王朝畏天命不得不服從小民意向，中間憑空建立天災，來在王室當民間之特介建築。西周王室承接夏商兩代長時期的統一已歷千年之久，提出這一番理論來要求民間信仰王室的統治，民間自然不敢不信仰，而且王室若其強自守這番理論，民間也實在獲得信仰，何必若其強而信賴的統治方面轉弱不可禦的上帝當鬼神，因此在此中國古代，歷夏商周三朝長達千數百載的統一政治勢力之下，民間宗教信仰之心之發達，最無足論的；可注意者乃在提出此番理論者乃在統治階級之自身，彼輩固亦神道設教認爲自己的統治權乃由上帝所賦

予也。周詩則說我伯也。治有遠民意，上帝便賜我予我們的統治權利。散同，類聚別人，天意只看見我，這不但不對是古代中國統治階級者之靈智的清明當認識人事之神常，從這個理論上自然只推而進出其本政治，不能推演出神權政治，春秋以下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早已從此我根，而宗教命脈亦早已從此斷絕了。

詩經是古代一部總集，所收詩歌三百首，大體出自民間，下接春秋時代。今欲探求中國古代思想，莫且於由青書到詩經再由詩經到春秋左氏傳，這些都是比較明白完備而可依據的史料。我們在詩經裏，除卻其對於古代宗教信仰與政治理論大體常見於尚書和去不談，此可勿論外。尤應注意者，乃為古代人之尚處生活與其人生觀點，此一部份實為研究中國思想史者一種至可寶貴的史料。詩經裏除卻極少接近西方史詩與神話類的較為鬆弛的記事（如大雅生民述后稷，係於太王之前）外大體說來，可說全是些抒情詩，此可見中國古人之細細玄想，而取於現實，而此處所謂情感者，既非熱烈奔放之情人，亦非強烈雄辯之情，大抵則全是些溫和柔情，但不顯倦，不顯薄，所謂溫柔兼非無力量，得其力量不顯不暴，只是敦實與厚實，故說溫柔敦厚，詩教也。這是新舊詩經情感最恰當的兩個字。我們從中國古詩人的吟詠裏，可見中國古人，無論對政治，對社會，對家族，對一切人事，全以一種溫潤敦厚的至情至感，這即是後來儒家之所謂仁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又曰：「苟志於仁矣，惡也。」詩三百首，只是一種敦心溫志敦厚，只是一種仁道，如此來應有人事自然不奸惡他非邪惡。後來司馬遷亦說：「國雖樂而不流，哀而不傷，小雅怨而不亂」，此即最溫柔敦厚，又改謂敦乎情止乎禮義，亦即是儒家之政道中道也。孔子曰當最愛爾詩，當知詩經義的情感正是孔門哲學之核心，孔子只是承襲着中國古代人這一種傳統心情而把他奇理化了，或說是散文化了。故欲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最好從詩經入手，先把握到中國古代人對人生的一番內心美善的情感便不易致失途頭。

其次說到易經。易經自周禮出，但周易本經上下二卷，應該先孔子而存在，漢家有師春書，即從漢左傳裏的易占辭可證其非晚出，論語說：「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此即易經孔子而新之確證，易經是一部卜筮書，占問吉凶遠近迷信，但正可落此看出古代中國人對鬼魂迷信之執點。易經六爻，每爻分別代表陰陽二性，陰陽二字亦係晚出，或非同周易最漸之義但陽爻代表男性，陰爻代表女性，此不能謂非易象之原其意義周易是占問人事吉凶的，人事於大類別者，莫先於男女，其事有宜於男性者，有宜於女性者，有宜於陰剛主動者，有宜於坤務順隱者，大抵每一卦象徵一特殊之環境（地）或事變（時）此即後來儒家之所謂命，每一爻代表一特殊性格或品性，或剛或柔，或健，或順，或以剛柔併順之調和而有各別之別，此後來儒家之所謂性，而此一爻在整個環境或事變中其有特定之地位，大抵初爻代表地位之低下，或事變之初起，最上一爻代表地位之最高，或事變之完了，其中諸爻類推，於是就此爻之地位，觀其在整個卦象中之時常位而通測其可有之吉凶，以指示某一人或某一時地當求趨吉避凶改應有之態度，此即後來儒家之所謂道；無論孔子是否注意到周易，但後來儒家性命道德諸觀念，在周易中似乎已有他的前影了。故易經若是一卜筮迷信書，然易經之占問吉凶，却不占問於鬼神，而乃乃就人事本身中抽出幾條大原則來，如性格問題，時間問題，地位問題等，指出在人爭處紛之不可擺脫中的幾種可預測的條約，在某種時間某種地位之某項事變，則宜以某種性格或態度應付之，吉者吉，若者凶，此乃周易上下二經中已存之命義，此下十傳雖推衍甚遠，其周易之基本意義則仍無變動。我們讀此一書，即可看出中國古代人對人事實際問題之觀察其變遷不測之態度，應對於將來儒家思想之產生，更可有一番清新的認識。

# 貨幣本位與貨幣價值

梅遠謀

目前法幣在外匯市場與物價狂跌交相煎迫之下，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國人疼痛痛法幣制度本身之不良而思有以改革，或主張恢復舊本位，或主張採用金本位者，不一而足，然皆欲企圖變更本位以穩定幣值。此種論調近更深入人心并變形成舉國一致之願望。

然則時人之所以如此主張者，是認定貨幣本位與貨幣價值有必然不可分離之關係存焉。本文特就此點加以申辨，藉使國人了然貨幣經濟之真象。

舊本位幣制限制幣值以穩定幣值之思想，早經其代表人物當推里嘉圖氏，而表現於事實方面則為一八四四年英國之皮爾幣制。里氏主張以稀罕貴金屬為本位幣材，發行鈔票則以本位貨幣為準備并嚴格規定其比率，貨幣數量受本位幣材之限制不能由人為之增減，貨幣價值於焉穩定，此世所謂「通貨原則」一舉之為國貨幣制制度。皮爾幣制即即遵照此原則而制定之。然此種例對鈔票發行之規定過於嚴格，恐難修改，至一九二八年通貨膨脹成立後，皮爾幣制幾成具文，而機械制度遂成歷史之名詞矣。

蓋貨幣本位與貨幣價值之關係，前不勝述，後亦不勝述。前者是財貨之單位，後者是經濟勢力測量之尺度；前者是風習或法例之障礙，後者為經濟之實效。兩者並存，不無感為一體。本位變更則貨幣單位之伸縮，法例的修改與名目的更換，而經濟的勢力，經濟的行動與經濟的實效并不一定因此而改弦易轍也。貨幣價值之決定另有其他因素，而非貨幣本位所獨力為之。此兩種價值皆有其最

善的放定因素。茲分述如下。

就其對內價值言之，吾人皆知貨幣與物價成反比，物價之漲即表示幣值之跌；而物價之漲跌取決於經濟勢力所形成之有效供求。此供求如因任何原因發生變動時，貨幣本位不變，而物價必然作相應之變動，隨之，反映幣值之趨動。我國法幣自民國二十四年施行以來，戰前物價之穩定并不顯於銀本位時代。戰時物價分率不過戰前之二三十倍，今者竟達數十萬倍以上。同一法幣，同一本位，其價值前後幾懸若星之強，此非法幣本身之過，乃緣於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平衡之破壞以致如此。貨幣本位不過計算此裂口之大小而已，絕非填補此裂口之物。緣本位固不能換救經濟平衡之破壞，縱令採有金本位或依我對本位亦無濟事。根本辦法確有增產與節約雙管齊下，增加有效供給，減少有效需求，供求差距相去不遠，經濟平衡漸趨恢復，物價平抑矣。幣值隨之高矣。如不此之圖而斤斤於本位之改革，是終異錄本末重，捨本棄末也已。

關於對外價值，則以匯價為轉移，而匯價高低又繫於國際收支之順逆。一國對外收支因任何原因而失去平衡，儘管本位不變，而匯價必作相應之變動，致反國際幣制同種之變局。例如二十三年十一月起，至二十六年七月止法幣對英鎊率始終穩定於十四圓至十三圓五之間。今年者二十六元二角才離換得一鎊此係幣值，幣亦不不止此。同一法幣，同一本位，同一英鎊，其匯率何前後相差如此？是固外貨入超過鉅，國際借貸差太大大與夫幣值衰落，外債停頓而形國際收支之不敷有以致此。縱令恢復對本位或採用金本位，豈能挽救國際收支之失乎耶？

試觀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一九三一年英鎊不能脫離其對內對外價值之降格，終迫而放棄金本位。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實行不兌現紙幣以後，英鎊反趨穩定，英國經濟轉危為安。我國放棄白銀發行法幣之情形正與此相若。豈祇幣值於金幣乎？於此可見貨幣價值之高低依賴於國民經濟之良否而何無起死回生。

國人前而欲變更本位以期穩定幣值，未免受傳統的貨幣數量思想之流毒太深。改變貨幣本位，祇是變更貨幣名稱，化大數字為小數字，化小單位為大單位，充其極端，不過改變民眾之心理而已。治本之策，當自改善國民經濟之本身着手。



# 清初之圈地問題

吳乾寬

(一)

清初在入關前，實無所謂條約故天聰八年諭崇官曰：「我朝營從明國之制，按官給俸，有所不暇。」(註一)入關之初，在京文武官員俸祿，徵明舊例支給。(註二)清代官吏給俸制，始定於順治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註三)而兵丁支發錢糧，則始議于順治十一年。(註四)故自諸王大臣，以至八旗兵丁，所藉以養生者，非後來之軍體養廉，口糧月餉，乃分別撥撥八旗耕種之田地也。舉凡磨房衣口，以及行軍所藉，皆得此田。(註五)此外徵餉所獲之人口，金銀衣物，醫馬牲畜之類，亦為八旗財產之主要來源；尚有所得，八家均分，毋私取焉。(註六)

在太祖太宗之世，先後擢明代穆為海西女真，許人女真諸部，盡入版圖；而明則外地亦皆隸附。以地廣人稀故，不特均撥土地與八旗耕種，毫無問題，且并以此報稱自明來歸之降人；如明降將沈志祥「所率兵民，俱蒙恩賜田地」，是其一也。(註七)又不特撥田地也，且撥給地畝，蓋滿房屋，以安插降人；如崇德間「滿地蓋房」，以居南河軍營官兵是已。(註八)又如崇三桂開關迎降，其部下兵丁，初亦撥給錦州，寧遠，中後所土地耕種；後以蓋州土地，留作牧馬，乃改撥寧遠，錦州，中右所，中後所，前軍衛，空種其地。按丁給地五畝。(註九)每兩約合地六畝，(註十)是每丁占地約三十畝也。總觀清四年兵部奏，「山海關外地土，原以一半與西平王，一半仍留土著人民為業。」(註十一)據康熙十二年與三桂奏，世祖時之撥滿外至寧州一帶土地與吳三桂者，(註十二)則吳三桂部都占土地之廣，豈可知矣。然以遼東盛產兵馬，而吳亦曾運糧入關，故以此廣大土地之撥給，尚不至至空軍糧行。

蓋多撥寧州八旗入關後，于撥給物之分配，八旗兵丁即地冊房之指撥安插，獨一準向來八旗制之通例施行。惟關內地人稠，皆勞與

關外迥異，洗整乃起。

(二)

八旗既入關，首經解決者為住居問題。京師乃首善之區，縱經李自成之蹂躪，尚不至更為空城，自無如許空閒房屋，以安插此八旗大軍。爰下令關京城內官民房屋，以處八旗大臣兵丁。多爾袞以五月己丑(初二日)至燕京，六月丙寅(初十日)諭云：「京城內官民房屋被燬者，皆免三年賦稅；其中有與被燬房屋之人同居者，亦免一年。」(註十三)是繼進月而八旗官兵房屋已為因定矣。實則此時亦無所謂關，大兵一至，遂毀古民居耳。

圈占房屋如何分撥，由八旗山額真共同決定，蓋亦凡有所得，八家均分之遺意。京城內之官民房屋，亦戰利品之一也。因此大學士希福以所圍得兩處房屋很遠，乃責關山額真滿泰(註十四)不為另擇，謂其「分撥房屋，推諉不干」，「謀殺囚人」，「果喪其矣」云。(註十五)

京師官民房屋，首被圈占者，據清世宗聖極稱，為東中西三城；西北二城民房，亦多被滿人分居。(註十六)當日東中西三城居民，蓋亦盡往；而此城民房則未圈占，係由滿人分居而已。至順治五年八月，遂以滿漢同處，時生糾紛，乃令軍中西北四城漢官商民等，除八旗補充漢人外，盡徙南城居住，限期年歲遷徙。其原房或撥除另蓋，或買賣取價，各隨其便，令戶工二部詳察房屋間數，每間給銀四兩，由房主親至戶部領回其價，作為遷徙之津貼。所有六部，都察院，翰林院，順天府，及大小各衙門之書辦及吏役人等，除看守倉庫，原住衙門者外，其另居者亦須遷徙。漢人入城前加糧，雖白晝不禁，但不准留宿幕夜。(註十七)是此水回城民房之圈占，可謂徹底

然南城房屋亦非無主者。首姓遷居無所，不免縮地為長，自在意

中。爾漢官之逐移，大抵亦強占彼明宗室大盛遺居房產耳。其時武耳輩交手可驚，莫不駭異怪；一旦失竄脫跡，則原主出而索討矣。順治十年遂有原任吏部尚書金之俊與明原任光祿寺署丞高琦爭南城房產事；先是順治九年金之俊督修城，五月初九日派兵駐城門外黃北坊轉至安房一別，隔經巡視南城御史驗明批照，係該房住屋。遂是金之俊與琦一年前用，順治十年十二月，原主高琦乃上門索討，不得，則登門辱罵，至十八日深夜，且率黨人闖進金之俊內宅，竟強劫房，聲言奪命。金之俊憤語云：「奉旨修城，縱任無主空房者非止此一。」則此類房屋糾紛，其時至多，遂之俊與高琦之爭執，其一端耳。胡維禎書亦以順治南城房屋，為原主所殺者也。（註十八）

漢人既逐徙南城，商業亦皆萃于此。而南城行市店房，亦多為滿洲大臣所佔。順治十七年六月壬子（二十九日）內大臣伯索尼上言十一事，其中之一云：

「一、至強籍占宜消：近聞南城地方勢豪，及滿洲大臣，惟知引利，罔恤民艱，藉占行市，盡行遷移。奸慝之徒，從中指引，百計需索，以極貨財。貧者吞路，勞績者積苦，兼殺重地，可令商民起此大義乎？伏乞嚴諭嚴察，令各還原業，庶民得獲。」

得旨：滿洲大臣，籍占行市，悉行遷移，占據店房。

（註十九）

又東華錄康熙二十年九月辛亥傳下云：「先是順治七年定例：籍民間房地皆歸旗下，遂濟房地并價入官。至是戶部題：查出康熙十七年以前，犯禁埋地之民，應償價銀六萬四千餘兩。上命悉免除之。」此條記載頗簡，意旨不甚明瞭。然所謂犯禁埋地之民，自順治七年乾隆歷十七年，首屆二十九年，僅售六萬四千餘兩，實屬京報而實。而京報五城：自順治五年後，只餘南城為滿人禁止，則此事蓋又指南城而言。兩則民間房地與旗下，乃至以上諸條所，想為新事大特勢，據實總實故，正文所引索尼奏，謂滿洲大臣於南城籍占行市，占據店房，可為旁證。且據世祖章編詔，知順治元年時，南城民房原有被滿洲人

分居者。是期燕京五城房屋地產，幾盡為八旗所佔去。（本節完，全文未完）

- 註一：東華錄，天聰八年正月癸卯條。
- 註二：東華錄，順治元年己巳條。
- 註三：同上，順治三年正月丙午條。
- 註四：同上，順治十一年正月己卯條；又順治十一年二月癸亥條。
- 註五：同上，順治四年三月庚午諭戶部條。
- 註六：明清史料內編，第一本，頁三十六，清太祖太宗朝記事，天命十一年六月丙寅（二十四日）高祖諭旨。
- 註七：明清史料內編，第一本，頁六十二，崇德四年五月，遺順宗沈志祥為其耕牛奏本。
- 註八：同上，崇德四年七月二十日，曾順王衛哲穆書陳文。
- 註九：東華錄，順治二年八月戊戌條。
- 註十：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條。
- 註十一：東華錄，順治四年四月庚子條。
- 註十二：同上，順治十二年十月己巳條。
- 註十三：同上，順治元年六月丙寅條。
- 註十四：按譯參乃正黃旗固山額驍，檢點軍實誠乃天聰九年十二月太宗參贊併赤古爾察生時所轄之正藍旗而分編者；正藍旗入上察分編為正黃旗、黃二新旗，另設兩固山額驍，分由額驍、宗室齊伊圖任之，皆歸上自將；惟正藍旗雖併入兩旗，而原色未變，與原有之正黃旗異。見孟森，八旗制考實，引東華錄天聰九年六月己巳條并論斷，滿中研究史話所集刊第六本第三分，頁三百六十二，又頁三三八。
- 註十五：東華錄，順治元年八月辛酉條。
- 註十六：明清史料內編，第一本，頁九十七；又東華錄，順治元年十月甲子順旨天下諭并同。
- 註十七：東華錄，順治五年八月辛亥條。
- 註十八：明清史料內編，第四本，頁三百八十四，原任吏部尚書金之俊揭帖。
- 註十九：東華錄，順治十七年六月壬子條。

# 孔子論詩

春秋時候還沒有新的散文；那時主要的文學作品，只有當時流行的詩歌；這些詩歌與孔子的整理，一直保存到現在。孔子對這些詩很感興趣，在《禮記》裏保存了許多論詩的話；把這些話分類比較，再跟當時一般人的詩的看法相參照，就可整理出孔子對於詩的看法。

現在人談詩，因為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很少有人再相信詩序上這些「后妃之德」、「陳王制也」的說法了。大家逐漸能用文學的眼光欣賞詩句，揣摩詩人作詩時的情境，或用歷史學社會學的眼光，研究當時的史實，考察古代的社會情況。於是詩經在今天重新奠定牠在文學上和歷史上佔有的地位。

可是古代的人看詩是不是和我們今天的看法相同呢？詩經在春秋時人的眼裏中是怎樣的呢？孔子是不是也像我們一樣認為詩經是偉大的文學作品，才去推舉他呢？漢儒解詩甚多牽強附會之說，是不是受了孔子的影響呢？這一些問題都是文學批評史上很重要的問題，不把這些問題原原本本說個明白，只是漫罵漢儒不懂文學，說詩序是「妄人所為」，都不是研究歷史的人應有的態度。

要答覆上面的這些問題，得先知道詩經在春秋時候的地位。且看孔子的話：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不遠，使於四方，不廢君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卷七子路章）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關雎》之亂，文、雅之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卷九陽貨章》）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也與？」（同上）

論詩

## 雲南省立 劉文幸

第五問於伯魚曰：「子有異聞乎？」對曰：「未亦也，吾獨立，雖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一趨退而學詩。……（《卷八季氏》）

從這幾段話，可知詩在當時的用途真太大了。這跟當時的社會情形有關的。可以拿社會學的知識加以解釋的，大概原始民族都有歌舞的習慣，而原始的詩，歌，舞三者本是合而為一的，現在志許多落後民族，很多還保存着這種習慣。隨便舉個例吧，例如安遠曼島上的島民，每逢打仗、打獵、結婚、除喪、以及女子第一次月經以後，男子進食以後，兩族械鬥和好以後，都舉行舞會，舞時有音樂伴奏，且舞且歌，直至疲憊力竭而後止。參見 A. R. Brown: The Achean Iliad, p. 100.）我國西南一帶的遊獵民族如苗人、僮人，也都喜歡跳舞。

這種歌舞的習慣，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純粹為了娛樂的。春秋時代的中國文化，雖然已經到了很高的階段，可是歌舞的風氣依然很盛。余英時左傳、國語、儀禮、禮記這四部書上的材料來看，社會上應用歌的場合很多，如祭祀、鄭飲酒、習射、宴會、打獵、出征，都要有詩歌伴讀；一個外交官到外國去聘交際，見了友邦的君臣，也用賦詩代替話語；至於平時談論事理，也要說服別人，也常常引用詩句以加強自己的論斷。

綜合這幾種古代具體的材料，參之以孔子說詩的途的話，再以現在落後民族的歌舞情形為例，可以推知詩在春秋時代大概有五種用途：

- 一、宗教儀式——舉凡祭祀先神，或除災殃，或葬殮儀式，都有專門的詩歌及歌伴伴讀。
- 二、習請安際——君前，講賓，鄭飲等聚會，凡是招待鄭事的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姜南論壇

部占下的書，經過孔子的解釋，就加了一層哲學的色彩。例如：

南人有言曰：「大而不極，不可以作聲。」（論語卷七子路）

「不暴虎馮河，或承之羞。」子曰：「小占而已矣。」（論語卷七子路）

「不暴虎馮河，或承之羞。」是易經傳九三爻辭，原不過是普通卜筮之辭，經過孔子一引用，就加了哲學的意味；後來孔門弟子按照這種觀點做出易經詞文，於是奠定了易經在哲學與經學上的地位。

儀禮本是古代貴族的一些禮單，這禮單是由一個「相」在行禮時「贊」的，那禮單就像現在開會時的儀式單，司儀就是「相」，本沒有什麼神秘的道理；不過孔子講禮樂，也仍有一番理論在內：

禮云禮云，玉帛云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云哉！（論語卷九陽貨）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卷二八佾）

是見孔子以為禮樂的形式並不是真的，人要崇是「仁」的，才能講得個樂；孔門弟子用這問題給研究禮樂，就做出禮記樂記這些書。

其他如詩、書、春秋等書，也都是原來有的，一經過孔子的整理和解釋，也都變成哲學的典籍了。孔子屢次說到「吾道一以貫之」的話，正是表明了對當時文化的態度和他的哲學特色；意思就是說，我對一切文化的看法都是一貫的。孔子的哲學大體說來可以稱之為人本主義的政治哲學；因他是主張治國的，他全部的哲學也只在治世，所以其政治哲學；他又主張政治必從個人的修養做起，所以是人本主義的，他看當時一切文化，都用這觀點加以整理和解釋；用此孔子的哲學條約整理全部文化，二千餘年來的中國思想，始終逃不掉他的影響。

明白了孔子對一切文化的態度，才能了解他對於詩的看法。

孔子有相與和弟子論詩的話，可以說明孔子論詩的態度：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卷二八衛）

子夏拿這詩問孔子，孔子答他說，先有素白的本質，才加加以五采的繪事。子夏恍然有所悟，就反問孔子，那麼素是在以後的嗎？那就

是說，人要有素的本質，才能學禮嗎？這正合了孔子「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的話，一個人要先是仁的，才可以學禮；仁是素，子夏悟了，子夏明白了這個道理，無怪乎孔子那麼高興了。

子夏問的兩句詩見衛風淇水第一章，原詩是：

瞻彼淇水，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詩序說這詩是「美武公之德也」；但全篇都是反覆稱贊一個美男子的

，不像是恭維君主，第三章末兩句說：「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一個君主如何可以戲謔呢？依我看來，大抵是一個女人的歌贊着他的意中人，他一面稱贊他的面貌和儀態，一面說，這樣漂亮的女子，真叫人難以忘懷呵！「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也是稱贊男子的容貌的

，說他的面孔就像玉石在磨到出來的一樣。子夏爲什麼引用這兩句話來說明質而美富而好禮的道理呢？因爲質而富而美是一個人的源頭，要做到質而富而好禮，必須有一番自己磨練的工夫，要做到質而美而好禮，必需的意己工夫也更大，子夏用鋼鐵匠人的切磨工夫，玉石的琢磨工夫，說明一個人的修養磨練，正合了孔子的哲學。

從上面的兩段話，可以看出孔子論詩的態度跟詩易禮春秋是一致

的，譯成白話是：

子夏問的兩句詩不見於詩經，是一首逸詩。這幾句詩本是描寫一個女

人的，譯成白話是：

「（他）微子時那一個美好的酒盃呵！（他）看人時那一個黑

白分明的眼睛呵！（他）潔白的面孔上又琢了鮮麗的腮脂呵！

子夏問的兩句詩見衛風淇水第一章，原詩是：

瞻彼淇水，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詩序說這詩是「美武公之德也」；但全篇都是反覆稱贊一個美男子的

的，換言之，就是哲學的觀點讀詩；在孔子看來，詩只是行大道的  
一種工具，用詩可以教化人民，使人民受了詩的感化，可以成爲理想  
社會的標準人民。說上說：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澤於詩者也。

……詩之失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澤於詩者也。

這話未必真是孔子說的，可是意思却和孔子相合。再看詩序上「風以  
動之，教以化之」的話，「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話，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的話，也都是和孔子的態度  
一致的。

孔子是第一個以教育哲學的觀點看詩的人，他一方面接受了當時  
入用詩的辦法，一方面又把詩提到他的哲學領域裏。有一點我們要特  
別注意：無論是孔子本人，或和孔子同時的人，都未曾用文學的觀點  
讀詩，因此他們對於詩人作詩時的境界是不關心的。

孔子還有几句要緊的話，是一向與說錯的：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卷一爲政

歷來解釋這句話的說法很不一致，釋朱二家的說法較佔勢力；程子以  
爲「思無邪」就是「誠」，朱子的說法經過多次改變，好像始終沒有  
心安之論。下面且略舉兩家之說，以供參證。程子說：

思無邪，誠也。一何而程氏遺事九。

甚難叫做「誠」呢？吾師錢廣申先生曾作思無邪一文闡述誠字之意說

我們讀一著好作品，常常拍案叫絕，說「如獲我心」，或「  
如我胸中之所欲言」，那便是作者與讀者間心靈合一的現象，  
正如幾何學上兩點同在一個位置等於一點一般。擴而充之，凡  
讀得無餘，而於真理有所契合，便達到一種物我相忘的境界，  
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便是文學內的最高之境

，此即誠也。誠則能動，所以文章愈高，感人愈深。「鳴謝十  
講頁七五」

就文學本身的性質解釋誠字的意義，真是精而絕倫。  
朱森說到「思無邪」的話很多，前後意見頗不一致，試引幾節如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吾  
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平  
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  
中格詩，卻不止許淫亂的說。」（朱子註類）

這字是反對「聖讀詩人思無邪」之說的，後來却又承認了。

思無邪乃是要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爲可法，惡爲  
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爲作讀者思無邪，則桑中濮上之  
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爲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濮上  
之類，皆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諷刺其人也；韓人存  
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作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避恥而  
以爲戒耳，「全上」

朱子一方面認詩的攝服了善說打算直求詩的本義，一方面又要兼就思  
無邪一句話，兩個觀點恰相衝突，於是想出一個法戒之說來作調解人  
，其實是半當半假的。後來說得更加含混了：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全  
上」

這真是妙論！既然「大凡人思皆當無邪」了，孔子又何必多此「言呢  
照我的看法，「思無邪」一句話是對讀詩的人說的，這是一句含  
有教訓指示意味的話，「無」字當作「毋」字，「思無邪」就是不要  
想到邪淫的方面去。孔子本管不知道桑中濮上之詩是邪淫的詩，可是  
他讀詩的時候，偏不從邪淫的一方面看，只是從詩中看出和教化有關  
的方面。這好像學藝術的學生看模特兒寫生，在一般人看來，亦

操操一絲不得的女人，當然要引起人的憤慨，但在學漢書的學生，則  
毫無精神注意着她體態線條的美，便不會想到那點，如果有一個學生  
想到那點的地方去，那是他的觀點改變了，畫的畫一定很精，在旁指  
導的老畫師發出這情形，便也可引用孔子的話向學生提提道：「思勿  
邪！」這個比仿和孔子教人讀詩的意思很相似，只有一點不同，孔子  
的所謂「正」最用哲學的眼光看詩那老師的所謂「正」最用美的眼  
光看那體女人。所以孔子的這句話實在是和子夏子真論詩的態度完全  
一致的，前者是談論的，給後人指些談詩的實例，後者是消極的，叫  
人讀詩不要想到那點的一方面。

說「思無邪」，「無」字當作「毋」字，待用點訓詁學和校勘學的  
材料來證明才行。

在春秋時代，「無」字的用法有兩種：一種用爲有無的無，一種  
用爲「勿」或「毋」，意思是「不要」，「別」，含有告誡的意味。  
「毋」「勿」最後起的字，大約凡是「毋」或「勿」字，古人都一律  
寫作「無」，後來才有人將一部分的「無」改做「毋」或「勿」。  
因爲「思無邪」一句話是從詩經原書引用的，我們就看看詩經跟論語  
書中「無」「毋」「勿」三字分配的情形吧。

詩經「無」字凡二百八十五見，「毋」字只五見，「勿」字十九  
見。「毋」「勿」兩字都當「不要」解，無歧義。「無」字有兩種用  
法：如「維爾宗無邪」，「雖謂風無牙」，「微我無酒」，「人之無  
良」，「子無良母」，「豈無膏沐」，「頌大無期」，「無疆不報」  
等，都用爲有無的無。「無威我殺令」，「無使充也吹」，「無食  
黍稷」，「無與士居」，「無驅我里」，「無將大車」，「無折我樹杄」  
，等，都用爲「勿」或「毋」。至於大雅板篇的「無然憲憲」，「  
無然漚漚」，「無然譖譖」，「無然」是狀詞，不在此例。

再看音韻學的「思無邪」，「無」字是否當解爲「毋」。  
原爲一詩，詩序說是碩儀公的，但全詩不見有歌頌重王的句子，  
所以詩序的說法不可信。據我看來這恐怕是一首戰歌或戰歌，古人出

征或打獵都用兵車，這詩正是描述一個龐大的戰車行列的。試看原詩  
三四兩章：

驅驅牡馬，在爾之野，薄言擗者，有騶有駘，有  
有維，以車  
鞅鞅。思無邪！思馬斯作！  
驅驅牡馬，在爾之野，薄言擗者，有騶有駘，有騶有駘，以車  
鞅鞅。思無邪！思馬斯作！

譯成白話大約是這樣的：  
雄糾糾的牡馬呵！散在廣漠的原野！  
那些雄糾糾的傢伙們呵！有青灰的，有淺黃的，有紫紅的，有  
青黑的——旋着兵車飛馳。  
不要厭倦呵！留心那馬的腳步！

雄糾糾的牡馬呵！散在廣漠的原野！  
那些雄糾糾的傢伙們呵，有淺黃的，有紫紅的，有灰白的，有  
純白的——捲着兵車飛馳。  
不要胡思亂想呵！一心注意着馬的奔馳！

「思無邪」「思無邪」都是告誡仰者的話，兩個「無」字都當解作「  
毋」。小雅車攻的「徒御不驚」，魯頌泂水的「徒御無政」，也都是  
告誡御者的，正可以給這裏的「思無邪」「思無邪」作注。

論語「無」「勿」「毋」三字的用法和詩經的情形相同。  
論語上「毋」字凡六見，「毋」字凡十見，「無」字凡一百零五  
見。「毋」「勿」兩字都當解爲「不要」，是告誡詞，「無」字的用  
法分兩類，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等，用爲有無的無。「君子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貧而無詬，富而無驕」，「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等，無字都當作「勿」或「毋」。

詩經論語的「勿」和「毋」字很少，我想就這少數的幾個「勿」  
「毋」字，也是後人改的，原來大約都是寫作「無」字的，這可以  
拿校勘學來證明，例如：

詩經風俗以「毋發揚爾，」經與釋文「毋」作「無」，小雅小弁「毋忝爾所生」，唐石經「相臺本」毋」作「無」。

鄭風大叔于田：「將叔無逝」，釋文作「毋」，並云：「本亦作無」。

論語卷一學而：「無友不如己者，釋文作「毋」。

再看論語上經的互文：

無行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卷一學而）

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卷五十四士）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菲無怨，在家無怨，（卷六庶附）

可見「毋」字本是原來的，「勿」是後人改的，論語學而，子罕兩句話完一樣，一個作「毋」，一個作「勿」；「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在菲無怨，在家無怨自法是一樣的，後人改了上面的無，留下下面的爾」不改，加緊在德間或有怨的怨，意思就不顧了。

這一段的考證要說明「思無邪」當作「思勿邪」，已經很確了；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本文來個結束罷。

我們要講中國文學批評史，必須從孔子講起；要想知道孔子對於文學的看法，必先知道孔子對一切文化的看法。知道他對當時一切文化都有個一貫的看法，才知道對詩的看法也不例外。孔子從來不用美的詞腳腳辭詩，所以詩在他的心目中跟我們不同，孔子這態度影響到他的弟子及後世，漸漸把詩弄成儒家經典，以致顯得身懷道氣，莫知所以，道都是受了孔子的影響。剛離開明是一首戀歌或感嘆，讀寫一男一女從相愛到結婚的過程，用了孔子的看法，就可引伸出一些聲愛治國的大道理，到了漢儒手裏，就變成歌頌后妃之德的頌詩了。洪興本是女人找美男子的詩，用了孔子的看法，就可刪發出「美人格修賢」道理，再到漢儒手裏，就變成「美武公」的詩了。孔子本人未必作一首詩都用這辦法解釋過，有些實在和再學拉不上關係的也不管他；後人用同樣方法把每一首詩都一一加以解釋，輾轉

漸次流傳，就變成每篇的詩序；這種讀詩的觀點本不是為詞的，當然要鬧出許多牽強附會的笑話來了。

我們現在人讀詩換了一個觀點，面目全非，所以孔子的話我們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了。再拿後世為詩生的例子來說吧：在莊子裏寫生的有四個：第一個是真正的藝術家，他完全用審美的觀點看那優美的體態，在他心目中那女人和石管型體初無二致；第二個是浮薄的學生，他一心注意那女子的肉體，自己激動得坐立不安；第三個是顯影自憐的少女，她注意在那優美的真情和愛戀，計算着從那表情和姿勢中學習一點點點，好在適當的時候如何表演出來得他人的贊美；第四個是個哲學家，他、筆也不提，只是拿了筆去，惘惘的望着那女人，沒入一些哲理的思索中。第一個人是欣賞我們讀詩體的態度，第二個是一些低級趣味的人讀詩體的態度，他們把詩話，金瓶梅，甚至紅樓夢都當做後更來讀；就是孔子的語「邪」。第三個是春秋時人用詩的態度，他們只是寫取詩體的片言隻句來曲達自己的意思。第四個是孔子用哲學的觀點讀詩的態度。這四種人的觀點都不相同，除了解的當當然也都是不相同的。

孔子讀詩的態度當然也是錯的，不過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却只在明瞭一件事體的真實，不於我們自己的標準去衡其古人。

我本來不是專門研究文學批評史的人，去年給學生講詩經，覺得單是寫詩序詞說，說淺說不通，不是治學的辦法，便決心從孔子論詩的態度研究起，再拿漢儒讀詩的態度，方有若悟。知道這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很重要的問題，就把它寫下來向內行的師友們請教。



# 漢郊祀歌十九章什九爲楚聲說

傳懋勉

漢郊祀歌十九章中純四言者，有帝臨青陽朱明西傾玄氣維泰元曆居后等八章，首陽崇明西降玄氣御漢之四時歌，初用於高帝建國中，史記樂書云：

高祖崩，今皆得以四時歌禮宗廟，孝惠李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度郊祀特而已。

又周泰一甘泉，亦用四時歌，樂書云：

漢家當以正月一歲法齊郊奉一多在十一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後時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於祠壇上使僉男傳女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暉，冬歌玄冥，惟多有，故不述。

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暉，冬歌玄冥，此四歌字皆名辭，猶曰：春歌曰青陽，夏歌曰朱明也，四時歌皆歌四時之德，因藉以爲祀五帝之辭，如世陽云。

青陽開動，景雲以發，蒼調符變，踐行華建，結聲發榮，擊處頓靈，積福復產，通成厥會，桑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昭曉，惟春之靈。

又如朱明云云。

朱明發長，風與萬物，相生茂澤，靡有所訕，發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而田，百鬼通管，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寫之，傳世靈顯。

此靈四言，皆上清詩經而卒，與楚聲無關，如神若寫之，得世靈顯，「之」字之下，似不能再有字矣。

至帝臨一章雖亦爲四言，內容却與四時歌小異，蓋此章爲後來所補作也歌傳云云。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鶴網蓋製，儀符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春內安寧，興文儼武，后土富樞，一補注引吳仁傑以爲爲禱字之

樂南論 壇

韻「昭明三光，德極優游，嘉服上黃。」志云：

齊陽曰：「青陽開動，景雲以發，」朱明曰：「朱明發長，景與萬物，」所歌者不外四時萬物之稱謂，而帝臨則兼及「清和六合」，「興文儼武」之辭，此蓋郊祀時天子並祠之禮，而兼祀黃帝臨之帝爲天子者，劉歆「政經祀中央黃帝者」「王先謙」皆有所傳，謂此歌爲祭后土者「王念孫」亦非是，此後土猶謂土德，謂物非謂神也，郊祀歌第十九章后土，乃其祀后土之歌，后土云：

后土嘉瑞，立玄黃服，物豐繁州，並靈咸福，悅既四寧，假對合處，靈靈萬億，咸蓋厥宇。

郊祀志曰：

其四年「元鼎四年」天子郊祭，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報則禮不容也，有司與太史令司馬諷刺，官爲辭讓，天地牲角滿梁，今陛下親祠后土，宜於豫中國丘爲王游，增一黃犢牢具，已祠並祭，而從祠衣上黃。」

曰：后土，不曰后土，示尊於也，立玄黃服，從祠衣上黃也，物豐茂州，謂得豐祭，后土之祀正得開而祀也，「後武紀以元鼎四年六月得鼎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元鼎元年無得鼎汾水事」

五惟泰元一章亦四言，泰元即泰一，此章與四時歌皆隨諸靈靈爲一類，歌辭曰：

惟泰元尊，繼神蕃靈，經緯天地，作咸四時，特建日月，景敷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霖雨，百姓蕃滋，咸載厥緒，續統洪勳，順皇之德，雲霧龍騰，罔不肝肺，嘉練列陳，鹿麋宴章，滌除凶異，列慶八荒，八，歸敦祭寧，雲霧翔舞，招搖靈祇，九夷賓樂。

誠除凶異，列慶八荒，謂滅有惡也，倫儀泰元靈祇也，郊祀志云

誠除凶異，列慶八荒，謂滅有惡也，倫儀泰元靈祇也，郊祀志云

二二

其秋，雉伐而懸，告籙秦一，以往刑盡，日月北爭，而，以象太  
「三星」史記武紀太一作天一為秦一疑誤「補注引王念孫曰：鐘旗  
之旗，使人以意加之也」命曰靈旗。

又有趨天一章，亦為祠秦一者，此章為雜音，應另為一類，歌辭  
云：

天地並況，惟子有罪，爰照靈壇，思深厥路，恭承禮祀，繼推為  
紛，紛周周歌，承齊聖，于靈羅舞或八舞，合好勁歡其秦一，九歌  
畢奏斐然殊，鳴琴午瑟會軒朱瑤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  
厥事，養賢實進周管，神靈留，隨須搖，長隨前漢光耀明，寒暑不  
狀况與享：風詩彭律歸玉鳴，函宮吐角徵商，豐稷揚羽申以商，造  
茲稱音承久長，聲氣遠傳鳳鳥舞，神夕靈虜蓋孔享。

「天地並況」之「況」顏師古曰：況也，非是，況應作「暨」  
解，言秦一與天地相暨比也，惟秦元，天地兩章雖皆歌秦一而其用不  
同，惟秦元，祀秦一者也，所謂「靈靈列陳，像雙雲」享也，天地原  
秦一者也，所謂「合好勁歡康秦一也」，鄭眾歌以內齊及用途言，可分  
兩類，即巫神歌與真神歌，帝陸青陽讀第，祀五帝之歌也，「全文見  
前」五神處五帝之歌也，所謂「五神相，包四隴土地廣指澤祭，祀靈  
壇，樹蘭芳，樹玉精，蟬鳴羌」也，「全文從附」后后，后后土者也  
，「全文見前」華九為，虞后土者也，所謂「沛施地，沛之阿，揚  
金元，樹棠河」，「全文見後」天門，虞秦神者也，「似包括日月星  
，」所謂「天門開，鼓邊蕩，現並勝，以臨饗」也，「全文見後」  
，第十九章中無靈靈神之歌，「錄時日迎神而真神之歌也」，「全文見後」  
「沛施地而真神之歌也」，「全文見後」祀神歌多四音者，與詩經之  
靈靈為一系統，虞神歌多三音雜音者，與楚辭為一系統，祀神真神歌  
歌，除四時歌外，虞武帝時新造之辭也。

鄭志云：其音，既藏南越，變臣率廷年以新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樂曰：民間得者皆舞樂，今郊祀而樂樂，豈陳平，公卿曰：昔者

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徒秦女鼓五十絃瑟，悲，  
帝樂不止，故破其瑟為升五絃，於是漢南越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  
豈召歌兒，作升五絃及空侯瑟自此始。

據此可知祠秦一后土，在漢南越後「元鼎六年」始有樂舞，祀神  
所用樂舞，仍當為古代舊制，漢神所用則為漢代新舞，廿五絃  
瑟即為適此種新舊之樂器，昔人已知今字為楚瑟之稱，而春聲則  
為表連今字最律之樂器，漢初之楚瑟如大絃瑟也，實未必有樂，可也  
只是徒然，武帝造樂舞始用廿五絃瑟也，武帝造樂舞主是招其神歌  
及頌英靈應詠歌，祀神歌自是古制可傳，無須曰：「豈召歌兒，作  
廿五絃及空侯瑟，自此始」矣。

郊祀歌中有有兮字者，王先謙已言之，但未指出郊祀歌多為楚聲  
耳，王氏在天地一章「見前」神靈留，隨須搖，句下注云：  
此當下有兮字，而班氏例之，即上下八字句七字句皆有兮字，  
無則不成一體，此班氏例之文，下天門歌及司馬相如傳可證也。  
又天門云：

天門開，鼓邊蕩，穆並勝，以臨饗，光復燭，德信著，靈靈平而  
滿長生靈補注，王先謙曰：八字不成句義，平而二字當衍「大宋涂廣  
，夷右為堂，備玉楨以舞歌，體招搖若求靈，皇初者崇光，照靈靈  
，珠煩黃，轉其職同塞，貳靈靈當半月穆，以金觀，日華耀以靈靈  
，假風風氣，激長至重穆，神靈同，若相放，以靈靈以綠草，而設祀  
，靈靈若期，設祭上知版時茫茫靈靈若高道靈動此路版所求，供正靈靈  
宏以昌，休靈呼靈靈四方，專精靈靈遊九閭，紛云六經浮大海。

備玉楨以舞歌，體招搖若求靈，句下，王先謙注云：此上句中皆  
有兮字，此二句散下有兮字，班氏例之，下月穆：神靈同，四句例同。  
又於紛云六經浮大海句下注云：自爾靈至此每四字下有兮字。  
又於其云：

景是顯見，信是起列，象載昭臨，日親以終：安桑琴瑟結信成，四

與現代八風生，鼓腹騎石翁，河海供醴醪，百本酒亦爾生，春尊拾紫新醪，散放心教通餘名，周旋常思解神，瓊樓復正直，佳事，滿欄切和歡喜平，上天布雨后天成，樓樓疊疊四時榮。

樓樓疊疊四時榮，行下，先謹注云：此歌亦得四字下有分字。王氏不惟根據安義與句法，推知某章有分字，同時又以史記天馬歌爲証，如漢書天馬歌元狩三年馬生游注水中一章並無分字，然在史記中更有分字。

漢書元狩三年馬生游注水中作云：太一西，至馬下，雲赤汗，沫流緒，志傲傲，綺權奇，鑄浮雲，輓上馳，騰容與，飄萬里，今安匹，龍興矣。

史記樂府云：又嘗得馬游注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育今天馬下，雲赤汗兮沫流緒，騰容與兮萬里，今安匹兮龍興矣。

漢書史記歌名雖異，而故事相同文字亦甚少出入，其爲一歌殆無疑，故知漢書中此歌之字，確爲遺詞別去。

又漢書天馬歌本初四年詠苑王獲苑馬作云：

天馬疾，摧首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疾，出泉水，灌爾容，化若泉，天馬疾，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疾，執餘時，將播舉，靈契期，天馬疾，兩遠門，據子身，適昆侖，天馬疾，龍之媒，靈開闔，觀玉室。

史記中歌辭與此不同，樂書云：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騶，次作以爲歌，歌詩曰：

天馬兮合從西極，經萬絕兮歸有德，承威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王莽請以史記歌與漢書不同，因謂樂書出後人附益，其實即今樂書中有出自後人附益之處，而此歌辭，却不能假，余謂漢書此章（即太初四年詠苑王獲苑馬作）本係兩章誤合爲一，即天馬疾，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爲一章，應題曰：太初四年詠苑王獲苑馬作，此章與

樂府論

史記伐大宛所作之蒲梢天馬歌，首尾皆同，一漢書九夷服，史記作四夷服，一漢書中間脫去極萬里，獨有德，承威威，降外國，四句，天馬疾，出泉水，灌爾容，化若泉，天馬疾，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疾，執餘時，將播舉，靈契期，天馬疾，兩遠門，據子身，適昆侖，觀玉室，游開闔，觀玉室。

此詩又爲一章，應題曰：元狩二年馬生游注水中作，案漢書武帝紀，馬生水中者凡三次，第一次在元狩二年馬生游注水中，第二次元狩四年馬生游注水中者，元狩三年馬無生游注水中事，故漢書元狩三年游注水中云云，應是元狩二年馬生游注水中與元狩四年游注水兩類誤合爲一，蓋余嘗與游注音近易混，元狩二年元狩四年又皆有馬生水中之事也，一以元狩二年爲三年，則形似而誤，一漢書武帝紀馬生游注水中者，然如漢書漢書將苑馬之歌辭，則知出泉水一章皆前求仙之章，與涉流沙，九夷服之，各有在脫意義者截然不同，且既題曰：殊苑王獲苑馬，即應專頌武功，何必兼敘馬出泉水之事，馬在游注水中，既已有詩，則出泉水一章者即指馬生游注水中也，是天馬歌實有三首，其中兩首見史記，而皆有分字，故知此三首，本皆爲有分字者，而班固刪去之，同時若人亦可推知郊祀歌其他三百如種智華爲五神，朝隨首，皇載極，雲威，皆皆有分字者，此類三首，如加以分字，則不僅文氣更爲舒暢，即意氣亦與九歌極爲相近，如樂詩曰：

神詩曰：今侯有頌，威靈靈兮延四方，九重開兮靈之游，善惠惠兮福祿休，靈之車兮結玄裳，駕飛龍兮羽旌紛，靈之下兮若風歌，右言繼兮右自虎，靈之來兮神靈沛，靈之至兮靈陰除，如故非也乎靈心八節，靈安留兮吟青黃，靈觀此兮臨瑤室，靈舞非兮持奇舞，如茶分步星羅，被華文兮願落殿，良與阿兮佩珠玉，與靈夜兮望蘭芳，爾容與兮歡嘉賜。

又如樂詩曰：華樓樓兮阿雲根，神之好兮通天門，車千乘兮教良禽，神之出兮

樂府論

排五折，則語氣分頓，語之行者遂容，動者者皆縱橫，靜之行者皆頓挫，甘苦殊尚，雪集，詞之波兮風飄，字之九純，實分變龍，舞英華兮慶吉時，共翔翔兮令所思，翰嘉慶兮申試，編游兮過延長，而旋舞兮之同，揚金兮兮投器，非若雲兮增陽波，傷感兮感天歎。

又如辨雙：

漢魏經分黃帝，雲霞兮當贈，百者蓋兮六龍位，句根盤兮證已醉，旋既兮兮舞，茫茫兮兮降高，靈慶兮兮揚揚，延命兮兮奉吳，古吳兮兮華大，澤任兮兮祠萬，實德兮兮象與，素然則兮旋舞，繪裝兮兮極，此蓋蓋兮兮長無矣。

故三言在西漢並無一種，只是楚辭去兮字耳，可謂楚辭（一部份）極其豐富，但楚辭並非之也，吾人如將兮字還原，則楚三言之雄渾意增，亦未可知，而及多抑提頓挫之效矣。

倘有口出入一聲，正想誤以為詞日之歌，然從其第一入辭代字觀之，不似祝辭之歌，殆漢武求仙之辭也，此章為雜言，如以天地天門景星為章律之，則亦有兮字若也，其辭應為：

日出入兮安窮，時世兮不與人同，故春非我兮，夏非我兮，秋非我兮，冬非我兮，清如四海海波兮，得觀是耶，何，吾知所樂兮，願樂人觀，亦隨之兮，心若，登黃兮其何不下。

至齊房一章，歌詞四音，然為歌詞之辭，亦有兮字者，樂漢書武紀題作歌者有之，如元狩元年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作寶鼎天馬之歌，（王先謙以寶鼎歌為元狩二年追作，元封二年作寶鼎之歌，同年作房芝歌（即寶房）太初四年作西極天竺之歌，太始三年作燕陽之歌，諸歌皆為楚辭，則芝房亦應為楚辭，其所以為四音，蓋亦有說；武紀元封二年曰：甘泉宮中屋芝九莖連葉……芝（齊）居首二句，齊房芝草，九莖連葉云云，殆據諸書之辭也。

吾人以類此法多為楚辭，正應標指有兮字，除據史記及樂府歌本身之樂句外，尚有一事可證：

漢書禮樂志云：

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則有房中樂，王莽名曰，人，凡樂，雖其原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幸萬二年使樂府各侯侯官備其舊，更名曰安世樂。

此既言房中樂為楚聲，何今見之房中樂十七章中並無一兮字，此種情形正與郊祀歌相同，房中樂之大海濤，大山嶽，豐草蕪，當處實諸三言者，原亦有兮字，而盛固刪去之，（其四言部份自虛字上觀之，不似有兮字者。）禮樂志，謂房中樂為楚聲，舉例以概全也。

又為高祖三侯之章（即大風歌）武帝風子之歌，李陵贈昭之製，諸於史有楚聲，豈有兮字之楚聲，由此可知漢初風尚所趨，故郊祀歌之多為楚聲，非偶然也。

至班固之劉去郊祀房中讀歌中兮字，其原因不外二端：

第一、在徒誦之章略存詩一。

第二、兮字本身並無意義，在徒歌時為虛字，在音樂中則有辨並聲之作用，沈約云：

樂人以音聲相待，訓話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小字是聲，聲辭各寫，故改然耳，（見樂會所樂十九卷朱鼓吹細歌下一

兮字既有辨並聲之作用，則可為大字，可為細字，如為細字則在聲辭分寫時便易，發聲略矣，如實讀賦，在史記中有兮字，在漢書中則悉被刪去，故刪去兮字，在漢書中為常見之事，固不獨郊祀諸歌為然也。

# 記許慎故里

董庶雲立

志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黨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倪子冲上說文解字表稱「召陵與雋里及乘車非召陵也。」是許慎汝南郡召陵縣萬里人。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鄧縣城隍城東四十里，俗名召陵臺。召陵，漢許縣，屬汝南郡，故安帝答許冲辭牒「汝南許冲。」清陸君陵履鄧縣許州（今許昌），而謂修汝南府志，或以叔重為今之汝南縣人，非也。今鄧城東部即漢召陵縣。漢時汝南郡有今安徽西北壽縣及河南東南；具縣新蔡，汝南，上蔡，西平，瑯琊，西華及鄧城東部。今鄧城西即汝南縣，與舞陽、葉縣、葉，鄭，許昌，鄭，臨潁縣漢時屬潁川郡。潁汝南相接也。晉以召陵改歸潁川郡，自隨陸召陵，後以其地入隨。

鄧城在河南之中，南鄰西平，東連上蔡，南水，西華北接隨縣，西界舞陽平溪路橫貫南北，羣樹茂草冠冠，惟然料缺乏，又冬則蕭瑟枯草為居民掘一壘。平原少山阜，水大者曰沙河，古稱澗水，又名大澗水，字或作澗。今名澗澗河，而舊澗河，沙河其俗稱也。沙河曰澗澗水，至鄧城西門外，環城而南，而南門，東流五里，澗河從西南來注之，水益壯，寬可里許，澗河從南北二壘夾岸而立。南壘窄狹，秋水差至，水高與齊齊，時有水患。清末平漢鐵路完成後，數車站於南壘門外。南壘商業，日趨繁榮，今為河南著名商埠。抗戰勝利之際，豫人以開封地區係歸，曾議建省會於此。而北壘敗垣茅屋，冷落若荒村。沙河逕流河東流，平漢路架橋其上。復東流五里，迤邐北，此而北，二十里迤邐，復折而東，入西華。

許慎在沙河北曲之東，東去召陵臺十里，西去沙河到李渡日九里，西去縣城三十里，去潁河二十五里，西北去思德潭十里餘，無龍潭者希飛龍城之役大破金兵處也。

雲南論覽

三十二年春，余自滬返豫時。故士倫陷，城陷，寇家城內安巷北有「許南開祠」，去余居百步。光緒末歲，略事修葺，假其址成立萬應小學堂，今更名縣立許慎中心國民學校。數十年來學校規模，日益宏敞，而許祠廢跡，消泯殆盡，僅存木主而已。晚清之世，邑宰歲以春秋二祭祀，人民國後，此禮早廢。

明年五月，北敵渡河犯中應。先是三十年冬，武漢敵北侵，發旬而略縣十餘。國軍奮勇反攻，失地盡復。至是人懼信心，以為倭寇不足慮。迫鄭州樂守，許昌危急，敵機日夕飛襲上蔡。余虎勢不可挽，攜家人東奔，自劉李渡口渡沙河而東，行十里，止香樹王一村名，鄧城村名多此類，如桂樹王，寺後張，石樓趙，半城朱等。及人處。中途隱匿聞敵蹤，渡河之際車馬踴躍，傳言許昌失守矣！許昌之去鄧城，尚百二十里也。次日，余返城門，裏巷復東，道上滿難若赴市，聲聲隆隆震耳。滿巷，抵香樹王。喘息甫定，而敵騎之聲益猛且近，靈障已迫里門。不旬日間，五百里內，盡敵蹤矣！時守將湯將軍恩伯也。余倉卒出奔，輾轉歸北者彌月，復返香樹王。跋涉困頓，還膺瘧疾，又遭匪禍，無力得樂。家人勸余避疾泉，自笑孫權驅鬼而余避之，又推之不若矣。然重違家人意，姑從之。隱隱瀛壖間，偶見保公所榜曰「叔重鄉」，余聞許慎墓在叔重鄉，知去許慎不遠矣。詢諸鄉人，曰：「村西墳塚高且大者上者，許墓也」。許以所指而杜，果得許墓。

時河南大變之後，禍以孽災。其樂也，若浮雲之蔽天日，瞬息百里，忽人輟聲，如崩敗室。游者於一盤盤，未幾之先，禾未熟而粟刈之，藁盡食之餘，其不啻雞牛馬亦不食也。余獨行田間，親親播而，桂國何降，時為所降。俯視地上，草葉果如絲，更無插足處。老幼

被渠，各得其平。南越解縣布，樹田計以耕，而變策若東南，但謂其壑沙少，不食頃而致之禾蕨矣！壑之宜木，先盡其資，次及蕪，次及壑之湖者。「鏡湖」一語，高深者若若加與林，發田則兼資，亦其壑也。僅餘而寸許而已！壑所遺者，僅及麻與胡麻，迄今人環壑，其此二者，我壑也。壑與自稱曰「泉軍」，鄉人遂信，以今人環壑之壑，曰「泉軍」，鄉人之微也。昔其然哉！據人當言「三壑」之局，「三壑」者：「黃汎」，「鏡湖」與「泉軍」也。

自香樹至西行里路，始逢許墓。許墓周圍約七十步，高約三丈。許水滋生，後得臨許墓，處入登此以守墓。墓于午向，前植有碑二，一則漢高宗許崇德之墓，一則入朝孔昭祭文，皆空於光緒之世。墓一足實考證之遺物，杳不可得矣。登許墓前立，掘數十餘里。自許墓而東，地勢卑微若窪谷，至召陵密復高發。故許墓則召陵，均節幾十里而召陵城郭林木，清首在望也。召陵高也，（亦經額水注引則釋有說云云。召陵作御，城壁許語云，「一節，高也」。）召陵者，宮其也。是召陵之稱名，正因其地隆凡。故數千年來，略無陵谷之變。抑否時召陵，或更龍建於今耶？

許墓西有黑野，有許墓。屈民自餘戶，皆許姓。叔重傳也。余訪之城中長老，但知為叔重後人而已。然則今之許姓，豈即叔重故里，漢之「許慎里」耶？

召陵聚市井備，居民二千餘戶，聚而障地甚廣，疑昔日人口多於今也。水經注卷二十二頡水注。

頡水又東南，水快津注之。水上亦微別流於許洛城。案：許洛城元和郡縣志卷十太平寰宇記卷七均城頡城，蓋晉之稱也，今址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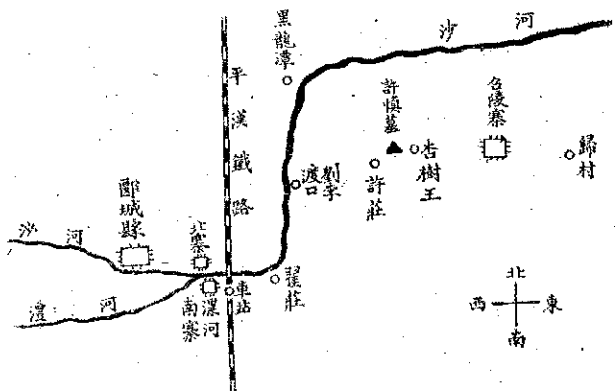
一東三十里，世謂之大隴水也，東南迤召陵縣故城南。……城內有大井，每數丈，水深清深。爾雅曰，召者高也，其地正高，井深數丈，故以名焉。

據此，則沙河、大隴水、水過其西，即召陵縣故城。南。今沙河自荊莊一源河東五里，召陵縣西河二十餘里，一而而北，至颍龍潭復

折而東，過召陵城北，南距召陵城十里餘。（參閱上列地圖）余故往查於舊日古樹王之間，每遇颍河沙河河北流處，佇立回顧，森森屋之。案沙河自郟城南門東流，至郟城，忽折而北，（其折約九十五度）東以高壑之勢，防水東流，而東地勢猶然低窪，壑水而下。夫亦流而下，其勢然也。沙河遠東，宜乎東流而南下也，今忽折而北，是理之難解者。及檢水經注，始知熱熱沙河故道本自郟城東流，經召陵城南，後人引之北流，遂為召陵城北耳。惟引水北流，始於何時，據城志不詳，文獻無徵，然有問矣。案之，明中沙河故道今故之變，不得執水經注「經召陵縣故城南」一語，以疑今之召陵非古之召陵也。

余於三十四年秋，以遊歷召陵，得獨叔重遺跡，已無存者。水經注所謂「徑數寸」之「大井」，亦不得見。但「其地正高，昔澤數丈」，則今猶得耳。且又夏井涸，當取承置里外，故居民得水如常。秋水不竭，文通則涸，「前距縣路六七里」，今日黃昏，讀以此也。

召陵之變，其防於春秋之際乎？魯僖公四年春，齊國於伐楚，夏桓公與地旗於召陵，昭公十四年夏，楚子使屈罷簡車圍之。頃公召陵，案公四年春，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以謀伐楚。「物見左傳」，召陵者古之名城，今僅存市樓，經廢築者殆集而已。淺說召陵縣，頡水而西，是召陵之變，當在江之末。當時之史迹，召陵與楚之山，蓋有可得而實者。春秋之時，南方之者曰楚，北方之強者曰晉曰齊。晉時之勢，南北對峙之局也。召陵近楚，「亦時為楚晉一居南北要衝，為南北用兵必經之地，亦必爭之地也。召陵之變於春秋之世也，以此。誠以之際，秦人崛起於關中。當時雖有合縱拒秦之流，實則齊晉已弱，秦楚爭強之局也。秦惠文君後十四年伐楚，取召陵；「史記秦五本紀」則召陵地位之重要，亦顯而彰之世也。追秦漢統一漢大一統之局定，南北對峙之勢不存，召陵地位之重要，亦不存矣。漢魏置召陵縣，而其勢漸衰。東晉以降，南北對峙之衝，亦不存矣。漢魏越，西有荆楚，北列之常鎮，都居於京，洛陽居中，長安位於西；而



召他者不與焉。然前北朝之時，用兵之道有二，在東者淮，在東者漢；而召陸氏非漢乎此二者也。故曰召陸之黃，當在江左之末。然則陸之召陸陸也，宜矣。

陸文邑部，「爾，汝而召陸里，誰自陸，誰召矣。」召陸里非召陸縣治可知。必迨近世治，亦當在召陸縣附近。召陸里又名「爾」，但不知「陸里」又名何如也！

召陸里東，有村曰陸村，以與陸里稱。後地勢坊門而以石堆爲標者，亦自歸村也。人稱「陸村眼裏」云。世傳楊村即孔子在隱思陸之處，因以得名。陸地東側道左更有「孔子思陸碑」。世人謬傳，真可笑也。

陸城陷後，李遷居杏樹王者再，因得盤桓於召陸許寓之間。許寓附近十餘里內，處處果林，種類晶繁。自春徂秋，始於櫻桃之發華，迄於林葉之黃雨，數月之間，飄浮晶雪。自春徂秋，始於櫻桃之發華，迄於林葉之黃雨，數月之間，飄浮晶雪。自春徂秋，始於櫻桃之發華，迄於林葉之黃雨，數月之間，飄浮晶雪。

許寓以四顧，如天，如地，如雲如霧，如天如地，如雲如霧。許寓以四顧，如天，如地，如雲如霧，如天如地，如雲如霧。許寓以四顧，如天，如地，如雲如霧，如天如地，如雲如霧。

三十二年冬，余至吳首，（吳首在豫皖之空，涉河下流。本一小鄉。抗戰期間，爲華北四方行旅所難之唯一要道，人口最密，商業大發。勝利後，津浦，平漢，滄海三線恢復，又曰通洛路，漸見興況。

）吳縣人王君湘洲，湘洲爲余言：民國初年，許寓附近，有兩紳士，並古印一，目擊者云或即許印也。碑文敘叔事世承淵源甚詳，惟年月不憶。蓋湘洲亦未之見也。余詢之師邑友人，皆曰依然。碑出土後，爲某儒居巨紳所得，珍藏不以示人，故爲詩之文人輿相敬以去，故得見者寥寥。種及其友，曾多世之有古星輝者，非好許氏之學也。

碑碑者與指印者之姓名，尙有能述及者，惜乎余忘之矣。民國二十一年頃，猶有持得片一紙求售者。余因錫方訪求，不得。河兩大觀之際，收錄之家，多出其所蓄以易求。道旁階前，置陳金有許案。余復於事復歸，又不得。方滿湘之銀幣也，「開府」陳金，折騰公魯，黃孫民寶碑石以照鑄甚。一時石價奇昂。其有不得石者，折騰數米以以進。章者，許寓古碑，其爲藏者肆以進購湯公乎？按諸書時情形，甚可慨也。

陸城陷之際，城內「南開科」爲後援隊作兵營，大肆破壞，並叔頭木亦亦亡。勝利後學校廢員，朱君良才長斯樓。朱君，好學士也，爲更置新宇，復欲刻說文於石以紀念許氏。王君湘洲頗任畫丹之役。余力能思之，並繕說文業亦未，毫未還後聘請。朱君聚石山集，而歸於資，迄今未果。

叔重生平，唐宗已不詳。結核於考訂說文之師，勞績備載，致力最勤。叔重生平，略見梗概。余於避寇歸生之餘，得讀許氏故里。雖遺緒莫識，無益考證，要亦好許氏之學者之所樂聞也。故記其所見如此。屬際利以報，召陸古城，獨聞鼓角之聲，許翁之夢，木經驅車之影。世之後余以至召陸者，視余之所見，不知又何如也。

三十六年十二月七日記於昆明，時避敵八十八又六日也。

### 本刊編輯室啟事

陶齋影近著「論鍾子固注」一文因本刊出版發給陶先生喜期求及如到付持下期又與書者見面蓋陶先生及讀者諸君政啟

編輯室啟



# 雨果詩三章

★法、V. 雨果著  
★趙榕譯

下面三篇詩，選譯自「沉思集」(Contemplation)這集子有兩卷，正和作者所謂的「二十五年的歲月，都包容在這兩卷詩裏。」(Five-and-twenty years are contained in these two volumes)生命如撲滿斗似的滴瀝盡盡，都經過了他的詩筆，滲透在他的心底，透過了許多擾亂，憂鬱，夢想，希望和失望，一直到靜寂的「沉思」，他在幽美的凡林魁(Villeneuve)村，寫成了他這兩卷詩，不，應該說是二十五年來的自傳。

我喜愛着那發生在凡林魁村的賽尼河(Saône)畔的故事，我更愛着雨果悼念他女兒的詩，就把他們譯出來。  
在一八四二年十月四日的清晨，雨果的長女Reynolds的遊興很濃，騎了驢的此人遊過賽尼河漫遊，不料跨舟風緊雨急，打翻了這隻幸而的小船，就一雙雙跌入桃花水了！  
葉菲在賽尼河畔的小教堂裏，繞樹樹下。

雨果多情又很愛他的長女，從詩裏裏，我們體味到人間的「愛」；也從這些詩裏裏，使我想到歸德甫寫給他兒子的墓銘。  
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五日

## 我們生活在一起

當我們生活在一起；  
騎在馬邊，從前，  
那溪，波盪着的樹，急流着的水，  
村舍，隱伏在樹林的下邊。

愛那些愛你的人吧，也給與他們祝福  
別了，你已成了他們的掌上珠，也伴在我身邊一樣  
去罷，我幸福的孩子！走向他們為你預備的新屋子  
而且，讓他們快樂，把痛苦都留下給我們。

我們會珍持著悲悅——在他們久待你的這段時間！  
女兒、妻子、天使、孩子，都是被戴上了責任的帽子  
加倍的——給我們懺悔，也給他們的興奮  
填滿了眼淚離開，含着微笑進去！

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五日教堂中

她才滿十歲——我卻大她一倍  
我像鳥她的宇宙，一切。  
香甜的草，晴朗的藍天，  
在鬱鬱的橡樹林底。

我那幸運使她高興和快樂，

是我的光明，我的藍天；

當她「醒著」了這樣的向我低喚，

我就充滿着熱情的回答：「我的上帝！」

在那千百個夢中，幻想編織成的，

我聽到她狂喜，喜悅，也輕快，

我的頭腦彰露着思想，

她的歡聲迴盪着光。

當我與着她的小手，

像個公主，她悠游的步履，

而且常常擺開孔雀的姿態，

為那路邊的窮朋友，

為了別人的刻，她給與了寶錢

當意志換過了觀察時，

啊！她穿上了那美麗的長袍，

呀，你也該記得吧？

每天夜晚她坐在我的燈旁

唱着沉重的曲調，

當着屋外的，幾聲鐘

敲着窗簾後的夜曉。

她像個天上的天使——

何等輝人的她超越着你！

雲南·論道

天上的光榮給遮過了她的眸子

讓你感到不會不真實。

我這那麼年青，她就誕生，

來照耀着我的命運；

當她是個孩子，如像我歡樂的早晨，

像照亮了我的天空，那黎明前的星星，

也當那月夜，清靜也清涼

在天上，在那些過去的好時光，

我們任興的遠近逍遙，

在平原裏，或者森林中？

走向那點燈火

像星星光，照耀着我們的蒼房，

沿着山谷，迅急地穿過夜裡，

我們折彎過這塊地，

當我們回到了家，懷着熱情，

我們讚美着天的光榮，一盞一盞

我那青年的真情神精建

就像好蜜精精緻的器具，

於是，她是何等興旺！何等快樂，

美麗的天使呀，她有着純潔的心！

但是，一切的美夢都完了呀！——

去得像個影子，或者像一陣風！

凡林野 (Vinsland) 二八四四年九月四日

雲南省立  
志舟書藏

### 她雖然是慘白的卻有些玫瑰紅

她雖然是慘白的，卻有些玫瑰紅，輕快的，按頭顱，這種不會說：「我會」。

「我常常說——「我不敢」，

每天晚上她都舉起我的筆，

去教她怎樣如何掛；

而且，像一個安靜的燈，

她的容到充滿了青年的心，

在那本領許，我所喜愛的，

她的眼睛尋找著堅實的篇頁——

那些書是靈精，靈賦歌。

而另一些就只是揮著主觀的思想，

除了她，沒有人單獨的去研究，

而她的母親用自有的領頭；

那些古老的父親們你會說過，

那聲聲靜而文雅是她的態度，

「你會最好的，」她就這樣說——

也耐不味這惡麗的名字；

從一頁翻到一頁，她那純潔的手指，

指着摩西，指着聯律門，

指着西魯斯，他是配斯河的橋主，

指着摩洛尼和力因亞典，

指着地獄，那裏耶穌會帶來了希望，

伊甸園，那裏撒旦開始了欺騙，

我總看——啊，那憔悴的快樂！

她總在玩耍；

我的眼睛，在沉默的暮夜裏，

更比應到約爾家，

在我們屋裏，那陰避的種子，

我們度過到——當三個極枯在這裏

經過那向野的雲子，

森林裏的夜風向我們喘息，

當八月一翻情。

他們的心，給些靈的熱情並痛苦

追求老者的路，有禮，如後——

跌入狂歡的夢。

讚美的歌聲圍繞着我

如像從天上發出的聲音，

也在這些天使的手袋，得見

一本上帝的交悅

# 劉文典先生莊子補正序

陳寅恪

合記劉君寅先生以所著莊子補正示寅恪曰：「姑舉為求讀之。當常奉命讀之，寅恪曰：『先生之偉可謂天下之至極矣。其著書之例，雖能隨證其有所從，然無背本可依者，則不之補。雖能稽證其有所從，然不詳其致誤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於莊子一書所持態度，猶多蘊而未用；此書雖不足以盡之也。』或問曰：『先生此書證嚴密最，將無矯枉過正乎？』寅恪應之曰：先生之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得傳，後書者世者甚衆，偶聞人言其間頗有改訂舊文多任己意，而與先生之所為大異者，寅恪平生不能讀先生不能讀先秦之書，二者之是非，之亦未敢遽判，繼而思之，嘗亦能斷金楚寶（註）之書矣。其注水滸傳凡兩篇，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古本者，非神州歷世共傳之古本，而蘇州金人瑞麟中獨具之古本也。故由吳者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而與先生所為大異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誤高周章古之模倣；其所著書幾？何其不為金楚寶胸中獨具之古本也。而欲與之前贈他人，焉得不為古人痛哭耶！

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若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

註：金楚寶，明末常州人。本姓張名榮。後改姓金名寶。一字人瑞。聖嘆其字也。為人狂傲有奇氣。至清初以抗機吳廟被誅。其許水滸西廂願為世俗傳誦。

# 深入生活 (學習與生活談之二)

趙明遠

生活本來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但是許多人以為是空虛，是無聊。生活的方式應該是戰鬥的，但是許多人用苟且、因循、不死不活的方法來對付生活。

青年朋友們，為了對生活的認識不夠清楚，為了對生活的態度不夠嚴肅，就把自己推進了空虛、無聊和困惑的陷阱，苦悶起來，失去了戰鬥力，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於是，碰壁就碰，迷途就迷，解脫自己，走入「空門」。而現實是殘酷的，如果你一旦放下了門口的武器，你就吞下了你。除非你大仁大勇的「引刀成一快」了，完事。其實，自殺的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你現實社會低賤，屈辱。

已經陷在苦悶與困惑的泥潭裏，仍然不覺悟，不自救，向上；相反的是，一時之快，「一紙醉金迷」，「酒醉且狂」；或者「一壘杯消愁」，「麻醉自己」，用惡人自欺的方法來消遣時間；那除了得到片刻的麻木外，會加深了苦悶，自怨，泥坑也只有越陷越深！墮落和瀕到末日為止。

生活對於這樣的人，自然是空虛，無聊！但是，我們要去正確的認識生活，要勇的對付它；我們得先瞭解生活並非惡劣的，架在那些雲霧之上而是在人間，在濃霧瀰漫的社會裏，所以我們不必去逃避那些殘殘碎碎的太平盛世，更不必時時「一人心千古，士風日下」，遙頭擺尾的斯斯而己的清高，因為古人已經死了，朽了，沒法再和他們為伍。我們惟有對亦今天的社會，對付今天的

生活。任憑社會怎樣惡毒的惡毒，怎樣的昏糊，我們已經是生於斯，長於斯了，要逃避他，要解脫他，都是掩耳自欺的辦法，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只有面對着他，和他鬥爭！如像一陣強天的狂浪，來沖擊你的時候，你退避得及嗎？你若不是像一塊彼岸的峭岩，和他抵抗，他就會把你捲走。

記得英國的進步作家傑克·倫敦 (Jack London) 曾說過：「用每個人的拳頭，去敲他自己的生活！(Use your own fist to beat your own life)」。這就告訴我們不能逃避現實社會，而且要更更居於主動，向生活，向現實的社會挑戰。他的一生，也就是這句名言的註釋。

很多青年朋友，也許知道非鬥爭不足以生存的，但，他們對於歷史社會的發展，不十分清楚，認為惡濁的社會是不會變動的，要穩也

只有越學越壞，而且個人的力量外邊弱了，他不回這一萬千里的奔浪，最好還是「一掃無遺則隱」，「明哲保身」為上策。

然而，這就犯了過火的錯誤，社會的本身就在變，不斷的變，不僅不會越變越壞，或者是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打圈子，只要每個人的話。就這變越進步該變會越好。

在這裏，尤須注意的，就是我們絕不是個人的對現實不滿，而是普遍的苦悶與困惑，所以我們不必把敵人估計得過份強而有力，把自己估計得太弱無能，因為我們有的是自信的力量，只要我們站穩了自己的崗位，戰鬥着，現實社會的惡濁，會後我們改善，後我們克服的。

如果，我們瞭解了這一點，把這苦悶；我們就不再會感到生活的空虛、無聊，不再苦悶、困惑！也不會是因循、苟且的生活，而是以戰鬥的，嚴肅的態度來生活。

戰鬥而嚴肅的生活，就是深入生活，實踐生活，換句話說，就是「苦學苦實」的生活，孔子所謂的「篤行」，因為「樞」你如何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無「篤行」，就「華而不實」，「深而不誠」；於生活仍然感到輕鬆飄渺地，不著實際，空虛、無聊！

不少的青年朋友，就為不帶深入生活而苦悶；於是要闖大生活圈子，找尋新的刺激；卻不能實實在在的生活，終是深入不了生活，終是徒勞無功。

因為一個人對於平凡的生活，也都抱着虛浮的，走馬觀花似的遊戲態度，自然，再有什麼大圈子，新刺激也於他沒有好處，只是增加了他的空虛而已；所以我們要認真的，踏踏實實的生活，雖一舉手，一投足，也不馬馬虎虎；要做到「一髮難離，髮脫皮虛」的。那就不須要找什麼新奇的生活，只要是吃飯就專心吃飯，讀一本書就專心的讀，決不輕易放過身邊任何一件事物，你自然就會想得很多，看得細，深入了生活。

能夠深入了生活，就會潛發的認識社會，體味社會，清楚的辨別是非，就有了活力，就有愛，有恨，有很頑強的戰鬥力！生活也充實而豐富起來了，不再感覺到空虛、無聊與感嘆苦悶！

十二月二十日

# 投稿簡則

(一) 本刊意識民族文化，研究中外學術為主，凡關於文化學術性研究評論之稿件以及文藝創作或青年問題之短篇雜文均所歡迎。

(二) 來稿文詞白話均可，惟每篇以不超過五千字（特約者不在此例）。

(三) 來稿務須寫清楚切無兩面並寄，并具真實姓名住址發表時亦一律用真姓名（如願用筆名者亦須具函申明）。

(四) 來稿恕不登載恕不退還。

(五) 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須先申明）。

(六) 來稿一經刊載，從優致酬。

(七) 來稿務寄昆明市護國路尚能巷九十六號本社通訊處收轉

「註明交雲南論壇社編輯室」

雲南論壇月刊 創刊號  
三十七年元月出版

本期定價每册國幣壹萬元

總經售處：本市正義路北段新新書店  
代售處：各大書店

本刊徵求

基本定戶

壹萬戶

純為讀者服務以八折優待!!

刊例	廣告	每廣地	位全	頁半	頁四分之一	刊本		日價
						預定時期	冊數	
封而裏 或封底	正文前接					全	半	年
						十二冊	六冊	年
						另	另	另
						加	加	加

刊本 價目 另號 雜費

每廣地 位全 頁半 頁四分之一

日價 全 半 年 年 另 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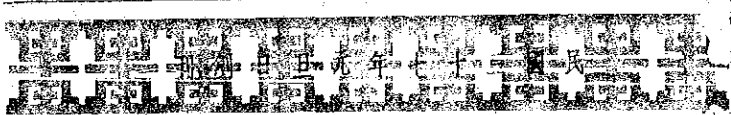
刊本 預定時期 冊數 價目 另號 雜費

封而裏 或封底 正文前接

另照實數加計

內政部登記證  
京警字第  
八十八號

警政  
志  
庫  
藏



# 雲南論壇

張維翰  
主編

第一卷二期

社  
張維翰  
特約撰稿人  
（以於氏筆數多  
少先後為序）

羅際中 錢程  
劉文典 劉錫銘  
劉雲反 董鼎  
胡光 梅遠謀  
徐嘉瑞 胡漢泉  
吳炳章 何漢泉  
李樹 李慶田  
白樹芬 方國璋  
王顯廷

雲南論壇社  
編輯者  
出版人  
錢維倫

版出日一月二

幼舟先生

社學術與政治

論中國古代思想（續） 錢穆

離騷的組織 徐嘉瑞

列子校釋 陶光

清初之園地問題（續） 吳乾就

綜論明清言官傳略 田秋年

譯德文的衣服 陳樹光譯

作我喜愛文藝工作並獻給愛 錢散文譯

雜筆四章（夢與生活談之二） 尹實

文藝之夢之花 陳藍

怎樣閱讀刊物雜誌 陳培光

編者之音





司公貨百的備完最明昆

幕開日今

興新

美術化

現代化

各部陳設可謂琳瑯滿目  
置身其間恍如錦繡天堂

百貨部

高貴化粧品用品

日常生活用品

中西貨色兼俱

件件新穎如意

足頭部

非道地貨不陳

假廉物美兼備

要新穎者才要

色色都可感人

毛線部

各種男女毛衣

粗細毛線俱備

顏色鮮艷動人

包君選購滿意

鞋帽部

中外呢絨齊全

貨料超等出眾

各式精美女鞋

假廉物美任擇

綢緞部

新式男女衣料

花色鮮艷奪目

各類綢緞繁多

任君自擇自選

呢絨部

中外呢絨極夥

取上乘者售之

男女各式衣料

任選任挑任擇

有美皆備 無物不廉

歡迎賜顧 歡迎參觀

地址

正義路第一六二號

# 學術與政治

本篇作者賀麟先生前執教西南聯大，所撰『學術與政治』稿文，曾在學報刊載，今復重刊，以冠篇首。

一談到學術，我們必先要承認，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有一些人，一個個都捐一騎驍鬃，死而後已。他應處於他的範圍，負他的責任，每一門學術都有每一門學術的負責者代表人物，這自由獨立和道義。假如有一種學術，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完全為被動的產物，那麼這就是一種學術，就不是真正的學術。因為真正的學術是先進的，努力奮鬥以求進步的。學術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而是積極的，不是依賴的。他的自由獨立，是許多有精神修養忠貞不二的學術家先進的，努力奮鬥以求進步的。學術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而是積極的，不是依賴的。他的自由獨立，是許多有精神修養忠貞不二的學術家先進的，努力奮鬥以求進步的。

同時在某種意義之下，政治也是獨立自由的，牠也有牠特殊的領域，神聖的使命，牠有牠的規矩準繩，結構律例，牠也需要忠貞不二的修養，外交，軍事，一切活動。

學術事業不該隨便，政治事業也不該隨便。一個人可以任性的，學術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政治也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現於政治的，不是一個人可以任性的，政治事業也不該隨便。一個人可以任性的，學術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政治也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現於政治的，不是一個人可以任性的，政治事業也不該隨便。一個人可以任性的，學術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政治也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

學術的獨立自由，政治的獨立自由，兩者彼此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中間，沒有一種密閉的聯繫，就會兩敗俱傷。由政治的獨立自由，政治的獨立自由，兩者彼此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中間，沒有一種密閉的聯繫，就會兩敗俱傷。由政治的獨立自由，政治的獨立自由，兩者彼此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中間，沒有一種密閉的聯繫，就會兩敗俱傷。

學術的獨立自由，政治的獨立自由，兩者彼此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中間，沒有一種密閉的聯繫，就會兩敗俱傷。由政治的獨立自由，政治的獨立自由，兩者彼此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中間，沒有一種密閉的聯繫，就會兩敗俱傷。由政治的獨立自由，政治的獨立自由，兩者彼此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中間，沒有一種密閉的聯繫，就會兩敗俱傷。



# 論中國古代思想

(續一)

錢穆

最後我們要說春秋時代，孟子曰：「時之而後春秋作。」在思想史上春秋時代亦正好緊接着詩人時代。在這時代有最明確的春秋左傳做史料，我們對此時代頗易得一較為清晰的頭緒。春秋時代思想界之故可注意者，厥為一種開明運動之興起，此處所謂開明運動，乃指其對上古遺傳的關於上帝鬼神一切迷信而言。我們說中國古代沒有所謂嚴格的宗教與神，但對一般的上帝鬼神之語語迷信，則仍極流行，只看左傳裏所記載，便可得不少的資料，但那時一輩神大夫，則多抱一種開明反對的意見，尤願若者在春秋之中晚期如：

襄公十八年楚子庚使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陽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昭公十七年星孛於大辰，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則能免至環鄭必不火，子產弗當。明年，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裨竈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敢不信。

昭公十九年，鄭大水，罷門於時門之外治溝，國人謂為壘焉，子產勿許曰我門不我毀也，罷門，我獨何裨焉。罷之之，則後其至也，若無求於罷、罷、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昭公廿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禱之，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禱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惡德，又何禱焉，若德之穢之何損。祝史之為無益也。

上舉數例，子產要緊著一時人望，其言論思想為世所重其時代論也。孔子生年，此種禱射的理解，實不不久新思想誕生之預兆。其尤堪注意者，莫如董叔孫射之人生不朽論：

襄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適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宣子曰：「昔何之謂，自頃以上者為國

唐氏，在夏為禱龍氏，在商在承豈氏，在周為唐杜氏，皆主夏禮為宣氏，其氏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死，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生而不朽，是人類一切宗教哲學，一切思想幾具有基本內在的發動力的問題，叔孫約與范宣的談話裏，很可注意的第一事即為兩人皆不持有靈魂之不朽是也。一切宗教，都承認人死後有靈魂存在，中國古代似乎很早便沒有此信仰，至少春秋中葉開明的運動興起後，靈魂信仰便不再存在，昭公七年，子產有論伯有為鬼的一段話：

鄭伯有為厲，晉趙盾子問子產，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為魂，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魂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有，我先君之冢子，僅改三世矣，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倍矣，其族又大，所為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這番強論，可以代表當時一般思想開明運動者對於鬼神的見解。大抵他們認為鬼神只是人死後的一些餘勢未消之現象與作用。人生先有形質即為魄故曰「人生始化為魄」也，今俗稱體魄，猶是古義（此釋魂字與再注稍異）。既有形質有魄，便有魂氣。附隨而生，此如耳能聽，目能視，一切是運動心靈皆具也，故其方之形氣強，則其魂魄亦強，靈魂強強乃有精爽，更感於神明，比如油膏，盛則火力強，衰生光輝顯燦也。人死其形魄歸於地，其魂氣則散於空，小戴禮死精歸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精乃記與學於其子云）骨肉歸於故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皆是此義。但此種魂氣，却並不成為有人格性的鬼。此種見解，實顯於西人之所謂「唯物

論，子產所以主張伯有能為泉，蓋是依照此種「唯物論」的觀解推衍而得，因其人生而奉養充盡則其形氣強，形氣強則魂魄強，魂魄強，故人死後不致飄然消散猶能有一短時期表見其能力與作用，此只是其人生前精與神明的作用，一種餘勢未消而已。左傳上又一處說：新與大，故鬼小，恐亦此意。鬼魂愈久則愈縮小而漸至於無，正法他生前命力之餘勢已逐漸消散也。晉趙襄子所問伯有猶能為鬼乎，正亦因為伯有見殺已近十年，照理不復能為鬼作祟，子產則以其生前生命力的強盛，解說其死後十年猶得為鬼之可能也。

此處所以詳引此一證語，乃特查註明中國古人並不信有靈魂不滅，則人無所謂不朽。試問人生如此短促，其意義何在？在其價值又何？是故人人生不朽問題，實在是一宗教問題或人生問題之最基本而且具有深遠之發動力者。中國古人既無有靈魂不滅，故此問題不走入宗教而走入人生問題上來。此又是中國古人之強智清明處。荀子對於此問題，則以家世傳統為人生之不朽解說之，此雖為叔孫穆子所反對，然此實為以後中國人之不朽，故荀子曰「不幸有三，無後為大也」。此種家世傳統觀念所以能在中國社會盛行者，緣既不盲宗教上之靈魂超昇與永生，則所以整齊人生之短促最富識的惟有此途，家世傳統雖非人人所能圓滿到達，然大體則可能為人人希冀，並有兄弟宗族之彌縫其缺，在中國社會上幾乎可算人人有後，則人人可有得種接代，不為短促促人生百年所限也，此范貢子之意見，所以稱變形式，終為中國社會所接受也。惟家世傳統，到底只從形骸上著想，人生不能專看重此形骸，故叔孫穆子，趨進一步，主張精神方面來求不朽，此所謂精神，並非指人格與之現世言，亦非指超人生以外之另一精神界，叔孫穆子的意見，仍與當時子產等諸人所抱唯物的人生見解相差不遠，人生有精爽神明，譬如燈火之流輝照耀，燈火熄，則光即亦滅，但人事則不然，一人生前之精爽神明變為德業實業即可永久顯耀於別人心上而顯其光輝，則燈火已熄而光輝不已，如此則則傳於燈火之不滅，故叔孫穆子乃以立德，立百立功為人生不朽，實在比主張唯物的人

生觀者一條合理的出路，叔孫穆子的見解，較之范貢子，已從家族範圍推廣到社會大羣，所謂立德，立功者乃指其有所貢獻於社會大羣言。  
(全文未完下期待續)

新書介紹

商務印書館出版

政學私言

錢穆著

本書為作者近年來以整理史籍之暇，成書凡二卷，述及個人以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之眼光，開述地理，政治，經濟，國防，教育，……皆如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

本書中精論各章，正如作者自序所云：「……其所謂論皆涉時政，此為生平所求，又不獲密緒……抑時論所向，必有典據，或徵英義，或師馬列，據學之論，惟曰言我。具有同就國情，則以黨義為限，既既所謂三俱無當，論曰私言，亦誠其實。風林之下，騷然靜夜，急流所激，無過止水，率本所學，吐其胸臆……」作者在序中，當我們讀時，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撲實無華的學者，在此處他幾十年來治學的精神，為孝慮心的態度。曾記得先賢顧亭林先生云「有善世安民之志，可以放古論今。有舉國經野之心，可以舉而臨水」，今日作者致古論今的事業，由此序此書之中我們不惟可以窺見作者胸襟，亦且立論精確，可以洞徹今日國家之利弊，供諸國人檢討！豈止國人反省！

★ ★ ★ ★

# 離騷的組織

徐嘉璈

(一) 離騷章句

劉永濟云：「楚辭凡二千四百九十餘言，三章七十二句，詠文之士，每章分節疏解，全取此章節以下七章分節同異表列于后」，(離騷通鑑)

劉氏之表其常繁寡今節其大略

- 龍鳳辭 十四段
- 蕙帶辭 十二段
- 咸皮 十一段
- 張連言 十段
- 姚姬傳 九段
- 什國辭 九段
- 吳汝倫 十段

以上節劉氏離騷節旨略案

離騷異同表 (評文第五)

見鳥獸云：「離騷不遺是字有字法，句有句法；並且有章法，篇有篇法，不僅篇章之間首尾相應，並且中應之屬，有波翻，有曲折，有起伏，有疏澹我之分段落，審其一篇之結構，卽是爲此，……朱藻集註始以四句爲一節，分九十三節，錢景之集解分爲十四節，標本證釋義爲十節，王邦采離騷章句分爲三大段，我茲擬分爲十段，標本證新註分爲五段，方廷珪集成分爲六大段，我茲擬分爲五段」。(毛詩楚詞考略樹森評) 由上所列諸家分段，有三，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四乃至九十三節。各執一說，莫知所從，因爲用古文方法讀騷，去觀太章，永無相同之旨，但諸家分節我最贊成朱藻九十三節的分法，這是用韻的分法，而不是評文的分法，這是很客觀的，每

雲南論城

節四句，用兩節，兩節一換，(但亦有連用四節以上那基例外) 四句一節，九十三節，共三百七十二句。

例如

帝高陽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 伯庸攝提貞(于) 孟陬(兮) 惟庚寅

亥以(降)

起韻 屈降

皇賢按余(于) 初度(兮) 肇錫余(以) 嘉名名余(曰) 正則(兮)

兮(字余曰錫玆)

換韻 名均

見鳥獸云：根據朱子的分法把全篇分爲九十三節

- 第一解 屈降 第十二解 馳化
- 第二解 名均 第十三解 晦革
- 第三解 馳佩 第十四解 刈穡
- 第四解 與奔 第十五解 樂如
- 第五解 序容 第十六解 奇立
- 第六解 度路 第十七解 莫陽
- 第七解 在彼 第十八解 要邇
- 第八解 馳步 第十九解 服則
- 第九解 險積 第二十解 樂昔
- 第十解 賦怨 第二十一解 畫傳
- 第十一解 今故 第二十二解 心聲

五

「是解字用相同的五言，為什麼有半解呢？因為「路」字一解，只有兩個「日」字，以爲期分，其中道而改路，」洪興祖注云「改文，」朱子以爲是有脫文，王邦采云「少此兩字于文氣未嘗不貫」，不管是否顯然，此處真有半解，又「所當加改兩解，用相同的四言，又「高堂當空」兩解同韻，又「屬其後御下子份孀孀女」五言同韻，又「故比較朱子改九十三節，少了十二節，只有八十一節。」

這一個分法，對我們讀理時，分別他的韻脚，是很清楚的但是爲研究整篇的結構組織，還是以朱子的分法爲最科學的分法。

(2) 結構和五言詩

照朱子的分法，可以證明離騷是九十三篇五言詩總的，最近有的說是始于西漢，在西漢又以李延年的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和樂府中的上陵「上陵何美矣下津風以寒」諸篇爲最古，再上溯到戰國，就不能找五言詩的蹤影了，可是離騷是篇是兩句五言詩加一個疊接詞「而」以「與」或最接尾詞「之」前體詞「乎」「於」「于」組織而成，兩句之中，加一介字，讀了起來，便覺得委婉動聽，其實全篇都是五言詩，「除了很少的例外」，爲歌賦時延長重疊，中間加上許多「轉接詞」，「接尾詞」，「和聲」，「介字」，「重加上」「上阿」如「余」「吾」「泉」等，好像南北曲中的襯字似的，因此使我想到五言詩實是戰國時代的產物，是戰國時代的民謠，歷歷原原，加上南方的歌法，加入許多襯字，拖長了聲音，即樂記所謂「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是可以歌唱的詩篇，而不是單調的抒情詩，你看他整齊整齊，四句一解，兩句換韻。連合起若于七言絕句，製成如涼州大曲一樣，雖然也有二解乃至于三解五解同用一韻的，那只能說是五言或三言五言詩的聯合，不能說同韻即是一解。這樣整齊而偉大的組織，使我們有兩點懷疑(1)是不提屈原時代南方已經有五言體的民謠？(2)是不是南方已經有了一種大套的音樂，這音樂的名字

叫做「秦商」？國子第一講，我們從九歌中，可以找到五言詩句，如

「長劍玉珥 程將檢上皇 總將臨珠璣 碧雲黃蘭桂 絳桂酒椒漿  
魂靈節安眠 陳子悲清韻 寢寢寢寢 芳菲菲滿堂 五言詩某會  
君欣欣樂康

(東東大)

「澤陽湯沐芳 錦采衣如葵 帶登懸旆留 關昭昭未失 寢寢寢寢寢  
與日月齊光 龍龍帝服 聯聯遊周章 皇皇皇皇降 奏奏樂中  
靈靈州有餘 揚揚揚揚 皇皇皇皇 赫赫心懣懣

「雲中君」係五言詩，只有一句四言，韻書二十八句，清三十二句是五言，有五句是四言一句是七言。

大司命二十八句，有十九句五言。

東君起首十句，全是連續的五言詩。

「曉將出東方 照照照扶桑 撫余馬安馳 夜皎皎既明 麗麗麗麗麗  
靈靈靈靈 具太息將上 心低徊離懷 蕭蕭蕭蕭 執若憶忘歸

以上是東君起頭的十句，此最優美的五言詩。

中間加一介字，這是楚辭，即是楚國的歌法，是楚國古代就傳

了下來，一直到戰國，到秦漢，都還存在。

我懷疑楚國在戰國時代，已經有五言體的民謠，不曉得何說不十分純粹，多少夾些四言句在裏面，這是由四言過渡到五言的必然現象，九歌即是過渡時期的五言體民謠，到了屈原，才採用了這種詩體，把它整齊齊一；四句一解，兩句一韻；由九十三解五言詩，組成一篇比人似的詩篇；這巨大的詩篇，是可以歌唱的，所以中間加了许多「襯字」，「和聲」處方了離騷的句法。

襯字

以主詞爲襯字「余」「吾」「泉」  
以轉接詞爲襯字「而」「以」「與」  
以接尾詞爲襯字「之」





恰好是五百。

究竟歌古說「離騷」之押韻法，既係隔句押韻，而以四句二句為一則，又如詩經其有一千一百四十四章，而四句一章之詩，竟達三百八十二章，占詩經總數三分之二，由此可知古來詩人，慣用一章四句，後世古詩多變，多因句一轉，五言連句，以四句為一章，亦從此至明徐鉉說「離騷」以六句為韻者一段，八句為韻者五段，十二句為韻者二段，餘皆四句為韻，所謂八句為韻，十二句為韻，不過是四句詩的加倍，所謂六句為韻，焉知不是二句衍文或說文呢，如「日黃昏以爲朝兮光中微而改路」二句，洪興祖說是衍文，朱熹說或有脫文，而王邦采不取此說，從洪洪說（手請楚辭考）附錄森詳。

劉永濟云：考其曰，疑此二句係人所增耳，九章有與我成言兮，日黃昏以爲朝，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言此仙志，與此諸句，朱熹曰洪說雖有據，然妄如非王初以前，此下已脫兩句耶？按洪說六是臣註文源，亦無此二句（離騷通說）。

青木正風云：屈原無用的句法之基礎的形式凡四種

(甲) 破石開帶社商，折芳馨兮遺所思（山鬼）

(乙) 捐余袂兮與車，馳余鞅兮馳馳（湘君）

(丙)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丁)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戊)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己)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庚)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辛)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壬)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癸)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甲)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乙)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丙)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丁)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戊)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己) 夕馳兮馳，夕馳兮馳（離騷）

甲式想其南方民謠的原始形，僅九歌用此句法。乙式可以看出是出甲式而規化者，即用有意義的接續詞「之」「而」等，代替連樣甲式上三下二的「兮」字，而於前句末用「兮」以接前後兩句，為詩形上的進步，離騷及九歌中的七篇，屬於此式；九歌，古來通說以為屬原故作，楚土俗的祭屈賦等之辭的，果若是則其詩形，亦惟其舊用民

謠的原始形，離騷九歌，和他有連緒，而取更進步的詩形，以上兩想為南方民謠特有的句詞，其是本得看做三言詩（文學學）

青木正風說九歌是南方民謠，離騷由九歌演進，這話是很對的，但是他說九歌基本是三言詩，那是他沒有認真把九歌中的五言句統計一下，總只看見山鬼國靈，純屬六言，所以說基本為三言詩的離騷句法基礎形式如：

(甲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乙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丙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丁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戊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己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庚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辛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壬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癸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甲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乙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丙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丁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戊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己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庚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辛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壬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癸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甲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乙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丙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丁式)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夕馳兮馳

這是最可靠的材料，並且是很明顯的七言詩或三、三、七、四、七的唱本不是偶然相同的七言詩，而是有一定組織的新形式，也是產生在戰國時代，大約是民間的行歌。這一種現象，若果不用「文學史上的化石」去解釋，那真是不可解了！

列子校釋

陶光

據國朝諸帝影印常態羅氏藏北宋刊本館稱北宋本  
道藏中虛至德真經校簡稱道藏白文本  
道藏宋徽宗冲虛至德真經藏解校簡稱宋徽宗本  
道藏江逸冲虛至德真經解校簡稱江本  
道藏林希叟冲虛至德真經藏解口義校簡稱林本  
道藏高守元集張湛唐元政和范至虛冲虛至德真經內解校簡稱華群  
道藏歐敬順冲虛至德真經釋文校簡稱釋文  
明世德堂刊本校簡稱世德堂本

天瑞第

子列子居鄭國

宋徽宗本備作國。光按。字當作國。左傳三十二年傳。鄭之有  
原圃猶秦之有其圃也。張注云。鄭有圃田。是張所據本作鄭。冲  
尼當亦言鄭之圃田多賢。

將嫁於衛

光按。方言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堯丘子林之言乎

光按。先生將何以教下接音先生不聞堯丘子林之言乎。語感不屬  
疑有疑誤。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

釋文曰。語一本作語。語告也。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不生者疑獨

光按。力命篇。生生死死。非物非我。善命也。智之所無奈何。  
與此同旨。

光按。疑讀為擬。周官司服鄭注。擬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  
徒之貴擬于南夷。沈書食貨志字作擬。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  
。漢子假與寫字作擬。並其其正。出火而擬之。雖然疑乎寄。並  
讀作擬。此書凡擬字皆以擬為之。黃帝篇。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湯問篇。疑獨擬于獨也。此文不生者不化者皆斥道而言。須索  
以道與然獨立。不偶於物。故謂之獨。亦謂之一。老子第二十五  
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若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子宗師。已外生矣。  
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  
能久於不死不生。故養生者不死。生死者不生。淮南子原道篇。  
是故游神養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澹者萬物之用  
也。虛然應放。殷然反本。則始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

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卓然獨處。又老  
子第二十二章老人抱一為天下式。第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  
為天下貞。呂氏春秋大經篇。道也者冥冥也。不可為形。不可為  
名。顯為之名。(據畢校名詞字)謂之太一。並可與此文相參。

###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唐文昭曰。當往復二字。陶鴻慶曰。張注云。代謝諸問。亦氣  
轉續。正釋往復之意。是其所見本末誤。王重民云。青府本正務  
往復二字。光按。盧說是。故青府本文於字旁存二小書。轉寫  
致去耳。不化者往復與不生者疑弱為偶。往復其際不可終與疑弱  
其道不可窮為偶。獨與復韻。形與終韻。莊子當青府。始卒者環  
。莫得其倫。即往復之言。

### 黃帝書曰

光按。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黃帝四篇。黃帝第六篇。黃帝君臣十篇  
。雜黃帝五十八篇。次於老莊列子諸書之下。而於黃帝君臣十  
篇下注。起六篇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下注。六國時  
賢者所作。是班氏以此諸黃帝書出老子書後。今茲伏亡。本寫所  
引見於老子第六篇。蓋偽列子書者襲老子文也。

### 谷神不死

光按。老子第二十八章云。知其宗。守其府。為天下谷。為天下  
谷。當德乃是。是谷神之義。其上文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  
下谷。為天下谷。當德不離。首篇同義。十五章亦言。嗚呼其若  
谷。谷者謂空虛也。呂氏春秋不二篇曰。子廣澤為並言列子貴虛。  
本寫下文。或謂子列子口。子樂貞處。非是也。

### 是謂玄牝

光按。老子第六十一章。牝者以說牝牡。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  
。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說知其子。復知其子。復守其母。以

### 是謂天地之根

江本無之字。光按老子第六十章可無之字。然諸書互引往往有所  
注詞。江本始由抄者增竊老子而廢之字。不得據詞。

###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光按。淮南子原道篇云。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懷而不  
宰。行無息。飄飛轉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  
所怨。云云從斷綿而不可究。續而不可動。(高注。動猶盡  
也)。可與此文相參。

###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光按。淮南子精神篇。夫木之死也。青黃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  
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物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  
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正與此文同義。

###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光按。力愈篇云。自生自死。自原自海。與此同旨。

###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俞樾曰。謂者作爲。右聲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  
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故此云爲之  
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湯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  
爲之者哉。正得其義。

### 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光按。自此以下至海軍者下爲地。全與易緯乾鑿度文。因陰陽之  
下幹陰度定名消息立乾鑿六行。

### 則天地安從生

光按。乾鑿度天地作乾坤。



沖和氣者爲人

。假者爲和。伏者爲天。蓋融粹之眞言也。  
林本和氣作氣和。光按。老子第四十二章。萬物負陰而抱陽。抱氣以爲和。是此文所本。林本字作氣和是。氣和字不經見。故誤。

又按。廣雅釋天。太初氣之始也。生於百中。精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成母。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及母。已有榮昏而未散也。三氣相樞運於子仲。判對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亦後漢續論言之。

天地無全功

聖有所否

光按。釋文出天地所否一則。與今本異。檢上文以天地與物並列。不言聖人。至聖人無金龍一句。與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不叶。失韻。建康教化亦無全勝之辭未協。下文。聖人之教。非仁則義。又與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萬物之宜。非柔則剛不叶。失韻。且與後文言之被而後有樂仁義者。弗能復也之義相迂。

尤大遺義之旨。細味此語。天有所短。地有所長。實兼地有所短。天有所長而言若依譯文作天地所否。物有所通。正與上文謂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相應。疑今本經後人磨

也。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

子列子適衛食於

光按。淮南子精神訓云。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則死矣。化生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作矣。是此文所本。  
子列子適衛食於。從者百見。歲衛醜。

釋文曰。食於道徒。司馬彪云。徒。道旁。光按。此下二事見莊子至樂篇。此文當作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徒。見百歲壽論。釋

文云云。是假字如是作也。後人不達徒字之義。具爲從。請出者字耳。今本莊子無徒字。亦從者以真謂之。司馬彪本猶未改去。徒讀爲途。黃帝嘗擊刺者化之徒。一作當作死。說詳黃帝篇。

讀與此同。荀子仲尼言。雖在貧窮困窮之執。亦取取於於是矣。徒讀謂途也。猶論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義。莊子知北遊篇。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死之徒謂死之途也。並是徒讀爲途之例。

捷途而指

願謂弟子百豐曰

方音一。捷取也。南楚曰捷。  
願謂弟子百豐曰。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江本字作子。光按。莊子無願謂弟子百豐六字。彼作女。古書皆而者殺辭也。聲轉爲乃。亦轉爲也。凡與人言不欲斥之。故殺其辭曰而。曰乃。則於他人亦得說其辭曰而。曰乃。莊子列禦寇篇。如而夫者。預言其彼人之。禮記雜記下。祝稱卜筮巫子孫。曰實。夫曰乃者。以無可釋故但總言之。聲轉又爲者。諸書以者稱官人者甚多。本書黃帝篇。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與我友。即其例也。疑此句當從莊子作願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女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言唯我二人足以知此歸能未嘗生也。莊子致願謂弟子百豐六字。是以知此歸能未嘗生也。莊子致願謂弟子百豐之語。是實以知此歸能未嘗生也。則莊子與願能知百豐之未嘗生也矣。其誤滋甚。未嘗生未嘗死蓋謂凡物皆在化中。非以生爲始。以死爲終也。與今物質不滅論義近。

此適養乎此適歡乎

道觀自文本本來無此四字。光按莊子作若與養乎。子與歡乎。德德朝云。元嘉本果作適。適果與道和假。此文疑當作此適歡乎。下過歡乎上文言未嘗生未嘗死能而至於我亦然。故說此兩問也。

光按。此下二事見莊子至樂篇。此文當作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徒。見百歲壽論。釋

### 種有幾

考按。種謂種子。或謂為機。葛洪論上。其鳥擇人之所以種淫而  
 研幾也。釋文曰。幾本或作機。洪景陶讓。一曰二曰萬幾。漢書  
 王嘉傳引。幾作機。本音黃帝音。杜德幾。幾者幾。衍幾幾。莊  
 子應帝王篇三幾字並作機。是萬此。段文王要之語機。此言凡物  
 類皆有化機也。莊子萬言幾。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類。始乎  
 若幾。與此同旨。本論下文言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而此言種  
 有幾。最萬物皆種也。此下述諸物相化。是以不同形相類也。皆  
 出於幾。皆入於幾。是始卒著說也。

### 若盡為鴉

考按。莊子無此一句。按文。種有幾。得水為鳥。義正相切。不  
 當言它物以兩類之。聖子經說上。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嘗無  
 久化。若盡為鴉。蓋偽列子書者以屬輕取入也。

### 得水為機

莊子釋文引馬注云。萬物雖有先脫。得水潤之氣乃相體而生也  
 是謂為本作費。徐音說。非。然詳文處費當是至通之物名。此  
 文蓋言自細物化而至人。司馬漢未疏。

### 鳥足之根為蟻蟻

考按。御覽九四九引作鳥足以其根為蟻。又九四八引淮南萬畢術  
 曰。蟻蟻蟻蟻。

### 靈蟻之衣

或妄案曰。靈蟻之衣音音也。斯殺倫曰。爾雅釋草。西。石衣部  
 流行曰。靈音音相稱。說文曰。音。水衣。音即音也。水衣即石  
 衣。一曰魚衣。周禮人曰。加蓬之實有種也。鄭注曰。水中  
 魚衣也。然則靈蟻之衣即魚衣也。

### 胡蝶青也化而為蟲

要南論 卷

愈曰。胡蝶青也化而為蟲。與下文論胡于日化而為鳥相對。千  
 日言久。音也音速。列子釋文曰。音少時也。得其義矣。  
 化而為蟲生通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鴉撥  
 馬拔倫曰。脫借為鴉。說文曰。鴉。乾癭所聚皮也。鳩拔疑乾  
 馬。西陽雜俎。鴉馬狀如促織。精大。脚長。好穴窠焉。

### 其名曰乾徐骨

考本論並作徐。釋文作骨。考按。莊子作乾徐骨。

### 斯彌為食醜願略食醜願略生乎食醜黃靛食醜

黃靛生乎九猶九猶生乎音音音音生乎腐蠶

愈曰。願略食醜願略食醜八字皆音文。莊子至選蟲無此八字。

光按。御覽八八七引莊子文有黃靛食醜四字。又九猶生乎音音一  
 句。今本莊子無。御覽引有之。御覽又於音音生乎腐蠶下多腐蠶  
 生乎羊矣一句。以下即接羊矣比乎不聖。凡此諸物名無可感焉。

又無文義可接。願書引多以致改。未足信也。(未完待續)

## 本刊歡迎

## 訂閱！

## 批評！

## 投稿！

# 清初圈地問題 (續二)

吳乾就

初滿洲八旗在奉天各有園地。(註二十)按旗分界。(註廿一)入關後欲沿往例，均分所得土地質屬什糧雜行。太祖所定八旗制，乃適歸滿洲社會之組織，今龜編諸大明帝國，流弊自多。園地其一端耳。故八旗原制，有從未實行，或始行而終廢，危殆而後即滿人亦罕有明悉其初制者，清史稿兵志八旗制敘述之簡陋不明可證也。至此平均地權所擬土地之辦法，入關之初，所以倘能勉強行于京畿附近者，則以有明室之皇莊，宗室勳戚太監等之賜地，或無主荒地，是供其一時兩濟耳。然由此而生之圈地換領問題，人民已不堪其擾矣。

考明代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田者，宋元時入官田地，明代之設官田，釐入官田，舉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廩，首善地，狂地陶鈔填地，祭占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區墾墾用，軍民商屯田等，俱屬之。外此為民田。孝宗弘治十五年(一五零二)天下由土計四百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八畝，官田民田得七之一，則官田計占六十六萬四千零八畝又二十八畝五分強。宣德附近官田，為數最多而最為民厲者，尤推皇莊及諸王公主勳戚中官莊田。皇莊者，憲宗即位，(一四六五)以沒入蒙古婢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先是仁宗洪熙時，(一四二五)帝室已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宋吳宮莊。至弘治二年(一四八九)，據戶部尚書李俊等奏：畿內皇莊有五，其地一萬二千八百餘畝，管轄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則弘治間京畿皇莊管轄皇莊之中官田又占天下官田三分之一弱，其數亦可概矣。武宗即位後(一五零六)即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占地更廣。世宗時(一五二二—一五六六)，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後又建校會莊

併，增八百八十頃，分為十二莊。此有明一代皇莊之概況。(註廿二)

皇莊外有諸王公主勳戚中官莊田。開制：親王初封時除歲祿外，又有奉湯澤地之賜。諸王賜田自太祖始，製王莊田千頃。英宗天順三年(一四五九)以諸王未田開，供用浩繁，立東宮，德土，增王莊田；二王之壽地仍歸官。憲宗時，英宗子德王見滿蒙藩郡，請將漢二區人所遺東區，寧州開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帝悉與之。至弘治間，徵、興、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神宗(一五七三—一六一九)賈子尤侈，求無不獲。潯王、裕陽公主恩最渥。潯王就封，請得景陽故舊田產，老至四萬頃。福王之賜，按例以諸，中州田不足，則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又遷乞數居正入官田，亦而四萬頃；率臣力爭，乃減其半。(註廿三)榮昌公主者，神宗長女也。(註廿四)其賜田坐落順天，保定，河間三府所屬州縣，共達三千七百餘頃。(註廿五)崇禎時，(一六二一—一六二七)桂、惠、繼三王及遼平，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祿之，據則更：英宗時，諸王外戚求請，及營民田者幾算。則諸王公主勳戚占田之廣，可概見矣。嘉靖間，王公主勳戚占田，量加裁抑；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什三。穆宗(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勳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屬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然神宗時復更定勳戚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限已稍寬。後據滿漢者親奉詔始稱，不能革也。(註廿六)即令世勳戚來依法裁限，而新貴則復踵相續矣，則勳戚占田正有加無已，與日俱增也。

宦官莊田，自成宗時尹奉，慈寧始。憲宗至以後入太監曹吉祥莊

而爲皇莊，則官寺占田之廣可知。如上所引，弘治時官皇莊之中官莊田，其數較皇莊田數多兩倍。管莊官稅復稍引尋小，稱莊頭俸當，占土地，欲財物，漁婦女。嘉宗時，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註廿七)。有明一代，宦者最橫；萬曆時有王振，曹吉祥，憲宗時汪直，武宗時劉瑾，嚴嵩，嘉宗時魏忠賢，其上著者。王振籍汝時，金銀六十餘萬；劉瑾散後，移沒之數，計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餘五十萬餘兩錢等雜貨，黃金餘萬兩，白金三千兩，魏忠賢財產不詳，其富蓋更勝于劉瑾。(註廿八)凡此諸閹，其田莊數，雖書闕有間，然史載英宗時，「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誣此占。」(註廿九)此後宦官供有莊田劉魏魏莊田數等，方諸曹吉祥莊田之沒入爲皇莊，并可從其金額私蓄之賦入而約略推知者也。

以上所舉皇莊，蓋王及主動城中官莊田，其總數雖莫得而詳，然以數十萬兩計，占官田之大部，殆無疑義。其中除諸王公莊田多在省而省外，大率皆在京畿附近；即諸王莊亦非無在畿內者，故英宗時曾詔禁諸王界城中官寮請讓內地也。(註卅)滿洲八旗入關後向例隨地分田，雖流弊孔多，然以明代有比漢廣官田地畝，遂得于京畿附近施行圈換焉。

(四)

滿洲入關後，明代官田首被圈換入旗者爲明定皇莊。順治元年七月，攝政睿親王多爾袞，以太監吳德輝等請願舊例，道內員徵收派州寶坻縣皇莊錢糧，必致移民，著歸併有司，另項起解。(註卅一)明代劫廢荒田已業，初准照舊管業；如順治元年七月初十日，趙長衛官舍李德善逃自蘇莊田，多爾袞奏：「敕明勅廢田已業，准照舊管。」(註卅二)又同月十三日，故明營員大長公主貝勒上陳額布狀，奉旨：「本內賜田已歸，俱照舊管。」(註卅三)營其遺也。然此種朝廷特恩，僅限于順治元年七月前而已。是年十二月遂諭戶部清查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安置滿洲莊頭。凡故朝皇親驛馬公侯伯太監等田地，除量口給與口分田外，餘田盡行沒收以給東來諸王勳臣及八旗兵丁人等。

(註卅四)于基報前元年七月內准奉高長公主親領管業之廢田二千七百餘頃，至二年三月，亦不奉旨圈換；或支訪官兵，或補給民間。(註卅五)即去之田租糧銀，原奉旨賜予者，今以田既入官，榮昌公主所募專人劉良訓前往武清縣催收，亦練戶侯應舉，王前上等額額不給，送歸下戶部，追區，及攝放主馬。(註卅六)此後順治二年六月，九月，屢諭戶部：凡明宗室，公侯伯，驛馬，勅成太監田地，已絕者沒入官；是在者要口給贖田，入民冊，餘盡給八旗云。(註卅七)

所謂歸順家口被給贖田。每丁口與被若干，需費不詳，或廢出地，賞資及私占者俱入官，自許者仍給本人贖資，與民一體納賦。(註卅八)似無一定之口分田，宗室之規制則較詳，順治二年七月，定歲給故明宗室贖資銀兩地畝：自親王至奉國將軍，各給贖資銀有差；親王銀五百兩，郡王銀四百兩，豫國將軍三百兩，輔國將軍二百兩，奉國將軍一百兩；中尉以下及各王家下人丁，每名各給地三十畝。(註卅九)據此，則自親王至奉國將軍，蓋以錢糧代贖莊地極陝甘迤核魏晉輻帖，此乃從若臣李鑑之請，施諸宣大藩臣者。其外，如山東諸藩，奉有十分留二之旨，陝西藩世子又復與地之賜，故趙璋特爲肅王道妃師氏請命，乞以其自置之田，准作留二之數，合其承嗣樹口。(註四十)是則藩王中亦有仍給贖田者，率以十分留二爲準。蓋彭子燾

如前所述，京畿附近之所至最者，諸王公主動成官寺田莊，無慮數十萬畝。至是除中尉以下，每名各留三十畝外，餘盡入官，圈換入旗。(註四一)據清史稿，其賜皇額田于內務府莊有官莊，以資農民來歸者爲頭，給種地一，繼四十二畝，有種莊，莊給種三畝，响，响响約各地六畝，計一千八百畝爲一莊。莊地坐落順天、保定、永平、宣化各屬，奉天、山海關、古北口、喜泉口亦立之莊有東西兩地，俱查耕種，亦於內務府。(註四二)此外有都守官莊，分歸都守，光祿寺。又置排田于管都，先農壇壇地凡千七百畝；有園地植瓜菓蔬菜





註丹六：明清史料內編，第三本，頁二七八，順治二年十二月參呂大

長公主機帑。註丹七：東華錄順治二年六月丁未條，及同年九月由子錄。

註丹八：同上，順治二年七月丙寅條。又明清史料內編，第三本，頁

二七七，順治二年十一月，陝甘巡按孫承澤請，亦謙及魏王

邵王高祿，惟謂中尉以下，一皆得地二日，日殆即輸，有一

納約合六歲，則二輸僅得十二畝而已，與東華錄所載有異。

然似當以東華錄為準，今從之。

註四一：明清史料編，第三本，頁二七七。

註四二：按，清史稿地理志，滿初直隸隸寬大總督；據魏增培帖

寬大總督率國將軍以上，分別給職或解，不予賜田。

註四三：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頁十二。按，東西陵地，清史稿

食貨志未詳何屬，然職官志二，按察官，東西陵地俱各設一

總管大臣一人，奉察總兵城內務府大臣勅充。故知東西

陵地亦隸內務府。

註四四：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頁十二。按，關地及先農壇地，

清史稿未詳所隸衙門。惟職官志二，光祿寺有大官，掌一積

菜地賦額，故儲庫。又有宰圃，掌一積菜園賦額，故諸庫

。故知「積菜園」之「圃地」當隸光祿寺。未嘗寺

卿軍一典守增廣，然其主要職責實存，以歲時序祭禮

諸禮節，且部寺官並分隸禮部光祿寺，而凡禮部行五禮

諸禮節，皆由一光祿寺供膳。職官志一，光祿寺卿掌一則先農

壇地之出產，蓋亦受職司一「種經養」之光祿寺卿掌管也。

註四四：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頁十二。按，關地及先農壇地，

清史稿未詳所隸衙門。惟職官志二，光祿寺有大官，掌一積

菜地賦額，故儲庫。又有宰圃，掌一積菜園賦額，故諸庫

。故知「積菜園」之「圃地」當隸光祿寺。未嘗寺

卿軍一典守增廣，然其主要職責實存，以歲時序祭禮

諸禮節，且部寺官並分隸禮部光祿寺，而凡禮部行五禮

諸禮節，皆由一光祿寺供膳。職官志一，光祿寺卿掌一則先農

壇地之出產，蓋亦受職司一「種經養」之光祿寺卿掌管也。

註四五：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頁十二。按，關地及先農壇地，

清史稿未詳所隸衙門。惟職官志二，光祿寺有大官，掌一積

菜地賦額，故儲庫。又有宰圃，掌一積菜園賦額，故諸庫

。故知「積菜園」之「圃地」當隸光祿寺。未嘗寺

卿軍一典守增廣，然其主要職責實存，以歲時序祭禮

諸禮節，且部寺官並分隸禮部光祿寺，而凡禮部行五禮

諸禮節，皆由一光祿寺供膳。職官志一，光祿寺卿掌一則先農

壇地之出產，蓋亦受職司一「種經養」之光祿寺卿掌管也。

註四六：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頁十二。按，關地及先農壇地，

清史稿未詳所隸衙門。惟職官志二，光祿寺有大官，掌一積

菜地賦額，故儲庫。又有宰圃，掌一積菜園賦額，故諸庫

。故知「積菜園」之「圃地」當隸光祿寺。未嘗寺

卿軍一典守增廣，然其主要職責實存，以歲時序祭禮

諸禮節，且部寺官並分隸禮部光祿寺，而凡禮部行五禮

註四六：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頁十二。按，關地及先農壇地，

清史稿未詳所隸衙門。惟職官志二，光祿寺有大官，掌一積

菜地賦額，故儲庫。又有宰圃，掌一積菜園賦額，故諸庫

。故知「積菜園」之「圃地」當隸光祿寺。未嘗寺

卿軍一典守增廣，然其主要職責實存，以歲時序祭禮

諸禮節，且部寺官並分隸禮部光祿寺，而凡禮部行五禮

諸禮節，皆由一光祿寺供膳。職官志一，光祿寺卿掌一則先農

壇地之出產，蓋亦受職司一「種經養」之光祿寺卿掌管也。

註四七：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頁十二。按，關地及先農壇地，

清史稿未詳所隸衙門。惟職官志二，光祿寺有大官，掌一積

菜地賦額，故儲庫。又有宰圃，掌一積菜園賦額，故諸庫

。故知「積菜園」之「圃地」當隸光祿寺。未嘗寺

卿軍一典守增廣，然其主要職責實存，以歲時序祭禮

諸禮節，且部寺官並分隸禮部光祿寺，而凡禮部行五禮

諸禮節，皆由一光祿寺供膳。職官志一，光祿寺卿掌一則先農

壇地之出產，蓋亦受職司一「種經養」之光祿寺卿掌管也。

註四八：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頁十二。按，關地及先農壇地，

清史稿未詳所隸衙門。惟職官志二，光祿寺有大官，掌一積

菜地賦額，故儲庫。又有宰圃，掌一積菜園賦額，故諸庫

。故知「積菜園」之「圃地」當隸光祿寺。未嘗寺

卿軍一典守增廣，然其主要職責實存，以歲時序祭禮

諸禮節，且部寺官並分隸禮部光祿寺，而凡禮部行五禮

# 綜論明清滇籍言官傳略

卅九年

此篇曾載見三十六年三月卅日觀察和星期論文，本刊以筆調前澄明快，值此政府厲行檢舉貪污之際，故重刊錄，以冀讀者。

楊者誌

察官斥紅，指彈利弊，上達君失，下察民憤，言官之責也。當明君在上，賢相當朝之時，趨言立功，自易卓著偉績，若人主不明，權奸秉政，則忠貞骨鯁之臣，往往多言見疑，獻忠致敗，惟自右言官，多忠誠自持，正氣凜然，大義當前，死生不顧，國難官祀，惟此輩實撐柱之。

民國三十五年，雲貴監察使魏公尊臨，命與本省學術研究會同人何俊泉、陳嘉初、王耀階、陳澤輝、蔡茂邦諸君子，參集明清兩代滇籍言官傳略，明代得八十四人，清代得五十人，共一百三十四人，其中紀載太略者，始置不論，詳就其事功之顯著者撮要而述論之，明代楊春、楊昇、李福、陳淑、相濡、唐詩、清介慶明、風蕩浩然、楊際中章約誠信、德恩人民甚深、施均帝、法源清原、爲人抑戴，按部交趾一十七府，吏得民情，建明歷之，何棟、熾於民高，指陳邊事甚多，都巷位，終憲治行，邊功尤著。與承恩、魏制驛界，崇智節服，第斗終治遠途，利在實效，高掛正氣成物，按起建時，憂近聞風聲律緩者十餘人，嚴厲省事任煩，成人也深了蜀民倚之如父母，官吏懷其風采，皆相率以爲名行，張非會，奉命監軍，履者奇法，陳壽欲，疏陳諫事，極中致論。

至如雍正徵於人間，卓英生於度外者，楊南金玉瑋方如之扼紙對膝，勸致委之極勁騰騰以入華文章，許蠟之伏梓仰此尸而大哭，楊棟朝之鎮鎮誠成善也。

又有有專長，洞徹利弊，一事一舉，即著聲名者，張鳳時之督農政，陳家之海漕漕，朱適昌之調緩緩，包見捷之龍請採珠，楊方慶之

播書無儲，致日寇之殲後由東德民，馬表義之遺屍版康皆益也。

又有偶像智感之士，才智勇略，足以靖難擇忠者，如張海平陶冠，則功居第一，李純破胡處萬勢，則遠達遼寧，李容調劉策出奇，而江西長河洞賊以破，爲文彩猶自肅教妖賊，而警邊以舉，皆是也。

又有言協機宜，所陳即承嘉納者。如毛玉勳世宗嘗嗜飲一疏，劉法勳武廟戒游樂五事，勸肅廟端治本五事，蕭崇業所請斥辦求官，禁移改係黨事，楊師釋簡簡直十餘萬降，何可及提請八十餘疏皆基也。

孫。體骨好剛使氣，終以抗翁萬謀撤山西兵一疏而得罪，薛繼茂傳既離直，懲禁則謫，黃謙太苦，不免道窮，王元翰德氣凌厲，事多涉上，痛陳十弊入奏，上若不納，此殆專任其剛方，而不濟之事以寬其之過歟。張西銘博雅條潔，不屑屑於苛察，楊士雲持躬高潔，居廟台未久，即退而著書，雷應德深自濯磨，其所疏陳，上若嘉納，李元陽論賢善說，盡食帝樂，清名卓著，李應宗自涉崇節正事，論劾俱當，此皆涵深醇，具學者風度者也。

又如秋孫孫忠秋有卓識，堪當大任，深獲甚烈信用，借初奉撫川之命，而卽以身殉國，趙謙端方勇毅，器識宏遠，闖賊陷京師，不屈而死，楊錫武像貌洪濤，善兼文武，總領運軍務，受命力創於甚烈，國難方殷，倚畀方重，而於山告警，抱病督師，途克豐隆，備長難常稱快忠之臣，自請征討賊勦賊，破嚴江橫金請寇，平烏螺嶺長田欽苗，請調度滇蜀隘軍糧，及數電集思討賊諸大計，無不詳詳縝縝，流覽陷四十餘郡，再赴督標報國，臨太節而不可奪者也。

楊一海爲副，潘家代言官中第一偉人，以中書舍人，歷遷左都御史，

史，四任大學士，兩至太師，一平太師，皆首輔，出參入相，其才一時無兩，其親傳騎馬固原隆慶之寇也，條游陝邊陲也，孫機邊陲也，接於寧夏也，功既武安侯鄭安也，為張永舉謀劉瑾也，謀深謀遠，智勇兼備，實非他人所能及，至於時論尚粉更，而一清獨主安靜，時論尚刻嚴，而一清獨主寬平，才宏德懋，或比之於魏謩，其以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時，溫詔褒獎，至比之于郭子儀，常賜一香德忠正。

一德復精說一兩銀字，厚千金幣幣之，思德遂，可謂德矣。清代濼州官功業，雖不及於魏一清者，然學深醇，具大臣風度，正氣凛然者，實不之其人，如復得推行高深，名滿海內，在清代言官中品節最高，其使動舉不舉義上慶豐贊捐事，深得實賢者之義，時論謂大位兄時仍止平德盛一致，助山東巡撫國夢，布政使于易簡，吏治嚴整，貪婪無厭，縣庫虧困，按覆實得其實，生平持平不阿，凡有彈劾，必慷慨而後出，出則必中，後以病劾而坤而病不起，然忠真正之氣，亦已千古不泯矣。

至於諸心到學，其會應行，持躬中和者，約有七資：趙士經所學以朱子為歸，躬行實踐，處於政事，斥清中疊石，則強暴愈跡，盡除諱學，則士風大振，浙人幾固以記夫思，胡誠純孝嚴賢，與高宗論人心感心微旨，深得同情，解蘇滄滄附士人專業在性分，志願在蒼生，盡網網，宏利者，體用醇備，斯稱善者，諫書中外利病二十餘條，實

盡尤精，羅鳳彩生有極極激之旨，嘗謂為政者去後令人思，道重實，誠是時法，稱為評天性至孝，居家以禮自期，當以忠孝大節，庶免大防，訓誡及門，疏請去奸民，端風化清積弊，法完備，申法禁，洋

律數萬言，論者以為有方大臣風，但務政諱以立品學最多士，不台番之說，督辦船，恐濶根株，策慮便捷，尤協機宜，揚銘柱學宗五子，

義經通之秀人，言冬端直，此皆內重修養，外慎行持，正色立朝，合而不阿者也。

又有博覽強識，兼擅文學之士，約獲三子，張漢，博洽博庫，為文以發泉湧，千言立就，其餘陳河南流擊狀，請益流官，博賢員，通

江漢水利，建孝子賢良祠等說，皆於設計民生，人心致俗，大有關係

。

。

。

。嘉州孫為五華五子之一，無書不讀，以詩古文負海內重名，詩歌聲

健古麗，自成一家，嘗上疏言趙沐賢應請求登拜，以拾遺補闕，有補

時政為主。

至於以一疏一摺之重而具標者，借庫金賑江州荒，則有李數甲，

論內監販車費之弊，則有陳煥，治浚河水患，息井豐色崇，則有于休

除附想，清鹽政，則有廖啟行，建築安民聚議，則有錢樞，戮邪

中前允樞事，則有孫復請禁商印錢幣，則有朱淳，奏止軍人開捐之議

，則有何其仁，力請檢甘積弊，則有畢應辰，請將各省徵金釐撥，

變通漕運章程，則有戈麟；又如陳時夏願於水利，請請籌辦蘇浙惠江

常福編山塘昭文白奔河太倉七浦河上海嘉定吳淞武進等語德勝新河丹

敷匪三年未平，奏寬恩給舉沉在新原安等續覺玩地置債事，彈劾湖

齊督臣歸數十萬事，皆深中時弊，掃照實動進，在部嘗時，對談者中於實業，親督處吏二人，五歲夜列上二百餘條，迅速特殊，陸應豪

陳識諸人，親往歸德舉賊，請斬無算，此皆各具獨到之才者也，又壯

壯願山御史三遷平內閣學士，彈劾甚多，其請永停督撫濶款實舉例一

疏，甚協體制，至奏各督撫舉名欺詐，吏治腐敗，及各省虧空事，因

屢被糾劾，幾獲重誅，趙光真宏炫之才諒，由江甯道監察御史，屢幾

至左都御史，歷任吏刑兵戶四部尚書，發司文衡，期繁謀城騎馬，益

文格，是以清劾多若知，學富而樞臣者也，未幾以江甯道監察御史歷

遷至左都御史，請兵部書官，論文錄，時對軍機發於清釐利弊，知

之最益，言之最切，論經編則詳及粟、帛、絲、麻，雜貨實價，貨物

輕重，出納散解，防止操權，論糧價，則及于兵餉解解，實便利弊，

論儲錢，則及於儲備開存，藏儲總，立論精闢，指陳痛切，當推第

一，高宗中年以後，每遇重案，恆命委事人參與大臣按治，尹壯圖美

各省虧空事，即命與成往直隸山東江南諸省覆查者屢為無虧缺，蓋

以大臣括節，所至地方輒遊五日始歸倉庫校數，實非妄奏之過，皇上

精明，不于重罰，至錢糧劫國奏發嚴懲獲報即得百者，乃劉鑑密周

# 德國的心服

Emil Ludwig著  
陳輯光譯

普魯士這個名字，所指的不僅是地理上的一個領域，其含義還是種哲學，一種生活方式，瞭解這種哲學，以及這種哲學對德國人性格上所作的影響，這是在德國失敗後，決定其應受對待上德國人性格的對策。

三百年前左右，普魯士征服他人的意志就開始了，那個時候勃魯敦堡，以鐵鑿建立了一條橫絕的德國陸軍，當時普魯士有了一個戰士階級，這一階級，由於操縱和繼承，佔有了東方波蘭和斯拉夫方面民族的龐大土地，那兩百個家族保護其君主，使之受不到外來的侵略，只要那位君主常選擇他們即與夫特權的安全，威權與利益，這樣的由那擁有土地的貴族中，組成了一個軍官團，這些貴族轉而又壓迫其農民階級，農民一輩子過着試探奴隸的生活，他們只每年得到三四個月，被放向森林，耕種田地，生育新兵，教師牧師只是貴族的僕役，他們又執行着地方上司法職權，因而成爲主宰公民一切生活的長官。

這其德國建軍的情形，國王和貴族用軍隊征服了外人領地的時候，就說這是把德國文化價值帶給了野蠻人，刀劍政策便是附隨於這種文化上的東西。

普魯士國王用對奴隸的方法補充軍隊，把外國人像牲畜一樣的擄掠過來或購買來，有的時候這些人又被當作德兵補充外人作戰，這種法子在文明國家間是獨一無二的，和這相對的美國法蘭克已採行了人權，華盛頓在總統的時候，普魯士沒有憲法，而有了軍律預察案，所有的內閣官員都稱爲「作戰部長」，所有稅收的官吏統名之爲「作戰委員」。

一八一七年俾士麥使普魯士統結了德意志其他的小王國，並且普魯士也獲得了德意志皇帝，那個時候普魯士到德國內去承管一切，到了一九一八年貴族的家族腐爛了，各個部門腐爛了，雖然這些職業戰士在此，戰勝上並沒有絲毫的訓練，這些貴族的子弟所受的教育都侷限於參謀學校，偶爾也會上了一個學期的大學，但這一學期通常都是消滅於飲酒決鬥位之中，爲學者的實行者，才會受到他人的對眼，合衆

國第一任總統留下了卅七部的著作，卅七卷，富爾克林，威爾遜以及其他的執政的人全是學者，可是普魯士，亦即後來的德意志志，三百年來大多是受着無知無識之貴人的統治，好些年來就憑人尊爲精神領袖的人物，曾經宣佈出像這樣的思想。

得到一八九四年諾貝爾獎金的化學家奧斯沃說：「我不能承認正式除武力外還有任何其他國家的源泉」。

歷史學家特利刺在一八九六年說過：「非官紳持久和平的謠言，誰就沒有絲毫的國家觀念」。

古奧軍事家貝恩哈特說：「戰爭與此人性中最高尚的方面，個別的殘酷行動在整個冒險企業理想之下，也就消失其濃厚色彩了」。

亞爾多夫希特勒說過：「人通行爲只是幽靈和怯懦的混合物」，每隔一代，普魯士憲法本國即被出一項決定時命的文告！總動員命令，而德國人每次又熱烈的接受這道命令使千百萬德國人所見到的國民生活之意義，是下命令，和總命令，便是如此而已。這種態度並非是必不可改變的，如果要使歐洲和世界和平的話這種態度也非加以改變不可。

美國人把軍官看做兩個水平面上說就是能力最高的人，他的聲望可以比人大些，金錢可以比人大些，藝術成就可以比人大些，但合人體民多少是在同一的社會習俗地位上過活，德國人的看法，在社會像個金字塔，本人只是塔上的一塊磚，撐支着另外的一塊，轉來又壓在下面的一塊上，他在比塔高了一層的人們面前做出卑屈阿諛的樣子，跟跟隨得叮叮的響，固然是十分幸福，而在他大聲對低下的人吼出命令時，也同樣的愉快。

在美國國家是種人民的結合，人民不過是把政府的行政管轄委託給國家的公民罷了，在德國，國家是種神聖的，高貴在英雄之士，每一公僕都是普通公民中的能幹者，而俾魯斯德便越性的，真是穿在軍裝，這樣的批評在本性上就是令人討厭。總是批評不厭的，照德國人看來，

德國國民恰好得到他們所願的領袖了。希特勒也而執政時，德國大學教授呼喊此一武力不法之新時代的出現，沒有一種事情比這再使在外方世界覺得激怒了。一九一四年九十三個德國智識界有地位的男女老幼爲希特勒贊成或加入其行列。一九三三年德呼以希特勒爲領袖之降那的德國總統又不下一千二百人。

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德國國民就如此的得不到那具有德之精神領袖的支持了，他們因爲見到統治者的決策，受到智識領袖之贊助就相信了統治者的明智，如果一九三三，一九三九年，在決定一切之時機上，德國教授起而抗議，那末至少有一部分人民對其參加其統治者的胡作妄爲上曾覺到懷疑猶豫，誰確是爭得穩的，但是教授們所做的恰和這相反。

德意志是個缺少賦身自由的英雄。又缺少爲自由而立之紀念碑的強一國人物。起而反抗暴君的人們，以及那願長生於他國暴政，和人心中的的人物，他們在德國歷史，和德國人心中都存在着；在德國人民心中，就其八個可敬強權的主要收錄間，我總算有的有一千二百萬選舉者，其志以武力接收強權的。一九三二年德國人有一千二百萬選舉，相對於受社會黨之七百萬票，希特勒作公開宣佈其政治綱領，這一千二百萬人也清楚的表明了要他轉政的願望。的確，沒有一個曾經開至上的美國總統，比一九三三年正月廿日其威赫木斯拉薩中的希特勒具備了更爲合法的權利。歐登堡根深著希特勒氣，在國會中數日上的力鼓而任命他爲總理。

德國國民的頭腦更並非僅是瘋狂和狂熱的頭腦，希特勒也而執政時，求取大選舉的歡欣，因爲希特勒不惟是德國人的合法首長，也是他們的領袖。這位領袖不但給他們在黯淡無光的共和時代所苦著懷念的東西——軍權、榮譽、和開兵，最重要的他重新建立起權威，德國人是寧要權威而不願負責任的。這裏有了一個人他使合乎人民的心懷；他爲他們思想一切一預和由這不得的時期開始那德國國王和貴族所做的事體是一樣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我在無線電上收到希特勒對着萬千聽衆所發的演說，當他呼喊「服從」和「軍法」這兩個字時，我聽到了一種狂亂的熱情，掃蕩了全體民眾，德國人之歡呼以迎一服從一之乎德國人乎以迎一自由乎？這一位領袖不獨分領紅皇白的殺戮了一千一百個自己，一九四六年一月希特勒不獨分領紅皇白的殺戮了一千一百個自己，一九四六年一月希特勒不獨分領紅皇白的殺戮了一千一百個自己，一九四六年一月希特勒不獨分領紅皇白的殺戮了一千一百個自己。

希特勒統治下的十二年間從沒有一個政黨，會社，或宗教團體與團體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持有異議，沒有任何團體反對過顯赫的制經濟的，社會的生活，基督教主教和斯教教會保護過國家的干涉主義，可是對於這樣的一個更調的政體沒有提出過抗議。再說德國的戰罪，並非僅由一萬萬秘密警察所做的，而是由一千五百萬的德國士兵做的，除了這樣碎片的士兵他們穿着牙的昇隊街上，他們是誰呢？一九四零年掃射法蘭西路上德難婦女兒童的飛機駕駛員是誰呢？是誰殺害了里底斯的全體人民而把當地燒成了灰呢？是誰在封閉的貨車上悶死了萬千的猶太人而又把萬千的猶太人在其自己挖掘的墳墓前屠殺了呢？如果不是武裝起來的德國人，還會是誰？他們就是廿年前在其最後落選時毀壞了法國城市，以及擴爲享受最後一剎那的權力而焚燒了法國森林的同一國民，他們就是那些人或是那些人的兒子。

德國人執着此種罪過時，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個空官，成爲一副無效的國家機器，其成爲一個正直之爲優秀的個人其意義重大的多，德國人爲着祖國的光榮而戰，而戰爲一個優秀的個人其意義重大的多，德國人這樣的做法並不是由希特勒才開始的，而是由中古古聖時期就開始了。德國人漸漸的相信了生活乃由其統者宰制世界的熱情及其他人服從的心願，而組合成功的，失敗只是暫時索了上帝所定的事物秩序；失敗的意義究竟只是一時的停戰，休戰而已，他這樣的會去安慰自己；廿年內他的孩子會再試一試的停戰，休戰而已，他這樣的會去安慰自己；廿年內他的孩子會再試一試的停戰，休戰而已，他這樣的會去安慰自己；廿年內他的孩子會再試一試的停戰，休戰而已，他這樣的會去安慰自己。

# 怎樣閱讀刊物雜誌

陳培光

刊物雜誌是近代人生活中不可少之東西，但每個人從刊物裏得到益處，却彼此不同。有的青年朋友因為時常接觸雜誌刊物，常說「看書了，學問進步了，思想開通了，修養增高了」；有的青年雖然也訂閱了一份刊物，却只是得到一些支離破碎的知識，或是讀過刊物之後，仍然感到空虛和陌生，沒有多大心得，縱使在主觀上對刊物愛不釋手，但不知什麼原故，竟覺得刊物對他沒有什麼幫忙。

以我的經驗，一個初接近刊物的青年，對於那個刊物，雖是非常熱愛，覺得每一個文類都是新穎可喜，但刊物的文字，門類很多，性質不同，「看那一種好？」於此就成為問題了。通常青年拿到一本刊物的時候，只是從頭到尾翻一翻，見到預稱目的題材，便有意無意地往下翻，看得興勁，便可以一口氣看到底，看得不對勁呢？便再翻前後的翻，有時因為功課與其他業務很忙，翻一兩篇就了，其實並未讀，同時真拿來翻，忙時便又懶下，大概喜愛刊物的朋友，一定要翻它好幾遍，全本雜誌的文章題目和者姓名，已然爛熟了但對於雜誌的內容却懂得很有限，如果有一個朋友來問：「某篇文章內容如何？」「得到的答案可說差：『大概很好』。那個朋友如果再往下問：『好在什麼地方呢？』那就不容易回答了。

在一般刊物裏，讀得通常是先從其中的文藝作品看完，其次較輕鬆的文字也容易被閱讀者，至於內容深入的科學文藝和關於學習問題的文字，很少有人把它細心讀完。當然讀刊物不比學校上課，不一定每一字一句地從每篇之首讀到每篇之末，但青年期是人生學習能力最顯的時期，還在心頭上已經得到啓明，而且青年人在學業和專業方面，往往還沒有一個穩定方向，不論那一門的知識，對於青年都是有用的，不論那一類的文章，對於青年都是寶貴的，青年的閱讀興趣，

似乎不宜過早發生偏向，應該先來一個廣泛的吸收，多讀各種色彩的文字，擴大自己的常識或專門基本知識，以這日後從這許多門類中間，挑選我們所最歡喜的門，決定我們努力的方向。因此一本雜誌刊物到手，很可以細心地把其中的文字都讀一讀，易讀的固然不成問題，難讀的便要提提高調性，打發幾圈，把它的底底瞭解一下。

這裏，有三個問題要注意：

第一要有計劃。一本心愛的刊物，如何才能讀完它？在時間方面要作一個合理的分配。一天裏讀書報雜誌的時間，雖然不求多，却也不宜完全沒有，應有計劃地天天找出一部份時間，經常閱讀，才不至於感覺時間的緊迫。

第二要用批評的精神閱讀。各種雜誌刊物，內容不同，就是在同一本刊物內，文章的好壞也並不一樣，我們需要讀它，却又需要有批判的精神，雜誌裏的文章是嚴肅的，但到了我們的觀察以後，却不能再成為雜亂無章，毫無條理的東西，我們要用批判的眼光，把它重新整理一下，疏會貫通以後，再既收到腦裏去，此為有系統，有用途的知識，如果能利用集體閱讀的方法，大家在一起報告討論它那就更好了。

第三要和雜誌刊物打成一片，把自己當做支持刊物的一員，我們不僅要讀刊物，而且要向刊物提意見，表明讀者的願望；可能範圍內，還該幫助雜誌刊物求發展，使我們所喜愛的刊物，能夠不斷地進步，逐漸健康起來，永遠成為青年的良伴。

# 雜筆四章

(學習與生活談之二)

尹實

「危機」，一聽起來是多麼令人可怕，而且而可愛的兩個字啊！可是它却又永遠與人相伴，如影隨形的一步不離，「老」「病」「死」三者可以說是在人類生活上不可避的三大危機時至於日常生活中又可分出三大危機。第一是衣食住行的危機，也就是人類物質生活中第一個大問題。而且對於人類威脅與迫害最強烈，這筆錢開不處費源，其餘的更不必說。第二是知識的危機，有人說「知識是痛苦的源泉」，其實這未免太不切實際，太誇大化了，說起來，真知識的缺乏，的確是痛苦的源泉，可是人類的求知慾雖然很強，但好逸惡勞的心理也不算弱，以常理說，一個人克服了一切物質上的困難，而對知識上的危機漠視不顧，庸庸碌碌過一生，甘願作行尸走肉，這種結局，未免太可憐，太可悲了。第三是不能維持正氣的危機，這種危機與前二者均互有關係，假若前二者可以說是個重於對己的，那麼它可說是偏重於對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假若這重危機不能克服，則人類永無寧日，人類俯流，骨肉殘食，那世界上永遠殘存着極其可怕的惡劇！

總結一句，我們可以說，能完全克服這些危機的，才稱算作不屈下折不折不回的「完人」了。這些危機，時時刻刻都對人們採取攻勢，乘虛而入；尤其是生長在當前時代中的青年們，可以說，大多數都呈現在這類危機當中而不自覺，不覺自敗，不覺支配着苦悶的靈魂；反而被這苦悶的靈魂所支配，使得更苦悶。總之苦悶的青年們！你苦悶嗎？你沒有勇氣來克服它嗎？這三重危機是獻給苦悶者的號子。

一個大與一個人的環境不同，所以理想也就互異了，當然是理想掌握權利的人佔大多數。不過世間雖然無權事，也沒有事事能適合你自己口味的接觸與理想！

譬如說：甲的環境很好，他一切的「切均超人一等，可是理想不正在，不其幻想做一本萬利的橫財，便是異想不勞而獲，坐收漁利！這是做什麼事總是企圖自己滿意，不管他人的利害！其結果往往會受到事實上的打擊。換言之就是事實與理想的不符合了。

反之：乙的環境非常惡劣，步步撞壁，處處不順利！所謂「時運不佳」。他的環境雖然如此，可是理想純潔而正當！心寬大慧不見小，為人做事能放大眼光！不做用對不住人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甚至有時能把自己利害與寄託諸隨後，專為他人的利害着想，其結果往往會得到事實上的安慰！就是原初理想怕達不到的事，而却能意外的圓滿達到目的。

總之，我認爲人生不論環境的好壞，祇要理想絕對正當，不但能轉危爲安，並且能造成終身的無窮幸福！如果娶老惡異想天開的做好夢！那你的危險可就不小呢！

朋友！你相信這話吧？今日不勞而獲，一本萬利之輩，你會羨慕他們嗎？流聞動聽的瑣瑣中，只有一切讓你冷靜的頭腦來答覆你。

當你發覺自己已有錯誤的時候，你不必懊喪亦不必消極，祇要半半地記着，決心去改過自新，那就可以了。要知道，錯誤是人生旅途上的一種現象，誰也不能避免。

的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爲了主觀認識的不清楚，或客觀條件的助因，常常會造成一種錯誤；錯誤是一種罪惡，不過假使你儘立刻抱負勇氣，去糾正你的誤謬，那就能夠轉化爲美德，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譬如一個操縱金屋，圖集危奇的奸商，或者假公假私置人於水深火熱的貪官污吏，只顧他他想到，如一旦帶機敗露的時候，那種狼狽不堪的情狀，於人無利，對自己無益，何不如從從發覺到自己的精



胡明察轉抄到陶軒民生方面。激這樣強詞自愛愛人，有善惡一念的轉移，看也許他的成說要來得更偉大些！

我們不能將已糾正的錯誤再犯，更不能讓錯誤永遠的下去，我們要澈底自新過來，一貫逐逐其未遠，現今是而昨非，是我們曾得仿效的標榜。

醒醒罷！假定你還有一些天良的話，請你把自己的錯誤，立刻去自新過來。

趣味與嚴肅好像是極難對立的字詞，不說互相制衡而混為一談的。在人類社會上，有沉溺於趣味而專重趣味生活的遊手好閒者，而同時而聖賢若幹的鬥士，在研究學問也有屬於於趣味性的遊戲文章，而同時

## 我喜愛文藝工作並獻給愛者

本籍作者秦珍珠女士，為現代美國女作家，國人當不陌生她，以人類最高尚的感情，熱愛中國，故其小說多以中國農村為背景，其婦女作 The Green Valley 大抵一書出版後，轟動一時，內容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作者未能透露社會歷史發展和對中國熱愛的理想暗示。抗日戰爭期中作者曾經常撰文聲援我國，一九四零年完成 Today, Tomorrow, 永生一書，對中國抗戰史實，及反映民族意識，尤多客觀描述，此作者深愛中國而寄予無限熱誠與希望，充滿了字裏行間，本為短文，係作者在納粹投降之前夕，曾發表於美國論壇雜誌，及基督教後文學期刊均有譯文轉載，此為作者自近年對文藝理論與實踐的一篇良好報導，當如作者在今日美國文藝商品化的時期中，精神獨到之處，亦可反映於我國文藝復興的現實環境，故頗有介紹價值。

譯者

我以為一切藝術，文學和哲學相距不遠，無論如何，我堅信我們必須不惜一切犧牲，注意到我們生活的建立，那些陳腐的傳統一部份是變壞了，還有一部份模糊不清的，這些因為誤會思想已經發生一種

時有能度嚴肅的專論狂者。

可是專門講究趣味，有時不免失之輕浮淺薄，而一味要求嚴肅，也往往令人感到枯燥厭倦。因此嚴肅的工作者每日追求趣味生活的人為一浮而不實，而看重於趣味追求生活的人，也就反對嚴肅者為道學氣太過。

但我們應當如何能在嚴肅中移入趣味，嚴肅的高級趣味，那末一定較單純的嚴肅為和諧，表現在文字上，則一定較為生動多采而有力。反之，我們也不一定反對趣味，祇要趣味能夠引導我們的精神走向高尚美化的境界，如孔子云「樂而不淫，且能在趣味中含有人生重大暗示之寓意，那末趣味也可算與我們生命之源泉。

卅七年元月十日於昆明之无我齋。

美 文 著  
錢 敬 文 譯

新生命的趨勢，那些有才能的人，應當從事這種工作，他們應當為那些不能為自己幹這種事情的人工作。在我則認為他們更不有空閒時間，而有才德的人應當負這項工作，為那些沒有幻想便會滅亡的人工作。

我蔑視那些以宗教之名炫耀毫無意識的經文的人，但也同樣蔑視那些以為我們可以不要宗教的人，我已經找到一個堅實的基礎，使我們可以建立一種高尚穩定的生活，我覺得如果我們預著認真態度，絕對的誠懇，我們至少可以重新建立我們靈魂的住處，不最愚笨過去給我們的材料，而是把它在我們的思想裏再造起來，以應現在需要。

我對人類社會的無理性與不公平，心中充滿了一種揮之不去的憤氣，多數的人能夠忘掉「才能」一天天的浪費，忘掉我們的社會制度所產生殘廢的生活與發育不全的性格。但是，我從來不願意掉；當努力與理智能值夠，如東不是絕對能夠一為大多數的人類創造一種高尚而快樂的生活時，我對我們社會的殘廢與愚昧真感到無限的憤怒與失望。

我常常苦著，為了要免得哭，我希望我能感動我的教養，去思索我將來的事，同時去把握世界，使它成為合理的活動。

# 夢之花

(陳露)

那怎樣，那對好奇的人呢？——那好像是延續數十幾年的長途旅行，每個人都走着自己的路，有的向着光明去，有的却背

他記憶的香水了。迎面的機槍打開來了，隨着一道溫柔的燈光，露出一張白嫩麗拂，溫和慈祥的臉。紫色輕淡如紗，在燈光中微微閃動，落在淡紅的光暈里，依稀看見窗下，枝頭迎風欲開的櫻花。

黃昏，真是優美如夢，遠山近水，都閃着落日的微光，林蔭小路，兩邊綠草蒼蒼，馬車的銀亮的輪子，輕輕在上面輕過，既如同走着夢中道路。

「頭，這真使人想到西塞湖的開運了。」她向他一笑，目光很然閃過短短圍牆，見到一片光波閃動的水，這房子，是她的父親的友人——一個年老的畫師，二人早年曾同在義大利等處，他是宗法印象畫派的，作品，却有一種夢境般的，沉鬱的色調，他喜歡運送兩個來作他的女孩子，以溫暖的微笑，誠懇的言語，來接待她們，他更以完成圖畫的技巧，來向她們講述這兒風光的奇美。

滿看車窗，見彩一兩排樹，緩緩地移向後面去，過了一道弓形的紅橋，一片廣漠的綠田，水鴨逍遙的飛着，映着陽光，在波上形成一道金色的斜線……

「從這里，你可以看見湖水，半邊樹木遮蓋，湖心漁人的小船，有時，看起來好像在樹梢航行，」他一邊說着，一邊打開了百葉窗，一片與天空相映的水，立刻以悅人的綠色，映入湖深湛如水的眸子中。

穿過十字路，轉彎是一道路柳色的圍牆，車輛在一塵積雪的樓前停下來了。

「我知道老畫師的院址，是曾在巴黎國際畫展，獲得過極高的榮譽的，她請他特許存給她們欣賞。」

車中，先跳出了一個棕色旅行裝的女孩子，她搶了一下軟邊的草帽，深黃的目光，在那微昏的門前，邊跑了一下，便跳上石梯，去拉門鈴，又轉身去呼車中旅伴。

「老畫師却溫和的笑着說，「孩子，比那自然的藝術家，人的藝術，真是淺薄得可憐，我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作品，不過是抄襲了一部分自然呢了。」

在一籃極有名畫記中，她會記得，關於這地方的描述，這地方如圖東方的威尼斯，以楊蔭街，村中央，是一片澄碧的湖，為比水色更綠的樹木環繞，碧綠花樹間，時出時沒，好像心上一絲飄忽的幻想，她們如今居然來到這地方，並且，真尋到了那一個個的房舍，

「老畫師却溫和的笑着說，「孩子，比那自然的藝術家，人的藝術，真是淺薄得可憐，我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作品，不過是抄襲了一部分自然呢了。」

隨着她踐踏，把煙霧和門扉，捲成起來，上面，露出一些小塔似的樓架。

「老畫師却溫和的笑着說，「孩子，比那自然的藝術家，人的藝術，真是淺薄得可憐，我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作品，不過是抄襲了一部分自然呢了。」

在車中揚揚中，草坪上，安適恬了的微，沿途舟車遊歷，使胸懷變得在車中寧去了，為他那一聲歡呼聲，睡意猶存，輕聲連上眼皮，便自車中走出來，暗地埋怨自己，昏昏不醒，紫色的衣襟，却如。

「老畫師却溫和的笑着說，「孩子，比那自然的藝術家，人的藝術，真是淺薄得可憐，我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作品，不過是抄襲了一部分自然呢了。」

★編者之啓★

本刊內容多為名教授及學人或本社同人審察執筆，惟讀者投稿亦不拒絕（見本刊投稿簡則）惟本期諸位讀者來稿編輯登介紹如下：

陳培光先生來稿「怎樣閱讀雜誌刊物」一文深切適用，故刊載。尹贊君「雜學四章」以其生活經驗系統和本刊「學習與生活」園地的同人結為交際朋友，深深歡迎之至！並懇親愛的讀者們，以後多多來發揮你們生活感想及經驗，實是本刊尤所歡迎的。陳藍女士投稿前為北木外語系高材生，現從事於農村教育工作，為喜愛本刊之忠實讀者，所投文稿「夢之花」創作一篇，輕鬆幽默的筆調，它與現時代中青年們，同樣追求着一個美麗的希望，並露出多少人生意味！故本刊特為刊載，以憑讀者愛好，而希冀共同來展拓自己的前途。

# 雲南印刷局

日 週 電 話 四 一 一 三

專 刊  
印

刊物書報

五彩商標

各種零件

箋封表冊

出版迅速

議價公道

昆明報明社 址地

## 雲南論壇月刊

一卷二期  
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期	每	每	每
例	刊	告	廣
正文前	封底	封面裏頁	地
三十二萬元	四十萬元	八十萬元	位
十九萬元	二十萬元	四十萬元	全
十二萬元			頁
			半
			頁
			四分之二
			頁

製印另照實數加計長期刊登在一年以上者照九五折計，廣告費於登時一次付清。

## 投稿簡則

- 本刊宜於民族文化，研究中外事蹟為主旨凡關於文化學術性研究評論之稿件以及文藝創作或青年問題之短篇幅文均所歡迎。
  - 來稿文言白話均可，惟每篇以不超過五千字（特約者不在此例）。
  - 來稿務須認真清楚切勿無兩面並書，并具真實姓名住址後表時亦一律用真姓名（如願用筆名者亦須具函申明）。
  - 來稿如不登錄恕不退還。
  - 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須先申明）。
  - 來稿一經刊載，從優致酬。
  - 來稿請寄昆明市蓮花路書報社九十六號本社通訊部收轉
- （註明雲南論壇編輯部收）

明 昆  
店 書 新 新

刷 印 具 文 籍 書  
部 部 部

\*新書最多！  
\*定價最廉！  
\*專營批發！  
\*新到貨物！  
\*學校用品！  
\*辦公文具！  
\*各種洋書！  
\*名目繁多！  
\*歡迎批發！  
\*歡迎選購！  
\*精印各種印件

正 義 路 380 號  
電 報 掛 號 2799

號 〇 八 三 路 義 正 市 本 址 地

冠 生 園 食 品 公 司

品 出 名 著

奶 油 太 妃 糖

老 幼 常 食  
滋 養 有 益  
美 術 聽 裝  
送 禮 佳 品

五 六 二 四 話 電 號 八 二 路 魯 金

中 國 人 請 買 中 國 貨  
要 買 中 國 貨 請 到 昆 明 市 正 義 路 四 五 八 號  
昆 明 中 國 國 貨 公 司

自 動 電 話 四 三 三 三  
電 報 掛 號 九 八 七 四

中 國  
僑 民 銀 行 公 司

便 助 經 濟 復 興 負 進 生 產 建 設  
利 益 資 金 廣 轉 調 整 國 家 金 融

總 管 理 處 昆 明 南 屏 街  
電 話 四 〇 二 八  
昆 明 分 公 司 南 屏 街  
儲 蓄 部 綏 靖 路  
信 託 部 金 碧 路  
分 公 司 廣 州 重 慶 下 關  
上 海 天 津 漢 口  
廣 州 重 慶 下 關  
保 山 騰 衝 箇 舊  
晚 町

# 止 痛 聖 藥

◁出品行藥洋大五港粵▷

# 五 大 洋

止 痛 丹

!! 電 閃 如 快 !! 熱 退 痛 止

★優從權利理代地各迎歡★

號八二一街仁同行發南理代總南雲

## ★ 社 誼 聯 衆 大 ★

### ◁ 目 要 業 營 ▷

不	喜	西	中	京	西	名	華	新
負	慶	式	外	滬	式	廚	貴	型
惠	宴	舞	糖	名	磁	烹	筵	設
顧	會	廳	菓	師	漆	調	席	備
電	禮	舞	販	髮	沐	西	中	旅
梯	堂	廳	賣	部	浴	餐	餐	舍
部	富	佈	總	式	滌	部	部	部
電	麗	置	頭	樣	潔	味	經	清
梯	堂	幽	香	新	衛	美	濟	潔
代	桌	美	煙	類	生	廉	小	雅
步							食	緻

八七四四第：碼號話電 四九二五第：號掛報電 廈大安路東拓明昆：址 地

雲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六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十八號

掛號及  
每冊  
全年十二期  
每半年六期  
每冊售價  
十二萬元  
六萬元  
六萬元  
萬

# 雲南論壇

張維翰 題

第一卷二期

特約撰稿人  
錢穆 劉文典 劉錫銘 葉德成 陶光 秦理安 徐思淵 胡毅 何毅泉 何亦承 李廣田 王顯庶 方國璋 白雲 朱德榮

編輯者 雲南論壇社 錢穆 發行所 倫敦

## 社論

### (一) 辭章，考據，義理

近來北平龍門雜誌上，刊載了熊十力先生的兩封信，信中大意，一方面指出考據與義理，皆於重要，同時他以為現在中國社會風氣太壞，極需在義理方面多多發揮以挽救時弊，所以他主張學者們應該多分一點精神到義理方面來，熊先生的主張在目前自然是很切要的，但我們也不可忽略義理辭章考據三者的關係，無考據則不足以明義理，無辭章則不足以言義理，同時考據對於訂正史實，辭章對於吟詠情性，也確有極大的作用，記得聯大所主編的國文月刊上，曾刊載過陶光先生關於義理辭章考據的一篇文章，文內也強調義理辭章考據三者的關係的密切，過去在清儒中也有一些學者主張三者並重，在今日誠然應該像熊先生所說要多注意義理方面，但對辭章考據却也不可偏廢。

#### 要目

- 陶淵明思想 徐嘉瑞
- 對于史記中幾篇列傳的商榷 傅德超
- 談談讀書方法 鄭小滔
- 附國史函、徵集國史資料計劃(大綱)

三月一日出版 每本國幣貳萬元

3 1010

正美路三〇號新書店

## (二) 歷史與文化

史家所事，昔章實齋云：「通古今之變化而成一家之言而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故歷史之任務是「通古今之變」；而治歷史的人所持爲學的態度，亦是如何的謹嚴，如何的慎重。

歷史是一種通學，在每一時代中，必備有其時代之特性，因由這特性的發展，往往與固有傳統勢力，發生牽差反應作用，於是變舊革新。托古更化，而發揮其本身之效能，蔚然成爲一代風氣。它有着堅強巨力，支配了人類的一切活動，它好像汽車中的馬達，具成這時代特性的「文化」即便是構成這馬達以外汽車的全部，要是這馬達失去了效用，即使這汽車如何美觀，也只能成爲一具屹然不動的廢物，反之，單有馬達本身存在，亦不能有其馬達之功能。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歷史是不能離開一個體系和本身文化關係，一個國家民族需要它，就正因爲它在本身最高原則之下，有着一個研究民族人類心理的問題存在，「文化」亦即就是可以決定這民族人類心理的主要因素。

大凡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可以分做自然與人爲兩方面自然的方面，如地理，氣候等之形成。在人爲方面，則一爲人生信仰之建立，一爲經濟制度之產生。文化即在這兩方面的原則決定之下，發放它的光彩；歷史亦在此光彩之下，盡其它的功能。

如沒有好的文化，自然產生不出好的歷史。如沒有好的歷史學家記載文化，自然文化發展。是要被歷史所阻遏而不能盡其推動時代之任務，儼如我國以往歷史上有價值的史書，如史記中充滿了皇親國戚的傳贊，世家閥閥的作風，固然不能完全抹殺其價值，但是有功於國家社會的人物和事實，反而却都很少見，甚至以詳明見稱的資治通鑑即以事治史的「兩晉肥水之戰」，史上重要得失的「安史之亂」也只能略述梗概，至于文化方面却去是史無例見即今日大家所熟知的，也不過習於斷片的流傳而已！並沒有通過歷史學家的眼光。此皆因爲歷史傳統作風，在當時不能解放的原故，然時至今日歷史與文化的關係實已不容漠視的時候，我們還希望史家應儘其史無例見方面，來發揮歷史的功能與成就。

# 論中國古代思想

(續二)

錢穆

樂此操舊解，立德乃指聖王之制制垂法，德譚無窮與立功立言，皆亦不妨變通觀之，其境界儘可有高下，其範圍儘可有廣狹，其貢獻儘可有大小，要之人人對社會大業可以有貢獻，一樣可以大業化，如此，則遺身人所以非他種優的百年人生長了，所以叔孫孫子的主張，同樣成爲中國人此下的一律宗教信仰，所謂「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身後之名，遂成爲中國人所重視，身體毫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因喪葬，而對親屬名節可倚爲後世，更爲孝之大者，人生不備在小我，尤在大業，小我生命必致射盡於大業中乃始獲其不朽，小我之不朽，即不朽於大業中，並非在另一世界上，後來道家如莊周所謂：「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諒是此種意見之演變，大率如一堆大火聚，小我如薪葉，勢能在大火中燃燄已盡，而火聚之燄燄不熄，這乃由彼此抹殺小我之地位，覺得薪葉只供火聚燃燄之用而已。儒家則承認小我之地位，以爲小我之生命，常在大業心中相活與永生，兩家思想一極消極，一極積極然皆同以唯務的見解觀察人生。不觀在此人生以外別有一世界，亦不承認在此人生以外別有一靈魂，此爲中國古代思想之大同，因此宗教在中國自不是發展，中國人直是絕以人生爲宗教，若說中國人有宗教，即是此種人生效而已，此當研究儒家思想深處者最大祖應不可不深切注意也。

叔孫孫子與范寬子一番談話，另有一節值得提及者，當時人由重親世觀念轉移至重視社會人羣之強功事業，正爲當時社會漸由封建貴族轉移到此下非貴族子之先聲，思想與世極相呼應，真不與空談如此。

春秋中晚期，除加上漢對上古相傳天地鬼神之迷信，有一種明

雲南論

運動外，其尤值注意者，厥爲當時列國卿大夫之一種超國際的觀念，以及其愛好文化之態度，此兩者實屬一事，由於當時列國交涉頻繁，其名卿晉大夫不斷來往，言論風采，相當觀摩，遂造成一種人文主義的崇仰智慧，重視歷史，形成一種人羣，當時尤傑文者如晉之叔向，齊之晏嬰，鄭之子產，吳之季札，凡此諸人，無不博學多禮，彬彬有君子之風，其人品上思想上足以開啓下一代之風氣者，其無形之影響，實爲甚大。同時相國並起者，則爲對于一切禮節儀之注意及其新觀念之開展，其實此即上文所謂開明思想與人文學之另一具體的說明而已。今試再稍詳釋之。

當時之所謂禮，本屬貴族階級一種生活上之習慣，與方式，其先則起源於宗教，其用則普及於政治，而當春秋中晚期國交際廣，尚文之風愈盛，此禮節的注意自必日新增加，而其時又的新思想開明運動遂漸興起，則凡上古傳統種種奉禮迷信之禮文儀節，自不得不有一番意識的革新，而又自世說日興，封建政治已有其基礎上的動搖，此則對于禮之性質，更待徹底改造，此皆想因於時代之變動而來，而對於此下之新學術，新思想，則尤有莫大之關係也。今試者舉一例論之。成周十年，梁出崩，晉侯以驪姬召伯宗，伯宗在路過一粒戴重大車的婦人，知其非常人，問梁出崩的事，此人說：

山有朽壤而崩，可奈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絲麻，蠶繅，蠶桑，出次，視朝，史辭，以視焉其如此而已。

伯宗以此番話告晉侯，如其所言行事，第一事可見當時開明風氣已動，即過山崩之類非常大事，一不知名的婦人上其把極確的觀點解說之，謂山有朽壤而崩可奈何，可見古時禮儀儀節，在時人理智上



早已不信其有何效用，但一時都不能急遽變革，過山過海等事，仍有須一番儀式表示，於是此人再為舊禮儀式加上一個新的說明，認為國君在名義上既是山川之祭主，則遇山川崩潰，自應照例有一番內心的表示。此種意見，由近代人看，好似不敢苟笑，在當時實是最新理智運動的起點，極高革命之意見也，直至民國末年，荀子還說：「君子以為文，百姓以為神」（天論）禮的意義，開始由神變到文，便在春秋，這是甚為注意者。

又據公十四年，師曠傳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誠甚其甚矣。曠對當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天之愛民甚矣，曠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而矣。

此番話，雖依然是舊書中的理論，雖依然是西周初年人早有的見解，但直到此時說來，還見其有革命性，禮是正君臣定上下名份的，現在說臣出其君反而是君的不是，可見當時人對禮字之開明了。所以北齊文士說：

詩云：誰能執熱，澌不以澌，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澌也（襄卅一年）。

此又是一個字之新解釋，政治交手，禮卻如涼水之澌，這是說禮可用來解救政治之酷熱，這又何嘗是正上下定名分呢？更亦並不是一而已，這是開明運動自由主義以後的新禮意。

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差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取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義國若難將及身……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這是說禮極極意義，但自然不是正上下定名份，此一禮對禮相禮之禮，早已僅成空的儀式形式，魯昭公只習了那些，也學不了他的君位。但時人還依然看重禮字，所以說這些只是儀式形式，配不上叫「教」。以上所舉，都可見在春秋中晚期，無論宗教信仰上，政治理論上，乃至日常生活上，莫不有絕大的變動，而此三者，古代則全用一個禮字來包括，此因那時尚是封建社會來着禮迷信的宗法習慣。

## 雲南印刷局

電話一四三

專印

\*\*\*\*\*

- ◎ 刊物書報
- ◎ 五彩商標
- ◎ 各種零件
- ◎ 箋封表冊
- ◎ 出版迅速
- ◎ 議價公道

\*\*\*\*\*

地址 昆明報國街

## 昆明新新書局

新書部 文具部 印刷部

\*\*\*\*\*

- ◎ 新書部
- ◎ 文具部
- ◎ 印刷部

\*\*\*\*\*

地址 本市正義路三八號

故政治宗教性與階級性發生的話，其內裏却並非未其理，現在則新思想開始萌芽，神權、宗法、貴族階級初次崩潰，新的人生哲學亦接踵而起，人們對於禮字的觀念雖然十分重視，其內裏的意義早已變質，由此逐漸趨於孔子與儒家之產生。此乃為中國有學術思想之正式開始。

# 論陶淵明思想

徐嘉瑞

## (一) 引言

陶潛的思想，有積極和消極的兩方面。以前的人，只是看他的消極的方面，而忽略了他在社會的積極與輕蔑的方面；而且他的消極，是隱居，他的思想是與現實的，他的詩歌，也是現實的；而且他的消極，是隱居，他的思想是與現實的，他的詩歌，也是現實的；而且他的消極，是隱居，他的思想是與現實的，他的詩歌，也是現實的。

這對於他借社會輕蔑世俗的精神，能夠徹底理解的了。陶淵明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

他不是佛丹與求術的六朝人，也不是縱酒淫蕩墮落世事的六朝人。他不願離開人間，他和他的隣人一起過着最艱苦的生活。對於他的詩歌的現實性，能夠理解的人，以前也還很多。如陳無已後山詩話說：「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也不文耳。」

這是真能了解淵明的人。他是農人的朋友，他的詩所寫的是農人們自己的生活的時代，能用很平凡的字句作詩，已經了不起了。我們看他的詩句，如：

今日天氣佳，請飲與鷗鷺。踏歌無俗調，所說聖人篇。鄉里有時閑，念我意中人。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今我不為樂，應知有酒飲。但使願無違，吾已足矣。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田家豈不苦，弗畏此辛勤。積善云有報，夷狄在西山。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行止豈無端，誰知非與是。清晨聞叩門，倒屣往自開。問子是誰歟，因交有好懷。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若是不飲，空負領上山。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夜夜啼不寧。歡情故無匹，多慚憂少年。相知不好筆。阿舒已二八，夜夜啼不寧。歡情故無匹，多慚憂少年。相知不好筆。阿舒已二八，夜夜啼不寧。歡情故無匹，多慚憂少年。相知不好筆。

## 雙南論

己，是劍出燕京。舉世無知己，止有一劍。此外的應很多。這一些詩，和玉梵志的白話詩毫不了許多，無怪沈德潛說他山應運了。應運白一詩「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和陶詩正相彷彿。這一種詩，不但六朝人不能理解，東宋人也不能理解。所以陳後山說他「不文」，這才真是陶潛的知己。千年以來，只有兩晉時代，能夠「不文」，其「不文」，才是他的偉大。

他的「不文」還是生活環境造成。他和天真的農夫住在一起，所以自然發出許多真的詩句。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

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沈德潛說：「淵明志於道，所可學耶？親其詩辭，亦悲。」

## (二) 陶潛詩歌的積極性

詩歌是人格的表現，陶潛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是一個入世的詩人，是一個現實的詩人。他不要沒有理想。他的理想仍舊在農村的土地上。他的歌聲，與農夫同。並且他沒有忘記了國家的社會。對於當時的社會，他自己的國家，是提出了極點。可是你知道，這一個偉大的愛中產生出來的。

一般人從居林花記，以為桃花源在天上。不知桃花源即是他所愛的他所長久居住下去的家鄉。若果把他看做一個高蹈派的詩人，那是錯了。沈任公說：「如果他在華竹麼性到馬姑劍，未免把他看小了。」

沈任公先生的話，也只是看見他的一面。他的詩篇之所以偉大，正由於他高尚的品格和氣節。他的詩說：「朝飲仁翰生，夕復何求？」及時當飲，歲月不

得人。「前當當幾計，求知上治路」。古人借才除，念此使人帶。

他的詩又說：「得時失時，日逐對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難寐。風雲思

清遠，去來何依依。」這詩與前一首，簡直不像他的作品。他的

看做是沈沈的，迫求立身的大。劉得仁說，是夕死可矣。這也

切切，他只有沈沈不待，我亦不待，我亦不待，我亦不待，我亦不

探求。他在思夜中，只看見他所想的，這「沈沈」的所在，在找

黃元亮自以昔世空輸子孫，「古今令陶陶，而後德之。自劉得仁

此。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與壽，乾寶父子，大論六法之所在，

王靜安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言於夢，乃有可得而言者，

此。陶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

人格，則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殊未之有也。」

格是高的評語。假如做了這好負責，在封建社會下面，以忠君愛國作人

章林玉維是「洗言孔甘」。這用沖淡粉飾的，越加你的醜態。所以不必談

他的詩中，亦多有隱語，有好多悲緒。都是從後世觀。真西山說

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瘠以自絕。食則飲水，人則有以堪他

和樂酒香。這世事的竹林七賢，混在一起。又因為他「且不知有

也加以憐憫。我們若把他的思想加以分析，甚至於對他的詩不願一覽，

這一類的詩，如「子孫」，或「沈沈」，或「沈沈」，或「沈沈」，或「沈沈」，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是「打向」或「自然」的。這「打向」或「自然」的，是「打向」或「自然」的，



字作分者。蓋後人不知久為文之形誤。以久與分之草書形近。誤訂為分。喪注云。天分歸地。地分歸地。殆亦後人據正文之誤而改之也。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

王重民曰。下鬼字下本有者字而今本脫之。韓詩外傳死者為鬼。鬼者歸也。幽而論死籍。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風俗通。死者謂也。鬼者歸也。精神消滅。骨肉歸於土也。鬼下並有者字。互林引正作鬼者歸也可證。光按。王按是也。釋訓注引尸于鬼者歸也。亦有者字。

黃帝曰

光按。上文作黃帝書曰。疑此亦當有書字。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

光按。老子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噬。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啼。和之至也。莊子庚桑楚篇。能兒子乎。兒子終日號而啼不厭。和之至也。是此文所本。

禮將休焉

各本禮作禮。光按禮節古者通用。禮也者體也。體者質節也。所以體親大臣。禮注。謂加禮容而敬之也。

孔子遊於太山

光按。以下一事見懷子。孔子家語六本篇。說苑雜言篇。此文與家語最近。

見樂器期行乎廊之野

光按。禮書古今人表。家語。作樂器期。家語注。聲宜為器。或曰樂器也。文選說文後考賦注引。廊作鄰。

鼓琴而歌

而吾得為人

光按。此交當作吾既得為人。下吾既得為人。吾既已有年九十矣。一律。家語有既字。說苑修善既已得為人。類聚引作吾既為人。並是其證。

不免禳祿者

釋文作禳祿。光按。禳祿禳禱古今字也。此書多用古字。處所條當是禳禱。

吾既已行年九十矣

光按。九十下當增有五二字。類聚引作九十有五。家語說苑並作九十五。是其證。王重民云。類聚五百第九引。禳禱高士傳作九十有五。

死者人之終

王重民云。意林引。人作民。說苑。聖賢高士傳並同。釋民字是也。光按王說未確。懷子人亦作民。然此則全文與家語最近。家語字作人。更檢家語王言解篇。如此則天下之民名繁與焉。此書則限王篇。其民不食不衣。皆有民字。則此句字本作人。非由避唐諱而改者也。意林所載蓋是別本。

處常得終

廣文略云。說苑雜言篇得作待。王重民云。作待是也。蓋家語樂天知命。既期實者上之常。死者人之終。故自謂處常以待終。當有列矣。若作待則非其旨矣。御覽四六八引正作待。類聚四十四引作居常以待終。文雖小異。而待字固不誤也。光按。王說未確。懷子字亦作待。家語注。注。得宜為待。此則全文與家語最近。實當作待。義始可通。類聚所據當為後人校改之本。

林類年且百歲

釋文曰。類音漢。或本作類者誤。

彼歌並進

釋文曰。並進音切。光按。釋文音景也。字假爲傍。說詳黃帝

篇從節子並進而承之錄。

彼叟可言者試往訊之

釋文作有試往訊之。亦按。釋文本義不可通。有蓋者字之形誤

故能樂若此

世德家本無能字。王重民曰。北宋本。古府本。御覽四六八引

並有能字。上文云。少不動行。長不幾時。故能得若此。亦有

能字。當據補。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

光按。文選鮑明遠行樂軍城軍謠詩注引。生下有之字。疑是。莊

子齊物論。予惡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痛喪而不知

經者邪。與此文較近。

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江本末後家本亦作吾。

子貢倦於學

光按。以下一事見荀子大略篇。孔子家語田器篇。

有焉耳

江本耳作爾。光按。耳爾古多通用。家語作自。耳之形誤也。

望其攬孳如也幸如也墳如也高如也

光按。此文當受餘孳如也一句。孳孳始孳孳爲孳字。讀者或記異

文孳也一句於偶因闕入正文耳。荀子作孳如也。墳如也。高如

雙南論

也。息學古同字。案語世製其廣則幸如也。視其高則墳如也。將

其從則孳如也。文雖小異。而似三句並列。無密如之語。是其明

證。楊倞注荀子云。息當爲幸。幸。家也。列子作孳如墳如。此

說非也。上文首與其墳即斥家言。如楊說言家如也。不解之

甚。故知孳當作孳。朱駿聲云。息當訓澤漫地。是也詩。繄繄于

九皋。傳詩云。九皋九折之澤。蓋息是澤漫地。九皋故澤九折

。泉高與高聲近義通。禮記問食位。天子皋門。注。泉之言高也

。故得訓爲高地。此文等如即謂如澤漫之高地也。楊倞云。列子

作幸如墳如。是孳所見本尚未得孳如也。一。墳孳子作孳。家語

作孳。孳音未安。此音不誤。孳孳孳上。墳大防。五百一。青陽

之間凡上而高且大者謂之墳。一方言十三。家。秦晉之間謂之墳

。說文。墳。墓也。此蓋後起之義。禮記檀弓上。吾聞之。吾也

墓而不墳。故墓。墳之義本有別也。一。家語作孳。蓋孳家語

者用荀子之而誤讀之。因增孳字耳。考工記陶人。甄寶五勝。說

文。高鼎屬。是墳高三名並用爲形容語也。

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光按。荀子家語作小人伏焉。伏即伏之形誤。下文仁老息焉。不

仁者伏童。亦以伏與息相對。是證此文不誤。

知老之憊

林本屢誤作憊。

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光按。荀子。家語。無仲尼曰數句。蓋僞列子齊者之所增益。莊

子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伏我以老。息我以死。

是此文所本。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光按。晏子春秋晏公問曰。古有三言。晏子曰。善哉。晏子曰。善

者上帝以人之形爲善。仁者息焉焉。不仁者伏焉。

死者德之微也

光按。老子第五十一。章。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孰之。亮之。覆之。故謂死德之微也。

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光按。莊子齊物論。子奚知說生之非感乎。子奚乎知惡死之非病。莫而不知歸者耶。是此文所本。

何人哉

光按。釋文出人才。云。香哉。下同。是脫本故作才。古通用也。

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

光按。狂蕩爲。去聲。說文。侮遠行也。楚辭九歌。魂靈靈而南行。王注。徑之遠而之見。今北平俗語猶謂人遊蕩不歸曰狂蕩。書作狂。蓋延之俗體。

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著

釋文作誇張。

鍾賢世

張注曰。宜重形生。光按。張說甚也。納向樓錄云。飛字誤以賢爲形下文。隨世隨死。世亦當作生。穆玉篇。有生之氣。有形之狀。靈均也。亦以形生對舉。然世生之淵不近。古書假字少此例。蓋係此書者以意爲之耳。釋文鍾作禮。

靜也虛也得其居矣

光按。老子第十六章。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與此文相近。

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光按。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第十九章。絕仁棄義。民

粥熊曰

光按。漢書藝文志道家載粥子二十二篇。今存六篇。不見此書所引。蓋漢志所載其書久亡。今書是後人僞託也。

不覺其虧

林本非亦不覺其虧。光按。林本是也。亦不覺其虧。與亦不覺其虧相對。而亦字相承。著作亦不覺其既不覺其虧。則是上文之轉語。非其旨矣。

若躡步躡蹠

廣雅釋詁。一躡蹠也。

長廬子

光案。史記孟荀列傳。楚有長廬。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長廬子九篇。其書今亡。

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

者也

道藏白文本林木本任承。光案。上已言河海。則此作火木是也。御覽三十七引呂氏春秋。長廬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也。是此文本於長廬也。

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

光案。御覽二引。二謬字下並有矣字。

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光案。莊子齊物論。彼亦一其非。此亦一其非。

舜問乎丞曰

釋文添作承。光案。以下一事見莊子知北遊篇。子作丞。丞添右

或通用。

###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

光案。白帖十九引。孫子作子孫。張君居莊子子作子孫。疑是。下文張注。子孫何所委蛇。是張所據本作子孫。

### 食不知所以

光案。莊子以作味。上文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則此句字當作以。張注云。昔自爾中來。非知而食之也。正得其義。是張所據本。字正作以。

### 天地強陽氣也

王重民曰。莊子知北遊篇。天地下有之字。此不可省。疑列子本亦有之字。而今本脫之也。郭注云。強陽氣運動耳。又高言篇。彼來則我東之來。彼往則我西之往。彼強陽則我與強陽。郭注云。高言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是強陽有運動意。蓋與御祥義羊等字同爲疊韻連綿字。此謂身生性命子孫非人所育。均是天地之運動。更不知天地之旋轉運動亦一氣耳。若明天地之旋轉乃氣之運動。則天地間一切將胡可得而有耶。天地之強陽勿畜運。若無之字。則語不朗。張注曰。強陽猶剛質也。失之。

### 請其術

光案。御覽四八五引作謀術。

### 三年大壤

選陳白文本林。本宋徽宗本通作穰。王重民云。古府本作穰。釋文。穰如重切。又作穰。光案。作穰者假爲穰。廣雅釋詁四。穰也。穰子庚章楚篇。畏穰大壤。釋文曰。本文作穰。是其比。

### 手目所及亡不探也

光按。淳化閣帖八。蕭子雲書此文。目作目。下文言亡不探也。則手目不得並舉也。

### 沒其先居之財

光按。是御覽四八五引唐作君。誤。居新也。

### 遇東郭先生問焉

江本宋徽宗本釋文遇作遇。光案作遇是。古嘗遇遇互誤。蕭子雲書亦作遇。

### 似而有之皆惑也

世樹堂本初作似。口虛報文曰。初古誤字。見淮南子人間訓及漢書儒林正義傳。口充案。虛說是。古無似字。以似爲之。說文。似。伸臂一尋八尺。是似之初義。由伸臂度益引申而得似義。亦猶尋之義也。說文釋義也。从工口。从又寸。會意。工口氣聲。又寸分理之也。三聲。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詩以从工口。从又寸會意。非是。以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爲似義。是非。此字當從二又。從口。會意。二又兩臂。口。嚮也。度度兩臂得八尺。是其本義。由度量引申而得似之義也。亦猶度之義也。說文。度。法制也。從又庶省聲。朱駿聲云。度。繩於人手取法。故從又。其聲是也。引申而得似度之義。初之爲繩亦猶度臂八尺之義。爲繩繩之法制之度之爲制度之度已。後人以其義漸遠。故別

認爲字以別於似也。



# 清初圈地問題 (續二)

吳乾就

(五)

滿清入關之初，雖有明室之良莊，宗室動成中官之賜地，及無主荒田，足供其開墾，惟問題并未以此而解決，且日趨複雜。滿人按其曠野之氣派，迥乎漢人，自意中事，順治五年令漢人遊徙南城，亦以此故。今直隸九府州縣所開墾之荒莊，順治，與無主土地，自非集中，乃「與有主之地，大牙相錯」。苟滿漢雜處，則糾葛時生，勢所難免。順天巡按柳寅直有見及此，早在順治元年十二月舉行開地之初，即建議開墾辦法：「先以各州縣之大小，定開地之多寡，令滿人自占一方，在此範圍內之漢人有主田地房屋，盡行讓出，而另以他處察出無主土地充補之。」務使滿漢界限分明，絕無各別而後可。」柳寅直奏稱此辦法之便有云：

「蓋滿人共聚一處，汗陌在于新，庭舍在于新，耕作故放，各盡力勤，我輩人，我輩我理，無相侵奪，爭強不生，其便二；軍役田賦，各自承辦，滿漢各官，無相干涉，亦無可委卸，其便三；處分當，結界明，漢民不致致疑，得以保樂安生，毋枉如故，賦役不繁，其便四；可仍舊仍，可檢者檢，漢人樂從，其中有生者歸併，自不容無主墾墾，其便五。」

(註六十一)

上諭下月餘詳議遂擇，越十八日，十二月廿三日，遂准如柳寅直所奏，隨戶部曰：「此等地方，若稍墾稍闢，必爭鬪不止，可令各州縣鄉村，漸墾分墾，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當年即照此議，擬給發邊界標識王爺官兵丁，其後至者亦依此行之焉。(註六十一)

柳寅直原以漢官為漢人者想，為免受滿人之欺凌而出此，立意未

善不善，孰料實行之下，弊端叢生：第一，開墾地內，除民開墾熟地須遷移外，(註六二)民房亦概讓出，人民離其田園，別其墳墓，遠適他縣，廢舍無依，籽種未備，以種新授之田，(註六三)不免流離瑣尾。是以即就務他處之地，亦有懸故土而不敢去其鄉者矣。(註六四)御史吳達，言人民流離之苦，最為痛切，而其後果之嚴重，尤足發人深省。吳達之言曰：

「上諭：此布命大定統制，敵底清區，益入為出，黨變不裕？不此之務，而取民之津，令八口無家，遺穢相望。；益上亦念追磨之與，蕩弊之苦，携分地者受之耶？一方騷動，到處驚惶，詔旨繁興，輿志搖惑，常有東顧西顧，絳時率野，相視而下，肯施屢作之功者矣！胡彼流離飄蓬，亦安之乎？狂飈驟降，既查生之無路，有迫而盜耳！緣此肆行劫掠，村落多警，鄉里不寧，臣恐即在本縣分地之區，當無視太平之福大也！誠得禁止其後，而盡反吾民俯仰之資，將見禁止猶存，故鄉風景，依然可憐；庶幾落籍周京，瞻身尚識邦畿之止矣。……試觀去年六月以前，所在傾心，歸順者何其易；自六月而後，面目一改，人心非故，更加以分其侵侮，騙之流離。由此言之，危機禍始，乃自上開，非由民謬。」(註六五)

第二，定議開墾之初，雖說分別開地美惡，公平分補，(註六六)實際俱以不毛餘地，兌換膏腴沃壤。(註六七)故御史吳達奏稱云：「逐日分地滿洲，幾旬無有聲口。皇上曰：分其地而償之，非奪民也。豈與軍營小民，子身遭之他處，令懸欠不毛，勉索地之地而，僅利且起，轉展濟日，日口口口，！」吳達因問百姓：「生益無路！」

有以也。(註六八)

第三、甚且地已闕古，尙稱闕地之概。(註六九)而闕地之地，或虛懸遠未抵補。(註七十)人民控告，戶部不爲申理，反加刑責：

東華錄，順治九年十二月壬寅(初四)諭戶部：「清苑縣民歸斯行等控房地被王儀等占奪投充，朕命九卿大臣等會審。據奏：歸斯行等三百餘人房地，戶部撥給王儀等，未肯補還，原非王儀等帶投，奈衆民不告求得地土情由，懇執王儀等帶投，屢次擬追，故受刑責。朕念王儀等九莊與三百餘人，皆係原民，衆民既已不得房地，又復屢受刑責，因將戶部尙書革職等及原任知縣周璋，分別處分。今將王儀等所領八莊房地，永遠受資之三百餘民，仍令免九年地租，以示優獎。小民之意。此外各地方保凡戶部附給地土，不得妄投此例，渣書取罪。」

第四、已業，趨占逾數，數目不明，界限不清。投充奸人，「井將地姓地主，認爲己業，拂投旗下。」(註七十)左都御史屠輔等亦奏：「八莊投充之人，自帶本身田產外，又任意私盜或指隣近之地，據爲己業，或連他人之產，隱避差徭。」(註七二)以致順治二年後，就以二年至九年間爲尤甚！「畿內小民，與投充者紛紛計告，訟牒日盈于河徒之庭！」(註七三)而滿官每有袒投人，若歸斯行等之被王儀等帶投案，即指歸斯行等三百餘人之八莊房地，實由戶部撥給王儀等者。此兩案之餘詞：據屠輔等奏請：「致戶部撥投之人，原屬投部情查報給地目登記部檔者爲準，今戶部即將歸斯行等八莊房地，歸給王儀等管業，其爲王儀等將之帶投旗下，彰彰其罪。歸斯行等既不

得直，遂以「冤無對詞，輕消賢懸。」(註七四)上諭卒將八莊房地，退還歸斯行等三百餘人，蓋亦以投充之王儀等「多占地畝，即還原主」之真耳。帶投問題如是爭訟不已，故御史邵士樞奏請「正經界以止亂源」云。

「原其爭訟之由，起于圍占地界之不明耳。圍占地界之不明，又

雲南 雜錄

由于圍占數百之未清，數百未清，界限因而混濁。此所以紛紛

而告于無已也。皇上發念民艱，肅清積弊，勅下戶部，將擬內

「帶圍占地畝，逐一清冊：某州縣原領地若干，今被圍占若干，某莊頭圍占某鄉里地若干，某鄉里未圍占若干，移咨該督撫

按，逐一查明。仍于圍占地界，立石爲限，永遠恪守，庶小民與莊頭各有經界之可憑，強者不至侵漁，弱者得以安業，而爭

訟不求息而自息矣。」(註七五)

奏上，奉硃批：「戶部知道。」未審戶部派果如部十糧所請施行

否？而帶投問題是否以此而解決，尤未可知也。

圍占撥補之法，初意原所以安民，乃實施之後，其擾民有如此者，殊非建謀之柳實東姑料所並及，爲極恤田運被圍者之艱苦，順治間

曾先後免其稅糧：如二年六月甲寅(初三)「免近畿圍地今年額賦三之二」；三年三月乙卯(初八)「詔：「近京居民，田宅圍給與人別行補給者，免稅糧一年」；十二年八月癸酉(廿二)又諭：「畿內地地方

人民艱苦，房地與經圍撥，水旱運糧相仍。……其直隸八府州縣，順治八年至十一年未完錢糧，實欠在民者，悉爲蠲免。」(註七六)然則

免債一時特惠，而高麗田地傳房流，則永無復得之望，苟圍而不補，或爲奸人帶投旗下，其田地縱被復舊，復何利乎？此圍撥之所以擾民也，又豈僅擾民而已哉？而「零星無路」耳！

圍撥制行奉三年，流弊滋多，人民實生無窮，果如吳運所奏，強悍者相率爲盜。統治者不得已，乃下順治四年三月廿九日下諭廢止

之。

三月庚午(廿九)諭戶部：「強圍從前在寧京時，原有田地耕種，凡墾荒家口，以及行軍之需，皆從此出。數年以來，圍撥田屋，實出于萬不得已，非以擾亂吾民也。今開闢國之民，漸離失所，煽惑游民，相從爲盜，以致陷罪者多，深可憫憐。自今以後，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圍撥，著永行禁止。其先經發圍之家，著作速復舊。如該地方官怠玩，不爲速補，重困吾民，

總戶部錄密究處。著俸選行文該撫核，派書查民，咸使聞知。

（註七）

國制編縣則令廢止，俱民田之被圍占者，仍所在多有，故遊至康熙三年又有「民間地上，不許再圍之旨。」（七八）至若圍禁制所引起之流弊更未以此而告終，尤以帶役為然，如上文圍禁弊端第三第四點所述，因圍占地額，數額不清，經界不明，投充漢人，乘間置產帶役之事，晚至順治九年，尚迭有發生。形諸奏表上請，其情形之嚴重可見。又現旗下僕役，應為滿人之寄生體；凡出地耕種，買賣經營，力役操作，一概此輩壟斷，滿人自歡迎漢人投充之不暇；是以每有圍買產告許之件，滿官必相讓投充人。于是，莊頭投充之人，狐假虎威，行，不擇「漁肉騷擾，鄉民小民不得安一日之樂」；甚且「殘酷甚吏，決不容爭之分。」（註七九）如是順治四年圍禁雖云暫止，實則民產之被占奪如故。官并撥補之幽薄田土亦不可得。此實巧取豪奪被圍地，其禍烈矣。

（本節完，全文未完）

註六十二：東華錄，順治元年十二月己未條。此段下文俱據柳寅泰，加括號者乃柳氏原文。

註六一：同上，順治元年十二月丁丑條。

註六二：東華錄，順治二年二月壬戌，給事中向玉野奏：「民間墳墓，原有在滿洲圍占地內者，許其子孫，歲時祭掃，以廣皇仁。」

又順治二年二月丙寅，命戶部傳諭管莊撥什庫等：「凡圍占地內，所有民間墳墓，不許毀壞耕種；所植樹木，毋得斫伐。」

又順治十五年四月辛巳，禮部奏：「和碩親王墳園圍占地內，所有寺廟墳墓，宜令遷移。」得旨：「民間年久墳墓，及供奉神佛之寺廟墳墓，為朕種子建立墓園之故，俱令遷移，朕心實為不忍，况事繫百姓，莫非朕之赤子，所有墳墓寺廟，不必遷移，仍著照舊存留。禮部尙書嚴格稽考，速前往，將朕親王新園附近墳墓存廢，并寺廟僧道等，傳集曉諭。」

律知族體恤隱之意。」

註六三：東華錄，順治二年二月丁丑條，順天巡按宋權奏：「文明河史料，內稱，第三本，頁二八，山西道監察御史張登瀛揭帖，「順治三年五月初四日劄」謂：「圍濠之地，或以他縣抵補。」

註六四：明清史料內編，第四本，頁三零八，順治八年閏二月右副都御史奉夏巡撫李鶴揭帖。

註六五：明清史料內編，第六本，頁五三四，順治三年三月初一日浙江道監察御史吳楚發題本。

註六六：東華錄，順治二年二月己未，令戶部傳諭各州縣有司：「凡民間房屋有為滿洲圍占受換他處者，俱視其田產美惡，速行補給，務令均平。倘有磨顯前庇，不從公速撥，耽延時日，爾部察出，從重處。」

註六七：同上，順治二年六月壬戌，順天巡按傅景星奏：「田地被圍之民，俱覺發跡濶地，若仍照舊贖民地征輸，則苦累倍增，應照屯地原額起徵為便。」

註六八：明清史料，內編，第六本，頁五七六。

註六九：同註六八。

註七十：明清史料，內編，第三本，頁二八一，山西道監察御史張登瀛揭帖。

註七十一：東華錄，順治九年五月乙未，御史。廖春奏。

註七十二：同上，順治十二年正月丙午條。

註七十三：明清史料內編，第四本，頁三二零，順治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山西道試監察御史禱士樓題本。

註七十四：此別傳十德題本原文。

註七十五：同註七三。

註七十六：分別見東華錄該年月日條。

註七十七：東華錄，順治四年三月庚午條。

註七十八：同上，見康熙五年正月丙申條。

註七十九：同註六四。

# 對於史記中幾篇列傳的商榷

傅懋勉

我們對於過去的典籍，固不可不信，亦不可盡信，史記一書之價值，雖不容抹殺，而其中錯漏之處，亦所不免，前人對於史記評論已多，現在只就或對於史記的一點意見，寫在下面：

我以為史記中有幾篇列傳很有問題，我們現在先說司馬遷自序，這篇文章有許多可疑之處。

第一，自序中談到自己作史記的風姿那一段其中有幾句話，很有問題，自序云：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漢書通傳作十年）而太史公遂卒陳之禍，由于纒難，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余之即也夫，身累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繼約者，以盡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伯也，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戰而論兵法，不韋逐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實思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連往事，思來者，於是乎遠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按漢書通傳：「退而深惟曰：夫詩書繼約者，欲盡其志之思也」，此段竟接「卒遷幽居以卒，至於麟止」，西伯拘美里，伯也，孫子戰而論兵法，不韋逐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實思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連往事，思來者，於是乎遠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古者當官而名聲，不可勝記唯取儉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伯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戰而論兵法，不韋逐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實思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連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孫子斷足，移不可用，退論齊策，以抒其憤，思發空文以自見……

西伯拘而伯也一段，與史記司馬遷自序中所引，辭意全相，司馬遷為避重復而刪去一處，非不可信，然亦何至獨刪自序而存報任安書者，况司馬遷以如此文章，豈肯在兩篇文章中用那樣相類的辭句，且報任安書中，西伯拘而伯也一段，與下文亦有重複之慮，前

雲南論叢

而說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斷足，」後面又說：「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左丘失明，即是左丘無目，孫子斷足，即是孫子斷足，稍有文章技巧的人，都不肯犯的毛病，安能出諸司馬遷之手，我以為西伯拘美里這一段文章，很可能是偽作或語或偽作孫子之手，有意在司馬遷自序及報任安書中同時加入這一段文章，一方面是替司馬遷找出幾個伴來，同時也可以使自己的偽書足以徵信於後人。

第二，今所見太史公自序，皆篇後有小序，此項小序，恐是後人所補，如伯夷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齊魯國既死，天下稱之，伯夷列傳第一。

又如貨殖列傳序云：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者，智者也，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又如司馬遷自序傳第六十九，惟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發藏詩書，故明堂不寔，金匱玉函，蘭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張敖軍法，……太史公仍入子相招墓其論曰：於戲余維先人，嘗學斯事，斯於唐虞，下至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欲念哉之念哉，因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以始察終，見感觀發，論者行之事，略攝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輿，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蓋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見，神，天人之際，承取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掛繩共一轆，運行無弊，純掃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佐州世家，扶義倣，不命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就成一代之言，厥協六

一三

經與俗，整齊百家雜語，歲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

七午。除一惟張璠漢五帝末流：...俟後世聖人君子，一一段，是司馬遷

論序史記內容，其餘各篇之小序皆有問題，按史記中兩人合傳者，小

序中於兩人事實實有關係，且兩人在事實上時代上皆略有關係，如管

無列傳序云：管子後矣，夷吾則者，齊桓以藉，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又如後里甘茂列傳序云：秦所以東據據諸侯，裡里甘茂之策，佳傳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管晏事功略同，裡里甘茂事功時代並同，餘如范雎蔡澤，同傳，

應融趙相如同傳，皆有道理，惟管仲連與歸陽台傳，為不倫不類，史

記管仲連歸陽台傳序云：能登深說，解患於國城，輕爵祿，樂肆志，作管仲連歸陽台傳第

十三。鄒陽雖亦縱橫家之流，然其時代事功操持均無與管仲同傳之理由

其序中所言管仲歸陽台傳志，云云皆謂管仲，而無一語及鄒陽者，按漢

書鄒陽傳僅作管仲連列傳第廿三，此亦管鄒不同傳之明證，又屈原賈生

列傳序云：仲辭以諷，連類爭義，離羣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廿四，

屈原賈生遭遇雖同，似有隔代之嫌，且僅言離羣而無一語及賈生

者，此既足說明小序之妄，亦顯示出屈賈賈生同傳，尚有问题，

又從文字上看，小序亦不可靠，司馬遷的文章完全是散筆，而小

序却多有結構者，如孔子弟子列傳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成爲師父，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第三，司馬相如列傳，淮南衛山列傳次第上有問題茲錄史記次第

與漢書次第作一比較

史記 漢書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衛將軍驍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將軍驍騎列傳第五十一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匈奴列傳第五十三 匈奴列傳第五十三

如據史記次第，則匈奴列傳之居李廣衛青之間，似以李衛霄擊匈

奴者，然則何不將匈奴列傳，設於李衛之間或李衛之後，而獨于李衛

之間？又史記以司馬相如傳西夷列傳之後，亦不得以相如傳通西南

夷爲然，而淮南衛山列傳之居司馬相如傳之後，應更列傳之前，亦

與時代先後分類性質不合，故今見史記次第，是否爲史遷原次，頗成

問題。

其次再說屈賈列傳與司馬相如傳，這幾篇列傳問題最大，我很

疑心司馬遷是否作過屈原傳，也許他作過一篇賈誼傳，而且這篇賈

誼傳本來也沒有把賈誼或申屈原文收進去，如果司馬遷也確曾替司馬

相如作過傳，也不會包括于屈賈一類的文學作品，因司馬遷那時代

還只是注重經術行誼，在他們眼中，經學就是文學，經學精通的人，

還是文學家，這種觀點，在孔子時就已如此了，譬如孔門四君中的文

學科，以子游子夏最傑出，那也就是說子游子夏的經學最好，所以史

記中只有子夏傳而無文學傳或文苑傳，而且在儒林中立得的人，其全

是經學之士，當時以辭賦見稱的人，並無一人在內，因爲這般辭人儘

管爲帝王們所賞賞，至多亦不過個虛名，只靠辭賦，是成不了什麼

器號的，像枚乘吳王辭人，史記中也有傳，但他的立傳，是爲了他的行

誼，不是爲了他的辭賦，所以在枚乘傳中一篇辭賦都沒有收進去，可

是在史記中獨有屈賈傳司馬相如傳收入那篇多的文學作品，不但與史

記一般體例不合，與當時社會風氣亦不合，在本傳裏收入文學作品的

事實最早不能遇到的，到班固手裏才算成爲定例，總之，史記一書之

有問題是盡人皆知的事，以上所舉，只是最顯著的或端罷了。

# 德國的心服

(續)

Emil Ludwig 著  
陳輯光 譯

處戰後德國的問題上，美國作者所提出的計劃大都走上兩個極端：一方面主張完全毀滅了德國，強迫德國男子到其他国家做苦工，破壞其一切工業設備，把它分成一切左右的小國，另外一連連講穿過酒而再毒德國人；支持其悲而有理的人士，舉行民主的選舉，以及自稱第三種方法，據我的意思這是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至於這兩個極端之間，其目的，是使德國領會到自已打了敗仗，還要使他們領會到自己是應受打了敗仗的處罰。

我們先就說說這問題，對於戰後德國以及戰後期中作事處境的工人，這就說說這問題，加以處罰，而且我們要期待作事處境的工人，如聯邦領袖人物，以及納粹黨魁，軍事長官都包含於戰犯之內的，審判戰犯應當公開舉行，用無絲毫的電影新聞片給德意志之國聽衆聽，仔細聽着他們那叱咤一時的領袖之真鳴，和由電影新聞中他們的面孔上，了解到那是真理，那是說謊，這會使德國人重新考慮其對於昨日禍害之見解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虛偽解除武裝的悲慘景象，不得再加以重演了。完妥解除武裝是解決德國武人精神問題的唯一可能方法，因為最後之戰官工作，在於解除德國人身心上及心理上穿着軍裝的習慣，另他一方面必得教訓德國人在他們中間容受了外人的軍裝，由於軍裝仍舊是德國權威的正式象徵，任何外國的事物，缺少了軍裝，就不會使德國人從這方面去了解其失敗了的這個事實，那時上層社會會對他一個朋友說「福利社」這天我們似乎當真打敗了。

國家解體當派兵參加這支軍隊，必須弄到使德國人親自見到他們國家的所獲者是那些民族以及到底又是那些人勝過了他們。我提出這點做爲解人的意見，這真使德國人拿心服的唯一方法！而他們心服是決之因素。

論 論

整個情勢以及德人本身那態度決定此一事體，只有二三十年後，直到世上誰是相信了德國人態度有了澈底的改變，那時才可以撤退佔領的軍隊。

十年內不應允許德國人去國外旅行，我們配一配上次所發生的情形吧！

德意志共和，派了六百左右的大學教授到美國來，他們除了做爲中議院的應志之實，開始外，很少人還有其他的資格，六百個實業家又會利用不來款，必得阻止這項運動，這就引起了德意志共和的廢止。

如果德國人能得此種限制，那末就其困難的時期，他們才會尋究其感情而努力加以改變的，這就其困難的時期，他們才會尋究其感情而努力加以改變的，這就其困難的時期，他們才會尋究其感情而努力加以改變的。

分發德國爲多數小國，並不能保證了德國的和平；的確可以不用此種方法而打個別的國家態；那末現有的地域敵對態度會一下子消失，而全國會感到一種重新振興的國家意識；那末現有的地域敵對態度會一下子消失，而全國會感到一種重新振興的國家意識；那末現有的地域敵對態度會一下子消失，而全國會感到一種重新振興的國家意識。

和國爲一「德意志聯邦」以易北河爲東方國界，和「普魯士」和普魯士和德國其他部分隔離，德國軍事武力的主權都應屬於普魯士。

普魯士不願了，普魯士依然擁有若大地塊財產，而此財產乃爲造成破產的基礎。

把普魯士和德國其他部分分開也達到了分裂德國爲許多獨立邦國的目的，同時還不會引起全民族的反動，舉行全民投票時，佔於普魯士多數的普魯士的德國人，無疑的願屬於德意志聯邦而不歸併於普魯士。

一五

德意志，和奧地利。這法解決的優點是：(1)大約引不起民族迷

動。(一) 既除了普魯士貴族的權威。(二) 將來的普魯士國王或領袖決不可再由德國國體建立。這一次不特要把什麼樣的德款加在德國身上去了(上次德款就沒有收的) 以消除德國人之自大狂而教育之，這才是主要的舉動。這方面的成功比任何巨額的賠款更為有益。

再者，普魯士人得用工業製造全部復元機，世界上就沒有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其再度重振軍備。普魯士人得用工業製造全部復元機，世界上就沒有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其再度重振軍備。普魯士人得用工業製造全部復元機，世界上就沒有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其再度重振軍備。

普魯士人得用工業製造全部復元機，世界上就沒有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其再度重振軍備。普魯士人得用工業製造全部復元機，世界上就沒有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其再度重振軍備。

五年來世界並沒幫助德國工業而使之衰弱所獲的東西，為什麼就不能如此繼續下去呢？德國連連地種植了使國所獲的東西，為什麼就不能如此繼續下去呢？德國連連地種植了使國所獲的東西，為什麼就不能如此繼續下去呢？

德國連連地種植了使國所獲的東西，為什麼就不能如此繼續下去呢？德國連連地種植了使國所獲的東西，為什麼就不能如此繼續下去呢？

德國連連地種植了使國所獲的東西，為什麼就不能如此繼續下去呢？德國連連地種植了使國所獲的東西，為什麼就不能如此繼續下去呢？

我們無須擔心德國人復仇，事實上降低其工業生產力增高其農作收，一九三〇年七千萬德國人生產了百分之九十的糧食，專門家去取加發發和成丹黃族的架池，能夠使八千萬人人民完全靠着這個網上過活的。

經濟方面另外的，與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德國男子勞工重建德國人在其他國家所破壞的東非，並不是說所有的德國男子勞工重建德國人在其他國家所破壞的東非，並不是說所有的德國男子勞工重建德國人在其他國家所破壞的東非。

重新教育德國人應自五歲兒童開始，今日的希特勒青年，十四歲十五歲的青年也無不為力的了，就免由五歲的孩子開始，也簡要長達十五歲的青年也無不為力的了，就免由五歲的孩子開始，也簡要長達十五歲的青年也無不為力的了。

必再提到這分職業上所需盡的精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

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

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我深了。

德國歷史上的光明之頁及黯淡之頁同樣的加以呈現，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歷史上的光明之頁及黯淡之頁同樣的加以呈現。

德國的歷史上的光明之頁及黯淡之頁同樣的加以呈現，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歷史上的光明之頁及黯淡之頁同樣的加以呈現。

德國的歷史上的光明之頁及黯淡之頁同樣的加以呈現，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歷史上的光明之頁及黯淡之頁同樣的加以呈現。

我們不該去知道盲目服從一時的強方，是否給予我們出代價的。我們不該去知道盲目服從一時的強方，是否給予我們出代價的。

我們不該去知道盲目服從一時的強方，是否給予我們出代價的。我們不該去知道盲目服從一時的強方，是否給予我們出代價的。

我們不該去知道盲目服從一時的強方，是否給予我們出代價的。我們不該去知道盲目服從一時的強方，是否給予我們出代價的。

但自一九四五年六月號美國文苑









金色的魚兒去就來，  
荷葉片片像車。

船行得滿快了，那一個個黑斗笠的白髮老人打着槳，船頭坐着一個

小姑娘，小臉露着日光顯出棕黑色，日光却澄澈如湖水，她頭上戴了一

張網，把頭探在窠里，很失態的裝。那漁人拉起了網，將尾尾的小白魚，倒在船頭的窠里

而那一網交，你怎麼不把昨天溜走的那條紅魚撈了來呵！

那老人，依舊花白的鬍子笑了：「那條紅魚，是水鬼變的妖精，

只有這美好的湖上，才有這淨潔無瑕的詩。」

這詩是在藍天之下，碧水之上生活的漁人，却使我這漂泊江海的

人，生了「歸親切之感。我好容易認得這個踏浪風浪的漁人，這一個天

真，「我的心靈，請求不到的，會在這不盈七八尺長的小船上，那小姑

娘的歌聲中找到。」

她走到水邊，俯着臉低聲道：

「你們誰能教我過去嗎？」

那聲音，使得老漁人怔怔停止了搖槳，睜着那昏花的眼睛微笑着

。這陌生的，陌生的聲音，便這種樣的老人，有點不知怎樣應付了

。小姑娘却勤勤着手中的荷花，急急的喊囑：

「快些，祖父，快些向岸上划，那位小姐要過渡呢。」

我跳到小船上，借口說要到對岸去，船身在稀薄青錢的綠湖上，

魚兒似的擊過荷花，向前游去了。

人在水中央，離岸漸遠，景物越其美麗如畫，漸漸的，夕陽斜

落山後，湖岸樹影，像飛鳥似的，橫展在湖上。水中船的影子，也半

成淡灰的顏色，小姑娘點亮了船頭的油燈，燈籠的燈光如一顆流星似

的日光，打破一下，等到這目光為捕鯉發覺，向她微笑時，她又假

裝嘆着花的清香，着那的小臉，埋在那大家的東北風了。

「這真好，美好的陽光，溶明的湖水中長大的女兒，徹底比陸上園中

的，更可愛些。」

更可愛些。

她低低的小聲，來到湖的身旁。假裝出安靜老實的神氣，緊抵住正在

叫貓叫的小嘴。

她低低的小聲：「小姑娘，你幾歲了，你叫甚麼名字？」

她板着柔嫩的小指頭說八歲了。母親生她的那一個早晨，湖上開

了第一朵白色的荷花，於是，就給她起了個名字叫荷花。

她又告訴她好幾件事，有一次在湖上撈到一尾好大的金色的鯉魚，

那是條龍睛三尾魚，她喜歡，便放在一個罐兒裏用清水養着。

「呵，這個孩子，像那小歌兒，這又和你稱上了。」

如同看透了那風雲上的人物，這老漁人認得村中每一戶窮戶，

而如今這黃背過渡的瑞，却使他感到驚訝了，及至探聽到這千里外的

家鄉，這一生不出欄外十里的人，十分的驚異了，他始終不作明白，

既有個甜美的家庭，慈愛的父母，可以在園中蕪散，讀書，為什麼遠

遠的跑到這兒來作客，並且，不久還要到更遠地方去。

她人伶俐，用用一席故事，結住了這小姑娘的愛心，她見她的

甜美的面容，隨着故事而變化，喜笑或憂感，悲哀，她覺得，自己

居然成了一個有過技的樂師，彈動了這天真的心，靈物的傑作，世間

最美妙的樂器。

她思，她終於在這偏僻的鄉村，發覺到她的停住了。  
她回來時，薇原中的燈光猶明，聽到足步聲，跳躍出來迎接她。  
她今晚，好像有無限的值得喜悅，還幸的事，向人逃脫。  
下面是她向薇原的經過。

薇今日的氣過便不同，早晨，她換了皮靴底鞋，穿了短裙去欣賞那園中的花草。

花園裏被初竹圍繞起來，風仙花夾生有子繡畫的小徑，兩邊都是花色的薔薇花。

園角有八角形的池塘，水自湖上引來，漾漾花來。成了一道細溪，流入湖中，重復的說着一個陳舊而卻永遠不變的故事，水聲淅淅不絕，水滿脈脈，告訴人，世間有些事，已經逝去，正在繼續，將要發生。

水邊，一株亭高的檉樹，俯視着根株邊邊的薔薇。白雲托着精巧的格葉，投入湖水明晃如銀的心裏。

薇原池水清亮，便俯身洗了長髮，把一束最紅的薔薇，插在髮邊，她再俯視池中，為水中那動人的容顏神往了。好像有無限的感觸，一時縹緲在她的心裏。  
她不禁想起神話中水仙的傳說，那白我迷戀的少年。

「呵，  
你水中的白蓮，  
我豈思着美艷，  
把我凝在你空靈的清泉，  
而向着你，水的女神呵，  
在這白蓮中呈現無邊的深黯！」

聽到這裏，以澄明的目光，凝視着她說：

「薇！你豈想到那個古代口唱而死的少年，神巫對他的預卜嗎？  
勿臨時，既死必亡！你不要太注意外表容貌，那只是一刹那間的

事啊！  
薇並不回答，只繼續談下去，目光流閃，好像說，將來都在後邊  
他的聽吧！  
當薇在湖邊小坐的時候，一個青年走進園中。  
她有藝術家蓬鬆的頭髮，高尚的，堆在潤明的額上。有對策式的  
清高面容。  
他穿着綠軍，走到園中喜歡聽得最響的一角，安排好綠草，魔神  
却落到湖邊，他，便俯了頭，好像說，這枝上薔薇花不佈得說，  
開見一個入眼上的那架，才值得說。  
一談到這兒，薇原笑着想起了日記冊，她的結語是：  
「這人好像意大利的詩歌派詩人鄧南遮。曾以詩句和花來象徵美  
人。」  
環着頭，又祭起簾幕，看那片小別午日的湖水了，她說，「文  
學家之中，我最不喜歡鄧南遮，他具配那聖天才的頭骨小姐李達菲而  
來歡迎他。你喜歡他，真是奇怪！」  
這件藝術園中的事，對薇似乎新奇，可貴，環知不大感興趣。她  
只記起了那園湖，那一條輕盈如葉的船，上面那純樸的老人，和那個  
開臉的女小孩。這在她是一宗奇遇，和世間任何值得令人讚，笑，類  
似的邪路，和她這黃昏湖上的奇遇比，都黯然無色了。  
在那波平風靜的湖上，紫微原景霞霞，星芒閃爍的湖上，她遇到  
了純潔，清純的心靈。  
那個老漁人，和那個小女孩子，以那平靜和悅，單純的語句教給  
了她一些新鮮的事，使她的心靈陶醉。  
「呵，你新鮮的湖水，  
你新鮮的心靈。」  
薇原的夜裏十分驚奇。  
「你也許沒聽過我的話呢，你不喜歡一個有風趣的人嗎？你方才  
到湖上去了嗎？你愛那湖嗎？多麼平淡的一片水！想不到也能使你心  
靈陶醉。」  
「你是正家的女兒，你愛藝術，我更加愛自然。湖上，水是流動  
的，流到湖上的那一架荷花。」



# 徵集國史資料計劃大綱

國史館成立伊始，應以蒐集史料為當務之急，惟查事蹟，大非一手之足，須所備為後，必須各級政府協助，社會人士匡襄，始能舉此鉅業或為信史，且國史範圍所包甚廣，故蒐集史料辦法，應不厭求詳，謹本館暫擬具徵集計劃大綱如左：

## 一、與中央各機關之聯繫

(一) 民國軍史 以宋景凡君輯滿清標勇軍團抵抗日本陸隊廢除不平條約諸大端省為中華 締造之偉績亦即民國開創之實錄邇來歷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將革命資料以蒐羅整理且將以所有資料另行詳設民國國文博物館以資陳列其間所屬文字記載紀念實物者為國史所當取看故本館今後應更與該史料編纂委員會及同國文獻館隨時協商取得密切聯繫合作之效

(二) 國防部自卅六年一月成立史政局並將其所轄各機關部隊學校次編建立上下道通之史政機構以便從事國史軍事史國防史三種之編纂並擬該部規定建立是項史政機構目的在於一以樹國史之採錄一以整理之致發及謂凡一般檔案文書及於有關國史之採錄一以整理之務之整理一次其已過時間性者無存必要者另行編集造具目錄清單呈送國防部轉請國史保管機關照辦保存之可知該當局劃辦之時雖尚不知本館已正式成立然其意欲為國史徵集資料固已昭著且該局所擬編纂之戰史軍事史國防史及演說蒐集之各種資料亦皆在國史範圍之內故本館今後亦應與該局取得密切聯繫以期互為補助

(三) 夫史料累積不無專制一時之蒐求而尤貴有經常之整理與保存是以歷代起居注官皆有專司撰述之人故至歷史之時則兼攝但今後雖由本館專任 國民政府應令各機關國防部史政局之例從速建立史政機構其辦法可就各機關現有之資料室科或室公報室以及其相關查核

雲南 翰 培

冊等部俾兩部相結合併成立專司各該機關所管業務史料之蒐集及整理勤為專派速回所省重要資料按年移送本館以備採錄在者據國史政機構尚未成立之前可將各機關已有資料將其所管業務之沿革或發展之經過詳為敘述編為一書如立法院所編之「中華民國立法史」教育部所編之「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現正續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交通部敘述德合編之「中國交通史」等書之例或自行出版或選擇原稿移送本館以供採錄者志之參考

(四) 自三十年十月國民政府公佈各機關保管業務暫行辦法後各機關以其存檔案日積移送本館以備採錄者固屬甚多然未切實奉行者仍屬不少今後尤應各機關對此特別注意凡已失時效之檔案先行造具目錄清單送館以備選擇或選擇全部失效檔案移送本館以便整理其未失時效之檔案亦應准許本館隨時派員前往調閱鈔錄其中含有秘密性者經書之本館自當代守秘密至於各機關保管檔案之負責人員亦宜隨時與本館直接取得聯繫遇必要時並當以名譽職受本館之委託代辦鈔錄指定有關之檔案

## 與地方各機關之聯繫

(一) 本館徵集各地方之文獻資料必須透過地方文獻徵存機關始能便於進行故各地文獻保存機關之有無對於本館徵集工作之普遍實有直接之影響現為明瞭各地文獻保存之實際狀況起見擬由本館分函各省市政府調查各省市道縣志修之情形與文獻保存之實況以便隨時與各省市道志館及文獻委員會直接取得聯繫其有限經費或其他原因致文獻保存機構尚付闕如者宜由本館函請財政部撥款中節令 限各省市文獻委員會及道志館分期組織成立以利地方文獻之徵存

(二) 各省市道志及各縣縣志業經全部纂修完竣並已由出版者轉

事經整理，則應及時附以參考，其各省市縣之志稿，蓋經各部或部份纂修完竣，而尚未出版者，該部已成部份目錄，經本部選採認為可供國史採擇者，則請該部機關代為鈔錄，其至文學委員會所有文獻資料，亦請遺具目錄，隨時寄附，開其有可以採錄者，亦應請備保存機關代為鈔錄，見寄凡印刷鈔錄等費，如須繳納，應隨時接洽。

(三) 爲各省地方文獻保存機關密切聯繫起見，各該機關負責人，如省市通志館長、局長及各省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均由本館酌量聘爲名譽顧問，時受本館之委託辦理指定之採訪通志事項，並可據其工作情形酌給採訪補助費。

### 二、徵集之範圍

國史包羅甚繁，故其所需資料亦至廣泛，上自國朝典章，經制下至民間遺聞軼事，皆在蒐集採訪之列，然若不先明確囑咐，勢將茫無頭緒，用爲感括以立科條。

#### 一、政府機關之文書

- (1) 清代邸抄
- (2) 清代各級政府之檔案
- (3) 民元以來各級政府之檔案
- (4) 民元以來各級政府之公報
- (5) 會議紀錄
- (6) 調查報告書
- (7) 工作計劃與報告
- (8) 概況一覽
- (9) 法規彙刊
- (10) 統計圖表
- (11) 期刊年鑑
- (12) 專著

- (1) 照片
- (4) 其他記載

#### 二、公私團體之記載

- (1) 檔案
- (2) 概況一覽
- (3) 期刊年鑑
- (4) 調查報告書
- (5) 統計圖表
- (6) 專著
- (7) 其他記載

#### 三、方志

- (1) 省市通志
- (2) 縣志
- (3) 鄉鎮都邑志
- (4) 其他專志

#### 四、名人遺蹟

- (1) 近代名人傳狀碑誌家傳行狀年譜
- (2) 近代名人著作
- (3) 近代名人日記
- (4) 近代名人函牘書牘
- (5) 近代名人照片
- (6) 近代名人遺物

#### 五、私家搜遺

- (1) 有關歷史之著述
- (2) 各種專門著述
- (3) 近代碑碣文牘
- (4) 近代家傳

- (5) 近代家乘野記
- (6) 其他有關史事之叢書

- 六、報章雜誌
- (1) 清季以來之各種日報
- (2) 清季以來之各種期刊雜誌

#### 四、徵集之方法

(1) 徵集之方式 爲使徵集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起見除由本館直接派員徵集外並請各級政府與文獻徵存機關予以協助其徵集方式暫訂如下

- (1) 由本館設置徵訪員按時分別運各機關團體或私人處所採訪重要事實之原委
- (2) 請各機關指定專門人員依照本館所訂之體例彙集各該機關之紀事按日送交本館以供彙編
- (3) 由本館徵訪員注意各方而出版情形隨時徵請函索所需各種資料

(4) 請各機關隨時寄贈其所出版之期刊公報專著年鑑等出版品以供參考

(2) 協助徵集之機構 前節所言協助本館徵集史料之各機關約略可分下列各類

- 一、中央政府
  - 如國民政府所屬各院部會等
- 二、地方政府
  - 如省市縣政府等
- 三、中央及地方文獻徵存機關
  - 如

(1)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雲南論壇

- (2) 國文獻辭
- (3) 國立中央研究院
- (4) 國立博物館

- (5) 香國立圖書館
- (6) 香省市(院轄市)通志館
- (7) 香省市(院轄市)文獻委員會
- (8) 香省市立圖書館

四、社會團體

如各地文化團體商會工會農會等(許日可至社會部調查)

五、出版機構

如各地日報社及雜誌期刊社等(許日可至內政部調查)

六、海外各地

如駐外大使館領事館華僑教育館書報社報社商會等

(3) 獎勵辦法 本館爲鼓勵各方面協助徵集史料起見擬按各方面貢獻大小價值輕重訂定獎勵辦法如次

- 一、呈請政府予以褒揚
- 二、由本館發給獎狀
- 三、聘請担任名譽職
- 四、致送獎金
- (1) 編報費
- (2) 採訪費
- (3) 鈔錄費

五、贈送本館出版書刊

六、贈送其他相當價值之書籍



# 本刊加價啓事

近以紙張原料飛漲無已，成本虧蝕甚重，故自本起期每本加爲國幣兩萬元，全年訂戶以九折優待，每年國幣廿一萬陸仟元半年仍照定價不另優待，舊有訂戶概不加價，良非得已深望讀者鑒諒是幸！

昆明最完備的百貨公司

## 新與

美商花

色色部可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現代化

百貨部

毛織部

綢緞部

地址

各埠設可謂稱絕滿日  
酒身其間恍如錦繡天堂

高質化輕用品 各種男女毛巾 新式男女衣料

日常生活用品 粗細毛織品 花色鮮艷舊日

中西貨色兼俱 中西貨色兼俱 顏色鮮艷舊日

條件新穎如意 包君選購滿意 任君自擇自選

非遺地寶不陳 中外呢絨齊全 中外呢絨縐紗

價廉物美兼備 貨料超等出眾 取上乘者價之

要新穎者才要 各式精緻女鞋 男女各式衣料

價廉物美任擇 任擇任挑任擇

美商花

色色部可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歡迎參觀

期	刊	告	廣
地	位	全	頁
封底	或對	國幣八十萬元	四分之
正文前	後	三十二萬元	頁
		十九萬元	四分之
		十二萬元	頁

製錄 另照實數加計長期刊登在一月以內者照九五折計，廣告費於登時一次付清。

## 投稿簡則

- (一) 本刊宜述民族文化，研索中外學術爲主旨凡關於文化學術性質研究之稿件以及文藝創作或青年問題之短論雜文均所歡迎。
  - (二) 來稿文字自洽均可，惟每篇以不超過五千字（特約者不在此例）。
  - (三) 來稿務須寫清地址無兩面並書，并具真實姓名住址並其時亦一律用真姓名（如願用筆名者亦須具函申明）。
  - (四) 來稿如不登載恕不退還。
  - (五) 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須先申明）。
  - (六) 來稿一律付版，從優致謝。
  - (七) 來稿請寄昆明市護國路青龍巷九十六號本社通訊處收轉
- 【昆明文雲南論壇社編輯室】

★ 祥 慶 吉 ★

△ 製 精 △

歡  
迎  
選  
購

糕蛋壽喜式各  
糖南錦什時應  
餅點式各美歐  
品禮請名式各

擴  
大  
營  
業

特優特別★發批外省

號四八至號一八路南山華：址地

中 國  
僑 民 銀 行 公 司

融金家國整調轉流金資利便  
設建廠生進促員復濟經助協

司公分 信 儲 昆  
晚保廣上 託 蓄 明  
町山州海 部 部 分  
騰重天 部 部 公  
衝慶津 金 部 司  
筒下漢 登 路 兩  
舊關口 路 屏  
街

總管理處 昆明南屏街

電話 四〇二八  
四一八七

★ 明 昆 ★

出品 廠 工 化 固 水 上海

歡迎購用

零售批發

高尚土產

原料選用

★ 處 售 經 總 ★

號一附號九十六街雲慶

號五五八第 話電石磁

兒科專藥

# 宏興鷓鴣菜

凡小孩未吃過宏興鷓鴣菜者非祇小孩們的不幸亦是為人家長及負責有保育之責者的過失因為小孩不論有病無病四時可服凡小孩吃鷓鴣菜者身體肥壯健康百病不侵永保天真活潑而笑日常開誠兒科之端藥也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雲南總代理：南發行

昆明同仁街一八號

雲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六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郵便物  
郵部登記證京警字第八十八號

宏興鷓鴣菜  
每盒一元  
每打十元  
每箱九十元  
每百打九百元  
每千打九千元

張維翰  
題

# 雲南論壇



第四卷  
特約撰稿人  
少俊 廷氏 華 劉 多  
羅 廣 中 錢 一 羅  
劉 文 到 劉 雲  
陶 光 朱 洪 雲  
徐 雲 瑞 胡 毅 雲  
吳 克 敏 何 致 雲  
何 冰 家 李 廣 田  
李 崇 華 朱 德 勳  
白 雲 華 方 恩 勳  
王 廣 康  
雲南論壇社  
發行所  
鑄發  
倫人

三月一日本社 張維翰社長在雲貴監察使署舉行月會講述「嚴肅主義」本社同人亦有參加旁聽者今爰引詞彙列為本期社論

嚴肅主義，是給予一個不嚴肅自辱的社會，和一個法治國家不能厲行法治的對症良藥。  
病不足以死人，惟諫疾忌醫者不治。中國自中日戰爭結束後，演變到今天，人民身受的苦難，不容諱言已是到了死生不得的時候，揆其因素，吾人認為倒不能完全歸罪於戰爭，而是令人難下置信在厲行法治的今日中國，勿論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各

## 社論 厲行嚴肅主義挽救當前危機

方面，處處都潛伏着造成這重苦難的因素，與天白相破壞的力量，促成當前國家勢將顛覆的命運。  
大凡一個法治政府如果不能厲行法治，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嚴肅主義即就是用以警惕當世，挽救這一個危機，指引法治政府，切切實實走上法治的道路。目前社會上一切不良現象的產生，如官商競利，假公濟私，貪污詐騙等蓋國病民的行爲，已足影響到整個國家社會的興衰存亡，而執法違法，居官自盜的風氣，更使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其整個社會道德淪亡，自成為必然結果，國家的存亡，也亦因而決定其命運。

3  
1049

運。

(下接社論)

顧「法治」的意義，沿習中國數千年來先聖立言之精華，在今日可算「崇正名實」，蓋治國者不僅信賞必罰，抑且要人盡其才，官盡其職，事盡其理，物盡其用更爲立法之要蘊，此不待言，今日國家既定憲法，亦即本此，然何既有憲法明令，却不能抑裁貪污？歛跡詐騙？究厥原因，實病在當政者不能律己責人，而營私害公之所致也。本來人皆不能無私，且必能帥其私者方可以信爲公；惟因私以害人，或假公濟私則殆爲國家人羣之害，如貪污之過分肥己者，實不能謂爲帥其所私，因所私並不需要如此無量數之財產，且貪污者攬得之大財，享受已足，亦不盡爲享受，實欲儲以將來政事之需，而其所竊，則國家之庫欸，千萬人之膏血，甚至鉤結土豪奸商，操縱囤積，致陷國家金融紊亂，財政破產，或則強豪巨紳，以幕後有恃，任意橫斷把持，藉其金錢地位，非法作國家種種政事投機，即以此次競選爲例，小則蠶一己之金錢勢力籠絡人心，大則公然植黨營私非法爭攬，此不惟破壞國家既定明憲，即此吾民主國家之前途，亦將因此輩之俾列而慘遭斷送。故國家如有法律，決不能任其法外，巨貪當以奸論，嚴厲執法，而後任賢舉良務求人盡其才，蓋人盡其才則政府健全堪爲民表，切實奉行典章律令，自然官能盡其職守；官能盡其職，足以律己而能責人，一切社會上損人利己之行，敢壞習俗之

事，是皆爲法厲禁，是事亦可盡其理；事盡其理則社會道德以法範圍，頹風自振，貪詐歛跡，無國集之窳爛，無貪饜之把持，則物盡其用，是乃社會臻於安定，人民才能生信仰政府之心，國家亦才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

所以嚴肅主義即旨在呼籲全國上下，嚴肅奉行典章律令，期冀政府恪遵憲章，做到信賞必罰，律己責人的自救方針，以符舉國一致之期待，而挽回我中華民族大舟將沉之厄運。

### 本期目錄

社論 厲行嚴肅主義挽救當前危機

孔學述要

略論西洋哲學在中國的發展

關於水滸二三事

陶淵明思想 (續)

復學發讀書雜記

清初園地問題 (續)

列子校釋 (黃帝第二)

夢之花 (續)

李源澄

朱寶昌

劉亮民

徐真璠

劉錫銘

吳乾就

陶光

陳駿

# 孔學述要

李源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着孔子自道也。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此孔子之好學不厭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孔子之與人無怨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孔子之好學不厭也。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時或自語，則曰：好學不倦，與人無怨，何有於我哉。人不知而不愠者，中庸所謂君子依乎中庸，惡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此之也。易傳所謂惡世無悶，不見知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學而不厭，所以成其為學術家，誨人不倦，所以成其為教育家。返世無悶則不憂時之政治家之修養也。孔子以前三學在官守，故無專門之學術家；無私人授徒之風，故無專門之教育家；貴族世卿，故無不肖之政治家。孔子者以學術家而兼教育家，且為不遠時之政治家也。

孔子曰：吾從周，又曰：甚矣吾衰矣，又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所服膺者為周之文化，孔子所敬慕之人，則周公。周公制禮樂，合治統與道統為一，孔子之欲東周，蓋效周公之於西周耳。卒不得行其道，於是相述堯舜，哀孝文武，禮先聖之業於來世，私門授徒，有教無類，播貴族修己安人之政治道統於平民，春秋以來治統斃乎時君，道統存乎孔子。治統舉而道統存，皆我以為言於堯舜，信不誣矣。

孔子之學於堯舜，又不僅在繼往聖開來世之功，其學自有過之者。其學雖何，心學（即仁學）與史學之交遊而已。無心學則禮義無統，無史學則禮義無統，又故說不能說，無統史則不足以聖聖相傳，且以禮義之變化，心學為內，無史為外，心學以極其深，史學以政其遠，心學明其當，史學勸其趨，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史學又為心學之

雲南 臨城

推指焉。多辭見拙作先秦論語是非之準則及對歷史文獻之態度。故孔子言學，一則曰：以貫之，再則曰：一貫之道何哉，仁而已矣。（即心學）孔子獨許顏子為好學，顏子者三月不違仁者也。孔子之教在大則博文約禮，博文即史學，約禮即心學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仁非禮之根本乎。

孔子之知，得孟荀之闡發而大明，故言儒學當以論語孟荀三書為主。然其根本已具於孔子。孟子所謂發者為仁，荀子所謂發者為禮，仁禮兩者為孔子學道之中心，孟子之於孔子偏於內，荀子之於孔子偏於外，知此不僅於孔子之學易明，孟荀兩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亦可略識也。周人所謂禮治，為治道合一之教，孔子承之而復大闡仁教，以充實禮治之內容，周人之禮治，其用在修己安人，以今日衡語言之，即道德學政治學，故諸學之範圍，不出於修己安人，亦即不出於道德政治而已。其言為國，則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則曰：直而無禮則絞，其言為國者，則曰：直而無禮則絞，直而無禮則絞，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直禮何如哉。而孔子之所與學者為仁，故論語中弟子問仁者極多，孔子既以仁為樞紐，故聖言仁，而求仁之道，孔子固已言之，曰：大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矣。孟子言強顏而行，求仁莫近焉，強顏近取譬，即推己之學。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則為仁者之氣象。孔子所謂仁者強顏與物同體也。仁雖難言，體玩其氣象，亦匪難遇之耶。孔子之所以勉人從事者，則為學問之百十望之也，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滯；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其言學又如此。孔子之道，雖不可以一語盡之，於斯三者求之，不中不遠矣。

孔子之道，極高而道中庸，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高者也。曰：非其生而後加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好學不厭，誨人不倦，所以語人皆學之事，人人可隨者，又何其平易哉。弟子之稱孔子，語其極致，則曰：子絕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顏淵喟然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欲言從之，末由已矣。子曰：夫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之得邦家者，所謂宜之斯立與道之斯行，統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子之所至難不可測度，而孔子所以示人從入之途，固人人可知與能，千異之行，始於足下，荀子勸學篇曰：學不可以已，又曰：功在不舍，此固聖門教法也。

必不得已而言孔子之極詣，則孟子所謂孔子聖之時者，庶幾得之。夫時者謂其應物變化，由得其中耳，以用當也，此即孔子所謂可與權，亦即荀子所謂體常而盡變。惟此理有常，事則無不離，不得此心之常理，斷無以應萬事之變化，孔子自謙為學之程，終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即是隨感而應，因事立法，皆時也，皆權也，孔門之教，恒是兼用顯體。易傳言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心之寄也。心以感為體，所以即用以顯體感而不失其體，所以由體以達用，孔子之所以為時中之大聖者，即在為仁之熟，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孔子之所以高於孔子者亦在老子專在程度，而孔子能以一心參萬事也。

### 雲南印刷局

電話 四一三

專印  
各種  
書籍  
各種  
簿冊  
各種  
表冊  
各種  
名片  
各種  
信箋  
各種  
帳簿  
各種  
合同  
各種  
章程  
各種  
契約  
各種  
證書  
各種  
證明  
各種  
報告  
各種  
公函  
各種  
請柬  
各種  
名片  
各種  
信箋  
各種  
帳簿  
各種  
合同  
各種  
章程  
各種  
契約  
各種  
證書  
各種  
證明  
各種  
報告  
各種  
公函  
各種  
請柬

●刊物書報  
●五五商標  
●各種零件

●裝封表冊

●出版迅速

●議價公道

雲南印刷局  
地址：昆明

### 昆明

### 新新書局

書籍部 文具部 印刷部

- 各種書冊
- 各種簿冊
- 各種表冊
- 各種名片
- 各種信箋
- 各種帳簿
- 各種合同
- 各種章程
- 各種契約
- 各種證書
- 各種證明
- 各種報告
- 各種公函
- 各種請柬

地址：本市正義路三八號





用的人來領導，新的局面決不能打開，舊的困難決不能解決。

西方思想在中國自然發展的趨勢之下，較英國人所熟悉的約有三派可稱而說之。一、英國的實在論。二、美國的實驗主義。三、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前兩派可以說是大學裏再學教員講授的哲學，尤其最第一派。第三派通過刊物，史大林的宣傳形式，廣大流行于青年階層。此外，浪漫派的柏格森哲學久已沒有人談起。二十年前似也委過一度紅運。古典派的新康德哲學和「行動而過於事情」的呼塞爾哲學，一直不曾有人問津。實在論的馬子，邏輯實證哲學，頗為少數追求純粹知識者所愛好，其結果，筆者預測，在此情況下，也祇能成為二教授的哲學，不難成為大眾的哲學。此外，還有幾件事值得留神注意。一、基督教的哲學始終不為國人所接受。上述各派，有的教授不講，而叫學生自動的看，有的學生不聽，而教授自說自話的講。惟基督教的哲學，則先生也不講，學生也並不聽會。看來這一派思想想我們傳統的思想未打格難通。中國人很難做上帝的保箱了。此點及本學界有預言，可謂不幸而言中。二、西洋哲學史的研究，在中國尚未開始。大概我們的教授的環境，能力，還不會做這項工作。三就現有的對於西方思想的了解，現代方法的訓練，我們對於舊有的了解漸具新的解法。

細審覽西方思想在中國何者流行，何者不流行，筆者以為其流行者，在我國固有的思想中，在中國人透到深處，都有為他開拓先路者，都有開門掛號者，其事絕非偶然。嘗試論之，從一點看，英國的實在論和美國的實驗主義應歸於同一類型。這都是所謂自由民主文化的花，結的菓，辯證法唯物論則則其一格，但從另一點看，實驗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論應歸入一種範疇，而英國的實在論另有其淵源，實在論求真之姿勢，以真理本身自有其好無追求之，以追求真理為享樂而追求之，效用之愈甚少。前二者則皆主於創造，主於改革，不承認有客觀的，固定的，外在的真理，則可以人為主觀的努力和理想相

應。我嘗說馬克思和杜威是親姊妹，他們出於異母同胞，反對形式邏輯，不遵「主革命，一主改良。從系來的要求方面說，世平事觀則用杜威，不遵馬克思。他們的分別祇如此而已。

據我們固有的思想方面說，實在論者近于先師道家的莊老。辯證者注意，我感識「近于」，並不是說他們就是道家。所以筆者近于後期辯證學中的極端派的學派。我們假如接受了莊子的「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的邏輯，對於「不革命便為反革命」的革命邏輯便不為不信，但是我們還有「不為學問，便為會做」的傳統教條，理學的內容在今天已變青年入目為耳，但是選擇的思想方法依然從我們的知識裏，看我們的靈魂深處。不為聖賢便為禽獸，這句話，在聖時代被糾正的士大夫認為是天經地義。不革命便為反革命，這句話，在今天被糾正的，純潔的左傾青年認為是天經地義。然在骨子裏是一件事。實驗主義者的認識論，論知識的獲得，近于陽明，不過杜威比較平實得多，陽明比較更真有形而上學的氣息。

上文所說，都祇能是具體而微的有那門一點意思。我是重在說明思想的流播，沒有家鬼，勾不孝的外邪。討論者注意，這一句比論，祇取其表面價值。勿論家鬼也好，外邪也好，我全沒有惡惡德似的意思。家鬼勾來外邪，一概都是自然之勢。創造去以測將來，「以真與本身為自有其好而追求之」的態度，「以追求純粹知識為享樂而追求之」的態度，「一時聖賢過份頻頻」。因為今世我們的學人素不具備造化的條件，至若感感這樣的「一心背」，杜威稱稱為天才，但是在他的勢力和影響，不在大學的課堂裏，而是在一般教育界身上，在一班中學校長，教育行政家身上。在我國一時也應出為風氣，通通刻毒，史大林的蘇俄形式辯證法唯物論，在一班大中學青年人心上已成癡天百流，背須大並不必讀馬克思的書，變成成功馬克思主義的書獃子，只讀著「辯證法」的書，讀著「辯證法」和做法。由此觀今世之世運，豈不形明

# 關於水滸二二三事

劉鏡民

水滸這書，他的故事的來源，大家都知道，是由宋元的平話戲曲裏面綜合修改而成，不完全是由作者的杜撰。但除了大體的本身以外，其他的細節小事，多半都是作者添的，有根據的，元明人的小說戲曲，雖是大量化的東西，但他的作者多是學問淵博的人，所以他們每用一事，多半都是有家歷有出處，即如元羅貫中演宮秋裏有一兔起耳進箱一語，後人不得其解，改為「章已深黃早運雷」據王國維歷史「遺言則為迎箱兔」，可知箱兔實為宋以來的故實。（見王國維觀堂別業）這是說戲曲，在小說如水滸一書有多少故事，都和唐宋人的筆記小說有關係，可知作者見聞的廣博。我在平常讀書有所見，曾隨手記入筆記，茲由筆記裏面抽出故事，彙成此篇，以佐讀水滸的參考。

## 天王堂

林冲被落着守夜料馬，到天王堂裏面初老軍交割。又蒞廳重看五州道，武松在天王堂前前試舉大石，兩處都有天王堂，這却是宋時軍營中的制度，不是作者信筆胡寫的。據宋紀元英的談說說：「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智初，西番寇安西，秦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禪師王謙濟經，帝見神人帶甲倚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毗沙門天王前子獨健，往救安西也。俄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戴角大鷲，翼展秀道。新填城上天王現形，謀圖上進。因政諸鎮鎮兵在空殿，千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象，佛寺亦刊說安置，但不如何時流入軍營耳。」大約因為天王顯神，幫助軍隊，殺敵敵人，所以軍營中才建立天王堂安神號位，這是水滸的起源。

## 看佛牙

海國擊引誘巧妻去看佛牙，了其心願。原來「看佛牙」是有典故的，唐王傑定誓詔當時讓上海灘有九種品名：「燕名有九，一曰大

相齒，主司有具處者。二曰次相齒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齒，主司有兄弟者，四曰開啓助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橙，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開宴，最大御離離也。」「看佛牙」為第八種節目。佛牙的來歷，按佛經的開天傳信記說：「宣律師謂那吒太子，太子感神，牙在西域，有可以作佛學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實事難久，然願日猶捨，敢不奉獻。宣佛得之，即令拈聖佛佛牙是也。」是看佛牙為佛以來的故事，到宋時還存在。

## 呼保義

水滸上宋江的綽號叫做「呼保義」，人多不曉其義。按「呼保義」是宋時的一種職官，宋史職官志裏屬於武階的有「成忠郎」、「保義郎」、「承信郎」、「承信郎」等類，都是屬於武階中的「小使臣」，五年一轉，可以充武功大夫。大約因為他的官職卑小，常常被人當作棄落人的稱呼，也如滿清時候的武官的「小把總」也是位卑職小，稱呼起來總覺得有點寒酸猥瑣的意思，按宋莊諧勸福云：「金人南牧，上尊遜位……與蔡俊一二班侍……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西上，徒步至市中買魚，問價索諸，估人呼為「呼保義」，上皇聞傲笑曰：這酒毒也。」可知「呼保義」已成為棄落人之詞，與蔡志「卷一」有「與泉保義」，與泉是一個無賴，又有「解俊保義」卷三十五「都是些無賴之輩。但「保義」是名詞，「呼」是動詞，宋江的綽號連着這個動詞變成一個名詞了，真也有來歷，宋史明之中吳紀開云：「宣和初，予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當時有謔詞云：頭山帶，難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胡服粗類。法甚嚴，人甚畏，便纏闊大巾，向前面繫。稱我太祖先輩，被人呼保義。」因為呼聲保義，呼字當音連保義使用，便漸漸流連為一名詞。

了。由中英紀聞這般故事，可以引聯朱博傑後部的盟詞，隱隱的想像出一位宋江的人物來。

### 李遠 二 事

「黑旋風」李遠在平話和戲曲中已有其人，但平話中只有人名而沒有事實，戲曲中的李遠和宋江要的李遠，個性不同。以外在三朝北聖會編中也有李遠其人，不知是宋江中的李遠不是？北聖會編一百三十五卷，金人魏州州，張俊命王遠，常用，此傳以兵變敵，州則情實發殺。一這位王遠似乎就是宋江上的王遠，因為也是姓王。王遠者延安人，少為軍卒，長後也身先士卒，獨立奇功，雖加軍使，則金當使，後用為將。一當時有「黑軍頭領」李遠，皇朝兩人參加作戰，所謂「黑軍頭領」大概就是「招安」的「土匪頭子」，後來是降金了，他的行動也和水滸上的李遠不合。

水滸上的李遠，最精彩的是兩處：一「真觀李遠」和「割破羅喉」人。一我就現時說本都是出於宋史志，我們且把他摘錄出來。

宋史志卷十七「宋四客」條

「蔡長來四客，有女為吳郡首領妾，極其姿容，常以一僕自隨。因在蔡防，過九江與由而下，遂一發，無得計復，持長鎗，於蔡極位而橫其首。宋有健勇，有智，因乘間自後引以破之，此蔡極位。宋遠投宿一窟窠，自其事，極極然有所失。將就枕，所前者數更遣外來，疑釋長款曰：我今日出去，却做了樹寬，反留一客何辱。欲割遠所以，疑釋手止之曰：莫說而前，他正在此宿，乃具飯酌飲夫，且將甘心也。宋大懼，割腹而前，與僕屏伏草間。晝夜火來宿，至三更弗得，夫疑追蹙於前途，十數里。宋度其去已遠，避出，夢所法之屋。宋疑，盜歸，資費運冰救火，不敢復動，宗致爾得脫」。

這段故事的發展，完全和宋詩的烏雞李遠一樣，不過水滸上把李

假說李遠，後來李遠把李果殺了，只是情節點不同。

「招撫甲子歲，河南李德聞，多有妖民，以左道惑衆，而陳尉實者為之慰解，官賞資格補之。賊賊。下平越共蔡五，業勤於野，勞苦復用，衣食不節自給，善談習於道，使我得提得陳尉實，有官有錢，無得得一個快活漢，如今存我不得，奈何！念：非已。遂一白派人荷担，上蔡羣，從後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曰：不識。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知識之，又知作一處，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思以問。曰：長取某所結於前之詞，偶李共談所以騙捕。斯須，便於路取，同賊，為聲一喝，率為兩賊起，隨人雲霄，翅空而飛。賊去八百里，隨於益都府懸下。府帥震駭，疑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被氣狂，窮詰所由。蔡不知微詞，但言正在下村下歇菜，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實是行苦。府移文下府，即其居訪獲羅左。

這即是水滸黑風李遠被蔡其人用手帕把他空中，跌下網州府衙屋吞滾下來的故事的原本。宋詩作者對於蔡某志的這段故事的取法，只取中間的這一節，不傳「宋四客」的全段取用。這也像一位善於取材現實的作家，他對於現實的題材，或取他的全段，或取他的頭或尾，或內中的一小段，這是在作者有現實的權衡，到筆伯的手裏，便完全的依據其前店，那就要大大的失敗。

## 本期啟事

本期《學習與生活》(四)因稿不及排，下期當繼續刊登！

編輯者啓



# 復學齋讀書雜記

劉錫銘

一、蘇有甚楚當爲情歌  
情風阻有莫楚一詩，前人多不解其義。詩序曰：  
吳怨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暴，而思無極者也。

先意云：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賦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方玉潤詩經原始云：

此必指彼民進，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有家者莫不扶老携幼  
聚妻抱子相與號咷路也。故有家不逾無家之好，有知不如無知之安也。

魏籍云：詩序既云疾其君之淫暴，又云思無極憂，無論其與詩義  
漠不相干，即本身之說已自相矛盾，其無待辨。朱子以此  
詩爲賦詩，因以戀子之無知一句爲指楚楚而言，若謂就此詩言哀言，  
原無不可，但三章三章樂子之無憂，樂子之無憂，即不能得其解。方  
玉潤以樂子之無家，無室，爲指民進時之怨語，然天之沃沃一句，  
明明爲樂子之詞，且有章樂子之無知一句又不得其解。蓋若爲詩序所  
蔽未能仔細體會詩義之原說也。余以爲此乃爲男女對唱互相讚美之情  
詩也。求婚男女，寄語淫野，莫楚阿嬌，風景宜人，二人互唱情歌，  
詩次傾慕之意，即以楚楚起興，細語情言，首章言爲女子所唱，次章  
爲男子所答，三章又爲女子唱。限有甚楚楚其後一句乃爲一般民衆  
之起興傾倒，與本文若有關若無關，「天之沃沃」爲讚美之辭，毛傳  
云：「天，小心。沃沃，壯健也。」孔疏云：「言其少壯而健好也。」

「戀子之無知」，與二章三章無家無室對言，皆樂其無匹配之言。  
桓公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故知樂子之無家爲男子頌  
女之詩，三章爲女子頌男子之句也。明乎此則此二千六七百年前之民  
歌始得活於吾人之眼前，而此一詩情實切附之小樞人，復得使其隱  
焉歌聲環繞於吾人耳畔也。汎者武定一帶流行之民謠中有石調花調者

有一則與此詩相類，附錄於後，以爲此詩註釋：  
男唱：「瘦小妹白如漆，強如豆腐不開刀，  
妹是後頭嫩白銀，刀一砍來水就流，  
女唱：「望小哥白如銀，望着望着燒眼痛，  
人人都是父母親，怎會生得想愛人。」  
此歌體裁風趣頗可與前詩和印證，因附於此，以爲旁證。  
信泰三十三年春左傳云：  
及晉，鄭商人筮高將市於闕，諷之，以乘章先牛十二軛師，曰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敵邑，敢輸從者，不與敵邑，爲從  
者之獲，居則其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其從從告於鄭

杜氏注云：

乘，四章，乘章乃人牛。古者將隊遺於人，必有以先之。

孔穎達疏云：

乘車必駕四馬，因以乘爲四名。禮言乘失謂四矢，此言乘章爲四  
章也。羶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故先章乃人牛。老子云：群有  
拱服以先四馬，不加坐逐此道。是古者將隊必有以先之。

乘章解爲四皮，尤以四皮稱師也。以十二年爲勞，於燕未安，可擬處甚  
多。此句准衛子人問訓作「乃婦師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太平御覽  
三百七引作「以十二年勞券。」史記索本紀作「使臣以十二年勞軍士  
三百七不及乘章事，此其一。」以乘章先，平十二軛師。」解乘章爲  
四皮，於文法不安，此其二。古者將隊必有以先之說，不見禮經，  
未可證以老子一言爲證，此其三。乘非軍中極師之物，以章券單於燕  
不適，此其四。故知乘章必有別解。

今案：乘車乃皮篋也，以整倒之半半皮，中貯寒氣，結數十皮為篋以代船，故名乘車。言茲高行至澤水，遇乘師，便先以皮篋載十二牛往犇師，且使人往鄭國報告也。

此句注意者有二事：一，乘車之乘不音解為肉，當為乘坐之乘。二，以乘車先之先字，乘下且使遠告於鄭之且字尚後呼應，杜氏未知句相連處，故有「獻遠於人必有以先之」之誤。後者細帶文義自明，前者必詳為顯明。

乘字之用法有三：一曰乘者四也。

禮記卷七大夫引云：執弓，故乘矢，於弓外見旗於引。

鄭注云：乘矢，四矢。

禮記禮記第八：一乘皮篋。

二曰車：物四曰乘。左傳定公二年：

先驅以車五乘，列五人。

又莊公十二年傳：

南宮萬乘，以乘車並其母，一曰而五。

鄭人以子西伯有子處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夜師。

乘字皆實為備或匹。二曰乘坐之乘。孟子離婁下卷八：

左傳昭公六年傳：

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加止鞶，以屬六匹。

孟子梁惠上：

今乘與已獨矣。

乘車正與乘與乘馬乘車之用法相同，女用為後，供人乘坐，故名

乘者。詩經物風河廣云：「靜謂河廣，一葦筏之云。」一葦一毛傳

注：一葦一毛，則可以渡之，喻狹也。

孔穎達曰：一葦一毛，則可以渡之，喻狹也。

一葦一毛，則可以渡之，喻狹也。

一葦一毛，則可以渡之，喻狹也。

寶甫論坡

今案此處乘字本當為「葦」，亦即乘葦之葦，言以「葦牛度所作之皮篋」可渡河也，此與左傳乘葦文正可互證。至今黃河上游河底一層猶有用皮篋渡河者，想其來源必甚古。可為此兩處物證。

傳公三十三年左傳：

乘伯余服鄭次，鄭師而哭曰：孤違養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晉獲大德。

王引之釋義通雅卷十七以為「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

此文甚疑。而於特字則仍沿舊說，於義未安。

案：不替孟明，文選西征賦引作不廢孟明，廢字義不備，當求

替之義。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節：「下無替謂誅暴之行。」今上無仁義之理，

下無替謂誅暴之行。

「替」與「替罪」為互文。國語晉語云：

夫事君者，必善而替罪。

文選京兆三國名臣序贊云：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伯言奉選，以道佐世，出師勳功，入處諍言。

# 清初之圈地問題

(續四)

吳乾就

(六)

圈地強奪未已，隨之而起者復有所謂圈換。圈換者，滿洲入關後以所得領地，由滿不耕種，復多陳告，請別圈民地換補之也。此八旗撤出邊疆民者曰撤退地，(註八十一)而于近京諸府州縣內圈民田抵補之；其新被圈民戶，則又以索園州縣屯衛田換補焉。圈換之行，早在順治四年，已見載籍，因之，百姓又流徙三四百里外。皇朝文獻通考云：

「(順治)四年……戶部言：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內海地甚多。……若以遼寧府州縣屯衛故明動取等項撥給，又恐恐孤貧者無力運送；應于近京府州縣內撥換去年舊地。……其被圈之民，以未園州縣屯衛田換補；仍照遷移遠近豁免錢糧；四百里者准第二年，三百里者准免一年。……疏入從之。」

(註八一)

圈換之大規模施行，則推康熙五年從整拜請，圈民田以補饒黃正白二旗額地之交換也。

先言滿洲入關之初，多因家眷居永平府(註八二)，留贖周圍地土家額，且以其本旗之正白旗原屬切近，故將饒黃旗應得之地，給與正白旗，而將饒黃旗家屬于右翼之末三保定，問開府，涿州等處。中經廿餘年，旗民已各安業矣。至皇聖祖初年，整拜與索尼，穆克薩哈，再必孫同輔政，整拜尤為後。整拜與索尼，以昔日饒黃旗應得之地，為正白旗所佔，其分得者，遠不如正白旗之膏腴；又與正白旗之輔政大臣穆克薩哈有隙，故立意更換。索尼亦素惡穆克薩哈，適必孫不從自誤，因共相和之。整拜遂與八旗以地土不換耕種，是謂更換

，移邊戶部。戶部尚書孫毓汶等奏：「地土撥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間地土，不許再圈之旨，不便更換，請將八旗移文收回。」(疏入)整拜等稱旨：「查該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等道，會議以聞。」此康熙五年，正月事也。等命器械員子漢齊等查撥各旗沙羅水地，不堪耕種之地。三月，溫齊等請查勘結果，「內銷黃旗地尤不瘠。其傷各旗，有一半可耕者，亦間有過半不堪，與全不堪者。」分別具疏覆奏。整拜等稱旨，乃引世祖諭旨云：「凡事具進太祖太宗成例行。」而「太祖太宗時，原給八旗左右翼莊田房屋，俱從頭換改分給」。今各旗以地土不堪具報，據都統等請為同奏：饒黃旗不堪，尤甚。如換給地畝，別旗分已立界範圍，不便更換；惟永平府周圍地畝，未經圈出，應會饒黃旗移往。」因命：饒黃旗移於左翼，仍從頭換改分給。至各旗不堪地畝，作何分別，酌量占之地，往何補還。饒黃旗移出舊地，作何料理，著戶部一併酌議(云)。(註八四)

四月，戶部議得八旗圈換地土一事，以兩旗請官。奉入。整拜等稱旨，決定圈換辦法如下：第一，饒黃旗原屬順義、素芳、懷柔、平谷四縣之地，併歸懷柔，其在右翼定涿州、雄縣、大城、新安、河間、任邱、肅寧、容城等處地，應照舊例，從頭換改分給。第二，饒黃旗派派州莊子，移于順義、懷柔、懷柔、平谷即如順義等縣民地圈給。第三，關於戶部請議：將正白旗通州、三河、灤縣、大興、北通、豐潤縣地，永平府周圍地，遷往永平路北夾空荒地，便給饒黃旗，而邊留于正白旗之處，俟秋收後，委員將正白旗滿洲地，按充入地，皇莊，尤宜明白，取其實數，酌量分給。第四，其飭六旗地畝內，有過半不堪與全不堪耕種者，應如何圈換，俟候饒黃旗遷移事竣，再題請旨。

（註八五）...

...乃派戶部尚書蘇納海...

...朱昌祚以兩族官兵...

...民待待聞，皆稱樂...

...二人趁機于到，改以蘇納海...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家口，古北口，獨石口，山縣關外，各有贖土。如宗室官員及兵丁有贖將社丁地數退出，取口外閒地耕種者，該都統統給印文咨送按丁撥給。得官報可。(註九二)

由此可見康熙六年二月至八年六月，所有因旗下退出荒地，復行開墾者，并一有因開墾時，復開墾舊民地者。且「有遊牧等處聚聚人丁，復行開墾者」，是則遲至康熙八年六月，不特開墾未已，即墾備之弊亦未替也。

至是開古民地房地，復經明令停止，而改以邊外贖土安置今後入旗；其關內各族外地，亦早在康熙五年前盡數被圈。(註九三)則我充官占之弊，亦可減少。論理此後民田，當可免圈占之厄矣。然而不然，物隨明室衰莊，賜田，餘以之立為稱皇皇莊，及撥給八旗，或撥給民田之被圈占者外，餘田又官存戶儲戶稱存旗下餘田。自圈占停止後，八成無地貧丁，遂漸都存地誠招給。于是又爭好人以作券之機會，每圈百姓良田，以不堪地惡地抵換，甚或委指良田乃都存地，以之海給旗丁，故康熙二十五年復嚴令查禁。

五月甲申諭戶部：「民間田地，久已有贖，永停圈占。其都存地分撥時，或有不肯入員，借端擾害百姓，圈占民人良田，以不堪地抵換，或地方豪強，隱占存儲良田，圈占民人地畝，始，殊為可惡。直隸巡撫可嚴察此等情弊，指名糾參，從重治罪。」(註九四)

必否民間房地之弊，能否以此一紙上諭而永垂終止殊未敢言。即令其然，則其統計約開墾之獲民，自順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三年，亦已首尾四十二年矣。同年一書雍正三年，鑰定民地數處之例：「順天府府民地撥給旗下者，將別州縣所屬外期盡官屯等處遺還，其應給贖銀，考成之資，歸受補州縣；數此之率，委撥補州縣。」(註九五)

是則晚至康熙二十三年，民地之被圈，而竟未抵償者，尚所在多有也。又明年始之民間開墾田畝，永禁圈給旗下焉。(註九六)

註八十：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  
註八二：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五，八旗田額。  
註八二：按：據清史稿地理志一，永平府歸化州，遷安，撫寧，昌黎，灤州，樂亭，臨榆。

- 註八三：東華錄康熙五年正月丙申條。
- 註八四：同上，康熙五年三月辛丑條。
- 註八五：同上，康熙五年四月丙辰條。
- 註八六：同上，康熙五年十一月丙申條。
- 註八七：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八八：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八九：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〇：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一：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二：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三：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四：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五：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六：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七：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八：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九九：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 註一〇〇：同上，康熙五年十二月丙寅條。

以上諸遺難納海疆東懸，朱昌祜隨動察，王春聯隨感，各祭如何。薩素納梅子克爾達，朱昌祜子執，王春聯子慶著，入監讀書，以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失理等步期，督捕左右理事官等缺用。俱見東華錄。

以戶部寄存旗下餘田給之。(註九六)

# 列子校釋

陶光

## 黃帝第二

### 養生命

張注曰，正當為性，光按，張說是，古書多以生為性，疑字本  
作生，疑誤為正耳。

### 焦然肌色肝難

光按，說文，肝面焦也，難即嫩，或從母，或從嫩者，並疑若  
也，惟南子筋落處，莫瘦麗，舞散肌，因此同義。

### 狀之過淫矣

張注曰，淫當作澤，光按此書多以淫為澤，下文，因獲措河之  
淫，於亦當為澤。

### 舍寤寐

世德堂本宮陳作官。

### 齋心服形

齊文齋莊齊，光按，此書多用古字，下文，子之先生坐不齊釋  
文未作齊，蓋反所讀齊為本也。

###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

光按，類聚上，御覽三九七引，斯作距，張注，斯離也，意用爾  
雅釋言之訓，作斯不誤，諸類書引齊往往有以意改者，不盡可憐又御  
覽引亦未在此字。

### 其國先師長

道藏白文本林本釋文師作師，光按，作師是。

淮南論地

### 不知樂生不知羸死

光按，莊子大宗師篇，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羸死，是此文所  
本。

### 都无所愛惜

王重民云惜當作憐字之誤也上文云不知親已不知疏物故無愛惜此  
正承之為說故白都無所愛惜若作惜則非其義矣御覽七十九引正作惜  
光按王說非是此文都無所畏忘相偶非承上文善作愛惜  
既失假句象於上文為初請本字並作惜不得據御覽故之也。查宋本御覽  
直讀本一。

### 穆无所畏忌

道藏白文本林本並無都字

### 入水不溺入火不熱

光按，莊子齊物論，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流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乘雲氣，騎日月，而游  
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病之變乎，大宗師則云，鯀蟲者  
尋常不懼，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蓋讀齊物論之義即此處所本！

### 乘空如履實

光按，莊子齊物論，知而古亦通用。

### 美惡不滑其心

光按御覽七十九引滑作滑，古多假滑為洩也。

### 怡然自適

世德家本曾作皆，光按，類纂十一（壹）御覽三九七引與世德家  
其本同之說，淳上句黃帝既逝之籍字而誤，王重民云舊唐本作皆  
又二十有八年

釋文曰，一本作三十有八年，  
而帝登遐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

光按，莊子所謂列子謂道遊於同，山海經海內北經，列姑射在  
海河洲中，與此文同，而郭璞注但引莊子，是此書襲莊子山海經  
兩書而成，郭璞未及見之也。

心如游泉

釋文曰，游泉，上字讀為深字，光按，般敬順唐人，避高祖諱  
如是，唐人避高祖諱共多書刪作泉，此書以唐魯老莊毋為難，故  
不設字，而改讀，亦猶晚近讀備書者謂丘為某耳，黃丕烈跋北  
宋本云，謂類且為余音，般敬順乃宋人而託名唐人者，如此本字  
句釋文所云一本作某某者與此合，則此本之在釋文未行以前可知  
今以此類讀之，敬順的是唐人，顧氏潤竊之言非也，蓋北宋本  
所據即敬順所見諸本之一，北宋本與釋文所引一本作某某不合，  
知皮所見之本不一，其言一本亦非專斥某一本而言也，必謂此刊  
本即敬順所云之一本，整矣。

不傷不愛

光按，山海經海內經，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  
壽，其人水居，畏人愛人，疑即此文所本，郭璞注曰，恨亦愛也

惡惡為之使

各本及釋文並作惡

而已知愈

釋文曰，愈本又作楚，光按，服注，愈養之也，本作楚者，涉注  
突而誤也。

人无天惡

光按，惡惡當作惡，與字故事作惡，其形與惡近，故致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光按，莊子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是此文所本，  
列子又不命

囊章載有請於子

釋文作章載  
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光按，姬居也，光按，姬子，何房鄭注，房讀姬姓之姬，齊魯  
之間諸助也。

三年之後

始得夫穿屣而已

從心之所念

不覺形之所倚

光按，易說卦傳，垂天兩端而倚，虞翻曰，倚立也，荀子性惡篇

，俯而觀天下凡人之相與也。楚辭九辨，遊春與而矜兮，俯並  
宮訓立，說楚指武王高生曰，有大事者，非萬外事者，俯仰與學相對  
俯亦立也。

### 汝之一節

林本一節作節師，光按節師，蓋非是。

### 列子問關尹曰

光按，以下一事見莊子達生篇，列子上篇字。

### 潛行不空

江本宋徽宗本空作空，釋文曰，隱或作潛，音潛，光按，空字當  
作空，因氏春秋造數篇，愚則為隱為空，為注，空不連也，潛行  
謂潛行，則下潛火相與，水行故言不空，莊子字正作空，其語  
，德許，不空當看有也，是所讀本字作空，則此字之誤已久，江  
本宋徽宗本疑疑疑莊子按說，也。

###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漢白文本林本僅誤作慄。

###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光按，莊子無與物二字，無也字。

### 天筭足以至乎

讀本天作夫，光按，字字句，承上文請問何以至此而之也。

### 先是色而已餉，注曰，同是形色之物耳

光按，餉字居行末，當是注文向秀二字之語，世德堂本正無餉字  
注往向秀曰云，江南存藏本莊子色上有形字，奚奚例曰當依江南  
右藏本作是形色而已，按郭注亦有形字，按此文服注引向秀曰亦  
有形字。

### 夫得是而窮之者為得為正焉

###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莊注曰，深當作深，光按，莊子字正作深。

###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光按，莊子出子才篇，老聃曰，童遊於物之初，與此文同義。

### 舍其德

莊注本舍作舍，光按，莊子作舍，當以之，莊子則意篇曰聖人虛  
無恬淡乃舍天德，與此文同旨。

###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罣

莊注按，罣林一頭作不入其罣中，莊子亦有中字，當據補。

### 是故選物而不留

莊注本選作作，光按，作選為選。

### 而况得全於天乎

莊注本效天乎。

###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

光按，以下一事見莊子田子方篇。

### 引之盈貫

**矢復奮**  
 孫文錄作振，光按，莊子作適，疑是。  
 光按，方波也，高麗為構，謂與箭矢構也。

**方矢復奮**

光按，方波也，高麗為構，謂與箭矢構也。

**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光按，莊子無上也字，釋文曰，木偶人形曰象人。

**揮斥八極**

光按，莊子釋文云，斥李音託，是字假為新，廣雅釋詁一，新大也。

**今汝悚然有恂日之志**

光按，釋文引何承天群文，吳人呼時日為恂日，此說非也，研日之志，義不可解，目疑當為懼，古字書作懼，據類與餘日字耳，莊子齊物論，木處則櫛櫛恂懼，此恂懼連文之例，徐方鬼節，與正浮于江，豈爭相之出，衆猶見之，恂然乘而走，禮記大學，與慄也，恂並宮訓為驚懼之義字實假為驚，說文，驚驚也，或體作驚，驚驚作律，爾雅釋訓，律律也，郭象注莊子云，不能明至令，驚驚作律，爾雅釋訓，律律也，郭象注莊子云，不能明至令，故有恂，而所異者多矣，是郭本字作懼，猶未誤也。

**使其狹客以智鄙相攻**

光按，文選陸上衛侯善善後上柏詩注引，無智字。

**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

張注曰，更當作更，光按，楊慎云，列子宋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適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謂老，老而更字也，薄立三老五更，義取此，張注乃云，更當作更，誤楊說非也，五更當作五更，薄立上，天子兄弟五更，或為五更，老老稱，與三老同義也，舊列子書故武觀遊因五更之更作更，亦以更為更也。

**潛於牖北聽之**

光按，疑北無義，疑北是誤字，御覽四三〇引無北字，亦不可缺，王弼注示北外二字易亂疑北或外字之謬。

**面目黎黑**

蓋說白文本林本黎作黎，光按，黎假為黎。

**莫不眊之**

光按，古音十，揚越之郊，凡人相侮以為無知，謂之眊，眊耳目不相傳也。

**既而狎侮欺詒**

釋文曰，詒亦作詒，光按，詒假為詒。

**讎摠揆挑**

光按，方音十，挑揆挑也，南楚凡相推擗曰挑，或曰揆。

**二所不為**

各本二作亡，光按，二為亡之壞字。

**而諸客之技單**

光按，單假為單，古音多如此。

# 夢之花

(續)

陳藍

晚上，她想了很多，獨坐在天上那些顆閃閃的星光。

感到有種小心的，輕微的叩門聲。

進來的是微，肩，猶飄着林中散步時飄落的葉片，眉目間是無邊的歡笑。

她說：「頂，請我告訴你一個聽來的故事，在那這故事前，我先替你畫出背景……」

幽暗的黃昏，荷香的薔薇花叢中。有兩個入，在那兒絮語。

女孩子說，她自己極聰明，美麗，一切幸福的條件，都具備，然而，她却不覺得幸福。

她說的人，是那國藝術家，自負聰明，支配人靈魂，如何牧童以笛奏支配綿羊，便告訴她一個故事！

紀元前六百年，一個漁夫的玄網裏，由一個種其行惡而美麗的女王殺活着，在傳說中，人們說她的心，具用水晶般的聰明製成，她的

工匠，通用形影婆娑，美麗的黃金，紅玉，製成，那國家海中產有珍珠，金砂，山間鳥鳥雀止處，生產玉石，製成漁網，四季掛木長藤，有不耐的花架，永遠保存青春的人民。

人民都極其忠誠的愛慕着這一位女王，人世間一切，她都具有了，然而，她卻並不快樂。她憂着如陶家陶器一般的潛在心上。她問了多人靈卜，巫師，都不能治癒她的疑難雜症。

有一夜，無風無月她帶帶地過來了，她是住一個民間的女兒，去了幸德，她去珍珠頭飾，就戴了長長的黑髮，着了銀色的長散，出了王宮。她想走進了世界，帶水一個智者，能回答她的問題——何以她

不快樂？

……

……

……

……

……

……

……

她一起走着，經過了河，和山，有一晚，她來到了一座花園，一座豐盛的園子，（和這座園子一樣美）。那美好的景色，立刻就引起她的停留的心念了。

園中有一個池塘，那水是無比的清亮，明如水晶，色如碧玉。她俯視水中的映影時，池中的星光都閃閃開，池水放出潔淨的心，來容受她的一顧。

水中，一個美麗的女仙，向她凝視了。她的臉，真比黎明還潔美，髮，真如故事中所說，是女妖以多夜的黑暗織成的……她接納自問了：「我有的身軀世的美貌，最高的智慧，無上的權威和珠寶財富，但是，我何以不快樂呢？」

池水靜靜的，差一線波紋都沒有，並不能回答她這疑問……

夜合花悄悄閉了瓣……

夜眠的烏雀，凝視牠們的長夢，不能回答她。

於是，這個女王，輕輕的嘆息了，那是失魂中的失望，悲哀中的悲哀。

這時候，却有一個異國的武士，騎着一匹駿馬在園外經過，他為那幽悄的嘆息引動了。

「誰呢？在這個深夜獨自嘆息？」

他發立在馬背上，隨着閃爍，真見了垂首池邊的那美麗而悲哀的女王。他並不知道她就是女王。

他想，這也許是一個月光中的女仙。

又是一聲無聲的閃爍：「何以我不快樂呢？」

他因為那美麗與真引動了。他死了馬，走進那園子，悄悄聆聽

個在女主的面前：「女仙，如你對我冒昧，我可以問你這問題。」

女王用微笑答應了他。

她緩緩的站起身來，輕緩的走到女上的身邊，這時，池水映出一雙併立的人影。那聰明的武士，卻揮着水面的影子說：

「看呵！月光中的女仙，從這影子中，你可以想像出來那解鈴了！」

說完了這個故事，又徵詢她的意見：

「一個聰明的孩子，已經告訴了我，我何以不快樂。」

那故事雖然美妙，奇妙，却不是使她動心，她說：「那是水上的影子，那樂在水上的快樂不會永久，你還是多讀讀莫泊桑吧，那

是個看透愛情的哲人。你也許以為，你目前已走入情網，一種超乎平常的喜悅將你籠罩，你知道這是什麼？你知道這種無窮幸福感嗎，是從何處來的？這不還是大家推想，以為不是孤獨的了吧，在人類的心

絕沒有有過以前，這種自我的小小的愛情，是多麼輕微而虛呵，並且，你的離手臂相挽，影兒相依，而每個人都只是在利用對方的微笑，來解脫自己的寂寞之感罷了，每個人都以為愛了自己的愛人，實際上

都是自誤險覺，這樣的兩顆心，猶如天上流星，各循自己的軌道，永無相碰之際！」

她想把船上和荷姑的談話告訴，但是，她覺得這兩個故事並不等價，並且，她也不願做以一顆疏忽的心，來冷落她寶貴的故事，便

默默地，不再作一語。

她和船上的女孩，許諾着遠遠飄走，飄到遠處去時，雲却正和那

雲雲若計劃到滿樓閣閣下度蜜月，她同她說：我們將坐着一個着微

色的船，到遠處下，熟習的瓜哇去，在那搖擺的榕樹下，讓他們熟

情時也相說：

「我也將坐了一隻船走，我們那却是一條極油的小船，我們也許會

在一個碼頭出發，然而方向却不向。」

靜悄悄的，只有荷姑一人。

映着夕陽，她正在臨流洗滌着她的衣襟，滴滴透明的水珠，被着

薄薄的水霧，落到那翠色的湖面上。

遙遠的荷兒岸上走來的人，她便微笑着，搖着漿，將船划到岸上

。她搖櫓的技巧，正如的年齡一般幼稚，船時時頭皮的溜過蘆葦的水

蘆花中，那細小的花朵，紛紛的落在她的頭上，攔攔掩住小臉的如帶

綠葉，焦急的，向岸上的人呼喊。

「這草葉欺負人，刺了我的眼睛了。你別着急呵，我的船就續出

來了，我這兒還有大樂魚，小蝦米給你呢。」

她立在岸上，那嬌態的緊着，帶動了她對這女孩更深烈的愛心。

她看着那一顆紅紅的小臉，在水草叢中隱現。

她想另外呼一葉小艇，划到水中去幫助她，但是，她想起這個女

孩子，有幾分天真的羞慚，好心的援助，在這個小生命，也許並不飲

。於是，她便靜靜的站着，扯了岸邊的柳條，細做一頂玲瓏的冠冕

，她拿着那翠綠的戴物，招手呼道：

「小小的女孩，我在這兒等着你，這是我為你划船成功的冠冕，隨着

一陣風，輕輕的，來到她的足邊。

這股勁，更替過援助，轉瞬之間，那一隻水上的小鳥兒，隨着一

陣風，輕輕的，來到她的足邊。

這時，忽然獲得，湖的顏色，延展成廣更大的一片綠蔭。岸上的白屋

，陰陰的葡萄藤……都渺小無了。全宇宙，只有這一片動盪的水

，這一隻綠色的小艇，這女孩子臉上的微笑，——那像陽光一般，照

映得湖水燦爛。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那孩子，你是我的伴兒！

# 雲南論壇月刊

一卷四期  
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 投稿簡則

(一) 本刊實導民族文化，研究中外學術為主旨凡關於文化學術性研究評論之稿件以及文藝創作或青年問題之短篇雜文均所歡迎。

(二) 來稿文辭白話均可，惟每篇以不超過五千字（特約者不在此例）。

(三) 來稿務須寫清地址切無兩面並書，并具真實姓名住址發表

時亦一律用真姓名（如願用筆名者亦須具函申明）。

(四) 來稿如不登載恕不退還。

(五) 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須先申明）。

(六) 來稿一經刊登，從優致謝。

(七) 來稿請寄昆明市護國路普龍巷九十六號本社通訊處收轉

「註明交雲南論壇編輯室」

期	刊	告	廣
網	刊	告	廣
廣告費於登時一次付清。	正文前後	封面裏頁 減封底	地位 各頁半頁四分之一頁
詳另照實數加計長期刊登在一年以上者照九五折計，	三十二萬元	國幣八十萬元	
	十九萬元	四十萬元	
	十二萬元	二十萬元	

## 本社啓事

啓者敝社所出雲南論壇月刊原定每月一日出版茲

以印刷關係故自本期起改爲每月十五日出版敬希

讀者諒察！

本社啓



中國  
**僑民銀行**

便利經濟 助濟復興 轉流員進 調整生產 國家建設

總管理處 昆明南屏街

電話 四〇二六

昆明分公司 南屏街

儲蓄部 綏靖路

信託部 金梁路

分行 上海 天津 漢口

廣州 重慶 下關

保山 騰衝 箇舊

昆島最完備的百貨公司

新 興

現代化

現代化

◎各部陳設可謂日臻完美

◎備具其間惟如錦上添花

百貨部

毛織部

網織部

正頭部

鞋部

呢絨部

化妝部

珠寶部

文具部

玩具部

兒童部

體育部

照相部

電器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傢俬部

高貴化妝用品 各種男女毛皮 各式男女皮料  
日常生活用品 粗細毛線俱備 花色鮮艷奪目  
中西貨色齊備 中西貨色兼備 顏色鮮艷奪目  
件件新穎如雲 包岩選購新裝 任君自擇自選  
非遺物不備 中外呢絨齊全 中外呢絨極影  
價廉物美齊備 貨料超等出眾 取上乘者皆之  
要新穎者才要 各式精美女鞋 男女各式衣料  
色色都可感人 價廉物美任君 任選任選任選

地址 正義路一六二號

昆明郵政管理局快原第一六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十八號

上海 永固 昆島 明 工廠 出品

永固肥皂

原料選用 高尚土產 零躉批發 歡迎購用

總經理處

慶雲街六十九號附一號

磁石電話 第八五五號

每半年一冊 內容豐富 價值四萬元  
每半年一冊 內容豐富 價值四萬元  
每半年一冊 內容豐富 價值四萬元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 雲南論壇

張維翰  
主編



社刊 第五卷一期  
 特約撰稿人 張維翰 長  
 (以姓氏筆劃多  
 少先後為序)  
 羅膺中 錢 傑  
 劉文典 劉 銘  
 劉慶凡 董 匯  
 傅想勉 梅 謙  
 陶光 秦 瑛  
 徐瑞璋 胡 毅  
 吳承斌 何 泉  
 李 傑 李 廣  
 白 雲 方 剛  
 王 順 方 剛

雲南論壇社  
 出版者 錢 傑  
 發行所 倫 人

出版日五十月五

## 本期目錄

- 論九品中正
- 九歌的本質
- 杜工部的詩法
- 孟東野年譜
- 清初之圈地向題 (續完)
- 列子校釋 (續)
- 略談科學方法 (學習與生活談之四)
- 夢之花 (續完)

李源澄

徐嘉瑞

傅懋勉

華忱之

吳乾就

陶 光

鄒孟暉

陳 藍



正三第路三第新街

# 雲南論壇月刊

一卷五期  
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期	例	刊	告	廣
	封底	封面	地位	
	三十二萬元	三十二萬元	二十萬元	四分之二
	十九萬元	十九萬元	二十萬元	四分之二
	十二萬元	十二萬元	二十萬元	四分之二

製詳：另照頁數加計長期刊登在一年以上者照九五折計，廣告費於委託時一次付清。

## 投稿簡則

- (一) 本刊宣傳民族文化，研究中外學術為主，凡關於文化學術性研究評論之稿件以及文藝創作或青年問題之短篇雜文均所歡迎。
- (二) 來稿文字自話時可，惟每篇以不超過五千字（特約者不在此例）。
- (三) 來稿務須寫得親切無兩而並審，并具真實姓名住址發表時亦一律用真姓名（如願用筆名者亦須具函申明）。
- (四) 來稿如不登載恕不退還。
- (五) 本刊有修改權（如不願修改者須先申明）。
- (六) 來稿一經刊登，從違致謝。
- (七) 來稿請寄昆明市騰龍路育龍巷四十五號本社通訊處收轉。

「昆明免費商論社編輯室」

本刊歡迎

定閱

批評

指教

投稿

# 論九品中正

李源澄

欲知九品中正與魏晉南北朝選制之關係，一、當先知漢代選舉制度。漢代選舉以策士輩爲常科，此州郡之貢士也。朝廷復有詔舉之特科，（卽後世制科）。此非常之舉士也。天子有特徵，三公有辟命，州郡亦自舉其屬吏。其途雖多，選舉之權，皆操之在上。此漢代選舉之制度也。東漢末年廣士橫議，民間之清談日且，雖然爲朝廷之選舉制度相對立，朝廷用人，有時竟不能不酌就輿論，雖非制度，却可以左右當時之選舉。魏晉南北朝之選舉制度，於漢朝之選舉制度，率相沿襲，苟能留心於此期史事者，皆能明之。文獻通考選舉五，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舉舉，或內閣棧積舉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借世人言魏晉南北朝選舉制度者，惟注意九品中正，於此餘少留意耳。九品中正者，由漢末清議發展而來，以民間，自然之輿論，提爲朝廷特定之制度，以不固定之品類，提爲一定之官司，此中消息，豈可等也。二十二史劄記九品中正條云，魏武時何夔疏言，今革創之際，用人未未許其本是以各出其類，宜先核之鄉閭，便授幼簡序，無相踰越，則賢不肖先分。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故，然後舉，試辟公府。（按杜恕上疏在立九品中正之後，通議）。此又在選舉之前，蓋漢以來本以察舉孝廉，爲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察舉勢利，畏葸益甚，故舉等欲先清其原，專舉重於婦婿，以核其素行，舉反密其法而益甚之，區論定官才之缺也。趙氏知九品中正爲抗漢代選舉制度而起，其言良是。然漢末之清議，非當時名士左右朝廷制度之勢力乎陳蕃者，名士世家，以天下聲教爲己任。（魏志陳蕃傳，武略稱陳蕃語）。其述九品中正，非承魏漢末清議而成爲制度乎。知求之何處之疏而不知求之漢末何也。故知魏晉南北朝選舉制度

李源澄

之大異於漢，卽在被漢末清議力而而成爲制度也。二、漢末清議爲舊察重名教之表現，當欲建立社會力量以制政治，法家則祇加政治力量以擊制社會勢力。魏武帝之政治，卽代表法家思想，而與漢末名士之風相反。（見拙著漢末清議與魏武帝之政治與漢代士風之關係章）。然武帝又明審三頭之措施，亦不相同，或近於法，或近於法，此時政治思想，亦有儒家法家之爭。（見拙著漢末魏晉政治思想之轉變，與魏雜誌三期）。在選舉制度上，我有軍察舉與軍察兩派。大抵重察舉者近於儒，重考課者近於法。陳壽之九品官人之制，卽代表儒家之政治思想魏晉人攻勢九品中正者亦有二派一主九品中正與朝廷選官保持均衡，卽是使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各發揮於其內而不相害，此派以夏侯玄爲代表。一派主廢中正，不使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此派以劉放爲代表。據劉放有先後，中正之弊有微有著，因而待論者不同，然此兩種思想之相激相蕩，有無無間或近於法以近於法，不可不知矣。三、九品中正之立，所以提漢末社會上之清議施之於政治，夏侯玄言之最爲明白。魏志夏侯玄傳云，夫官才用人，國之病也，故於選舉於表間，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級也。夫欲清教寄選，在明其分數，不使相涉而已。又云，若介中正但考行檢實，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者於鄉閭，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烈稱於九族，豈不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閭，豈不填於在官乎，三審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虛其官名，斯任實可知矣。夏侯玄等反對中正使重用人之權，其於立中正之本意。考行着於鄉閭，豈不忠恪於在官，卽是親私人進德與政治道德爲有關係，故魏晉以後御史劾奏，亦多及人之私行，較之兩漢實爲進步，世人多以魏晉政治爲道家

一







由觀射對射射王們一箭，可以看得出來，「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非徙天下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誰禱焉？正，其習也上此也，其野館近遊宮，其明能光照之，其地能禱之，如也則明神之，在野曰肆，在女曰巫，其使制神之地位矣。而為之往觀時肆，」把巫館寫得像一個聖人賢人一様，足見巫在楚國古代，勢力之大，地位之高，幾乎是一個宗教領袖，而巫的職務，是「制神之地位矣。」「祀射父又說：「而後使先王之後有若烈者：……為之視。……心率焉與禹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節。……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及少康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一人人也。……作享，幸不譴其為。……謂靈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鸞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濟，是謂總天地，其後三苗積九黎之德，堯德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與之，以至上下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別其分注者也。」（楚語）

重黎之官，自顛覆到堯，又自堯到夏商，都是「世敘天地別其分主」。和巫的，制神之地位次注，職掌相同，雖然重黎之官，是為防止巫風的流行，但並不是反對或消滅巫教，乃其復興巫教，「使復舊常」。所謂重黎，即是巫官，即「巫神異業，敬而不瀆」的狀態。那族必須發一個在巫教中有學問有信仰，「齊肅真正先遠宣別於族」，「與神之一個聖賢的人，才可能負責復舊的使命，是行重黎也是巫族中一個聖賢的人，重黎之官，也是一個巫官。

楚國的祖先，是國楨顛頂以姜的世族，仍做重黎之官，也是即是巫官，即是古代五官中之二，所謂五官，根據楚語，即：「一巫，一祝，一卜，一相，一巫式，五種物之官，巫官之下一定有許多的小官，分掌無祀之事，周禮有「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若一人，徒十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司巫註云「巫官之長。」重黎也可以說是巫官之長。

第二楚國和陳國風俗，國書云「陳夫人薨而民淫祀」，謹蓋

地理志「武王封新蔡於陳，景公胡亥，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風，陳詩曰，攻其弊也，寘正之。亡各亡夏祀，傷其風也，自胡公復二十三世，為楚所滅。」又云「一十餘世，項襄王棄其陳。」……楚國巫風，重黎之官，陳楚因地理政治軍事上的關係密切，風俗也相近，但是楚國的宗教思想，是從殷人承襲下來的。是中國古正統的宗教思想。巫教和巫風，是兩回事，巫教是崇拜自然，如天地山川之神，是中國最古的宗教，而巫是宗教我，奉到，在古代地位很高的，禮記云「宗廟在廟，三於在朝，三老於三老，後世風俗行，恒舞酣歌，為世語，乃楚水流的弊，如佛在在胡太后之前，何嘗不淫瀆，（見洛陽伽藍記）後來巫教衰微，公們把巫看做很下流的人，其實在古代，他是祭司，聖者，政治家，藝術家，是社會上最聰明的人，是古代的詩人，至於楚國的文化，據郭沫若先生說「楚國是富於現實性的民族，他們是最迷信鬼神的……就下流看來，楚人除掉自己的祖宗和天上的天帝之外，風雲霧雷河漢，都是視為神祇，」他又說「楚人的超現實性，被北方的國人所馮抑了的，在南方的豐饒的自然環境中，卻得看了他沃土的園地，崇拜的富於超現實性，都是殷人宗教性的遺傳」（屈原研究）郭氏又說「殷人大部份被奴隸化了以後，還有一部分和他的同盟國被壓迫向東南移動，移到了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但是宋楚楚國，把殷人所創文化，移植到了南方。」（屈原思想）（潘焱案）

本刊啟事

本刊自本期起價目調整照加一倍如下：

全年：國幣四十八萬元。半年：國幣廿四萬元。零售每册國幣四萬元。



# 杜工部的詩法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詩法最講究，詩度變化最多的、自然要數杜工部。過去討論杜詩的人，雖然那麼多，可是仍不能把詩的意義完全發掘無餘，前人已經說過的，我們不再多說，現在我就從個人所見到的幾點寫在下面，請愛好杜詩的人指教。

(一)關於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

凡是作舊詩的人，都曉得「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這兩句作詩的竅語。其實，這兩句竅語亦只是作舊詩的人的一種偷懶的辦法，嚴格說起來，這兩句竅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尤其在杜詩裏面，一三五固然極爲分明，二四六又何嘗有絲毫含糊，在平仄方面也是如此，在意義方面，五言詩的第三字和七言詩的第五字也是非常講究的，現在我們先說平仄方面：

五言詩的第三個字和七言詩的第五個字，凡是讀信詩的人，都曉得他的重要，我所要談的，是看眼于整個詩的平仄關係，也就是句句句間的平仄關係，如以五律而言，如第一句的第三字是平，則第二句的第三字便是仄，第三句的第三字又是平，第四句的第三字又是仄，第五句的第三字又是平，第六句的第三字又是仄，第七句的第三字又是平，第八句的第三字又是仄，如第一句第三字爲仄，則第二句第三字便是平，以此類推，總是這樣平仄相間，長短有序，如以七言而言，則句與句之間的第五字也是按照這種規律變化，這種情形在中間對仗的四句裏，表現的尤爲清楚。

五律如字監字詩云：

荷葉王(平) 孫貴，  
 峯家意(仄) 頗濃，  
 屏開金(平) 孔雀，  
 樹  
 際遙(仄) 芙蓉，  
 且食楚(平) 魚美，  
 雖有異(仄) 陳重，  
 門騎多(平) 麝色，  
 女婿近華龍。

## 傅懋勉

又放武備將軍楊詞云：  
 莫擅善(平) 門去，  
 新阡靜(仄) 水邊，  
 路人粉(平) 雨泣，  
 天  
 意靈(仄) 風隨，  
 都面精(平) 仍銳，  
 句奴氣不端，  
 無由觀(仄) 繁  
 略，  
 大樹日(仄) 遼瀋。

七律如秋興八首其一云：

玉露凋傷楓(平) 樹林，  
 巫山巫峽氣(仄) 蕭森，  
 江關波瀾兼(平) 天險，  
 滄土風雲接(仄) 地陰，  
 雲對雨開日(平) 日濛，  
 巫舟一  
 繫故(仄) 園心，  
 寒衣處處家(仄) 刀尺，  
 白帝城高急(仄) 暮砧。

又如詠懷古跡第三首云：

羣山萬壑赴(仄) 荆門，  
 生長明妃仇(仄) 有虧，  
 一去紫台連(平) 朔漠，  
 獨留青塚向(仄) 黃昏，  
 詩國省識春(平) 風面，  
 瓊駝空  
 隨夜(仄) 月魂，  
 千載琵琶作(仄) 胡語，  
 分明強恨曲(仄) 中聲。

在五律裏面，八句中幾乎沒有例外，在七律裏，雖然在首尾四句裏偶有個例外，可是在中間對仗的四句中便絕無中規矩，大概一首詩的音韻的美，不僅在每一個字，尤其要注意到一首詩的整個的美，就像一支歌曲一樣，總不能割裂開來欣賞。

其次我們再談到意義方面，在意義方面五言詩的第三字和七言詩的第五字，常常會是一句的關鍵，過去詩話中有所謂詩眼者，前近體詩眼在五言中，便有時是第五字，在七言詩，則有時是第五字，自來一起說詩的人，很喜歡把五言詩分做上二下三，或上一下二，或上四下二，把七言詩分做上四下三，或上二下五，或上六下二，或上四下二，有時是可以的，有時便不道覺失之於呆板，因爲大詩人們，最能在五言的第三字，或七言的第五字上見功夫，五言的第三字或七言的第五字好比是上下兩節的一個環子，它一面連住上邊，二面又鉤住下邊

也可以說有屬於下級也甚至它與上下似乎都不連屬，可是上下兩面却都離不了它。離開它，這句詩便失了活力，有了它詩意才顯得豐富，更多變化，更不易捉摸，假使讀詩的。要把這些地方看死了，那就無氣作繭自縛，根本談不上欣賞詩了，現在讓我們舉幾個例子看看：可以，有時

如衣襟左氏此云：

林幟引落風，衣襟靜琴歌，暗水落花應，春星帶草堂，檢書燈燭頻，看劍別杯長，詩聲風異詠，榴丹意不慚。

「衣襟靜琴歌」的「靜」字，不一定屬於琴字。它非但屬於這一句詩。同時它還屬於這一首詩，這首詩的作者，是在一個完全靜寂的環境中起來的，當時心裏是這樣的：「眉痕的細刀就要落下去了，林影靜靜的躺在地上，微風處處發出軟軟的聲響，園子裏的露水，在昏暗中從花徑裏淅淅的流過去，春天的早晨，顯得那末低，像擱在草屋的頂上，客人們在酒醺身熱之際，忽然聽到一陣清婉的琴聲，一時萬念俱灰理想如逝，不覺衣服都發冷發濕透了。又如我們讀錢飲贊，豈不更有意義嗎？」

又如我們讀其三云：

千家山郭帶朝暉，百家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滿棹燕子掠城飛，衝衝抗鼓功名薄，緜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覿，五陵裘馬自輕肥。

這「千家山郭帶朝暉」的「靜」字，我們誰說它是屬於上或屬於下呢？我們能說它是上四下三或上五下二嗎？我們要了解這個「靜」字，不要忘了工部此時是一個流亡在外無家可歸的孤臣，進既不能做到匡濟抗疏，退亦不能如劍向傳經，功名事業兩無是處，無論什麼環境在催着他起來，而引起的無非是一種百無聊賴的淒涼情緒這首詩我們可以這樣欣賞它，朝陽靜靜的照在山西郭的那一片茅草房上和村外吹落了葉的禿樹上，也許愛這詩人們還在做着瀟灑的夢，一個天甚羞子而對着這邊寂寞的山崗，自然不免百感交集，萬慮紛至，山光帶影躍織着一片失去主宰的心，眼看向策朋友一個個頹頹背背向上，向己却像倒落枯，一無所成，人情至此，豈能不淚然淚下？

如曲江對雨云：城上青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春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蹕，芙蓉別殿漫燒香，何時討此金錢會，暫醉任人錦瑟旁。

「江亭晚色靜年芳」的「靜」也是詩中的關鍵，詩意是說江邊的林花芳草無言的浸潤在細雨裏，一些公子王孫們，對此開闢春意，自會有任人錦瑟之感！這首詩是寫的一種靜寂的境界，這在工部詩集中，得算是一首風光旖旎的詩。

又如春水云：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清深，朝來沒沙尾，頭色動柴門，接續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誼無數鳥，爭湊故相喧。

這個「頭色動柴門」的「動」字，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屬於上或屬於下，柴門固然沒有動，可是因為春水向那一片真心動魄緣，使得你眼花撩亂，已經分不清翠色在動，還是柴門在動了，其實，我們又何必一定要指出什麼在動呢！

又如白紵行云：

綵綉須長不須白，越羅對錦金翠尺，象牀玉手亂般紅，萬草千花動澗碧。

「象牀玉手亂般紅」的「亂」字，和「萬草千花動澗碧」的「動」字，真是有聲有色，使我們一看到這兩句詩，立刻就會得到一種滿眼繽紛，金碧紛披的感覺。

又如高郵護曉馬行云：

曉促歸高如宿鐵，安河長繫解湖波，五花散作雲鬃身，萬里方看汗流血。

「五花散作雲鬃身」的「雲」字，便是這句詩中的一個環子，有了這雲環子，馬身上才有雲，才有花，有了這個雲字，才覺得這匹有凌雲鬃飛，超塵絕跡之值，沒有這個雲字，便成了一匹既不壯觀，又不靈走的劣馬了，我們能說這句詩是上四下三，或上五下二嗎？

(二)關於五言古詩：五言古詩每句中的平仄，限制尚不太大，

最緊要的是每一小段的第一句的末一字，假定是八句作一段的，則此八句又可分成兩組，即每組有四句，第一組第一句的末一字如用平，則第二組第一句末字（按即全段中之第五句）各用仄，反之，如第一組第一句用仄，則第二組第一句末一字必用平，兩組的第一字雖然距離頗遠，但末一字之平仄，却必須適當呼應，這是五古裏面的一種特殊妙用，不過在工部詩中顯得更為詳確而已。

如白居易先詠懷五百字云：

……羨茲百草零（平），參歟萬國器，天際陰晦難，雲子中夜發，霜階衣帶斷（仄），指直不能結，履綈過驛山，御指在喉厥……

又云：

……生堂免租稅（仄），名不隸征伐，想訝對酸辛，平人固感膺，默思災孽徒（平），因念竄戎危，憂鬱吾終南，鴻洞不可假……

因為五古中每組的第三句換韻是道例，所以不直特別指出，但這種道例也只限於四句一段或八句一段，如一陸在十句以上者，如在第一組第一句末字用仄聲，其餘非組之第一句亦可用平聲。

如白居易先詠懷五百字云：

……北嶺就涇渭（仄），宣談又改轍，翠水從山下，極口高舉耳，疑是空翻來（平），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拆，枝條感著景，行客相輕視（平），則廣不可越……

又如白居易先詠懷五百字云：

……冰久風頗惡（仄），晚來山更碧，惡對十丈妓，欲語盡還折，何得空靈雷（平），假嚴尋地脈，朝氣既幽微，懸懸難極成，驚而燦爛頭（平），回首如不隔……

如標十二句一段，則始可分成三組，如第一組第一句末字用仄聲，則第二組第一句末字仍可用仄，第三組第一句末字則必須用平聲，其所以能適用者正是因為一段中有三組，第三組第一句末字用平，在聲韻上仍有調節也。

如白居易先詠懷五百字云：

……顧惟體輕強（仄），但自求其次，倘為惡大饑，輒與便瀉，以益播生烈（仄），獨恥事子錫，无尤遂至今，忍為鹿與沒，終悔與與由（平），未能易其節，就欲聊自遺，放縱被勃節……

又知第一組第一句末字用平聲，第二組第一句末字亦用平聲，則第三組第一句末字必用仄聲。

如白居易先詠懷五百字云：

……況閱內金鑿（平），盡任衝復塞，中堂有神仙，櫻齒潔玉質，疑客將原義（平），悲管漢河聲，勸客延階處，始發屢登橋，朱門掩內泉（仄），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遇……

又有第一組第一句末字為平聲，第二組第一句末字為仄聲，第三組第一句末字仍為仄聲者。

如白居易先詠懷五百字云：

……新年憂氣元（平），默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拾歌聊消愁，非無江海志（仄），瀟灑送日月，生逢舜舜君，不忍懷永訣，當令郎爾具（仄），掃履豈云談，芙蓉傾太陽，物性固難奪……

亦有第一組第一句末字用仄聲，第二組第一句末字用平聲，第三組第一句為仄聲者。

如白居易先詠懷五百字云：

……北窗常異縣（仄），十日隔風霜，歸能久不斂，影在共飢渴，又四開雙鏡（平），幼子飯已卒，吾輩猶一我，聖者亦嗚咽，所憐為人文（仄），無食致委折，費知秋不垂，貧富有者平……

我們根據以上這幾種例子，可以很精確的看出，每段十二句的每組第一句末字的平仄變化，約有以不流轉的格式，即仄仄平或仄平仄或平仄仄，或平仄仄，或仄平仄，總而言之，決不遇有平平或仄仄或這種格式，以免陷于單調，同時，十四句一段的或十六句一段的也逃不出這個原則。

# 孟東野年譜

## 大興華忱之編次

唐文宗天寶十載春卯，公生于嶺山，年一歲。

據韓愈貞元先生墓志「先生諱郊，字東野，父懸功，娶妻氏女而遷爲嶺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輒即而卒。」（見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九）  
「淳祐壬午志卷中名宦門孟郊爲尉，郊之父，能詩，生郊於此，後以諱名於世。」（卷成大輿地志卷十二官吏，及德麟嶺山尉志卷一名宦門，不備引），是東野生嶺山明矣。其本貫則應屬之湖州之武康（詳後東野郊貫履并抄），母姜氏，繼室鄭氏，（集中卷十有悼幼子，知東野曾有故苦之成，）第二人，有子若輩，（本集卷十有悼幼子，及杏園九首詩可證，）其世系不詳，據墓志「唐元和九年庚申甲午八月己亥，貞隱先生孟郊卒，年六十四，」

遊數之，知公當生是年。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六歲。  
按墓志「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意篤。」  
順宗建中元年庚申，三十歲。

往河陽。河陽留宿賦陸寄李侍御詩，（卷六）李侍御當謂李凡，時方以御史中丞爲河陽三城鹽池使，（詳後）以詩中「暮天寒風悲層層」語，及本集卷六上河陽李大夫詩考之，知東野當以今年秋冬之交來遊河陽，此詩則未至河陽前，宿絳陵時作。

建中二年辛酉，三十歲，居河陽。  
有上河陽李大夫詩，（卷六）李大夫，當即李凡，按舊唐書一百三十二拜傳，「德宗即位，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鹽池使，加……河陽三城檢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汜水等五

縣歸焉，授凡爲河陽鹽池使，以舊書德宗紀考之，知當在大曆十四年開，其拜命爲河陽三城檢州節度觀察，則當在建中二年六月，時應已自御史中丞擢爲大夫，按舊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六月壬子，以舊御史中丞擢爲大夫，授舊河陽三城檢州節度使，仍

孟東野年譜

割東畿五縣歸焉，」時兩河巨擘方將，四溟鼎沸，凡與馮煥等並引重兵，以勦唐室，建中三年五月，遂以破出悅功檢校兵部者，據舊唐德宗紀，「此詩當即作于其節度河陽後，檢校兵部節度者，據詩云，「武平頓天關，河橋報地機，大將莫以安，守此稱者稀，」武平即武平，唐以避高祖諱改武平，（按周一統志卷二十六開封府上開梁云，「古峽關在汜水縣西二里，本周之虎牢，隋爲虎牢關，唐改武平關，」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河內道一河南府汜水縣，「漢之成皋關，一名虎牢，」又云，「汜水出縣東南三十二里，經武牢城東，漢破曹營于此，」知武平本隸汜水，而汜水五縣則于建中二年元節度河陽時，割入河陽，即德宗紀所謂「仍割東畿五縣歸焉」者是也，元和郡縣志河南府河陽縣云，「自河陽以下至（池，汜水，濟源，）河清等五縣，今隸隸三城節度，」新唐書地理志，與地理記卷九京西北路五州亦述云，「建中二年，以河南府之河陽，河清，濟源，溫復入河陽三城使，又以汜水租賦歸之，」說是其證，故此詩以河陽爲題，而以武平爲首，知詩必作于汜水五縣割歸河陽，其方節度河陽之後也，否則武平自屬汜水，無庸牽入河陽也，其作時年月，疑當在今年六月後，七月元會師鄂下前，（事見通鑑）時東野方歸旅于此，因賦是詩，昌黎集外集卷一亦有上河陽李大夫詩，洪興祖韓文公年譜貞元四年引吳汝霖云，「河陽李大夫，李季凡也，孟東野亦有贈河陽李大夫詩，所謂上將軍神略是也。」

建中三年壬戌，三十二歲，方驅旅河內。  
有感懷一首，（卷三）詩云，「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膠柄相觸突，烽火日夜驚，對閣東北兒，怙亂謀縱橫，」推此干戈聲，呼叫豺狼聲，「兩河」，蓋指魏博復叛之亂，「推此干戈聲，」則謂李希烈，按舊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六月，如帝欲徵魏北郡知

有威懷一首，（卷三）詩云，「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膠柄相觸突，烽火日夜驚，對閣東北兒，怙亂謀縱橫，」推此干戈聲，呼叫豺狼聲，「兩河」，蓋指魏博復叛之亂，「推此干戈聲，」則謂李希烈，按舊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六月，如帝欲徵魏北郡知

有威懷一首，（卷三）詩云，「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膠柄相觸突，烽火日夜驚，對閣東北兒，怙亂謀縱橫，」推此干戈聲，呼叫豺狼聲，「兩河」，蓋指魏博復叛之亂，「推此干戈聲，」則謂李希烈，按舊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六月，如帝欲徵魏北郡知

有威懷一首，（卷三）詩云，「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膠柄相觸突，烽火日夜驚，對閣東北兒，怙亂謀縱橫，」推此干戈聲，呼叫豺狼聲，「兩河」，蓋指魏博復叛之亂，「推此干戈聲，」則謂李希烈，按舊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六月，如帝欲徵魏北郡知

有威懷一首，（卷三）詩云，「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膠柄相觸突，烽火日夜驚，對閣東北兒，怙亂謀縱橫，」推此干戈聲，呼叫豺狼聲，「兩河」，蓋指魏博復叛之亂，「推此干戈聲，」則謂李希烈，按舊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六月，如帝欲徵魏北郡知

東南論

漢書馬援傳... 一初潘德宗紀... 漢世宗... 漢世宗... 漢世宗...

有發京不在邊... 一見韓英... 一見韓英... 一見韓英... 一見韓英...

貞元

貞元六年庚午... 貞元六年庚午... 貞元六年庚午... 貞元六年庚午...

貞元六年庚午... 貞元六年庚午... 貞元六年庚午... 貞元六年庚午...



# 清初之圈地問題

(續完)

吳曉就

(七)

順治八年，八旗兵駐防外及京畿外，并分防各省邊塞者，總額漢人一代，八旗兵駐防各省都邑約二十處；順治開設置者七，曰江寧、西安、杭州（五年）、太原（六年）、臨濟（六年）、德州（十一年）、京口（十六年）、康熙開設置者八，曰懷慶（十五年）、福州（十九年）、廣州（二十年）、荊州（廿二年）、日暮夏（十五年）、南陽（五十七年）、開封（五十九年）、成都（六十年）；雍正開設置者四，曰乍浦（七年）、衢州（七年）、萊州（十三年）、莊浪（十三年）；乾隆二年又使滿蒙漢軍八旗駐防綏遠城，此後遂無新設置者（註九七）。

京畿八旗俱有圈地，故各省直轄防旗兵，亦于所駐地給與地畝，設立莊佃。順治二年，凡直隸、山東、江北、山西、駐防滿兵，給與無主地耕種。順治七年，規定各省直轄防旗兵每名予田三十畝，其屯墾地耕種者，前在京師所得地畝還予，于駐在地另予給地三十畝。至康熙初年，順治四年所得有于江寧、西安、後各處隨行之地，每員分地，多則如西安、順治四十畝或二百五十畝，少則如江寧六十畝至一百八十畝不等，各省不盡同，惟浙江文兵無田，仍照經制文官例俸餉。順治六年定制：外省駐防官員初任未經給與地者，照定撥給，其加級陞任者不復添給；凡給地六十畝以下者，由戶部撥還，六十畝以上則奏請撥給云。（註九八）軍此而論，不難推每各處隨地約若干，借清吏稿兵志，中各省直轄防旗兵員數，俱謂為不詳，故其相占地畝，無從估計；然每處駐防兵若以五千人算，每人三十畝，為數已達一百五十萬畝，其官旗及未入伍旗丁之分地畝未詳也。（註九九）

順治三年，安徵萬固朝後改盟，放田八萬二千七百餘畝，又留旗丁田二萬畝，皆牧民佃耕。（註一百）然則各處駐防營馬廄，其圍地總數，亦至可觀也。

駐防兵又于駐在城內另建莊防城，保呼滿洲城，江寧西安、廣州、杭州、等處皆有之。杭州駐防城在西湖內，順治五年及七年建，城以磚石，四圍設大小營門。初順丁和縣，錢塘縣地一千零三十四畝六分，順治十六年額界錢塘縣地四百零一畝四分，二共圍地一千四百三十六畝。營房附近又有演武場，其城湖駐防營者在錢塘門內西倚城，東南北三面略以垣，地廣三百一十六畝。（註一百一）雍正六年，浙江乍浦設水師營，分左右兩營，左營八百名自杭州移駐，右營八百名自江寧移駐，計滿州蒙古兵一千六百名。又綠旗水師城四百名，撥歸滿營教習，共兵丁二千名。滿營八旗兵每名給房二間，需營房三千二百間，綠旗水師兵每人給房一間，計營房四百間；其官員自滿洲右翼副都統以下至軍營式凡四十三員，各領房自二十間至三間有差，共房三百九十六間。給官兵營房凡三千九百九十六間。此水師營營房及所屬，即于乍浦城內圍購民間空房撥給及營房其地。水師營亦曾演武場，在乍浦城東門內，計六十二畝。故週圍九里三分之乍浦地六十二畝也。（註一百二）就計營房三千九百九十六間，又演武場地六十二畝也。

此，他省情形，可推知矣。其圍地問題之流弊，蓋與京畿、八旗同。凡此諸直轄防旗兵，其圍地問題之流弊，蓋與京畿、八旗同。如諸滿洲城建于皆邑城內，他若乍浦等城駐防營亦多在城中，間即遺居民勝房，乃勢所必有之事，此與今蘇京漢民盡徙南城頗同。順治十一年，督臣馬光祿疏請移浙州縣莊家口，遷移歸莊莊州，上諭不在從歸山東河南兩省等語，謂兩省歸莊莊家口，遷往一處亦屬地方，勢必建遷浙河，遷計公館，占奪民房，又多一番流弊。……兩鎮營莊地方，不必更移。（註一百三）可為旁證。至如駐防八旗之馬廄地及員

兵莊田，雖原則上以無主荒田撥充，惟無主田地自非集中，由各直省  
團練充補其弊。與京營殆無大異，此又可觀而知者也。然就省與京營  
數，亦確有異同。中興盛時，各地方駐防八旗兵少，通常不過數千人  
，故所占地畝亦少；二、經常期兵額，若關南四川、兩廣諸省，  
「應領千里，絕無人烟」，一、成都、寧遠、綏州、馬關各屬人民，僅  
存十百，一、田賦因而凋落，「空地甚多」，一、計一百四十餘地未引  
起嚴重後果；三、未聞有墾荒墾墾的事；四、未嘗生團練糾紛。是故  
各直省統分八旗之田地問題，實遠不如京營附近之嚴重，地方大吏曾  
未以此問題形諸奏摺，是固反證也。

各直省駐防兵少，因而田地數亦少，既如上述，故散在各直省  
故明宗室勒成開田，多未成園。今所知者惟雲南黔國公汗天波莊田，  
于順治十七年應免三種請，爾後其部屬駐了二千人，每人五日三十畝  
而已。一、計一百五十五。康熙間，曾以戶部撥請，幸該員會同各該員，  
將直隸等省廢藩田產，分荒熟田地，酌量變價，悉以變價贖為民業，  
八年三月，奉旨先行，即始與原種佃民耕種，改入民戶，名為「更名  
地」，照舊征糧。九年正月，更將廢藩田畝出地，給民開墾，免納  
租銀，首歲免租。其無人承種者，八年完議，招民開墾，一、計一  
百六十一。是則各省直省田多人少，而田地亦有限，從可見矣。

(八) 八旗兵莊，原額分地耕種，以贖茶家口，備辦軍需，而「撥地以  
見在為差，罰贖丁糧不加」，則日後滋生人丁，作何安插，誠屬問題  
。此旗人生計問題，可另成專書，今略而不論，僅就其有關開墾者附  
誌篇末。

八旗入關之初，倉卒未有開墾地，壯丁乃是酌支口糧；及順治二年  
，擬丁計口給地三十六畝，口糧遂停支給，七年定親王以下，仍以照  
章發給園地者，皆給家口糧米。一、計一百七十一。至是八旗逐一如住口，  
鄉野屬，稅人耕種分地發生。惟「滿洲兵丁，雖分給土地，而歷年并  
未收成；因奉命出征，必需運帶之口，致失耕種之業，往往土地曠廢  
，一遇旱澇，又說都給口糧」。一、計一百八十一。此部發口糧，初蓋屬臨  
時救濟性質，又以當年征伐，園地拋荒，擬定成制，八旗兵丁除領有  
分地外，又月支口糧，故於事中心起龍套者，一、苦兵在盛京，無領而

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一、計一百九十一。始止此也。順治十一年正月  
，都察院因奏「請查壯丁四名以下地土，盡數退出，量加錢糧月米，  
其馬則於冬春二季，酌與錢糧價銀」。一、計一百一十。是  
年二月，林起龍進進一步，奏乞「奉命八旗後兵為朝廷禁原，仍照舊  
量給錢糧」。一、計一百一十一。

三月，上諭吏部：「太祖太宗創業開基，營復諸  
國，朕入關討賊，一統四郡，悉賴滿洲兵力。……乃滿洲諸將，凡  
有征行，馬馬器糧衣甲餉糧等項，無不自備，效力勤勞，實生繁榮，  
探可珍念。十年以來，軍案雖多，未見言及於此者。近覽清江林起龍  
所奏，思慮周詳，條從有緒，實心為國，卓識可嘉，應作何優獎，爾  
部酌議具奏。」一、計一百一十二。林起龍以請八旗無領錢糧而受嘉獎  
，則八旗兵十餘分地外，又另發錢糧，由國時擬為定制，蓋自此始矣。  
一、計一百一十三。

八旗兵餉給糧營為便，並舉，二、以示例。京師騎射月給銀三兩  
，歲支四十八兩，每解以五斗為計，合二百四十斗，步軍每月給銀  
一兩五錢，歲支米二十四斛，合一百二十石，而綠旗各省領兵，馬兵  
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皆月支米三十斗，年支三十六斗而已。兵  
一、計一百一十四。八旗兵既有分地，又有優厚之月餉，生活初頗優裕。惟  
八旗兵額初由三丁抽一而來，其不得補伍之壯丁，僅得分地，且分地  
以當日為準，日後丁增不加，數代而後，人口滋生日繁，分地愈分愈  
少；其中除了少數得頂補父額之缺額，稍當兵食糧資生外，開墾壯丁  
日增，而民房民地久已裁闕，遂有無田土屋室之貧丁，周勞國家設法  
救濟焉。

第一、住房問題，康熙二十二年以八旗兵兵，資給不給，命攝政  
王大臣等會議實生之策，尋定議：「旗下兵丁貧無妻室者，官給黃婚妻  
。無房室者，初給八旗王以下，官員以上，有房屋四十間者，分撥一  
間，形制悉其近於強派，使有多餘房屋者，或將別房房屋，或空地築  
室撥給。若親王以下，官員以上，有空閒園地房屋，或旗屬旗人官者  
，分別議敘。」一、計一百一十五。至康熙三十四年，據八旗都統奏稱，無  
房室者七千餘人，乃使大學士及八旗都統等，按各旗方相地，每旗  
各築屋二千間，合一萬六千間；無房兵丁，每名給屋二間，毋得擅買



兵事亡者入官。所費達三十餘萬金云。(註一百十六)乾隆四年  
復借支庫銀于京城空庫造屋，賞給八旗貧丁居住。(註一百十七)此  
八旗居常問題與有清一代相終始。

二、田賦等項，其執濟方法約有三端。一、撥地；康熙二十  
二年，議政王大臣等除請分撥八旗兵丁房屋外，其無田地者，議以戶部  
所存未分撥田土撥給；并丈量王以下官員人等以上，戶內田土有餘  
數者，今春酌量撥給；量地地上，亦奉旨一併丈量。(註一百十八)

二、井田；雍正二年，從戶部侍郎華德請，議設井田；于內務府餘地  
入官地中撥二百餘頃為井田，分與八旗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無  
業墾業者耕種。並制額為詳查，大抵欲備家理想化封建時代私田制  
廢行之。

三、軍餉；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戶部議撥戶部侍郎即華德奏請設  
立井田；「查內務府餘地一千六百餘頃，入官地二千六百餘頃  
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深往耕種。計田五十戶，蒙古十戶，漢  
軍四十戶，共一百戶，各要田百畝開闢八分為私田，中間有餘  
軍田，其方向養公田；俟三年後以種公田之穀，再行領取。  
於革職大員內使選二人，勸教管理三年，分別議叙。每年十月  
核農畢改算，校閱舉射。并各戶部派員往統，設立封禁，要造  
土房四間，計口分給。其耕種之人，每名給銀五十兩，以為  
置辦糧食、牛具、農器之用。其井田地畝，倘有旗民交錯之地  
畝，請將附近良田，照數給換。」從之。

雍正二年三年，遂先後設井田于直隸之新城、固安二縣；計新城  
縣占田一百六十頃，固安縣一百二十五頃八十九畝。(註一百廿七)  
縣屯于順天之灤州及永清縣傍有。(註一百廿八)雍正五年，又令八  
旗大臣等查出八旗遺官兵在京開作者，連同妻子發往京城附近耕種  
井田。其額：每戶給地三十畝，給銀十五兩，為製辦農具，打糧，并  
半年日飯之需；又按人口多寡，給與土房居住；每五戶給牛三隻云。

(註一百廿九)故八旗遺官兵每戶所領地畝僅兩，較諸貧戶僅減三  
之二強也。

井田制之試行，頗受儒家思想之影響，然井田制乃封建時代之產  
物，春秋前五百年間，廢而稅已不能行，故早在晉宣公以下，雖  
時倡復井田，認為政治之本，而井田者不可復，時勢異也。故雍正間  
雖八旗貧丁耕田，其結果豈能盡舉；至乾隆元年，遂以井田改屯地共  
一萬餘畝，改屯屯戶，于附近州縣撥給耕種地，命地方官備查實  
方，務獲幸，查屯屯戶，乃改耕田為屯莊，命地方官備查實  
百五十四頃九十八畝有奇，從古雍正初年所設井田畝數四分之三矣。  
乾隆十三年定例：屯種官地定為三等徵租，上等每畝徵銀六分，中地  
徵銀四分，下地三分；而額種井田，定額每畝徵銀一斗。(註一百廿三)

然則井田屯地雖有徵實銀之分，其為按地而稅則一也。此不特與  
古之助耕公田之法異，亦與雍正二年初設井田制八旗之其方向養公田  
百畝額，故乾隆間未改屯地之井田，其實質亦為屯田耳。蓋封建時代井  
田之試行，首屆乾隆十二年而已。

三、阿爾庫地；八旗額領官地實生，而官地則與民交易；  
然旗人不習耕種，生齒日繁，不啻私田有餘。雍正六年，清聖祖地，  
令節節阿爾；凡不自真與民相授受者，晉入官為公產旗地。此種入官  
地及抵償清沒等田，皆官征租息日旗租。乾隆十一年，以八旗公產旗  
地內有未盡承買及存送餘地六千四百餘頃，除撥歸七年酌割十頃  
為各案撥補之用外，餘由准編設莊園。凡民租其地，本限三年，或私  
行長租，差戶租戶科以違禁律。然旗地現行與民租地，不以爲業  
及贖回入官而稽發也。乾隆十九年，清查遺留沒沒旗地，令八旗差送  
八旗原園地畝及自留地畝內典賣與民，前此清查未報者，此次又共報  
出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九頃零。二十二年，直督清查民奴買賣之後贖旗  
地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八頃，準分別贖值先行發給贖回，照旗地旗租之數  
收租。至廿七年，此八旗原園地畝，積至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四頃零六  
二畝有奇，除撥三千頃由原園地畝，即交旗租外，計七千七百零六  
一以三千頃發賣，廿八年諭旨，即交旗租佃種，計一萬一千餘畝，一萬

一萬一千餘畝，交內務府派員經收，俟原旗差數歸清後，即將地畝賣

給八旗住為恆處。(註一百廿四)成初初年又中命：『若與滿旗地，從發賣官地律，接受同題。賴日久法廢，或指地稱貸，或支用長租，歸本陰違，管役詭索勾結，弊遂叢生，雖屢申明諭，往往因循故習，靡所不為。光緒中，乃定此案無論賣自讓，概不准與民人，惟從前民籍升科者，仍予執業。』(註一百廿五)由上引述，可得如下結論，八旗以食指口繁，用度不足，乃私自與賣所分鬪地，亦正而後，為數日多，政府爰撥款贖回，作為公產旗地。許旗民承買，務留留撥補之用及藉資莊頭家餉，供官收租息。乾隆間，政府且將回贖旗地賣還八旗，以示體卹，迨旗民又持地稱貸，或支用長租，形同典質如是循環不已，政府無異日在撥款贖補中，遂荷拳猶未已也。

第三，人口問題。八旗兵丁，例禁從事工商，故其資出之術，不外三途：曰耕種分地，當差契租，出任食祿，而此三者俱有定額；及戶口日繁，閒散人多，生計遂日形窘迫。是以人口問題實為八旗一生計問題之核心。乾隆七年因詳八旗漢軍，除從他人員子孫外，許歸原籍或入籍他省，出旗為民。(註一百廿六)至十九年，特令各省駐防漢軍人等，照此辦理。(註一百廿七)廿六年定漢軍為民例：凡八旗漢軍現在外白回知守備以上，京員自主事以上，旗員自五品以上，俱不准改歸民籍。(註一百廿八)漢軍出旗，不僅將其謀生之路而已，且其所遺差缺，亦以漢軍滿職營，以漢京旗滿旗員兵項補，而京旗滿洲亦得補職缺矣。(註一百廿九)八旗滿洲雖不能防漢軍出旗，惟在京及在外駐防八旗之旗子開戶人等，如犯稽察者，(註一百卅一)乾隆廿一年二月，戶部奏定，捐糧出旗為民，停其升轉缺缺，改調漢缺。其宗室王公包衣戶口，亦令出旗為民。(註一百卅一)凡此措施，於滿洲八旗生計問題，不啻釜底抽薪之計；不特騰出滿缺，旗員多得支休領額之機會，且土地而類亦可間接略獲其嚴重性也。

八旗初經旗長分地為生，『凡有所得，八家共分』，乃太祖八旗

遺制精儲之所在。清初京旗民房被占，京畿所隸九府州縣民項被圍，以至各省駐防兵之困地，實沿此舊制而趨。然在關內行之，不免情指鬱塞，實滋流弊。乃不得不下令裁撤。迨人口日繁，八旗員兵實額既難維持，其貧丁則屢由國家濟恤。至是八旗制之一變，非復初創之舊。嗣後八旗常年強世蕃殖之風。旗籍旗兵已同流俗，平定三藩，實賴旗營；及乾嘉時匪亂起，糧營亦不慮用；咸同間亂匪勇亂起，卒收撥亂之功；練軍防軍備之，其制實仿勇營；清季新軍創立，遂為國防重任之所寄。蓋自康熙而後，八旗不特不降得固守土之責，若何當寄生國家之贅疣；八旗削亡而清社亦屋；袁氏軍權在握，竊國夫何足異！故八旗之興替乃清室興衰之所繫，而困地不能錫行于關內，旗兵有賴募養，額口賴月餉以資生，亦為八旗制蠅蟻之一端也。

附注

註九七：清史稿兵志一，頁六至八。按，清史稿列各直省有八旗駐兵者僅十八處，餘臨清，南河二處。據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五，八旗田制：順治十七年，提防官員量給園地，兵及壯丁每名給地三十畝，臨清，太原，以無主地歸官地撥給。則山東臨清亦有駐防兵。順治七年宗爾清等地震息數則，是順治七年前臨清當已有駐防兵。按清史稿，兵志一，太原駐防兵之額道在順治六年，今臨清之撥地與太原并舉，故臨清之設駐防兵蓋亦在順治六年。又文獻通考，八旗田制之：康熙五十五年，滿洲宮兵駐紮河南陽武揚河地方，所有種畜田賦，歸與耕種。則河南陽武亦有駐防兵。以太原，臨清之例衡之，南陽駐防兵之設蓋亦在明令撥地之前一年，即康熙五十七年。又按關於杭州駐防兵，據清史稿兵志一，始見于順治十五年。惟據浙江通志，改順治二年，謂順治十五年遼陽山謂真金鑄鑄兵駐防，寧年南將軍印，有傳稿

，夾喇、牛徽等官。」又頁三：「駐防營……順治五年及七年建。」是則早在順治五年已派駐防兵駐紮杭州矣，其可信至為顯然，故今從之。又駐防江寧水師營，清史稿兵志一，謂于雍正七年設立。據浙江通志兵制二，頁四至十，雍正六年四月，鎮守杭州等處將軍鄂彌達等題：雍正五年十月奉旨上諭，令杭州駐防兵學習水師；至是請于年補設水師營，等奉旨依議。又頁十：「雍正七年三月十四日奉旨上諭，加恩各省駐防兵丁，杭州賞銀二萬兩，年補賞銀一萬兩。」是則發帑年補水師營之設，始議在雍正六年，宗既蓋在七年。清史稿年補至多，其八旗駐防地者猶有遺漏；而各省駐防兵始著之年，亦未必即為初設之年。今除補上臨清、南陽二處，并修正杭州，駐防兵設立年分外，餘皆異日詳考，今擬從之而已。

註九八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五，八旗制制，駐防莊田；又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一，頁十五。按清史稿謂八旗駐防兵每名予田三畝，蓋三字下脫十字之誤，今從通考。

註九九

按，各省各駐防兵數，屢有增加。清史稿兵志一，或僅具初設之數，而增補之數不詳；或說所增數目，而初設兵額又付闕如。故不惟諸省八旗駐防總數，無從統計，即任何一處駐防員兵亦難得一確數也。又抵以西安八旗員兵在一萬二千八百以上者為最多，餘多為數千人；浙江寧約六千餘人，杭州四千餘人，山西右衛約五千六百有奇，朔州四千餘。

又按，杭州駐防兵數，據浙江通志，兵制二，頁二，引大清會典：「杭州駐防滿洲馬兵一千五百六十四名，

註一〇〇

漢軍馬兵一千四百三十六名，步兵七百名。」合三千七百名。又頁三，則謂雍正時，「杭州現在滿洲兵二千二百名，弓匠二十四名，鑄匠四十八名，步兵三百六十五名，蒙古兵四百名，弓匠八名，鐵匠十六名，步兵八十五名，漢軍兵一千六百名，鐵匠四十七名，步兵二百五十名，砲手十六名。」凡四千零四十九名。據清史稿兵志一，則謂順治十五年時，滿蒙漢軍馬甲，步甲，弓匠，鐵匠等四千有奇；後增佐領，驍騎校，驍騎，康熙二十年又增滿蒙漢軍三千二百名，則駐防杭州兵數前後合計在七千人以上。今從浙江通志。

註一〇一

清史稿，食貨志二，頁十二—十三。浙江通志（雍正間修），卷九十一，兵制二，頁三，駐防城，又演武場條。駐防城圍地詳數錄如下：順治五年及七年，「圍仁和縣東南西北四及右衛中所屯地共計畝地一百四十畝零，基地五百二十畝四分零，湧七畝零，屯地一百一十七畝零；又圍發德縣南北四，西隄坊及前衛屯地共計畝地二畝四分零，基地二百二十畝六分零，屯地二十七畝二分零。又於順治十六年積圍界外錢塘縣南樞關，西隄坊畝地七十五畝七分零，基地三百二十五畝七分零。」故圍地共計一千四百三十六畝。

註一〇二

浙江通志，卷九十一，兵制二，頁三—四，駐新午浦水師營；又頁四—十，雍正六年四月鎮守杭州等處將軍鄂彌達等題。按年浦水師營官員數及分別例給房間數列如下：滿洲右翼副都統一員，給房二十間，協領四員，蒙古協領一員，各給房十五間。佐領一十

一員，各給房十二間，防禦八員，各給房八間，醫藥  
校二十六員，各給房六間，筆侍式三員，各給房三間  
。合計官員四十三員，兵給房三百九十六間。  
註一百三、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頁八七二，直隸山東河南總  
督李鴻章帖。

註一百四、明清史料丙編，第四本，頁三二六、三二七，順治  
九年九月十五日，戶部尚書哈呢泥泥等題本。

註一百五、東華錄，順治十七年五月己巳條。

註一百六、東華錄，康熙八年三月辛丑，及九年正月己酉條。

註一百七、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五，八旗田制，宗室官  
員兵丁莊田。

註一百八、東華錄，順治十一年正月乙卯，都察院奏。

註一百九、同上，二月癸亥條。

註一百十、同註一百八。

註一百十二、同註一百九。

註一百十三、按，關於八旗之加徵錢糧事，錢糧不歸于何年，今  
推考如是。據東華錄三月癸丑，上諭吏部優獎林起龍

，五指二月發委起龍奏事而言。起龍原奏云：「官兵  
在營京師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校之時地，似  
官變遷。查會典開載：馬匹褂裝，需器草料諸款，俱  
例全用給兵。乞皇上垂念八旗舊兵，為朝廷禁旅，仍  
照舊道給錢糧，則人皆感恩，不苦窮困。」又據三月  
癸丑諭吏部，謂「近覽科臣林起龍所，以歲周詳，保  
無有虧。」今東華錄起龍奏章，寥寥數字，顯為摘  
要節錄。故文義頗為隱晦。所稱「全用給兵」，殊覺  
費解；疑有脫誤；據三月上諭吏部，謂滿洲兵「凡有

雲南論壇

征行，馬匹器械，表甲器械等項，無不自備。」則會  
會典開載：「奏用給兵」者，蓋謂奉由兵士自備也  
。又林起龍云：「官兵在營京師無餉而富，今在京師  
有餉而貧，」云云；仍照舊道給錢糧，」是順治十  
一年二月前，滿洲兵已支餉，今發更張，故請「照舊  
」。該事件發生之先後言，則藉此要文顯為對正月乙  
卯都察院奏而發。都察院原奏云：「滿洲兵丁，雖分  
給地土，而歲年并未收成，因奉命出征，必需隨帶之  
人，放失耕種之業，往往地上曠廢，一遇旱澇，又需  
補給口糧，且以地勢難耕，復多凍害，而民地又不便  
再行開占。請查冊丁四名以下地土，盡數退出，量加  
減限月米。其馬匹則於冬春二季，酌與錢糧價銀，其  
退出之地，概其糧著，許令原得耕土之人更換，餘則  
盡撥民間。在滿洲有萬復可望，樂於披甲，而又無勞  
瑣之苦，至民間素知地利，也不至益繁，是兵民共仰  
皇仁於無盡矣。」由此可知都察院陳詞二事：一、凡  
壯丁四名以下地土，盡數退出，于原發錢糧月米外，  
再酌量增加，以抵補其退地之損失。二、其不退地者  
，得將冊丁八名換退出之法理，不再發給月米錢糧。  
林起龍則以八旗兵員日增，故主張不必退地，仍舊  
「支給錢糧也。然所謂滿兵」今在京有餉」者，就都  
察院奏言，不過以分地往往曠廢，「一遇旱澇，又需  
部給口糧」而已，初非強制，故三月上諭吏部，不惟  
謂滿兵「應舊道給錢糧」，並未提及月米；若謂全照舊制  
發給錢糧，則此語又不符；「撥歸時地，似宜變通」  
也；且尋都察院奏之意，若非開地拋荒，照舊無需「  
部給口糧」，其非強制尤顯。然以近代類繁，分地逐

長曠地，故戶部臨時救濟性之口報，當年支發，故都察院主議八旗兵過地，而臨時性之口報外，再酌量並加錢糧月米，賽馬價銀，使滿洲有錢糧可儲，樂於披甲；而林起龍則主張「照舊通錢糧」，其為八旗兵無滿洲地，各養其閒；且「照舊」所發錢糧，為一律「通發」者，其為針對從前部數口報，并非經制，或與不發，因時因地而異，亦較然可見。林起龍此奏，大得世祖激賞，譽為「實心為國，忠誠可嘉」，且使吏部酌議從嚴，則起龍之請，「下所司詳議」，後必照辦無疑。至順治十二年三月壬辰諭兵部，遂謂「滿洲騎士……其數年來，迭遭飢饉，又用武遼荒，征調四出，月餉甚薄，困苦多端。」則地外，明及戶餉，是則順治十一年正月前，八旗兵臨時由戶部撥給口糧者，自順治十一年二月始，以從林起龍請，一律照發，遂成經制矣。

- 註一百十四：詳皇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二，國用考四，兵餉之制。
- 註一百十五：東華錄，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壬子條。
- 註一百十六：同上，康熙三十四年五月辛未條。
- 註一百十七：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五，八旗田制，宗室官員兵丁莊田。
- 註一百十八：同上，同註一百十五。
- 註一百十九：東華錄，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壬午條。
- 註一百二十：按，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八旗田制，宗室官員兵丁莊田，謂「雍正二年於直隸之新城開安二縣制井田。」
- 註一百二十一：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一、十二，謂「以新城開安官地二百四十頃制井田。」東華錄，雍正三年正月乙巳：「遣官於直隸開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

開安之置井田在雍正三年正月，而通考，清史稿皆列新開於開安縣，是謂新開井田之數，實早於開安，蓋在雍正二年，通考并註開安於雍正二年下者，殆連類而書耳。又二縣井田以故，清史稿雖舉其繁夥，總作二百四十頃；通考則分別編開列，合計二百四十一頃八十九畝，自以通考為是，今從之。至開安縣井田也，如東華錄所載，初擬擇田二百頃，但後實未達此數也。

- 註一百二十一：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八旗田制，宗室官員兵丁莊田；又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一、十二。
- 註一百二十二：東華錄，雍正五年閏三月丁巳條。
- 註一百二十三：同上，同註一百二十一。
- 註一百二十四：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八旗田制，宗室官員兵丁莊田；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
- 註一百二十五：清史稿，食貨志一，頁十一。
- 註一百二十六：東華錄，乾隆七年四月壬寅條；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十，戶口考二。
- 註一百二十七：東華錄，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條。
- 註一百二十八：皇朝文獻通考，卷二十，戶口考二。
- 註一百二十九：同上，同註一百二十七。
- 註一百三十：按，開戶乃八旗世僕，許其立戶，仍隸八旗，為旗主戶下開戶，故稱開戶。凡開戶及八旗拋棄民人為子者，皆另記糧案。見皇朝文獻通考，卷二十，戶口考二。
- 註一百三十一：東華錄，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壬申條；皇朝文獻通考，卷二十，戶口考二。

(完)

二十九年七月一日稱于明開東郊東華縣  
三十七年五月五日改于昆明西城西倉坡

# 列子校釋 (續)

陶光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

釋文：乘作升，光按，升乘俱假爲登。

賞百金

釋文：賞作償，光按，償假字。

形若飛鳥

釋文曰：一本作飛鳥。

觀骨无礙

道藏白文本江本集解：謂作助，宋徽宗本作肌，釋文作假，光按字當作滑，肌之別體，形誤爲滑耳。呂氏春秋必已籍，直則助，高社，助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觀，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文選舞賦，優末節之助曲，注引若飛鳥，助曲也，說文，觀骨無礙也，俱訓爲曲，於此文義不協按，御覽四三〇引亦作肌。

末詭怪也

各本末作末，釋文詁作巨云，大也，光按，此文當作末巨怪也，巨假爲過，苟字正論蓋，是豈須知見海之爲不辱哉，楊注，言世遠深知宋子有見僻不辱之言哉，假軍爲深，宜與此爲此，後人多作作詭也。

聞復河之淫隅曰

道藏白文本林本釋文：隅作隈，光按，作隈是，設文，隈水曲隈也，注：淮南覽覽意，隅者不爭隈，注，隈曲深處魚所聚也，御覽四三

淮南論

○引亦作隈，彼中有寶珠

光按，御覽四三〇引彼作彼珠。

炎往還

各本大作入，光按，作入是，御覽一九一，又四三〇，事類賦十引，並作入。

埃不覿

釋文曰：埃一本作埃，光按，廣韻，埃火聲也。

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

道藏本不皆之字，釋文於誠之之不至之下多至之之不行一句

心一而已物亡忤者

道藏白文本林本無已字，王重民云吉廣本無已字，光後，已字涉下文如斯而已衍。

外矜觀聽

各本矜作矜，光按，作矜是，形誤作矜

但然白然

各本自作內，光按，作內是，形誤爲白，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朝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是內熱之義。

无不柔者

各本釋文案下有剛字，光按，有剛字語意始足。

雄雌在前，尾成羣。

道源曰：文本林本作雌雄。

令毛丘園傳之。

釋文：傳下有受字，光核，有受字語意較完，疑是。

且一言我養虎之法。

各本且作且，光核，作且且。

權王之謂隱於爾也。

參解王鏡作主。

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光核，自此以下皆故其殺之源也，與莊子人間世文同，當是此文所本。

爲其殺之之怒也。

光核，御覽八九一引作爲其殺之怒也，誤，恐怒義不可能。且此文爲下篇其碎之之怒也爲偶，從御覽則句法差遠矣，御覽蓋涉注文。

蓋因發以致怒而誤，莊子文亦相同。

爲其碎之之怒也。

釋文曰，碎一本作決，光核，作決是也，事類賦二十引作決，非亦子作決，並是其證。

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廣澤。

釋文：游作廣，光核，古書多假廣爲曠。

顏回問乎仲尼曰。

光核，以還一事見莊子選生篇。

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

光核，莊子無矣字。

能游者可教也。

光核，莊子無此一旬。

善游者數能。

光核，數假爲遂，禮記祭義，其行也曲，綈以數，鄭注數之言遲也，是實此，白帖十一引莊子作數習而後能，蓋以郭注屬入，郭注云物雖有竹亦須數習而後能耳，附字解之，未得其義。

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讓操之者也。

江本乃若作若乃，光核，呂氏春秋精微篇，沒人能取之，高注，沒行水中之人能取之，○，莊子作便，疑是。

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

道源曰：文本林本數也字。

而固且道與。

光核，此句義不可解，且當作得，古文得作得，爾雅其十半因謂作且，自詔至極本也。至此，莊子無此數句，此一旬蓋發莊子虛帝王

云文，齊帝王字正作德，此書下文有神巫自齊來，事，與莊子虛帝王全同，字亦作得，是其證。

善游者之散能也。

各本散作數，光核，作數是也，又遊子無之也二字。

彼視開者陵。

各本作彼視開者陵，光核者字作若義於事通。

未完。

# 略談科學方法

(學習與生活談之四)

鄧子孟暉

科學方法：這問題，近來引起很多學者底注意。但什麼叫科學方法呢？現在將自己的意見，供給諸讀者討論。

科學方法，可以分歸納法 (Induction) 演繹法 (Deduction) 兩種。這二種方法並非絕對的。

什麼叫歸納？譬如醫生診病，先看病人的舌，察病人的手，……從許多病態看去，斷定他是什麼病，這就是歸納。凡由特殊的事實，推想得個普通的判斷或一般的原則，都屬於歸納法。

什麼叫演繹？如前一個例子，醫生先假定病人是某病，再去看看病狀與原來所假定的某種病的病狀符不合，這就是演繹。凡由普通的判斷或一般的原則，而歸到特殊的事實，都屬於演繹法。再舉個顯明的例：我從外面回家，偶見自己房間裏，書桌旁堆積三倒四，亂七八糟的，先是莫名其妙，發生許多疑問：「這是怎麼了？……以前整理得很有次序呀……」由「三倒四」……一種種現象，發生「是誰來了，抽去小孩子呢？」許多臆說，想到「若是賊來，則我底某某好玩的東西還在不在？玩具還在不在？」這雖有種種現象，生許多臆說，想出一般原則，歸到特殊事實，就是演繹法。

科學方法大概是這兩種——歸納和演繹。不過歸納，細說起來，還可分爲三部：

1. 是觀察 (Observation)。人類對於事物，都有一種好奇心的本能。這種本能可分二面來說：  
① 生理的。如兒童見了物，不論甚麼就抓，這是無意識的，對物說的。
- ② 心理的。如兒童見了物，注意他的面容，詢問他的來意，這是有意識的，對人說的。

雲而論

3. 智藝的。見了希奇的事物，就身發問，追求來源和根據，這是有意識的，對問題說的。

觀察，這一節非常重要，一完全靠此一節論的根據的穩健，因爲重要，所以不得不更詳細地說：

1. 自然。爲嗜好所以因循，爲成見覺惑，不能處心觀察。
2. 人蔽。爲弄偶俾，盲目個人。
3. 風俗。知其當然，不察其所以然。
4. 時間。與一「差」差不多，順風倒，而不察所以然。

假使以上四種毛病不消除淨盡，那觀察一定不精確不正確的。對於觀察，能作會好恰樣的人，莫如清時戴慎修先生。國學漢學師承記上說：「戴慎修……年十歲……塾師授以大草章句右慈一草，問其師曰：「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來子云爾。又問來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來子何以知其然？曰不能答。……我們如能照這樣觀察事物，能說觀察不精確麼？」

第二是分類 (Classification)。分類對於人生有莫大關係，詩云：「事勢無窮，人各有限。」所以對於事物非分門別類，勢此知彼不可。又類復複雜，如非舉一類推，真不勝其類。譬如野燒燈火長發的可以燒手，就帶知一切的火都是燒手，應當小心不能胡摸。明白白色的物可以反光，就帶知夏季的衣服宜有藍色。

分類有兩種：  
1. 人爲分類。按事物底表面或偶然的屬性而分類的。如以蟻生活於水中，而說蟻是魚類。

2. 自然分類。按事物自然的構造或本體的屬性而分類的。如以鯉魚無鱗，無鱗，非游魚，非卵生……而說鯉不是魚類；又以鯉有鱗

二二



毛，有肺，有血，胎生……而說牠是獸類。分類的時，極宜仿效雲龍，且分類之前，觀察時，不宜整飾的。周圍環境，應着分析，解剖幾方面而後部分，細細的觀察。如看花實際上只有一種或者雌蕊，然後才可分類，定牠一羣或或者雄蕊。不然，分錯一歸，仍然得不到事物的真諦。

第三是詮釋(Interpretation)。詮釋是說明意義，並指出事物的因果都用詮釋法。但宇宙間有些現象，因果不易求的。如雷從雷生，知道牠的因，誰知牠的果。大思想家問人類的原始，說人類是由動物引化出的，動物是由植物引化出的，植物是由非生物引化出的，然則非生物何由而出呢？那又是有的！人類，而想因了，詮釋法是不知道這問題的，祇要說這兩件事物！一如雷與雷，大降與降，涼涼的關係一樣，那就長詮釋了宇宙現象沒一件是與這與別種現象沒關係的。如上工人罷工，對於我身外人似無關，然而前天我往罷波時，那罷工雖然增加了。科學也是這樣，此門與彼門，這日與那日，都是有關係的。而想求關係的變異，又關係哲學了。朱遜君在倫理學上曾有美國羅尼道(Tennison)的一首詩，頗寫得詮釋法的要旨。

君不見彼一枝之庭草兮，豈不神妙而難明。

若能究學竟當精察明辨以及其根兮，亦何難深遊乎天人。

Flower in the craning wall.

If I could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read and and all.

and all in all.

I should know what God and man is.

同看解釋歸納與演繹的時候，所舉的兩個例，醫生診病，先觀察病節，次分病為何類，再詮釋某種病與某種現象有甚麼關係。論豬房間紊亂的書籍，先觀察書籍的現象，次去分類，或大其類，或查其類，論，再轉小或查其與書籍的關係，賊來了必偷信錢的東西，

這兩個例對於：觀察，分類，詮釋三者，沒有一樣可以少的。但科學方法，不止以上三節。還有一部是實驗(Verification)。這一部也是很重要的，而為解決問題所不可少的。譬如前兩個例得經觀察分類和詮釋，但詮釋不經過證明，那能夠信以為真呢？詮釋A種病與B種現象有關係，非經過到實驗，去病病人就有A種現象否，A種病與B種現象A不！仍不能斷定。詮釋了賊來了必偷信錢的東西以後，非得歸到實驗，去看那賊的東西還在不在，那是賊來不是，非得歸到實驗，去看那賊的東西還在不在，那是賊來不是，也是不能斷定的。

實驗，對於自然科學，容易實行；對於社會學，較為困難。因為自然科學實驗法，有幾種能測定的。1. 宇宙現象(自然)的，有不能直接觀察的，而能在實驗室內，間接的觀察！如設法測以道出。2. 化學造成的液氣與空中液氣，其量不等。在空中不能實驗，而在實驗室裏，將空中液氣分析則含有極微氣質諸原素，是可以實驗的。

3. 實驗時，可以用器具幫助者，減少主觀的判斷。4. 五官所是不到的，而用實驗器具可以觀察，如望遠鏡，顯微鏡等。5. 這些種利益，去實驗社會學，是得不到的。如研究人類道德性，那不能在實驗室裏，用望遠鏡或顯微鏡可以證明的，且它既已有之現象和經驗去觀察。而社會現象又不是具體的，所以想觀察不可。果然，能得到的現象，社會學難辦，也可以實驗的。

科學方法，不外所講四種。後者——實驗——雖屬於演繹法，但在研究科學解釋問題上，是與前三者相提為用，須與不能離的。社會有言：解決問題，始於觀察，終於觀察。前者無假設，僅是直觀；後者有假設，用假設作為根據以實驗之，這就是最好的科學方法。這些方法，並不一定就研究大學術遇見大問題才使用，就今日日常生活或小問題，都可以適用的。

#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夢之

(續完)

陳燕

類而美的心靈，崇拜你，容受你！理解你，了解你，你的每一個微笑，可以在上面開花，每一個字，可以成為她心上樂譜中的一個韻節。生命的意義，只有這種一貫清涼了解後的心感去尋求。那是清澈如水，上面有你的反映，你的回響。你看到了，聽到了，於是，你才開始感覺到，你真的存在了，這時，你覺得宛如自無生，升起時，你才！

蕭從荷姑的心靈上認識了自己，她所感到的，是喜悅中最大的喜悅！

她想，她如一個樂師，已然觸動了世間最寶貴的樂器，那天真的心弦。一個有澄明的眼睛，望到清方，一個有純樸的心，隨著那個人的手指指指針，這兩個靈魂，永是相契合的。

如果，只是為了自我的檢校。偶然的傾心而相換臂攜手，那只是兩隻蓬蓬，偶然為水邊一陣風吹過，過在一起，風息了，自然會分開，毫不足說。

人間亦往往遙遙相對照，有了船上，那兩顆心靈的相知。儀儀的園中，也就有了依然的分手，各自懷著怨悔，分開了，他們如今才知道靈魂的相識。

那日，環跳下小船，輕輕的歌唱着，跳躍着回棹，院中風仙花生漏的小徑，一盞孤獨的燈下，是一張驚愕的臉。這正是十日前，和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理心裏明白，她心裏想，這月色，可以說是一幕滑稽劇中的，還配稱為悲劇，因為，演員並不應有的態度，去演唱。

這思慮多，聰明的女孩子，蹣跚上階梯，她並不想多問，本來，活潑的種子，不是她的世界。蕭從園中的小姐，也不肯她願念。

唱歌，退後跑走了過來，她點頭凝結了髮髻兩條髮辮，預備睡去，唱完蕭從曲，送到月光流瀉的白床。

「歡，我們快分別了。月亮圓了的那夜，我便要去了。這兒景物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這思慮多，聰明的女孩子，蹣跚上階梯，她並不想多問，本來，活潑的種子，不是她的世界。蕭從園中的小姐，也不肯她願念。

唱歌，退後跑走了過來，她點頭凝結了髮髻兩條髮辮，預備睡去，唱完蕭從曲，送到月光流瀉的白床。

「歡，我們快分別了。月亮圓了的那夜，我便要去了。這兒景物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蕭從花來一同微笑的面容。

「什麼時候你總會插點了？」我注視着那張快活的、為太陽  
染成棕色的健壯臉龐。一隻遼滿目光，兩月來把海水的波光都攝取  
來了。」

「你正當花下坐著的時候，我發現着  
着做長呢？我還有個小水手。划船的技巧也不壞呢。」

「你，給我看，那一捲紙是什麼？……又長着荷花吧？」

「怎麼，他作風改變了嗎？不再以舊畫畫作題材了嗎？」

「第二日，微的月中，已開然無人了，向着舊窗的窗子已凝結  
着白雲，雲門出去。」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你，給我看，那一捲紙是什麼？……又長着荷花吧？」

「怎麼，他作風改變了嗎？不再以舊畫畫作題材了嗎？」

「第二日，微的月中，已開然無人了，向着舊窗的窗子已凝結  
着白雲，雲門出去。」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這這那兩個苦惱的，如今，這成了我甜美記憶的證人了……」

# 中國 僑民銀行公司

便利 協助 資金 經濟 調劑 發展 國家 生產 金融 建設

總管理處 昆明南屏街

電話 四〇二八 四一八七

昆明分公司 南屏街

儲蓄部 綏靖路

信託部 金碧路

上海 天津 漢口

廣州 重慶 下關

保山 騰衝 箇舊

晚耐

昆明明義完備的百貨公司

## 新 興

現代化

百貨部

手織部

綢緞部

地址

高貴化粧品用品 各種男女毛衣 新式男女衣料  
 日常生活用品 粗細毛毯供備 花色鮮艷百日  
 中西貨色兼俱 中西貨色兼俱 廠倉聯購入

疋頭部

鞋襪部

呢絨部

非進地貨不陳 中外呢絨齊全 中外呢絨極夥  
 價廉物美 貨物超等出衆 取上乘者首之  
 選購者才美 各式精美女鞋 男女各式衣料  
 美新花色色色都可感人 價廉物美任擇 任選估挑任擇

有美皆備 無不備  
 歡迎光臨 歡迎參觀

地址 正路第一六一三號

# 大成實業公司

昆明南屏街十九號嘉農大廠

電話自動四三九七 〇一五六號掛報電

龍牌 各號麵粉

利工牌 電石

紅輪牌 潤滑油

洪福牌 肥菜油

八卦牌 肥皂

黃土坡牌 各號洋釘

五福牌 鴉蛋麵

承製

膠木 電料

瓶蓋 器皿

木箱 企板

純碱 硫磺

極太 燒碱 硝磺

牌 硫酸 水玻璃 味新醬油

雲南印刷廠

三一一四：話電動自

\*\*\*\*\*  
印 專  
\*\*\*\*\*

\*\*\*\*\*  
刊物書報  
\*\*\*\*\*

◎ 五彩商標 ◎

◎ 各種零件 ◎

◎ 箋封表冊 ◎

◎ 出版叢書 ◎

◎ 議價公道 ◎

\*\*\*\*\*

昆 明 報 國 街 底

明 昆

新 新 書 店

書 籍 文 具 印 刷 部  
書 籍 部

\*新書最多！

\*定價最廉！

\*零售最廣！

\*折扣從優！

\*學校用品！

\*辦公文具！

\*各種掛曆！

\*名目繁多！

\*歡迎批發！

\*歡迎選購！

\*精印各種印件！

正 義 路 380 號

電 報 掛 號 2709

地 址 本 市 正 義 路 三 八 〇 號

雲南郵政管理局特准第一六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第一類新聞紙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十八號

明 昆

永 來 化 學 製 品 公 司 出 品 上 海

美 能 香 皂

原料選用

航空抵昆

零售批發

歡迎賜顧

總 批 發 處

寶 善 街 第 二 五 六 四 號 永 昌 隆 利

航空及  
掛號及  
行另加  
每冊  
國幣  
四元  
九角  
全半十二冊國幣四十八萬元  
半年六冊國幣二十四萬元

張維翰

# 雲南論壇

第一卷  
第六期

## 本期目錄

九歌的本質 (續)

徐嘉瑞

莊子內篇開釋

姚奠中

列子校釋 (續)

陶光

孟東野年譜 (續)

華忱之

論貧窮

陳輯光譯

南宋時陷金的幾個民族詩人

蘇雪林

除虫菊在雲南

蔡克華

雲南的邊疆

彭桂蕓

昆明總經理處 正義路三八號 新新書店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雲南印刷廠承印

地	位	全	頁	半	頁	四分之	一	頁
封	封	國幣八十萬元	四十萬元	二十萬元	十二萬元			
正文前後	三十二萬元	十九萬元						

製錢 另照實數加計長期刊登在一年以上者照九五折計，廣告費於登時一次付清。

## 投稿簡則

- (一) 本刊算導民族文化，研究中外學術為主旨凡關於文化學術之研究評論之稿件以及文藝創作或青年問題之短篇雜文均所歡迎。
  - (二) 來稿須有白話均可，惟每篇以不超過五千字（特約者不在此例）。
  - (三) 來稿務須標寫清楚切勿無附面並書，并具真實姓名住址發表時亦一律用真姓名（如願用筆名者亦須具函申明）。
  - (四) 來稿如不登錄恕不退還。
  - (五) 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須先申明）。
  - (六) 來稿一經刊登，從優致酬。
  - (七) 來稿請寄昆明市護國路青龍巷四十五號本社通訊處收轉
- 「昆明交定南論壇社編輯室」

## 雲南論壇月刊

（第六期）  
五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社長 張維翰

特約撰稿人

（以姓氏筆劃多少先後為序）

羅膺中 錢穆

劉文典

劉錫銘 劉堯民

董庶

傅懋勉 梅遠謀

陶光

秦璞安 徐嘉瑞

胡毅

吳乾就 何筱泉

何亦泉

李廣田 李璉

朱傑勤

白壽彝 方國瑜

王瑞庭

編輯兼出版者

發行人 錢倫

雲南論壇社







# 莊子內篇閒釋

姚奠中

莊書之難讀，不從文字而已，義理尤其大者，夫訓詁明而後可貫義，固也，然不明義理之統系，詞語亦終不能明，今既合觀羣書，發為通義，更以確貫貫通之觀點，就其章節，而抽其義緒，條列於家，間有涉及訓詁者，亦但求明瞭，不復深徵索引也。

逍遙游篇：「北冥有魚」，至「聖人無名」。  
此篇全篇之主文，要說各有不同，略為二派：一則以為大鵬小鷦，皆為消搖，郭憲主之，今以為鵬鷦皆有所待，皆未消搖，惟至人乃消搖耳，支蓮主之，則以為鵬鷦皆有所待，猶今人討論快樂問題也，錢莊生之意，蓋言快樂可別為二類：一曰自足快樂，二曰絕對快樂，錢自足快樂者，則大鵬之舉九萬，斥鴳之翔蓬蒿，皆自足快樂，使彼等樂有自覺，則斥鴳之自以為「樂之至」。而大鵬亦未始不以為「樂之至」。故曰：「適莽蒼者，三瓦而反」，「適百尋者，楹杵旋」，「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開各有所適也，就絕對快樂而言，則鵬鷦皆非快樂，蓋錢之不能高舉，藉資楹杵，充論也，即大鵬之水擊三千，扶搖九萬，亦皆有待於外力，亦未始自樂也，并特為鳥，於人亦然，故更舉「種境界不同之人」，「如效一官一者，「采芟子」，「列子」，雖能各勝其適，「有自足快樂」，然終有所待，不能絕對快樂，絕對快樂者，惟至人能之，其所以為絕對者，即至人適處如何環境，「包羅萬象，包羅六人，包羅一切現象」皆能乘而御之，故曰：「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適乎待哉？」此精神上之最高境界也，審知郭義，則人人皆自然快樂，更不須修養，更不須學，至人聖人以為言矣，其弊使人沉世自逸，實皆與莊旨不合。

雲南論

人，登高不懼，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秋水篇」，「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濡，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養生篇」，「至人入水不濡，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無懼」，「田子方篇」，「至人入水，上觸青天，下潛黃泉，履乎八極，御氣不歸，皆然者，其神遊乎大山而大升，入乎淵泉而不濫，處卑細而不懼」，「各節所舉，與此同意，吾輩多因文為訓，不能言指其所至之故，一若神人至人等，具有特殊神領，真如神仙家所云者，今奉「至人」神人等名，乃為有特殊神領者之號，而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等特異之事，皆就其精神狀況而言，蓋其知識上已破除死生壽夭之見，而心觀上亦泯然與火化而消，故「不食五穀，水不濡」，「火不熱」，亦大不可，言其精神方面，至除一切畏害也。

三

齊物論篇：「志隨其成心而師之」，至「此之謂以明」。

此為全篇之主要部分，莊生對知識之基本觀念，皆在於此，郭注乃  
 本其一貫點之自然之中張，以申明尤是非之理，而後於人處是非之  
 態度，則更一則曰「付之而自當」，再則曰「付之自若，而不強知  
 也」，三則曰「整人兩賴之」，四則曰「天下之是非，後人因之，  
 遂以為莊生之說，為周游，為无用，其至極社會退化，今案：郭氏  
 以下各家，多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詳此段文義，其主旨要論  
 點有二：一曰論知識之本身；二曰論於己身者；蓋莊生深處世間  
 是非之紛紜，固以遺棄人所不能得真知之故，乃得二義，一者其  
 非起於成心，此「成心」之成，亦有二因索，即本能之我見也，其  
 非人所不能去，成心」之故，在於觀點不明，蓋「自彼則不見，自  
 此則知之」，人但見己一面，而不見另一面，故常執此一面為「是」  
 而不知另一面之亦有「是」有一「真」也，相蔽之原因  
 既得，然後進求彼此偏蔽之法，乃亦有二：一者「莫若以明」。二  
 者「照之於天」，明者，由明理而去蔽也，天者，本然而無人意舉  
 於其中者也，「照之於天」，乃所求其本真，故觀「以象」，及「  
 照之」二字，即可知其非懸任之謂矣。二曰論知識之對象；「此屬  
 於外物者」，「外物存在之形式性質等等，不因人心認識而變，以人  
 之認識言，則「葆德簡性」，有「成」有「毀」；然以物之本來而  
 言，則「道通為一」，「天成與毀復通為一」，能作如是觀，則所  
 謂者豈遠近於真懸，亦即「明」之道也，若果者，固已超於世俗  
 是非之上，亦自不為世俗之爭辯矣，此為求真知真理之實地工夫，  
 其中大有事在，與懸任之而不問者迥反。

郭注云：「夫以形相對，則泰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莫  
 其終，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則雖以是為大，則天下之  
 足，未有過於秋毫者；若以性足非大，則雖以是為小，亦可稱小矣，  
 後人多從之，今案：郭注「性分」二字最要，言就性分自足言，則  
 凡物皆可謂大，就性分充飽言，則凡物皆可謂小，是謂天下物本充

齊物論篇：「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美於殞子，而彭  
 祖為夭。」

所謂大小也，實則天下物固本无所谓大小，而大小之對立，則又事  
 實之不可泯者，林求雲云：「以莊觀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附大面大之，則萬物  
 莫不大；據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如天地之為糶米也，知  
 容米之為丘山也，則差數味矣。」此言大小之別，由比較而來，  
 差即比較，知此謂之「六合為萬物，未離其小」，由比較而來，待之  
 成體，一是六合之大，尚有包之者；秋毫之小，倘有攝之者，亦  
 足與上文相稱。蓋人世不能究大小，而懸於大小，則莊生則既知大  
 小之下均充；又知大小之非絕對，故發此論，破世迷惑，落天等，  
 亦復如此。

齊物論篇：「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  
 察也。」  
 齊物論篇：「存」字，多不留察，而各衍辭式，亦未明斷，今案：存者  
 謂「存」義本不別朱駿聲解「存」為論事之宜今疑之。辯者，然  
 謂是非，言六合之外，但有存察之理不言，以不能言也，六合之內，  
 萬物萬事，為知識所能施，故可言說而不論所實，以萬物本充周宜  
 也，春秋既為先王治世之陳述，自當有其為活之標準，故因論其宜  
 而不悉辯是非，蓋所謂宜者，必受時間空間之限制，宜於古不必  
 即宜於今；宜於此，亦不必即非於彼也，原夫極明。

郭注：「以用涯」二句云：「以有限之性，審充極之知，安得而不困  
 哉？」注「已而為知」二句云：「已因於知，而不知其，又焉知以  
 救之，斯養而攝之，莫大始也。」文義頗明，後人多從之，今案：  
 郭注非也，此首六句，蓋承齊物論而來，齊物論論曰：「莫  
 若以明」，曰：「照之於天」，皆教人對事理作高「層看」法，以得  
 較真較高之知識；此處則因涉想及總與真理之不可得，令人知知識  
 之有限，郭之誤，在一始字，此始字指知識言，非指生之知言也，陳  
 編有限，而亦未必為真知，故曰始也。所謂「已而為知者，始而已  
 矣」者，「已」訓此，「見釋」謂此等知識，本不可得，而適自  
 以為知者，則其弊彌深，故曰始而已矣也。蓋如郭說，則求真  
 知，豈不敢求知矣，與莊旨不合，「凡莊所謂求知者多當知而求真  
 知」蓋非養者，亦必有極高之知識，能破除一切生死壽夭禍福之迷





# 列子校釋

(續)

陶光

以瓦礫者巧以鈎繩者憚以黃金握者悞

光按，奪讀爲投，史記蘇秦傳，君獨不觀夫持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裴駢曰，投，投也，後漢書邊韶傳注引趙宏博經用十二卷，六卷白，六卷黑，所說謂之項與董說者符合，並此兩字之義，此謂博者以瓦礫勝負之數者，則其投也巧，下二句之義，進莊子字在注，而讀爲投，古音近，今之博者猶謂所博之金曰注，蓋因投投亦謂所博之金曰投，假注字爲之也，呂氏春秋去尤篇，莊子曰，以瓦礫者巧，投字不見其書，莫由注字舉乳而取之，裴駢爲聲符，正注讀爲投之證，淮南子說林篇亦有此數語者而字作鈎，則注之韻字也，釋文云，鈎，探也，以字藏物探而取之曰鈎，亦曰鈎繩，並引風土記李氏三察記所載藏之感釋之，殆非也，長篇於審度於句投善曰說文曰，返止也，與與古字通，善曰投句之所止也。

凡重外者撰丙

道藏白文本江本集解世園家本撰通作撰，宋徽宗本作其，光按，字當作撰，莊子作拙，是其證，淮南子說林篇，是故所重在外，則內爲之而，呂氏春秋去尤篇，外有所重者，蓋內藏，說進釋之證字，史記貨殖列傳，田農者拙，徐慶云，古拙字亦作拙，是其比，張注云，唯慮內外道體重則尤巧拙矣，是張本字作拙也。

孔子觀於呂梁

光按，以下一事又見說卦篇，莊子連是篇，說苑雜言篇。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於藏白文本林本爲字下有似字，宋徽宗本無也字，光按，有似字，道文爲悞，非是，莊子正無似字，其其證又非于無者字。

雲南論

使弟子益流而承之

各本益作益，釋文曰，音勞，史記漢書傳海傍河悅作並，光按，各本及釋文是，承假爲益，莊子正作益。

而游於棠行

光按，本釋文棠行作棠下，光按，莊子亦作棠下，然張注云，棠當作棠，行當作下，是張本作棠行，此書多有假借字其音懸隔者，蓋借棠爲棠以避人耳。

孔子從而問之

光按，文選謝靈運遺舊園作見鮑范二中齊詩注引之作焉，莊子亦作焉，是。

向吾見子道之

集解本道作道，張注曰，道當爲道，釋文曰，音導，下道之同作道，張注後天子傳云，道從也，光按，釋文說非是，自呂梁解水三初至子出而發髮行歌，莊子無此數句，不能取證，然下文此吾所以道之也，莊子道正作道，知此書改莊子字用之也，至諸問爾水有流乎句，爾於下道字故不改，似道之精如可見者，集解本字作道者，從張注改之耳。

與齋俱入

任大楮曰，說文，齋，肥鄉，玉篇齋又作齋，今本齋當爲齋字之誤，光按，任說是也，莊子字作齋，假爲齋，太宗師，頗隱於齋，齊，人間世作頗隱於齋是其比爾齋存言，齋中也，齋房入中，故字從齋。

此吾所以道之也

光按，莊子道作道。

仲尼適楚

光按，此下一句見莊子達生篇。

見痾僕者承朝

釋文朝作朝，王念孫曰，承與朝同，掛朝條間，易且釋文，探作承，最其確。

五六月紫塊二而小墜

江本塊作丸，宋徽宗本作理，世德堂本作塊，光按，字當作塊，莊子作丸，假爲塊，說文，塊以黍和灰而暴也，今北平猶有爲此者，嘗膠漆於竿頭語釋，淮南子說山篇云，孔子之見結繩者，方百十一，釋文謂之繩，淮南文即斥此事，又莊子司馬注云，五六月是繩時也，亦讀丸爲塊也。

吾處也

釋文作吾寓身也，光按，釋文是，莊子有身字，最其確。

若概株駒

釋文概作版，曰，孝願云，版堅也，株駒亦植樹本也，任大椿曰，考易林，覆注株駒，讀其氣，云，藻生，云，株，則亦林木之類，扶胸株駒，株駒皆一百相轉也，又考山海經，下有九約，注，根盤錯也，淮南子曰，大木則根橫，音動，則駒均盤均皆有木本，音錯之義，光按，概株去，凡堅木而短者皆得曰駒，今北方猶有此語。

天地之大

道藏白文本本句上有難字。

吾不及側

道藏白文本本句未備，本本不吾及不側，光按，莊子側上亦有難字。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江本宋徽宗本世德堂本疑作疑，光按，莊子作疑，世德堂云，空谷雜記引疑曰，疑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真爲疑疑於神，猶使人疑於夫子側，今四方本皆作疑，疑下文器之所以疑神者，字正作疑，疑即疑之根初文，光按莊子達生篇皆原削木爲建寧器之所以疑神者字亦作疑是此文之正。

其痾僕丈人之謂乎

道藏白文本做丈人之謂乎五字。

汝逢衣徒也

光按，逢衣徒者服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士君子之容，其盛漢，其衣徒，禮記檀弓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注亦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袖謂表也，此謂君道後者所衣也。

海上之人有好調鳥者

光按世說新語語門注，文選江文選雜禮語注引此下一節文並作調子，而今本誤于無此文，當是佚去，即此書所錄也，又呂氏春秋精論篇亦載此事，謂鳥作鶻，亦文多異。

謳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光按，世說新語注百住百數而不止，文選注作數百，此書多以住爲數。

王重民曰呂氏春秋精論篇百住百數不止，類聚九十二引列子亦作數，蓋作者測文本本作數者後人所改也，考列子多聲誤字，然錄云以蓋爲進以賢知形是也，楊朱篇客在罷者百住亦當作數是其例也。

汝取來吾玩之

光按王說是世說新語注作白數文演注作數百並後人所改也。

# 孟東野年譜 (續)

真元八年壬申、四十二歲  
初下第、

是年韓愈李觀同進士登第、

李觀有上梁補闕孟郊指宏禮書、書云、「今有孟郊、崔宗禮者、俱在舉場、一辭而無徒、各以累舉、可慮甚矣、孟之詩五言尚寡、在古無二、共有平處、下顯二謝、其孟子之父等、其行真、其詩、俱非苟取是之人也、李元賓文池卷三、

傳載有真注詩、詩云、「作詩三百首、宮殿咸池音、騎送京國、說和舊風琴、豈與天子居、九重鬱近少、一觀百失守、無信不可尋、昌黎先生集卷五、

有古意贈梁補闕詩卷六按肅新寶有傳、附卷二百二蘇頌明傳、中敘梁官闕、頗可依信、惟不詳肅補闕在何年、據唐崔元翰右補闕韓林學士梁君景銘云、「唐右補闕韓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史館修撰梁君詩肅、貞元五年、以監察御史徵還台、于是備陳帝而借子大君、傳經衡而授子隨后、據唐文粹補遺引備陳諫、即謂肅為補闕、肅初賦亦云、「無幾何、會明詔以監察御史、即

俄轉右補闕、……間一歲、加翰林學士、領東宮侍讀之事、……文苑英華卷九十八其京兆司錄兩處羅氏世實記曰云于貞元六年庚午尚守監察御史則其轉右補闕、當在是歲調四月後至貞元七年、始加充翰林學士、領東宮侍讀、與趙初賦、……助成之、訂正會、而

其守補闕也如此、故之洪選選經書唐丁居晦重慶承旨學士陸武、……真元七年自右補闕充、兼皇太子侍讀、守本官、兼

史館修撰、唐書韓林學士院故事亦云、「真元以後梁君開兼太子侍讀充、李昉所知已賦序、「真元九年九月、執文萃一編、錫石補闕梁君、……十一月、梁君進疾而歿、……李昉進一履備矣

漢南論

## 華枕之

兵部郎中楊君堯序、「屬者亡友安定梁君寬中、……梁際元補、……二君者雖官司命、擬贊書、而終不越于梁贊部、據文苑英華卷七〇四引梁贊、亦謂梁君補闕其經籍之文、亦以補闕稱之、按補闕卷四十八梁贊文云「維貞元九年歲次癸酉十一月朔日、……敬祭于故右補闕梁君中梁君之靈、」知寬生年梁贊止于補闕、始貞元六月、而終于九年即世之前、求對此詩梁贊外著士書品華

作、時肅不授梁贊權衡文場、故肅退之與朝部陸員外著士書品華華卷十七、往者檢相公司貢士、按文章書評、愈時亦幸在得中、……厥其所以、亦由梁補闕也、……依之、梁贊八人錄有英者「唐肅

謂、「陸忠相榜時、梁補闕處、……佐之、故惠州之得人皆恒歸、……是年東野方應試長安、雖因李觀之薦、遂贈梁此詩、乞為推擇、故詩云、「不有百鍊火、孰知守寸金精、金即河澗、甄分精

與幾、……金館同輝、盡以管俱在舉場、精鑄之險、則實東野自贊之言也、觀詩意可知、

有贈李觀詩卷六、按南唐書別有一李觀、洛陽人、仕終中府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又有兩李觀、一為許崇御史、一為揚州司

馬李并之子、仕為前左歐門衛率府兵曹參軍事、……據全唐文二百十一李華揚州司馬李并墓誌銘、並非此詩之李觀、題下自注、「觀初登第、按觀新唐書卷二百三有傳云、「字元賓、……題下自注、

士庶書汝之、知當在貞元八年、按唐書評、「始希官其權廣文生者、名第無萬下、貞元八年、既陽唐第三人、李觀第五人、……與觀孫文公事貞元八年引唐書名記、「貞元八年陸贊主司、……其人歐陽序、李觀、韓愈、唐李昉孫歐陽序亦云、「韓而陸相贊知貢舉、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右者在榜中當與君同

九





執事惜之。……執事終不得施用之矣。……故謂書當以貞元十三  
年作。貞元十六年建封遂卒，是終不得用之也。……有登懷李李觀  
別因獻張徐州詩，卷七文苑英華題作長安留別李觀初意因獻張徐  
州，張徐州，謂建封也。舊唐一百四十建封詩，「貞元四年，  
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州深德府文慶郡刺史使，  
貞元十六年歲以病終徐州官次，被謫深德府宗祀。」貞元十六年  
五月，徐州深德府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張建封奉此詩當爲  
東野今年下第後，首途徐州前作，因管轄李之別，兼贈張徐州以  
爲先容，故詩云，「徐方國東風，元政天下降，福生夜刺庭，王  
粲詩詩云，」又云，「宮別愁在顏，貴別愁銷骨，……有客多  
大方，顧車器送爾，故人轉興季，迎朝雙鏡照，寶鏡拆歸，爾詞  
贈我，」贈詞，爾詞，爾詞，蓋謂張建封詩，引見前，至元寶  
贈作，則李集不載，蓋當已遺佚矣，按舊唐書卷十六管李秀才  
書云，「依友李觀元寶十年之前示愈別集中故人詩六章。」李元  
寶集上東郡案員外書曰云，「有放歌行一篇，今李集並不載，  
知李詩散佚者多矣，卷六又上有張徐州詩，以詩贈推之，當亦今  
年張徐後作，同卷又有張徐州贈送李季詩，岑秀才，不知爲何  
人，據詩「爲無定梅，驚蓬在何鄉，……楚派清源句，京塵染  
衣裳，」則亦當作於長安張徐後者也。

又有前陽公贈東樓陶孝子春燕詩，卷四南陽公，亦謂張建封，新  
齊卷一百五十八錄劉傳，「建封徐州南陽人，客饒兗州，」據  
之贈司徒張魯集序，「司徒張建封，南陽人，」據舊唐書卷十五  
故東野以南陽稱之，豈謂張也，詩云，「芳菲爭引，歌詩良  
長，方知戲馬會，亦謝立龍寶，」按戲馬，登名，地在徐州，太  
平寰宇記卷十五徐州彭縣戲馬臺下云，「在縣西三里，項羽築  
戲馬台于此，此臺爲東野初至徐州寄詩之作，以詩題及諸語推之  
甚明。」

又有清東曲一首，卷一嘗與前詩並爲一時宴宴之作，按前篇東樓  
桃李春燕云，「初英潤露，飛雨流清，食異出雜，折芳  
積歡，……瑤玉粉粉比，飛瓊瓊瓊均，飲露七十二，花應併和  
新，」此篇則云，「瑤花愛露，香雨紅暈，笑笑樂樂，折芳  
人風燕衣，采采清東曲，明神曉理玉，南陽公首辭，續入新樂錄

貞元九年癸酉，四十三歲。

子，「與前詩斷時地景物似二而一，似異而向，疑當同爲櫻桃亭  
一時賞賞之工作，詩中南陽公，亦謂張建封  
自徐抵蘇，是秋再至長安應進士試。  
詳，按元和紅羅平昌安邱孟氏，「殆十一代孫潤子，韓生遊，  
當即其人，靈巖山，地在吳郡，唐張承嗣靈巖山寺塔銘，「靈  
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本朝郡白稱其制，虎邱點翠映其  
後，」據吳郡文一釋曰，地處大吳郡，志卷十五山，「靈巖山，古  
名觀石山，今於吳越水地記等書云，闕開城山有山，號觀石山，  
高三百六十丈，去人橫三里，在吳縣西三十里，」與地紀勝卷  
五兩浙西路平江府吳縣景物亦云，「靈巖山在吳縣西南三十里，  
景物清絕，」述當即隱居于此，時東野方失意東歸，遂自徐應招  
來此，故詩云，「遠念隱居末索，未疎松間者，桂枝委擗手，彈劍  
空勞生，仰謝開香枝，相招時一鳴，」桂枝委擗，蓋以喻張  
羽名場，「彈劍勞生」，則自悲風塵碌碌也，張詞意當是作于今  
年下第後來蘇時者。

遊子長安，題名風錄。  
據張建封城南記，「東南至慈恩寺，少遲登塔，觀唐人題額，」張  
注，「塔既經焚，塗坊皆削，而塔輪露焉，唐人題遊于長安見，  
今孟郊」之題尚存，」楊柳翠華歷歷題名拓本，據徐松登科記  
攷引，正有東野題名「貞元九年正月五日進士孟郊」十三字，  
知時東野方再應試長安。此名別本時題，故不稱前進士，按國  
史補「進士」爲時尚所久矣，得銷額之前進士，「程大昌演繁露」  
「唐世呼舉人已出者先置，其自曰曰前進士，」  
再下韻，遂自長安出作萍蓬之遊。

據本館下第與南行詩及與息殺流離句及其跋。  
有再下第詩，卷三詩云「隨唐長安路，空踏復見花，」落韻詩，  
卷三詩云，「眉雲失勢滿，鶴髮驚霜，」亦疊復音韻，特切刀刃  
傷，

# 論貧窮

王仲廉  
陳新光譯

「天」我有一個機會對着此年青人談貧窮的問題，我想把這演說請叫做實際的獲得及其獲得後之保留，可是我見到用不着解說這題目，因為那些青年對這懂得一切。

在這短促的講演當中，我和一個沒作筆記而用講話的人所當聽到的情形相同，發覺對貧窮這東西的種種新方面，我們全部知道關於貧窮的簡單而了當的看法；貧窮對於經濟有什麼樣的益處，對人是種怎樣的鎖鍊，又如何的合乎至高無能等等，我們也知道他人教我們去敬佩的人們他們由貧窮立業的情形，我希望我們在心靈的深處，存着以貧窮為美德及正當生活的一種基礎這個觀念。

但是這些觀念籠統含混，這次談話引導我把貧窮的事體細細的考察了一遍，幫助於回憶推測而想到了貧窮中某些細微堅實而器具的方便，也就想出一種維繫貧窮的學說，繼續貧窮的規則。

如此，我首先發現貧窮的一種定義，他是：貧窮是種狀態，在此種狀態下的個人永遠為其自身及其依賴的人的將來着想，沒能力尋求和其被救濟之標準的生活，就想變為人求活又心懷不滿的想亂亂子，不願人勸解的走向自暴自棄。

這是我所得到的貧窮定義。一得到這樣的定義，由此種情況而生出的良好效果也顯然易見了。

附隨貧窮的第一大好處是貧窮使人謙卑。你會注意到有少數的富人貪婪鄙吝，雖然所有富人的其他地位性質關係不不得不謹慎些，而貧窮困苦的人到會爽快，把他那平步的所有東西和人共同享用。雖然這並非出自什麼高尚的動機，僅是由於無論如何分享而其結果大體總是一樣的這種信念。因此他的厚待同人乃為自身之弱點及莫不關心的此

物。但這仍然能夠養成一種習慣，這就是如此貧窮狀況下養成其品性的人們偶一有點錢時總亂亂用的道理。

僅隨貧窮而來的還有另一好處。是貧窮矯正了個人的錯覺，和富人，尤其和有錢婦女在一起時，最令人厭煩的事體是他們生存於其中的錯覺混濁。的確這不會全是錯覺，定是有大部分的故意裝假。但是無論如何這並非真實的溫暖，與之發生交接終會令人不能忍受的。窮人在物質上受到障礙，不會陷進這種情感與夫理解的罪過中，他決不會認為警察是英雄，法官是超人的人物，云移員的一般動機會不是卑劣的。他對和順的老家懷感驚恐高超的實業界領袖不會懷着什麼妄想的。如皮雷所云，窮人處境艱困，他英勇的對付着警察欺騙弱小和

行私賄賂的行動，對付着實業各領袖過乎人道的拙笨行為，對付着律師奸狡的自動愚動，對付着律師可食僕人這一行，寄生虫的職業上令人厭惡的虛偽愚動，由於接觸和個人直接的感官經驗他偶然發現到這些事體，他不再會把他人世看做個花園，這和一個士兵，不會把戰帶看成一幅風景，一個水手不會看海洋看成一條取樂場所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謝謝貧窮（受到貧窮恩惠的我們）同為牠由我們生活中把那些累贅有錢同類的古怪必需品清除乾淨，我沒法知道一個富人，他沒法不每天至少換兩次衣服，常常換上三次，他不在規定期間內到規定的地點旅行去，而且不得不輪流着把至少六十八中的每人那裏都深探到，他比在投票或軍中伍長的自由由選要少，的確他所需要的

事體太多了，連一點點的真正閒空也沒有，可是你的窮朋友簡直想像不到會真這些必需事體的，如果你告訴他，他必得在我擁擠的俗氣場合中追上這來變個禮拜，他對「必得」這個辭語一點也不會了解的，

他會說或許有些人該做這種事體，任何人都應當去演而不大翻其目的話，不是他所了解的了。

這裏是那將種人的使人焦慮的面龐不潔的貧窮的另一恩賜。靈魂的執政中沒有一種最比這情事大的了，可是伴這體積不已乾枯之味使人煩燥的狀態下，像最受到一種恨不平之冤痛催促，懶散成爲不可可能的了，據說還有另一位故是願做，即令不安於貧窮的人也不會當這苦難做氣，他可以心想培養勇氣，他可以有希望將來培養勇氣，但他當面不滿意做氣，再者，演時逐漸所謂「靈魂」的人之內心會渴望修善的，而貧窮根本就禁止或限制善修。

可近我認爲貧窮由於介紹了諷刺而具有一高尚了許多的效果，我以爲諷刺是智慧的精神，雖然我知道這富人也自有其本身的諷刺天性，尤之乎一個人爲着快意盡說盡話在自己的臉上，像窮人有諷刺，全世界窮人亂說有諷刺，即是貧窮的紳士先生，年紀到了五十歲後，也發現了一時的諷刺到窮，因爲有了這種與我覺得合適些，尤之乎一個人由於空酒增加了白葡萄酒而覺得舒適些我們諷刺放除了惡劣的嘲笑，人身內都有了裁除惡劣嘲笑的動力也就有了制止心靈朽爛作用的防腐劑。

再者我前被人尊重現實，你或許要對我講，尊重現實到底什麼便宜，這沒有直接的便宜，可是我誠實相信尊重現實終會有便宜的，爲的你如果忽視現實，早晚會碰現向的釘子，如同一隻船在霧中會碰到岩石上一樣，你要如然所遭遇的情形受苦。

如果你對一個富人說他時某一同仁有天才，他或許傾頭的但真誠的承認如此，一個窮狗大聽得的更爲清楚，他他口頭上或會承認這話對的，但他是沒有價到心中相信真如此。

最後我強到了貧窮的這一方面：貧窮很細心的令人入其入幕時有所準備，有一次我聽到嗚呼在子氣極的說富人死時帶不走一點東西。

就原句字義上講他說錯了，因爲富人死時帶着許多惡德惡習，惡做和好些在其皮膚上生了根的小衣服，而死時把這些東西漸下的話，一定會大有傷害的，但是我明白這位乞丐意思，他是說富人在汽車駕水君換乾淨衣服和種種冷人不舉舉方面是沒有什麼可以帶着進墳墓去的，富人死去時帶了沒帶生入其皮膚的外衣初東西，而窮人死去時則帶了所有東西，因而在葬禮上他們趕到前面，首先在對岸野陸，我覺得這點多少是極便宜吧。

譯自近代英文散文集

## 愁

杜甫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冷冷非世情。  
縱瀾濤浴底心，惟獨樹花發自分明。  
十年戎馬暗西國，異域賓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龍病虎縱橫。

## 書夢

二月歸睡昏惛然，不獨夜短晝分眠。  
桃花氣暖眼自醉，春落日落夢相牽。  
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  
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



據案一滿漢區部忍看，十分深以御前黃一則士該身歷仕金，心不忘  
榮，與宇文虛中同；而且其及於禍，與虛中必有同謀，金人恐因此激  
怒漢使仕金者和南方的民族情感，不願宜布與和，所以遺罪讓漢書  
之說罷了。

還有幾個漢武一流人物的使臣，一甚廉蔭實，一甚朱弁。廉字季  
顯，姑蘇人，官翰林修撰。奉使到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  
命人斃，執而囚之囊中。敏宗北遷，茂實謁見。廉立請從行，主者不  
之許。乃解腰間布衣終身。臨終命以所佩腰帶懸馬而舞，大劉九守  
云：「宋使者東陽滕汝霖，其際終終云：同奉悉百節，我獨留遲垣。形影  
實相得，因感亦感，呼天發不聞，痛甚而折肝。……波瀾卷大覆，  
一木難安妥，就不認我心，求不汗我淚。昔燕破齊北，翠臣區風舞，  
王鶴守守節，燕人有甘言。歸首自縊，成對今昔聞，宋常食齊祿，  
授以世為民；我我幾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感死江海，近感死朝昔，  
敢我不須去，垂尸以黃蓋，願作宋臣墓，築詞省深罪。」

我朱字少章，宋吉州團練使。天會六年以通問見留，命以百，詔曰  
與面辭，猝然以羅刺之而不為憐，居後得歸。居喪則二十年，自號  
如居士，有曲清風月空詩送行世。其客梅溪，夜夜在家也！」

神廟一九十將分袂，中取政接換，就為黃漢相，却假假齊王。晉室添  
神廟，添附作戰場，可憐家夢，夜夜在家也！」

何宏中字定遠，武舉出身。為河東河北兩路統制守鎮省城，糧益  
被徐不屈，令人壯之。放躬為黃經。時神苦宮，漢上誓以徽宗為東  
黨，將毀其像，宏中為說勞微說遷棄事之。正隆四年（公元一一五  
九）病歿，年六十三。自號通理先生，有成真通理二集。其述懷詩至  
為悲壯。詩曰：

馬革殘尸每堪堪，西山巖路更何辭，姓名不列中興錄，付與春天  
居士知。  
聖朝字德容，漢陽人，宋武殿守，入金官秘書省著作郎。能詩。  
兼工字畫，有游湖北結集，今佚。其南原題馬壯朝吳七律：  
浮雲久與故山北，芳草如春信可俟。行路相逢初似夢，舊游重到  
復疑非。沿江萬里悲南渡，白髮幾人歸北鄉。二十年來河上月，尊前  
猶憶清輝。

南 論 漢

楊興宗，萬壽人，宋終渡江，名其集曰龍南集。朱之才守歸美，  
洛西三鄉人，宋崇寧間避害，仕金為泗水令。非始宜知時登第，有著  
詩畫遺書者附紀之。金取泗州，興宗之，懷憤誓死，金人傳而釋之，勸  
有漆園樂。諸人作詩話多不忌國之作。

但為民快犧牲，死事最烈足與宇文虛中媲美，而功績尤大者則為  
施宜生。宜生字明聲，諸城人。少習從戎，故吏則說宜生少遊鄉校  
禮，最後仕金，故自號「三仕老人」。自據滑州趕吏則說宜生少遊鄉校  
上，且覆履，然則必有合乎此而後可贊也。宜生乃從范汝為，汝為  
敗後渡淮至秦，為備於大姓與秦家三年。主翁與其相，請得其資  
託歸於龜山寺。主翁出見，則即他鄉被所見的人。留居數十日，夜責  
宜生於淮說道：「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得志無忘中國，並  
而願，天所佑也。」宜生至金，應「陪試武」儀中，不數年任至應節  
尚書。理臨山寺歸五金，慶之朝封國師，後不知所終。正隆四年（公  
元一一五九）冬為宋質正使。奉命調燕館之都亭，因聞以「首虜」風  
云。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發語道：「今日北風其勁！」又取筆扣之  
云：「筆來！筆來！」於崇崇始發。從遠，其副使則律圖離則則，坐  
逸某第。「見金東本傳」按金主亮以此說，使金人夢魂漢之心雖自此改  
變，全盛之國勢亦自此而挫，其副使首領重大。他可以算中國民族一  
個大功臣！而且宜生固有心人，龜山寺相向尤奇，可惜沒有人將他們  
寫作傳奇小說。本傳謂其在鎮州時從趙德麟遊得盡門當可。中州舉  
義宜生七絕四首今引其二首：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我王堤暗雨嘩嘩，還似春殘殘秋時，傳語西風且停待，楚雲黃漢  
不難吹。

# 除虫菊在雲南

麥克華

除虫菊在雲南，以氣候適宜，栽培簡易，生長迅速，花甚豐富，品質優良，外銷極廣，實為一理想栽培區域。作者原籍十載，遍遊各地，深悉雲南各季休閑田及其利地之適宜栽種除虫菊者甚廣，近應指認農民廣為栽種，不特地適其利，且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焉。近政府擬推廣種植之際，冀爾人民開墾荒地，廣植除虫菊，現業於栽種者已與日俱增；惟對於栽培與管理方法，因雲南氣候特殊，異於他處，猝之成規可謂。作者不揣鄙陋，特將致年來在雲南栽培之經驗，擇要者供同好參考。本文不委仁昌教授校閱，特此致謝！

## 一、前言

除虫菊之繁殖，有分株繁殖，扦插繁殖與埋種繁殖三法分株繁殖法，係利用莖若之嫩本，分為數株栽種。法甚簡易，但其宿根之生命力已形衰減，分枝發生長期旺盛，因此產量甚低，扦插繁殖法，係將致生長茂盛之莖或葉，斜插土中，待發生根後移之。此法亦不靈，繁殖適於補植；且其生根較緩，移植後生長力極弱，花量亦高。播種繁殖法，係用種子播種育苗，移植後生長力極旺盛，花量亦高。且有改進品種之機會。故普通多用之。本文敘述者，亦限於此法。

## 二、除虫菊之育苗

(一) 林地 培育除虫菊之播種地，最好選擇高燥平坦排水良好之砂質壤土。林地之大小，應視本圃之規模以決定，普通田雖一畝，約需林地一畝。林地應行深耕，細翻土層，除去雜草及一切雜物，待曝曬三數日後，築成溝三尺，高四寸許，長不拘之壟。畦與畦間以一尺寬之溝，以作通道，並利排水與除草。略施腐熟堆肥之堆肥為基肥，並與土充分混和。畦面土層務必十分粉細，並略加細壓，不使面土塊空，以防細小之種子種下後，或低致芽率。

(二) 選種 除虫菊種子之發芽力較弱，普通經過一年以上之陳種子，發全部失其發芽力。惟雲南天氣不太冷亦不太熱，種子保存較易，發芽力可保持至一年以上。為慎前起見，仍採用舊年陳種之發芽力。如向外方購買，則應特別注意發芽率，最好於播種前以沙盤先行發芽試驗，以期發芽之百分率，不特確有竹期，播種亦無誤之

可以決定。

(三) 播種時 發芽力強之除虫菊種子，每斤可供本圃二十五至三十畝之需；但為防備管理上之缺陷，播種應往往多用，如幼苗太密，再從事疏拔可也。

(四) 播種期 雲南播種除虫菊種子，以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最為適宜。清明前後亦可播種，但定植期距值雨季開始，際過期最忌大雨後之赤日，此時播種，成活率必少。如要提早於一月間用冷汁播種亦無不可，但定植期則在旱季，本圃大都為無水灌溉之旱地，當無法發芽，縱有水灌溉而能成活，然天氣漸熱，乾之太雨，往往生長不良，瘦弱而不分枝，反生長期迅速，可縮短在苗床之時間。但定植時，雨季已過，其成法將各類灌溉，在水源缺乏之處，勢必無法播種，縱有水灌溉而得成活，亦以移植後天氣漸冷，生長不旺，春季開花甚少，損失至大。雲南培育除虫菊苗，可省却很多工作。因雨季假播，不特工作不便，死亡亦多。自種子播下至成苗，約需六十至七十日，如苗已成不子移植仍任其生長，則將過於茂盛，至易引起疫病，致致死亡，故播種間應視本圃之苗作取播期為宜。如前作為美種，則除蟲菊之播種期，應為美種播種前二日；餘可類推。

(五) 撒播 播種前半日，將除虫菊種子裝入布袋，置於水中浸濕，用稻草圍成木桶內，每日酌給水分，勿使乾燥；或懸於井內距水面二尺處，促其發芽幼芽，如此可以減輕其在苗床內之時間。

(六) 播種 將已發芽之除虫菊種子，拌以雞糞糞土三四份，並將每畝播種量各別份，作數次均勻撒播床面，以免太疏太密之弊。播種時，手宜接近床面，便可撒播均勻。播種畢，認埋種土一層，以不見種子露於土面為度。覆土後，用水輕輕壓去，使種子與泥水密接，並覆蓋草席，以護種子。以後如不下雨，應常澆水，俟苗長達二寸高，二三週後，即行發芽，此時應將覆蓋草席，撤去無誤。俟苗長達二寸高，即行發芽，此時應將覆蓋草席，撤去無誤。俟苗長達二寸高，即行發芽，此時應將覆蓋草席，撤去無誤。

## (七) 除草

七八月間正值雨季，雜草往往先除蟲菊而生，應即

拔除。如小時不拔大時拔，往往時被蟲幼苗帶出，須不強齊，且草  
叢生長最速，極易萌動苗叢，影響其發育。

(八) 間苗 除蟲幼苗生長高至一寸左右時，每株距離，至少應  
保持半寸，否則易生疫病而死亡，故大時時往往行間拔。間拔之幼苗，  
亦可移苗別床，但雨水太多，不易成活，往往所得不償所失，棄之可  
也。

(九) 施肥 每次除草或間拔後，應施用稀薄人糞尿，以促其生  
長。

(十) 澆灌 除蟲幼苗在麥苗本不須澆灌，直於本田耕作一時期  
來較後，而苗苗已十分茁壯，如不移栽，易生疫病，為避免損失計，  
應于拔後澆灌之。澆灌之距離，以一寸至五寸為度。

### 四、除蟲期之完備

除蟲期之完備，在於地上之選擇，較為隨便，除去粘重而低  
濕之土外，幾均可栽種。惟其滋潤清潔，應視土性地形及排水情形  
而定，如露山斜坡之砂質壤土，其排水良好，畦面可廣至五尺，畦  
深可三四寸，如地勢低窪，排水不易之情況上，則畦面宜窄而高，  
並中間澆灌略低，廣以四尺，溝深以一尺為度。

(一) 時期 除蟲期之定額時期，以秋分起至霜降止之一箇半月  
為最適宜。此時天氣尚和暖，並毛雨時下，幼苗定植後，或稍快  
於大霜雨前能生長至相當茂盛，來年春季花可迅速繁茂。如過早於秋分  
前定植，固亦可以，但前作大部未收穫，有時尚下大雨，難於工作；  
如過遲，則植株太早亦無益處。如在霜降後定植，雨早已過，栽植後須人  
工澆灌，所植勞力亦大，於無水澆之處此種尤為困難。且在霜降後定植  
之幼苗，縱能成活，生長亦難茂盛，影響來年春季花之收益。總之，  
定植時期應早不宜，遲亦不佳，最好於九十月間定植，既易栽植  
，又見成活，留農前之整理想幾何時期也。

(二) 疏密 本田地土肥沃，或含肥料可加者，宜行疏植，其行  
距應為二尺，株距應為一尺至一尺五寸。如粗土瘠薄，又適多量肥料  
施用者應密植，株距均以一尺為度。如無充分肥料，又適量肥料  
地亦宜密植，俟其與伴間接時，則用行拔去，或用，用以分株繁殖  
，花時既可豐收，健壯之植株以分株繁殖又易成活而旺盛？實一舉兩  
得，值得多地效行，如與水前播種者更應密植，以較過春花後即行草  
拔也。

(四) 施肥 定植前以糞肥，每次施用少量堆肥或糞土等為基  
肥，俾幼苗後能長得迅速，來年春季花叢以豐收。

(五) 澆灌 播苗前將畦地充分澆灌，經二小時後以稀薄  
糞土澆灌，每株各別分開，切勿傷及根系。播後如略澆糞土，則成  
其較易。

(六) 定植 已施用基肥之穴，略填以細土，即將幼苗放入穴內  
，每次一株至二株，撥土蓋之，使根蒂固定，不致傾倒。栽植時過深  
或太淺，均不相宜，過深則根牙陷入土中，萎黃而萎，太淺則風雨沖  
蝕土鬆，根蒂露出，過深則成病。定植後如不下雨，應每日澆水直至成  
活。

(七) 定植後之管理

(一) 中耕 定植後二週，幼苗雖已成活，而根蒂未必已發生，  
此時應即中耕，一以除草，一以鬆土，使土中空氣得以流通，根  
部可免分發育，蔓延土中，而促其生長。

(二) 施肥 除蟲期於於肥法之地，即不施用肥料亦有相當收穫，第  
但欲收得豐盈，花質優良，必須施用適量之氣肥料。施肥之時期，第  
一次可於春花採收後，俾迅速恢復其勢力；第二次於九月間刈草後。  
第一次以速效性肥料如人糞尿或油粕等為宜，第二次以堆肥等速效  
性肥料為佳。

(三) 除蟲期之完備

(一) 時期 除蟲期之完備，隨各地氣候之不同而有早晚，其最明  
及附昆各縣，二月中旬生花者，三月初已有開花者，至四月中旬開花  
最盛，此為春花。春花收完後，即行刈草，並中耕施肥，旋即雨季降  
臨，生勢特別迅速，至六月中旬又再開花，如不利於，可直開至十二  
月，雖時大雨，亦有零星開花者，此為夏秋花。寒雨後枝葉除葉則之聲  
可聞者，即除春花之外，尚有夏秋花。除蟲期花之收成成分係含於花  
粉中，故收花最適當時期為花已成熟而尚未結實之時。有收  
成分含最豐之花，其所得之粉，色為鮮黃。為防止成熟之花粉破  
裂而為風吹散，應每日或隔日澆水一次。如此採取之花粉，不特品質  
優良，且花叢大小整齊，見博頗平之欲理。普通大面積栽培，每日或  
隔日澆水，非實上不易辦到，故當全田開花達一半以上時，動全部澆  
水則利，於花後再澆花之成爲長于以分級。



(二)右法 採除剪剪花，除連花莖倒下者可利用特製之脫花器外，大部用人工摘取，此種工作頗簡易，婦女與小童均能担任。採摘時左手握花莖，右手以中指與食指夾緊花莖，向上提引，花莖即與右手同時工作，將深部之花莖拔於莖中，如莖較長於莖上，或莖於時間，左右手同時工作，更換迅速。惟須注意者，採摘除莖時花之莖手，沾有汁液，在未洗莖前，切勿接觸面部，否則易發癩生毒，尤以小童為甚。

七、除莖剪花之處理

(一)乾草 剪花採摘時正當旱季，即將花莖結於竹筐內利用太陽曬乾，則空氣乾燥，隨即三五日即可貯藏。夏秋花如數不多，亦可利用此法乾草；隨時當下雨，與應取出，後為不便。如數量大者，則須用人工乾燥。即將花莖平鋪於鐵網之鐵篩內，再用鐵行細紗一層，厚約二寸左右，土置鐵篩，距紗約五分之，鐵篩下面懸設火筒，使熱度常帶式一百三十至二百四十度之間，不絕翻拌花莖，至乾燥為止。

(二)貯藏 除莖剪花乾燥後，如不即用，即應妥為貯藏，以保持其固有之殺菌效力。貯藏用深紙好，用木箱，應如洋紙箱或玻璃箱，均非理想之箱，概不用錢。就其裝入後，應予密閉，並放於於無陽光直射之高燥場所，以待製成散販賣。

八、除莖剪花之留種

(一)留種時本 除莖剪花其開花情形，以第三次採收花時最為旺盛，應以此時留種為宜。其選擇每本之條件如后：

(1)開花早而香者

(2)株本健全而無病害者

(3)有抵抗濕熱及雨霉之力量

(4)花莖較多而大小均者

(5)花莖直徑較粗者

(6)花莖粗細長短適中者

(二)留種管理 凡選定留種之本，在某一時期以後發現之花莖，須一摘除，以便種子得以充分飽滿，並用麻絲將每株留種之花莖，繫加紗袋或紙袋，以保種子，並管理。並管理。

(三)採種時期 除莖剪花種子須在開花後一月成熟。當種子成熟時，將花莖全部摘取，或已有一部分割落。成熟之種果為黃褐色，

用手續去花莖，即可見之。昔用稻草碾碎，並可見微小之白色胚乳，此時即可採獲矣。

(四)採種方法 除莖剪花種子係從新用，採種時應逐株取，放種竹筒內貯藏，非不熱巴時不噴灑於強烈日光下。待發芽後，種子極易脫落。種子脫落後，即隨時將花莖等雜物除去，如有風車，並將不飽滿之種子除去，則所留者較純潔矣。

九、除莖剪花之用途

除莖剪花之用途，在本省係作為蚊香首鼻蟲等之原質。而最大用之，實為調製各種農藥用殺菌劑，如除莖剪花乳劑，除莖剪花油，殺菌劑，及各類除莖剪花粉。因不論藥劑與否，如蚊香，除莖剪花，均有各別藥劑之特長，而無多種藥劑之缺點，故堪稱為優良之殺菌劑。

花後之除莖剪花藥劑內，亦含有少量之殺菌成分，於收花後即予河精製，如全用除莖剪花製成，殺菌效力固高，但成本太大，且事實上亦不經濟，若一般製成殺菌劑，則僅用天候靈藥粉也。

我國地原有蚊香，僅用樹膠或成膠形之紙筒，實以水煎等，則亦能驅除蚊子，但氣味不佳，有礙衛生，應予改良。除莖剪花藥劑之量，視各地蚊之多，如將其抄末代替層，不時無礙衛生，且可加強殺菌效力。

十、除莖剪花之銷路

戰前上海廣州等處所賣除莖剪花，大都購自日本與澳洲，美國由日本輸入者亦達八百餘萬磅，臺灣產品質地優良，再加以分銷，設法運銷遠洋，甚至美國，取日本即代之，當非難事也。或有以為DDT與六六六兩個繼出世，除莖剪花已打倒，實虛相見之。夫農用殺菌劑中，既於攜帶，於人畜無害，使用簡易，並能掛於植物體，實無出其右者。據中央農實業所派派超氏試驗，DDT與除莖剪花對於臭蟲之毒效，均甚顯著，僅DDT之毒效較為持久，但除莖剪花中之毒種，與其銷路之無間，更可斷然矣。

本省人民企業公司為鼓勵國民廣其除莖剪，已決定收購除莖剪花，則今後除莖剪花之銷路，誠更無問題也。

雲

南

的

邊

疆

彭桂夢

所謂邊疆，卻一切具有複雜性與落後性，而又距離中土很遠，對外國際接境的大陸國境線。因國家的版圖時有變遷，故邊疆的範圍也難于永久確定，當國土向前擴張時，原來的邊疆或成了內地，新的領土成了新的邊疆，當國土向後縮減時，原來接近邊疆的內地變成了新的邊疆，原來的邊疆又成了別國的領土，就當前而論，中國的邊疆，便從東北的龍古嶺案，西北的蒙古嶺案，西南的康藏滇桂等地區。

雲南，就整個中國的領域說，牠是西南邊疆的一部份，因前朝，牠的位置遠在天末，自來稱為萬里邊疆；二則，牠就鄰看英葡泰越，為西南國際的邊疆線；三則，牠的政教人文，帶有原始時代的落後性與複雜性。

但是，本文中所述的邊疆範圍，却不是邊疆的雲南，而是雲南的邊疆，即自西北接境應藏的德欽設治局起，逐漸而南建瓏騰屏為，轉西南角越于瓦山，兩極遙越，以迄于東南，至毗連桂越的麻栗坡居田界對止，縱橫各約八百餘公里，全約約一千七百餘公里，面積約十六萬方公里的這一大塊面曲尺形的地帶，就整個中國的大面積而言，可稱之為邊疆的邊疆。

這一帶地帶，與雲南內地不同的特殊性，計有六端：

第一，從軍事國防上說，由山壁欽起，沿貢山，瀾貢，勐江，瀛水而下，至騰衝共高山以北止，為滇緬北段未定界。由共高山南下，沿連山，順州，緬甸，遊西，鎮康，至南丁河止，為滇緬已定界。南南丁河起，沿狀清邊款宿備山公明山，至瀾滄南卡江止。為滇緬南段未定界。由南卡江起，沿瀾滄，南嶺，柳澤，察江。東至瀾滄南江，為滇緬已定界。由沿江起，沿鐵線，江城，金平，河口，至麻栗坡止，為滇緬已定界。在上列各段界中，因劃界時，清廷官吏專橫割法，失地極多，至未定界內，則江心收，片馬，班洪，騰房等問題，糾紛

更大。而國防建設又異常空虛，一遇寇警發生，敵蹤即有長驅而入之虞。

第二，從宗族分佈上說，計八十九種，有人種博覽會之稱，其中聖人及譚氏，為土著宗族，苗人來自貴州，僑人來自雲南，藏番來自西藏，僑僑居于巴市深山，古宗來自德欽，小甸，羅西，樂樂居于維西，龍真漢水，怒族居于貢山福貢清江，野八居于芒通板，孟族，江心坡，德夷居于緬甸緬甸及聯會調軍佛府，卡瓦居于南段未定界，黑房于勐滄雙江，苗僑居于河會海邊諸地，他們一五型不同風，十里不同俗，各有語言文字，習性生活，最開化的為傣族，苗僑等族次之，至野人卡瓦，混在傣族的原始人狀態中所有各宗族的教育權，宗教在喇嘛寺法佛，禪寺大佛端，尤其其外國傳教士平冕，離心的危險性大，而人口密度，每方公過龍龍區不十二人，取利以不十人思舊區不上六人，加以境政不修，流民向界外遷徙逃亡，便成了無法遏止的現象。

第三，從山川交通上說，這兒是橫斷山脈所縱橫的西南夾谷區，大山有雲嶺，雲嶺山怒山高黎貢山，江心懸山大江有元江，李鎮江瀾滄江怒江龍州江，大盈江，恩梅開江獨立開江，緬甸山險，水深瀾急，除江河中流有直達鐵路，騰龍邊境有萬餘公路之外，交通極端梗阻，造成生活文化的天然隔絕，阻斷了歷史進化的步伐。

第四，從地勢氣候上說，層層高地的如鹽餘欽，拔海一二五〇〇英尺，如維西，八〇〇英尺，層層高地的如佛房，拔海四九五五英尺，如佛海，四〇〇英尺，兩濱邊高原的如取馬，拔海三八五〇英尺如芒市，三三五〇英尺，如車里，一八五〇英尺，如孟定，一七四七英尺，而居近該平原的，如河口拔海二九五英尺，各區的地勢既如此懸殊，自然，形成了寒溫熱三帶氣候，中維德質特異一帶，



面積爲七千三百六十二平方公里，分富旺、三瑞、桑甸、良溪、木林、吾車等六鄉，舊時則劃爲大中甸、小中甸、尼西、格哨、瓦拉故等鄉，設有土守備二千，總兵，土把總十六，但近因土司不是世襲制，僅有格爾丹子總商有相當勢力，而且能與小中甸在指導合作，故中甸的自衛力量，爲之增強了不少。並且以瓦拉故爲富麗中心，小甸爲高原平地，拔高一萬二千五百英尺，氣候極爲寒冷，格江邊以爲穀類。中江河流貫南北全境，南入金沙江，哈巴崑山處於東，石卡大雪山處於西南，鐵物金銀銅都有，產產青稞，玉蜀黍，馬鈴薯，而以青稞爲主食，森林山貨如虫草，貝母，秦黃，麝香，鹿茸等動植物，動物有毛牛，皮肉乳毛，那富有經濟價值，因人民生活主要靠牧畜，故以牛羣的多寡定財富。

居民六千四百四十戶，三萬三千零六十七口。宗族萬人以上者有古宗，康基，干人以上者有察密，保備，北部黃種漢族，漢人居中甸地。南部漢族藏族，隨信喇嘛教。或北十里建有歸化寺，下廣八康千，教徒繁多，爲支配地方的主力。

3. 維西

維西爲雲南第一大縣，面積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平方公里，全境狹長，北部南兩部寬，北及東北兩廣，西北界德欽，西界貢山福貢，南界蘭坪，東南界麗江，東界中甸，金沙江經流于東，瀾滄江經流于西，白馬大山由德欽南接福貢中甸，碧羅山由瀾于西，萬重江山，險自天成。森林密茂，金銀及山貨藥材均豐富。

舊分赤子，其宗，拉登，葉校，康密諸支，現劃爲香梅，拉登，六樂開，黃枝，廣善，共濟，城永，化善等八鄉。唐爲吐蕃發祥地，使地，元明起屬江，清雍正七年改設治名維西縣，民元改維西縣，縣城在雲山麓，縣屬福南，原屬臨城女子總兵王所轄，地高狹海八千英尺，氣候涼爽，漢人聚居。彝人稱爲千北，爲中緬邊交界中心，連屬金沙江谷，氣候溫和，居民多古宗，舊族康普備于南，爲瀾滄江谷

雲南論

地，居民多聚聚於此。面積七千六百九十四戶，三萬五千七百五十四口，軍警應感最多，次爲古宗民家巴瓦等宗族。信喇嘛教，著名佛寺有壽藏寺，軍竹林寺，南經寺等處。國民教育四十餘校，但方甚遠，僅有葉校十司地英教士馬約瑟所設的亞西學校，土司與子備王姓，康普兩姓，而以葉校土司王嘉德勢力較大，因抗戰後曾委爲江防大隊長兼清康邊防第一游擊隊司令，故志至大而驕橫。

4. 德欽

德欽著名阿蒙子，原爲西藏舊古或民族地，雍正年間改流，屬麗江，因地當滇康邊防交通要道，曾任藏邊守備北建德籌辦等，光緒末年，改設鹽運委員，民制曾一度改縣，民因得降爲行政委員，屬麗江，民十九改阿蒙自治局，二十二年又名德欽。

北界西藏鹽井，南界瀾滄江，西界西藏康定，東界維西貢子，西南以碧羅山與貢山，東西與麗江北長。雲山脈貫于東，主峯即白馬大山，終山由麗于西，土宗即白約雪山，又呼雲山，拔高一萬七千餘呎，三峯並立，終年積雪，圍繞大沙河，藏人稱爲高澤曰白雪嶺，稱爲低峯曰白雪太子，每年前來朝山進香者絡繹不絕，德欽稱又呼之爲阿蒙，瀾滄江由北而南，縱貫全境，瀾滄江內江外兩大部，西爲江外，爲土千總采氏所屬，東爲江內，上江爲土德搜赫氏所屬，下江爲土外委長所屬，現屬佛由，雲南，蘭門三鄉及昇平一鎮，距昆明三十二站。

面積約五千六百四十八平方公里，但戶口僅一千二百三十六戶，五千三百零七人，故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只有一人。因住民除漢人摩些各約千六百，十分之八都是古宗，而古宗係一妻多夫的父母社會，生育率極小，加以地居高原，氣候寒別，土地貧瘠，有礙于德欽的發展，甚大產物有毛牛，馬，麝，青稞，藥材，雲南，虫草，貝母，秦黃，麝香，銀，煤，及廣大無垠的原始森林如松柏，楠，萬年青等，人民生計，除耕種外，以牧畜爲主，牧場達三百餘處，間亦運出貿易。

設北京打前線，南軍備海，檢田山貨舉行，毛藍毛衣，檢入布匹聚  
業，喇嘛寺之最大者為碧霞寺，紅被寺，通行藏語藏文，新教育未具  
確形。

5. 貢山

原名高蒲桶，舊屬緬西業茂土司轄境，清末改土歸流設獎開縣佐，  
仍屬緬西縣，民元李根德先生籌開邊區，以其接壤康藏，應連野人  
山地，為國防要衝，乃設殖邊隊前住籌辦之，與其接洽的基礎，民五改  
為高蒲桶行政委員，民國二十一年成立貢山設治局。

殖邊隊由德寧貢山北部及怒江江上游陸路四方形，面積六十二  
百零八平方公里，距昆三十三站，為全省第一邊境之行政區。高黎貢  
山縱列中央，怒山五千東、江心坡山五千西、怒江夾在貢怒兩山間，  
怒江夾在貢山兩部，均由北面南，洶湧而下。北界西康，南界緬甸，  
東北東南，界山地形分為邊陲，失關，苦泣，荒頂四部。

氣候地帶寒，終年雪積冰封，江谷崇寒，草木不凋，物產以貝  
母，黃連，熊胆，麝香等較著，在高黎貢山兩西頂部境內，因受英  
緬強禁影響，漢官昆野又罕到，故亦種飛片。硬條流行，除滇洋外，  
尚有川洋，藏川，麗北等種，戶口二千零八十四戶，一萬零二百七十  
二人。最多為業樂，達全人口半數以上，分佈于東南怒江兩岸及茨開  
芒拉兩鄉地帶，次為怒子，約占四分之一，居東北怒江上游邊  
拉鄉，俾人住傑江流域孟頂一帶；餘為右岩，房東北與德欽交界處，  
與怒子雜居。

6. 福貢

福貢舊名上帕，清光緒年間，德人布魯爾招借遊歷為名人境調查  
邊情當當地土圍殺，引起外交，清廷曾一度用兵進剿，民初李根  
德先在面上，委任李根德為籌辦怒求殖邊委員長，率隊征服收撫，民  
五乃設上帕行政委員，民二十一改為康樂設治局，民二十四改稱福貢

城城一長方形，面積五千三百九十二平方公里，東西有碧羅雪

山與高黎貢山，雄奇對峙，每年冬逐，碧羅雪山即為大雪封閉，險  
交通，直至暮春三月，始消溶漸通，怒江中割，南貫碧江，北貫貢山  
，東界緬西，東西界蘭坪，南界碧江，西接江心坡求江一帶，沿局偏  
居極南端，跨怒江東岸，為高山叢中的小平原，產米甚豐，可以充  
供碧江需要，物產俱有貝母黃連麝香等貴重藥材木材，金銀亦有  
產。區域公為善利，定邊，龍馬，寧化等四鄉。

在治局附近，有漢人三十餘家，極政治商業特權的，多為錫藏人，  
業樂者最夥數，約一萬餘，怒子亦達四千以上，均互相雜處，散在  
各鄉，共計居民四千零六十戶，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九人，數百錫子民  
初即開始植蔗，而後率米著，至今民智仍屬閉塞，信守守頑木刻，但  
某督教勢力，則逐漸深入。

7. 碧江

碧江在福貢之前，瀘水之北，蘭坪之西，江心坡片馬之東，原名  
知子羅，德國史略與福貢同，民五設行政委員，民十七改知子羅設  
治局民廿一設碧江，即相沿至今。

碧羅雪山與高黎貢山縱公在東西兩壁，怒江貫流中央，設治局在  
碧羅雪山西部山際，可聞怒江澎湃，到處是峻嶺深山，缺少廣野平原  
，羊腸鳥道，交通極極阻，每遇大雪封山，與蘭坪碧羅街往來即  
告斷絕，須南下瀘水出保山，始可與內地交通。土民間或出坡貿易，  
多到北段求定界內求江一帶。鹽販分理。務米，粵樂，金蘭四鄉，面  
積二千二百四十八平方公里，漢人不及十分之一，業樂居第一位，約六  
千人，怒子次之，約三千五百人，散布于怒江兩岸，餘為百子及民家  
，各約千餘人，全區共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戶，三民間或出坡貿易，  
產以黃連，生漆，杉木為天產，稻米則多由福貢供銷民十九年匪救流  
入，民心遂漸外向尤以業樂人受影響較深，為新教育增加了嚴重的障  
礙。

8. 蘭坪

東漢時爲永昌博南轄地，志屬南詔，元至元十二年置蘭州，清屬江屏州川州分治，民國設爲三等縣，名蘭屏，北以雞籠界羅西，南以象嶼山合地界雲龍，東以濠江江源湖劍川，西以勞羅雲山頂交羅江，東北界羅江，西北界羅江，西南界羅水，湖沿江貫流于西，沿江支流泄江出其中，雲龍在江內者稱雲盤山，重山迭嶺，平原較少。

其治設在南部新化里，簡羅江，無城郭，街道亦極短狹，物產金銀、珍珠、珊瑚、大富、爲明羅井的鹽，地居統治西部，傳爲柱文秀所開，墟戶八十餘家，並領湖邊爲鹽池，鹽池兩麓，月湖二十一萬斤，供路永平堡山及附近七八縣局，井場橋關林立，居民自餘戶，稱慶人尤多，西南部另有鹽井四處，僅資質明羅井爲著，由南羅井西去湖沿江邊，爲中羅蘭，雞籠湖，資質湖貿易中心的盛業街，即楊玉科故里，九羅橋此，其規模又尋常羅井而上了。

其分六鄉五鎮，即通甸，上關，雅登申排，右邊，石寶等鄉，金洞，明井，高山，慈登，免峨等鎮，面積五千四百零六平方公里，戶口一萬零五千六十六戶，四萬八千一百餘少數漢人外，更有七種之多，民家約一萬七千人，粟粟約九千三百二十人，百子九千餘，已實二千八百餘，怒子八百，備德及山頭各約四百人，小罕七十八，並有農師範，教育尙具體，在地理上，在歷史上，本縣都成爲發展資質湖流域的根據地，但因沿江荒寒往來艱難，缺乏母糧，沿途全屬荒蕪，建設交通，實爲當前的要務。

### 3. 瀾水

瀾水有過江之南，保山之北，東以碧落雪山餘巒界蘭屏雲龍，西以高黎貢山接羅角片馬，西南界騰衝，怒江由碧江而下，縱穿全境，江東爲六庫，老窩兩土司地，原屬羅，江西爲仰光，魯革，登樓三土司地，屬屏保山，魯家土司家姓，其餘四土司均姓姓，都爲土子驍騎，權勢日薄，漢官政令尙易推行，僅限于行政經費，一切設施仍多未

東南南

備，民初設行政委員，二十一年改瀾水設治局，局址即在魯家土司所在地，地方行政區劃分爲四鄉鎮。

形勢略呈一心形，南部尖端突入于雲龍山間，面積二千一百四十四平方公里，在怒江上游各設治局中，可稱沃壤。物產有蓮子草菸，麻，漆等，糧食亦不缺乏居民業粟，民家，探德，山頭，漢人都有，共三千三百一十七戶，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口，粟粟卡三分之一，散布在各方，民家占五分之一。多在江東一帶，近因兵災旱災疾病影響，人口有漸減趨勢。

本區鐵路血線及交通路向而論，原應列入騰龍邊區，但就國防地位及開發設計方便言，仍應併入百區邊區，因其間毗鄰北段未定界，間跨怒江高黎貢山上游故也。

### 10 北段未定界

滇緬北段未定界，包括片馬，江心坡，野人山等地，東南以高黎貢山三十九號界沿騰衝，東以高黎貢山接瀾水，碧江，羅貢，貢山各設治局。北以東夷浪達等地未里首龍崗多山一帶連西康藏隅，即以那那部落曼尼坡諸地界印度領南，南以密支那發琪接緬甸，面積約五萬五千多平方公里，爲康藏的外戶，滇西的鐵騎。

片馬居本段的東南，東爲高黎貢山，西爲扒拉大山，北爲夜嵐山，南爲姊妹山，小江流貫其間，地勢險要，小江流域，向屬騰越某山長官司。小江北屬保山鹽土子總段土司，小江南屬騰越明光十坊總左土司，有清道光開兵部領得可滿，其地分茶山，魚湖，右浪，崗房，茨竹，銀額等寨，居民與阿昌族較多，亦有業粟，因當緬甸入川康捷徑，故業人種爲雜源，陸路北段未定界，也首先向片馬屬內。光緒二十四年，英使思察照會我總署，謂羅官于分北水獵爲詞，西竟不得行于前地方治理之舉，含意預伏後日陸疆的領線，光緒二十六年，越界燒茨竹頭等寨，擊斃土守衛左孝臣，土糧土民百餘人，武力接佔，造成事實，光緒三十年，英領事與我總署商議鴻圖勸諭設界，右

生小江邊，烈特摩密雲山，致無結果，宣統二年，登壇討因股形復野，與土匪伍應源魏祥等衝突，伍係奔往密支那投軍，先逐滇兵起見，山，進佔馬馬營，就執犄角設砲，連營設砲，民完後在盤鬼地先自設立界碑，並在他處建營修路，運糧餉，民二，展至佛鬼地馳逐江強擊魏應，民三，又重打打圍逼魏侯頭於後交出讓官執照，積極經營一切，雖魏侯先後嚴重交涉，妥為自設砲，屢成懸案。

江心被在本埠的中央，土名土背梁，一為木里井龍又名江地土，屬騰越里麻兵官，恩將開江在其東，趨立開江在其西，故漢人稱之為江心被，境內有雙多潘冬二山，積骨康河及恆穩卡山，拔海高約三千餘公尺，除過江西北的坎城城為界原外，多為雙龍山，東高西下，長一千五百里，闊六百餘里，物有樹松，谷米，黍，山芋，金，銀，銅，鐵，牛，羊，鹽，鐵等，鹽池產地在錫馬灣，木勾，燒，水，橋，村，寨，火者十九座，以梭閣多，安那拉，孔百木嗎拉。石且視等為大首領，居民最多為漢人，因北部多漢人，北鄰有漢人，對孔明及王喇，信佛極深，各處都立有碑祠，尤以漢人為最多，傳聞孔明來，多漢姓。漢人由光緒十七年起，即入內經營，初則聯絡土人，調氣地形，繼則將山官，既釋奴而失敗。最後乃武力行動，于民國十五年以兵三百入侵，為三官探探一人，千是大肆徵發，死三百餘，掠去山官屬長十一人，強復美英三路進攻，土人雖武力反抗，終因勢孤無援，相後征服，民國十七年，德里多，及覽蒙喇由官董卡諾強九受推舉本副副官赴騰向道尹請願，提出請求六項，十八派發務委員會代表謝爾等後官董聲明立稱，呼籲，並請派，政府亦迭次照訪交領，但雙方始終未獲進展，價值持則今。

野人山在本埠的西部，高約四千公尺，為我孟我孟土民土，明王德及苗德拉，均先後征降之，以鐵馬山山水而苗苗竹拉嶺，一行于印度邊界，為京的宛河與龍智歐布江的分水嶺，巴英特開山名，一支行于更的宛河與宛立開江間，白龍門嶺，即國人通稱的野人山

，山的東麓為江心被，山的西麓為江心被，枯門嶺與立開江間為一谷地，皆深林密，曠澤多而；戶拱又名寶石山，居更的宛河上源，後一山山低谷，即前漆河谷，因戶拱與玉石嶺間有條布山橫互，與江心被間有枯門嶺相阻，與何羅密間有已將開山相阻故也，居民多野人山即開飲一及雜夷，野人遍布于野人山，繼與英則架居於底，孫布拉拉林，猛犸諸地，猛犸為本區較大市鎮，去相乘與泰洛水之。渝多麻始產，名貴寶石及琥珀，務誠康印緬間天然鐵礦，國防上的價值極高。

查本國地界，在雲南出以北，高黎貢山以西，已將開山谷地，早自唐宋以來，即入我版圖，北麓高二十年中神龍鎮油麻界務約第四條原係決定：「今擬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段邊界後將來查明該處情形報詳，再定界線。」但歷來我方照據該地，而英人則另有蓄意，於是長擬界線，擬為經管，先而以武力強佔片馬，繼而派兵江心被，終而將高黎貢山孤立界線，並設路或分路，東至汗馬，北上係布拉野面而丁橋林，作經濟的開發與經營。茲幸擬甸立，滇緬界之說又起，俱據歷史淵源及天然形勢，本段劃界，我們以為最低限度，應自雲南起，循石岐河而西，沿思德開江順流而下，至與英立開江交感處，再向西經盤盤嶺，循戶拱前界，至那那部落，然後沿戶吹。底與阿薩管分界之已將開山，直上至印度邊界，方合情理，希以中議雙方，本平等互惠的友誼，在和諧的空氣中，解決此段國界，而定界以後，我對野山下，更應積極從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各方面，加以建設開發，使萬里邊疆，化作如通如砥的山河！

歡 迎 本 刊 投 稿

# 中國 僑民銀行公司

便利協助 資利助協 金資利助 流復員 轉進員 整進員 家生進 散建

總經理處 昆明南屏街  
電話 四〇一八  
昆明分公司 南屏街  
儲蓄部 綏靖路  
信託部 金碧路  
上海 天津 漢口  
廣州 重慶 下關  
分司 保山 騰衝 箇舊  
曉町

## 昆明最完備的百貨公司

### 新 興

美觀化

現代化 百貨部 毛線部 綢緞部  
高貴化妝用品 各種男女毛皮 新式男女衣料  
日常生活用品 粗細毛織品 花色時髦書目  
洋西貨色兼俱 中西貨色兼俱 無色時髦書目  
件件新穎如意 包君選購滿意 任君自擇自選

定價部 鞋帽部 呢絨部  
非遺運費不取 中外呢絨齊全 中外呢絨兼辦  
恒康物美學備 貨料超等出衆 取上乘者舊之  
要新穎者才裝 各式精美女鞋 男女各式衣料  
色色都可成人 價廉物美任擇 在選任稱任擇

歡迎參觀 歡迎選購 歡迎選購

地址 正路三六三號

# 大成實業公司

昆明南屏街十九號嘉農大廈

電話掛號六一五〇 自動電話四三七九

龍牌 各號麵粉  
利工牌 電石  
紅輪牌 潤滑油  
洪福牌 肥菜油  
八卦牌 肥皂  
黃土坡牌 各號洋釘  
五福牌 雞蛋麵

承製  
膠木 電料  
瓶蓋 器具  
木箱 木  
純碱  
燒碱  
太極牌  
燒碱  
鹽酸



明 昆  
店 書 新 新  
刷 印 具 文 籍 書  
部 部 部

\* 種類最多!  
 \* 定價最廉!  
 \* 專售批發!  
 \* 印刷設備!  
 \* 學校用品!  
 \* 各種文具!  
 \* 各種珠算!  
 \* 各種日曆!  
 \* 各種印信!  
 \* 歡迎選購!  
 \* 各種印多種印件!

正 義 路 380 號  
 電話 2799 號

號〇八三路義正市本址地

廠 刷 印 南 雲

三一四：話電總自

印 專

- ◎ 刊物書報
- ◎ 五彩商標
- ◎ 各種零件
- ◎ 箋封表冊
- ◎ 出版迅速
- ◎ 售價公道

成街國報明昆址地

明 昆  
出 品 司 公 品 製 學 化 來 永 上 海

皂 香 能 美

原料選用  
 航空抵昆  
 香薰批發  
 歡迎賜顧

總 批 發 處

隆 昌 永 四 五  
 利 南 中 號 力

# 雲南論壇

1

本片卷

自

1948

年

1

卷

1

期

至

1948

年

1

卷

6

期